法国一九八五年度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孽 缘

〔法〕扬·盖菲莱克

法国一九八五年度
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孽 缘

〔法〕扬·盖菲莱克 著
苏泽祥 范辰华 译

作家出版社

第 一 部

1

水渐渐凉了。尼科尔水淋淋地走出浴缸，拽下一条毛巾长时间地擦着身子。乡村的芬芳气息和面包房的香味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阵阵使她感到快慰的倦怠。她偷偷穿上妈妈的黑皮鞋，噘着嘴尝试着走了几步。有点大。她在椭圆型的镜前端详着自己。笑了。芳龄十三，马上就要跨入人生的第十四个年头，而她看去竟完全象一个亭亭玉立的十八岁少女。成熟的身段，红润的嘴唇，蓝宝石似的杏眼，还有那红宝石似的长长秀发，竟象一团火燃烧在她的肩头。她每天都要花上一个小时来征服这团烈火。

下面，门响了一下。妈妈刚刚出去。她和爸爸不到午夜干不完面包房里的活。想到自己的恶作剧，她不由一阵心跳。星期天，神圣的时刻。她明天就去忏悔。仅此而已！去忏悔什么呢？……她不会撒谎。她今晚要在堂姐南奈特那里过夜，一点不错。伯纳德外出，堂姐未免太孤单。

显而易见，在这之前她还要有个约会……

即使对南奈特，她也撒了谎。噢，不要这么凶神恶煞

地……那是在一家巴黎人举行的生日庆祝会上，她作为孩子接受了人家的邀请去参加，就在那里遇到了威尔——就是人们所说的阿扎哈克军营的美国人。他也应邀参加庆祝会，并在午夜之前送她回家。这些，她已经坦白过了。

尼科尔打了个哈欠。一想到威尔就觉得心里舒服。他那对绿眼睛里似乎滚动着金黄色的花粉。在想入非非的时候，最好能有个思想准备。威尔七月十四日应邀出席舞会，在多色灯笼节上起步助兴。他跳的是慢狐步舞——“世界上最美的探戈舞”。一个夜晚，威尔在沙丘上第一次同她接吻。风吹得他们身后的松树飒飒作响。温柔的夜，星星和灯塔在大海上眨着眼睛。

感情总是向美好的方面流动。熬夜不会感到炎热。她已在阁楼的床垫上睡过一觉。想着，她忽又意识到自己应该早点准备好。察看自己红润的嘴唇时，她发觉妈妈用过的口红管扔在垃圾箱里。好运气！在寄宿学校里，为了能染上点红色，必须把湿润的双唇紧贴在糊墙纸的大丽菊图案上才行。这一新发现象灯塔之光，使她睡意顿消，立刻动手装扮起来。喷洒带有甘草气味的香水，用柠檬放大瞳孔，根据南奈特的配方用木炭擦牙齿。最后，她把熨过的绣花连衣裙领子上浆。衣服是白色的，袒肩露胸。

那以前，她在舍纳尔酒吧就和威尔见过面。酒吧临近港口，下午可以在里边跳舞。那是两个多月前发生在圣·让的事情了。父母还以为她去了海滩。我是一名美国士兵，一个舵手。我可以坐在你这里吗？他的头发非常黑，笼而

统之地背向后面。她正在吃柠檬冰糕。他要了一杯啤酒。他笑笑，直勾勾地盯着她，根本不去理会近在咫尺的玛丽·休，玛丽十分恼怒。他说，“你太漂亮了，我们做个朋友好吗？”那绿眼睛瞅得人心里发毛。她含混地说，“天不早了，我必须回家了。”威尔用吉普车送了她回面包房一半的路程。仅仅事隔一天之后他就拥抱并吻了她。

此后的一周，他来到店铺，并进了面包房。他每隔两天来一次，为海边的阿扎哈克军营提取一百多条面包，而且每次都踩着点儿来——正好在店铺关门之前。每隔两天他就无可非议并且喜气洋洋地往吉普车里装面包，仿佛那能触动他的幸运之神。他同布朗夏尔太太闲聊，和善地逗弄尼科尔，还进面包作坊向人们问好，一点点地发展到了能时常留下来吃晚饭的地步。尼科尔本人也因此有权送他到大路边，在大路的高处凝视那在夕阳中渐渐明亮起来的灯塔。她的父母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令人愉快、充满兄弟情意的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会在那里充满情欲地吻他们那尚未完全走出孩提时代的女儿。

这叫做爱情，这叫做恋爱，这就是美国法国爱情的混合物。他们在沙滩上描出曲线，把他们的姓氏连在一起。眼睛对视着，他说，“别害怕，过来靠紧我。”尼科尔惊慌失措地看着那双大手，“不，威尔。我起过誓，结婚前不能。”一个晚上，他神经质地、几乎是恶狠狠地说出了她所担心的话：“一切都结束了，心爱的。我星期一上午就要动身回美国，不过还有两天的时间。我要结婚，心肝儿，和你结婚。”

她又撒了谎:“我太小了……我刚刚十五岁——这没关系,我以后去找你。”

尼科尔整个晚上泪水不干。还有什么比威尔的离开更可怕呢?威尔是她终身相托的人。这一切都是因为撤消美军基地而造成的,多蠢的事!不过,他已发了誓要娶她……那第二天,他带着鲜花和汽酒来同布朗夏尔一家告别。“我要同太太,还有先生说话。”作为面包商的父亲带着一身面粉来到商店后面。“我想说,不过用法语说起来有些困难。”他在密执安[①]有一个农场,离大湖不远,在那里不得不拼命干活,但有些季节仍会颗粒无收,或是牲畜病倒,或是飞禽毁了庄稼。最终什么都完了,只好参军。他现在惟一的想法就是回家乡去。他打算结婚,希望过些时候能娶尼科尔为妻。父母亲看上去目瞪口呆,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尼科尔的脸色顿时变得象晾干在墙头的红辣椒。布朗夏尔太太再三再四地考虑着。女儿太小,简直就还是一个孩子,但嫁给一个美国人……这么富有,嗯,要留点神!……爸爸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竟说出了内心的话:“嗨嗨……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还是小心为妙。”

妈妈少气无力地打开一包饼干。爸爸妈妈同威尔用汽酒干杯。尼科尔的杯中只剩了个底儿,她随后换了一杯柠檬苏打。

[①] 美国的一个州名。 ——译者注

晚餐后，一对年轻人前去最后一次眺望灯塔。尼科尔无所不知。“那边是圣·尼古拉，远处的红色是科尔迪万……再那边闪光的是沉船浮标。”但这个晚上，那人的心思不在这上面。一双大手伸向她的腰部。她应该奋力脱开这双手，还有那使她荡魄销魂的亲吻。“明天，亲爱的，明天是告别之夜。我的营房里有一场欢宴，你想来吗？”“我不知道，威尔。我必须对妈妈说一下。”“不，尤其不能对她说什么。我九点到这儿找你。下一年，人们就会在我的农场上把你我撮合在一起……”

*

妈妈为什么要把香水锁起来？这可真够让人气恼的。台子上没有，只有全家合用的装在椭圆形瓶子里的洗发液，香兰爽身粉和发膏。此外还有烧碱和爸爸每日必用的那种闻上去不错的东西——一种稀释的茉莉香精与酒精的混合物。她把鼻子凑了过去。有点冲，但擦在皮肤上也许能行……往耳后涂了点之后，她就开始全身涂抹，连脚底板和手绢等物也没放过。瓶子放回去的时候已空了一半。她看着里面残存的那点茉莉香水，吓呆了。

下面的时钟响了。八点一刻。绝不能再拖拉了。下面要做的事情也并不轻松，要从她那早已为数众多的衣服中选出一件最优美、最合乎礼仪的也得费番时光。要选一件合身的连衣裙可不能性急。裙子差不多正好，长短合适，“穿在身上看上去很不错。威尔将会自豪地把她介绍给他的

朋友们。她还要不声不响地把妈妈的小包借来——那看上去就更加出类拔萃了。

出院子时没碰到什么人，于是她就急匆匆地沿着那显然无人的面包作坊走了过去。太阳仍旧挺高，风都是热的。她从地里穿出去，跃过篱笆，从而避开总在窥伺她的西蒙娜和玛丽·休。自从在海滩恋上美国舵手之后，这两个小泼妇就同她闹上了别扭。现在她都谈到结婚的事了。一定要小心，别让她们急红了眼！“我会从密执安给你写信的。”她早已得到了这样的保证。

尼科尔的心跳加快了。她在十字路口边的阴凉处停了下来。她从妈妈的小包里拿出口红，最后化妆了一番。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掉了下去，摔出了一道裂缝。

威尔早已到了。他正坐在吉普车里，以一种邪恶的神情看着她，未就连衣裙说一个字，也没有一句问候的话。尼科尔发现他膝边有一个瓶子。

“今天晚上，”他象疯子似地喊着开动了车，“是庆祝的日子！”

他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拼命疾驶，越过水坑，擦松树边而过，明知前面是沙丘却还冲上去，而且还哈哈大笑。

“哎，威尔，你喝醉了！”尼科尔惊惧地叫着。

马达吼叫着，泥浆飞起。这震颤会弄脏弄坏她那漂亮的连衣裙。她紧紧地抓着座位央求道：

“慢一点，威尔，开慢点！”

“不，还要快点，亲爱的，还要快点。”那人指着西天

的一片黑云说。他松开方向盘，抓起酒瓶，对着瓶口喝了起来。

他们到达的时候，远方将临的一场暴风雨驱走了大地上的热气。一个模样可笑的传令兵打开路障让他们过去，然后仰头看看天空，接着便缩进室内躲避那转瞬即至的大雨。

现在交代几句有关农场或理想国乐园之事。乐园的描绘者威廉·史内德要在布洪克斯的停车场上放夜哨。军需部负责人因他揩公家油而大发雷霆。他妻子以洗布垫子谋生。他们的儿子特里已经两岁。

✷

所谓的阿扎哈克营地是指建在带铁蒺藜的栅栏内的几座木板房。它们面向大海，其中还有一架雷达天线，一根悬挂美国国旗的旗杆。崖壁边上有个鸡窝，咯咯之声不绝于耳。大部分人马已于前夜被遣返回国，只留下几个同法国的供货商审核最终帐目的人。

“这就是我的房间……”

他们走进一个朝向大海的方方正正的房间。地面和墙壁的材料都是粗制木板，屋顶也被海风吹得不住地晃动。地上，圆形木架托着一个煤气炉，上面架着一个暖锅。铁丝上晾着汗衫和三角短裤，几个啤酒箱从侧面包围着灰色的铁制衣橱，天棚上搭拉下来一个光秃秃的灯泡，被烟头

烧出一条条痕迹的树脂桌面上堆着散乱的啤酒瓶子，旁边的炮弹箱在发挥着凳子的作用。外面不时传来海浪冲击峭壁的声音。

威尔打开身边的唱机，原本就在上面的唱片尽是弗兰克·西纳特哈那些悲切切的歌曲。

绿色的眼睛贪婪地扫视着未成年的姑娘，满腔欲望暴露无遗，姑娘却浑然不觉。随着一声流氓腔调的口哨，暴风雨开始了。夕阳的最后一束光线映在窗子底部，接着便从那火一样的头发上消失了。

“坐下，亲爱的，不要怕。”

尼科尔吃了一惊。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炮弹箱前面，为她那早已被弄皱的连衣裙担心。

“坐在床上。要干的事必须在床上进行，亲爱的。你渴吗？”

“不，威尔，谢谢……你的朋友们呢？他们怎么不来？”

在床的一端坐下之后，她惊恐地发现墙上贴着裸体女人画。

“我的朋友一会儿就来，心肝儿。这是好日子么！他们全都会来。”

威尔从酒箱里抽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咕咚咕咚地一口气喝下去好多。

“呵，不！威尔，你不能再喝了！”

“不，我要喝，你也一样，心肝儿。你要和我一块儿喝！”

他晃动着瓶子，脸上出现了猥亵的笑容。

“然后，人家就把我们撮合在一起。你怕吗？”

他用足力气抱住她，唾沫星子喷了她满脸，眼珠子都红了。

“喝!”他命令。

他突然抓住她的脖颈，要她嘴对着瓶口喝。过度的惊慌、愤怒和恐惧使她不知所措，大量的酒洒在裙子上。她尖叫着奔向门口，刚刚抓到门把就被他从后面拽住了头发。他全力把她拖回去按在床上。连衣裙被拉到了肚脐以上。她加大了嗓门叫喊着。他抽了她一记耳光。“你必须住嘴，而目一定要喝酒。”他从头到脚都散发着威士忌味道。万分惊恐之下，她便竭力抓挠并躲避。“你必须停止叫喊，否则……”他打开了打火机。看到流淌着威士忌的头发燃烧起来，尼科尔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威尔冷笑一声，用空着的一只手摸摸被吓僵了的身体。“你的裤衩都湿了，亲爱的，”他眨着眼肉麻地低声说。“我把它带到纽约去……当作一件礼物。”“脱掉你的裤衩!”

耻辱使她的身体变硬了。她没动。

“脱下来!”他雷鸣般地吼着，拽下一缕被烤焦的红发。

见小女孩被制服了，他心满意足地笑着恢复了正常呼吸。他拽下一只她的黑皮鞋，在灯光下摆弄了一阵子，然后随手扔在旅行箱里。

“现在，我们可以热乎一番了，心肝儿。我的妻子就总愿意热热乎乎的。”

他从衣橱里又抽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用嘴巴咬开了瓶塞。她企图再一次逃跑，但由于恐惧而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并擦伤了膝盖。他站起来看看摔倒的她，然后便喘息着踹了她几脚。他紧绷着嘴，粗暴地强迫她喝酒。见她双唇紧闭，他就毫不留情地用瓶口去磕她的牙齿。

“不，威尔，不!”她还能呻吟着求告。不过这是那天晚上她在那里说的最后几个字。早已解开工作服纽扣的家伙根本不理会她疼痛的呼喊和啜泣，又朝她一击。他享受的时刻尚未到来，于是就百般辱骂并殴打她。尼科尔在他身底下呻吟着。她变得软绵绵的，已没什么力气反抗，嘴角和身上开始出血。裤角扫着她软绵绵的身体，他又把她拖回床边。“法国小娘们!”他折回门口，朝着傍晚的暮色喊道，“来呵，伙伴们，她已经准备好了!”接着，他狂暴地原地转了个圈，撕扯掉敞着怀的工作服，喝了一大口苏格兰威士忌，又扑到她身上。

外面传来开关门的声音。从邻近的营房里走来阿尔多和山姆。他们原在边喝边等威尔的信号，此时便凑过来大饱眼福。

智利后裔的阿尔多是个大腹便便的巨人，而牧人之子山姆则是一个赤发的幼稚青年。

“他们就是我的朋友，”威尔说，“今晚是个大喜的日子，心肝儿。”

他把她拽起来，尼科尔呻吟着又要倒下去。脸上带着迟钝的笑容的山姆一手扶住她的腰部不让她跌倒，另一只

手则在她的裙子底下摸索着。威尔抓住绣花的裙褶，从上往下粗暴地一拉，扯断裙带，绷掉了扣子，只有袖子和领子还留在她身上。‘完完全全象个足球，”他冷笑道。接着他狂叫一声，就象剥鱼皮一样扯掉连衣裙，使她在地上滚了一下。

室内一阵寂静。三个男子贪婪地斜视着瑟瑟发抖的猎物，仿佛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才得到这个裸体女孩子。搭扣已开的胸罩还斜吊在胸前，内裤的松紧带断了，妈妈的一只黑皮鞋被扔到了床下。她带着满脸的泪水自己立了起来，两臂交叉抱住胸部，靠向后面。

“太可爱了，”阿尔多用嘶哑的嗓门叫着，一只毛茸茸的大手轻轻擦过她那青肿的手臂，伸向碍眼的胸罩片。“太可爱了，”他说着解开腰带。“那边，”他指指桌子对山姆说。

他在堆着扑克牌和烟头的桌子边对她施暴。她半躺着，他直立着。一阵生理反射使她开始反抗，晃着头企图咬他。他狂喜地叫着，“对，来呀，姑娘，就这样。”每当她张开嘴，威尔就往里灌威士忌。他还不时让她瞧那一绺被燎煳的头发。

在谁先来的问题上他们曾嚷个不停，争夺着毁坏少女贞洁的特权。阿尔多捷足先登，象抓一匹倔强的小母马的马鬃一样揪住了她的头发。他大汗淋漓，光油油的胸前生着一丛丛黑毛，带耶稣受难像的金十字架象钟摆一样在硬挺挺的黑毛丛中摇晃着，大颗大颗的汗珠破碎在昏厥的女孩子身上。山姆是猥亵场面的观看者。开始之后，当那两

个退下去喝酒并喘息时，他立刻疯狂地过去接上班。不久，兴奋不已的他只好退下来，羡慕地看着又向蹂躏少女发起冲锋的智利人。那人总采取立式，得意万分地直着身子对着桌子，就象把少女钉在上面一样，似乎要永远钉下去。威尔给尼科尔灌啤酒，并就他俩的姿势大呼小叫地说象“三明治”。

“睡吧，我的孩子，”阿尔多说。“我们累了。”他抓起尼科尔的手臂和腰部，远远地把她扔到营帐内的床上。接着，他收拢散乱的纸牌，然后，虽说天已不早，他还是到桌边坐下，穿上裤子。

威尔仰翻在一个堆满乱七八糟的瓶子的角落里。喔喔的鸡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他也开始低沉地嘟囔。“这该死的公鸡。”他拍拍自己的前额，居然还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接着，他就一丝不挂地走出木板房。

一分钟之后，他抓着一只小动物走进来——一只被抓住翅膀的狂怒的公鸡。它的两只爪子拼命地蹬着，尽管被一只凶恶的手掐断了脖子，仍在喔喔乱啼。“别！”见他要把鸡放在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床上的尼科尔身上，阿尔多便上前拦阻。威尔一转身躲开他，从容不迫地提着那只小禽，看着它那粉红色的嘴巴以及剩下了一半的鸡冠，等脖子流出的血完全染红它的嘴巴时才放开手。接着他又拿起一个小锅走向外面。这次拿来了鸡蛋。他用拇指捅破鸡蛋，撒在尼科尔的乳峰之间。阿尔多和他一起，默默地从一个无柄的锅里往外拿着鸡蛋，在尼科尔的身上摊了一长溜。那

智利人用食指捅鸡蛋。

黎明时分，一切都趋于宁静，只剩下一种把三个家伙和其受害者联系在一起的昏昏睡意。大海也放慢了节奏。唱片早已放完，只有唱针划动的嚓嚓声。空气中浸透着一股剩饭剩菜的味道。此时此刻，他们似乎都得了记忆缺失症，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和陌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出生前、恢复记忆前或狂热前的漫长再生的麻木状态。阿尔多仰在桌子上，一只胳膊搭拉着。威尔则和山姆紧挨着倒在地上，蜷缩而眠。

一只脚上仍穿着鞋的尼科尔嘴眼半睁半闭。她呆视着那锈迹斑斑的镀锌天花板，视而不见。过了一会儿，山姆来了兴头。“血!”他用驴一般的声音嘀咕，接着又叫了一声，“血!”他看上去已心醉神迷，似乎那血是闪光的纯金。他舔舔自己的手，狂喜地摇头晃脑，再次重复道，“血!”接着便把这天赐的仙丹妙药往脸上抹，装扮成一副印第安人的模样。他猛然发现旅行箱里有一条短裤，于是便抓起来戴在头上，并让其两端一直垂到耳边。狂热使他在闹哄哄的气氛中一边围着桌子转，一边有节奏地用鼻音哼着:“威士忌……啤酒……三明治……血……”每到他哼到“血”的时候，阿尔多便用走调的低音和道，“可口可乐，好好好!”威尔则掏出口琴来为他们伴奏。

当山姆的神经松弛下来时，墙外透进来几缕晨曦。他抓起一个威士忌酒瓶的颈部，击向仍旧亮着的灯泡。伴随

着爆炸声，几道火光自上而下落到地板上。

“这是不可能的，”山姆双手抱头假哭，“不，不!”在一片狂热之中，他胡乱地穿上散在地板上的衣服，一边往外走还一边叫着，“不，不可能，不!”威尔便用口琴摹仿他那哭哭啼啼的声音。

山姆提着一桶温水、一条毛巾和一小暖瓶咖啡转了回来。他胆怯地想去为女孩子擦身，被她夺过毛巾，掷在他身上。她未拒绝咖啡，想喝，但那苦味引起了胃痉挛，不仅咽不下去，反而呕吐。山姆找寻着尼科尔的衣物：手提包、缺失的一只皮鞋、他曾顶戴过的裤衩。他帮着女孩子套上系带被拉断的连衣裙。扣子荡然无存，穿不住，他便胡乱在上面打了个结。

“我送你回去，来呵……”

她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她哽咽着，却没有泪水；她的嘴唇嚅动着，却吐不出一个字。她拖着打颤的腿挣开山姆。山姆此时酒已醒，以一副假惺惺的清教徒的样子围着她转。还没出门，背后一阵喃喃的声音使他们停住了脚步。

“她是我的。”威尔低头嘀咕。

他抓起地上的死公鸡摔在山姆的脸上，然后用膝头朝他腹部狠狠一击，把他打得蒙头转向。接着他走向尼科尔，粗暴地把她按在墙上。绿眼睛里的卑鄙神色暴露无遗。“钱，”他紧紧地抓住她的手提包，结结巴巴地说，“给你钱，我的小婊子!”手提包里掉出一张尼科尔穿游泳衣照

的相片，背面写着“献给终生厮守的威尔”。

她在无声的蒙蒙细雨中步行离开。路障边悄无一人。她机械地迈动着步伐，奔向那迷雾笼罩的沙丘。沙丘并不遥远，这才刚刚起步。一小段黄沙地，一大段大马路，然后便是目的地。一绺湿漉漉的头发搭拉下来，拨弄着她的鼻梁。她哆嗦了一下。血出来了，然而感觉不出任何苦痛。显然黑皮鞋并不合脚。到达南奈特家时，她想到她可能还在沉睡，但去吃一个热热的羊角面包对她来说很有吸引力。她默默地穿过院子，绕过房子，在墙壁的凹洞里找到钥匙打开门，甩掉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她的房间。一缕暗淡的光线射进房间。她把手提包放在大床尾部厚厚的鸭绒压脚被上，接着便下意识地转动着眼珠。这大衣橱玻璃镜里的人就是她！腿上血迹斑斑，连衣裙破烂不堪，长发一绺一卷，嘴巴高高肿起，眼睛疯狂可怖。潮水般涌来的记忆在跳动，震颤。她向后退去，为的是逃开那面镜子。她摇摇摆摆地走向楼梯，手脚瘫软地倒在一节台阶上，晃动着扶手杆厉声叫道:“南奈特，南奈特，南奈特，南奈特，南奈特……”

2

卢道维克是个又瘦又细的男孩子。他的肩膀下垂，双臂瘦骨伶仃，稀稀落落的头发也被布朗夏尔太太剪得没剩下几根。她怕生虱子。他的眼睛是绿的，绿得刺眼。他四下张望着，那恐惧的眼神就象一只被关住的小兽。

他在海边生长了七个年头，然而却从未见过大海。他只能侧耳倾听海的声音。阁楼顶窗朝向天井，朝向面包作坊，而那边又是清一色的松林，且被无孔不入的晨雾包围着。时而咆哮，时而震耳，嘈杂声日以继夜。坏天气时那噪音就更大，连面包匠那震耳欲聋的鼾声也被淹没在其中。孩子渴望出去看看，但门上总挂着一把锁。

当布朗夏尔先生走出天井，从作坊往商店送圆形大面包时，热面包的香味会一直飘到他的鼻子底下。每个上午，一种说不出是什么味道的白色粉尘散落在顶窗上、地上，甚至还落在他的头发上。

下面则是时断时续的钟声。傍晚是一阵沉寂的结束，也是另一阵沉寂的开始，而这期间则是无休止的喧闹。汤

匙碰碗盏的声音，最常听到的女人们的尖叫声，还有面包匠那怒冲冲的喊声。

人们每天午后上来给他送一次饭。木薯汤，芋头，还有布朗夏尔先生在港口弄来的鲻鱼。就是在防波桩脚——即妇女们倒水桶的地方弄来的那种鱼。从来没有面包，即使是不新鲜的也没有。生下来时尼科尔拒绝给他喂奶。面包匠也拒绝给他吃面包。

布朗夏尔太太及其女儿轮流上来应付他。一个头发花白，另一个的头发象面包的颜色。没人同他说话，他也就不说话。但楼板响动的声音和舌头吐出的字句萌发了他的记忆，模糊的手势使他意识到自己该做些什么。卢道维克窜到食物边，用手抓着吃。

布朗夏尔先生从不上来。每当上午走出面包房，他从不会想到孩子，注意力又移到下一炉的热面包上。他愤怒地摇着头，并破口大骂。父亲和母亲诅咒女儿，女儿诅咒上帝。门突然打开，露出两个争斗的女人。母亲拽着女儿的头发吼叫:“你去把这个给他穿上，荡妇！你把应该给他穿的东西穿上，你那美国杂种！……”“绝不!”尼科尔嚎叫着。“那就死去吧!”里边的一个咒骂着退到外面去的一个。还是留在里边的那个进去粗暴地给小卢道维克脱掉衣服，胡乱地给他穿上一件又破又脏的连衣裙，并且把他的腿都刮痛了。

除女孩的衣服之外他没穿过别的。只有裤衩例外。那是蓝粗布的男人裤衩，松紧带还被抽掉了。光光的脚上穿

的是永远也系不上带的塑料凉鞋。

至于洗漱，他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罐水。他的房内还有一个带小盒的梳妆台。那梳妆台已破烂不堪，残存的镜子嵌板上还留着一片玻璃。他把脸凑上前去，但除了某一个部分之外，总也不能看到全貌。那里面是一对惶惑的绿眼睛。面包房女掌柜在某一天用火钩子敲碎了那块可怜的玻璃片，他就连自己的眼睛也看不见了。

他在一个沙盆里解手。有时为了反抗也解在边上。布朗夏尔太太说，“看看是否让人恶心!”接着便扭着他的耳朵，强迫他去舔那脏物。小罪犯跪在地上求饶。

冬天，他睡在衣橱的底部。上边是吊着的衣物，下面是裹着军大衣的他。夜晚的幽灵追随着他。他神经质地想捉住它。温暖的白日来临，他躺在楼板上落满面粉的睡袋上，面对着敞开的顶窗，向往着大海，捕捉着外面的气味。夜幕降下，他滚动着睡在一个绒面熨衣架上，臀部以上的大半个身体总算还有靠的地方。他并不惧怕黑夜。什么也不能惊醒他。唇角的一道口水使他看上去象在流泪。他的手放在臂上，偶尔发出一两声惊惧的叫喊，就象被吊起来受惩罚的盗贼的喊声那样。胃的灼痛使他得了失眠妄想症。入睡后，他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声音之大竟使布朗夏尔太太以为象鼻虫在向她的墙壁进攻。

除低语几句之外，卢道维克不说什么话。但即使如此他也为自己的自然音色感到吃惊。一个晚上，他的脑海中映进了其他人的声音。那些嗓门都狂热到了极点，每个音

节象冰雹般向他袭来：他必须学习，他应去学校，这孩子……而且你也不能总让他呆在阁楼里……怕不行吧，他是个白痴……妈妈说他独自一个人时总倒着……如你同意，我就把他带去呆几天……你妈妈对此会怎么想呢？她决不会同意……还必须等段时间再说……他可不是你所想象中的小宝贝……不理此事会使你的日子好过点。

一天晚上，他跳到门边，用脚把它踹开了。两个布朗夏尔用皮鞭才勉强镇压了这场不自觉的夜游暴动。次日，孩子对修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修门人对此一言不发。

✷

尼科尔的堂姐极力想说服伯母。她认为必须换个地方，让孩子到她那里去上寄宿学校。她住在镇外的一幢房子里。利用每周来访一次的机会，她去同他说话，并设法使他开口，扳着手指计算。她问妈妈尼科尔对他好不好，他是否喜欢让人天天给他洗脸。呵呀，我的脏孩子！她给他讲故事，讲耶稣，讲高卢人，讲法国国王及各行各业，接着便突然问他，下次是否还想和这次一样同她愉快交谈，但卢道维克闭口不答。

南奈特走后，小汽车和其它小礼物便被面包房女掌柜没收了，并说他可以自己去上吊。

每日无所事事，他便萌发破坏周围宝藏的奇妙主意。跷腿的椅子，破损的篮子，缝纫机或防毒面具都是他琢磨的对象。他怀着惬意的心情一点点去破坏。难过的时候，

他便揪自己的眉毛。

在房梁中间，他用被人遗忘的一个袋子做了一个巢，用绳子贴门吊着。他每天下午都在里面度过，不知打发了多少时光。他觉得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怪人正在受阳光的考验。

乡村有蜘蛛。他看着它们织网捕捉背光而来的凶猛飞虫。他喜欢突袭那所向无敌的蛛网。被困在上面的飞虫颤抖着翅膀，足以显示出它们的恐惧。八月的一个傍晚，他听到烟囱口传出了响声。他机械地把手伸进去，接着便大叫一声：一只鹞子出于自卫已攫住了他的手指，受他叫声的惊吓，又从屋架上飞走了。卢道维克觉得自己的手臂被抓破了几处。在他上面，一只黑颜色的鸟无声地栖息在月光下。

一周的高烧使孩子大伤元气。他不断做噩梦。梦中，军用大衣低语着走出衣橱，并张开双臂扑向他。他抓不到那些小东西了。虽说已精疲力尽，他从黎明时分起便呆呆地看着那些失去自由的小飞虫。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看上去就象化石一般。鸟的叫声驱走了黑夜，早晨给鼹鼠带来了安慰。卢道维克在它们不在的时候察看着自己牙齿生长的情况。与孩子相安无事地对峙了一个月之后，鹞子便消失了。

周围的一切都印在了卢道维克的心里。面包作坊的天井，把商店和田野连在一起的道路，狗吠声，松树随季节

变换的颜色，还有那飘忽不定的天空，看上去竟象一片边角被烧灼的树脂。雷雨天，天井里出现了水流。他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即门将要自己打开，树丛中有人在窥视他。接下去，他忘记了一切。

他的阁楼里没有电灯，只能依靠太阳的施舍。可是冬天总过早地把太阳驱走。夏天，屋顶传播来的热量使他疲弱不堪。但他热爱晴空、乡村和花朵，充满魅力和香甜的长夜，面包作坊墙壁上碧色葡萄架挑起的绿浪。入夜，那万点繁星简直就是他的美味佳肴。

五岁时，布朗夏尔太太就让他干活。

晴天，她会带着一盆要去皮的土豆或豌豆闯进来。雨天，他必须把一盆湿淋淋的衣物晾在铁丝上，把他那本来就不大的小天地一分为二。他一言不发地把衣服夹好，若有所思地看着一件往旧报纸上滴着水的红色紧身胸衣。那是折磨他的人穿的。他一眼就能分辨出家庭某成员的内衣。他用它化妆，象吮奶头一样去咬那衣裳。晴朗的天气里，它会在院子的铁丝上随风飘荡，象老朋友一样从远处向他打着招呼。

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发觉地板透来一丝微光。他用梳子刮去板片间的污垢，调整一下角度对着板缝看下去。他惊奇地发觉下面是棕红色的头发，和交叉着放在大床枕边的双手。他无比惊奇地发觉她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又去看。从此，卢道维克总在偷偷地窥探他的母亲。如果有什么死角挡住视线，他就会恼怒万分。

他总是略带忧郁地凝视着她那甜美的裸体。

✷

只有上帝才知道，她从很早起就想自我了结。巫师术士的各种魔法和诀窍都试过了——酸荨麻，洋葱皮，沉沉黑夜中的黑萝卜头儿。为了快点了结，她还曾用汤匙把自己弄出了血。“抬起手臂来，”母亲说，“抬起来，用绳子去勒不是很好嘛！”她白天成百次地抬手臂，而且尽量地抬高；夜晚又成百次地用手掌去抓那床架，想尽快把那孽障逼出来。在噩梦之中，血淋淋的绞架接连不断地向她压来。

“本来自己就不干净，”父亲想了一会儿说，“可又到外面去跟一个浪荡公子晃，让镇长和全镇的人戳后脊梁。人们不难猜到她求的是什么。用不了多久人们就该试探她了。本来自己就不干净……”

“他应该死，”母亲接着说，“他必须死掉。慈悲的上帝不让这样继续下去。这会成为人家的笑柄。我每天都在面包上划十字，可面包都让这罪孽玷污了。这就是我女儿的的罪孽。有朝一日邻居们知道她生了崽，我这房子都会被唾沫淹掉。”

尼科尔回来之后就不再去寄宿学校。“她现在可以在店里帮我干活了……”她一个月中什么也不干。她憎恶顾客们那滴溜溜转的眼睛。他们要从裙子的隆起部分验证风传的丑闻。她只好呆在房间里，对着墙拼命去挤她的腹部。母

亲早就在阁楼上拷问过她。“快说，娼妇！向你母亲从实招来，说你是小娼妇!”这次拷问对她的伤害并不亚于上次强奸给她造成的苦痛。凭借青春的活力，她首先消瘦下来，便认为自己已逃出苦海。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上帝身上。然而有那么一天，她开始呕吐。孩子……在劫难逃。她枉自衰弱下去，孩子却在胎中发育起来。这足以使人丧魂失魄。她的身体中有另一个身体，两颗心被堵塞在一起。这双重的绝望足以使人厌世。她伤害腹中的入侵者并自我伤害。她猛击隆起的腹部，为自己渐渐下垂的前胸痛哭流涕，直到最后的几个晚上还大骂出口，或亵渎神明，或妄自祷告。她所做的一切都针对着腹中那几公斤的东西。她用腹带狠狠去勒它，直到勒得自己翻白眼。

三月末的一个星期日夜晚，雨刚刚停，时钟敲了三下，她生产了。面包房女掌柜咒骂着为女儿接生。她用菜刀一下子斩断脐带，然后赶去港口找正在钓鱼的布朗夏尔先生。“是个男孩，勒内。你应去申报户籍。”那面包匠往水中吐了一口唾沫。“去吧，你去。那是你的女儿！我是决计不去的。我怎么去对那些天天在面包店见面的人说？尤其是镇长。再说，必须有个姓氏才能申报。”说着他瞪起了眼睛。前面，港外的一只船正劈波斩浪向岸边靠拢，船尾上有几个近似电码的题字：卢德维格　BOX　43　77。船主曾对他说过，德国有一个发疯的国王叫卢德维格。虽说他不喜欢德国人，但他却不讨厌疯子，因为他自己就有点神经质。卢德维格，这名字不赖，不过卢道维克叫起来更

顺口一些。

如此这般，那个私生子就得了卢道维克此名。

✷

远处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孩子放下啃得光溜溜的鱼头和洋葱皮。这鱼头是他惟一不能嚼烂的东西。他进入了戒备状态。在阁楼的上部，透过布袋下面的窥伺孔可以看到门外的情况。钥匙转动了一下。尼科尔抢在南奈特前面走进来。后者对面前的水产生了疑问。

“这不是雨，而是汤！……那么在这以后他该会在什么地方呆着呢？”

“象往常一样，往高处去。”尼科尔无动于衷地叹道。

“真象一个大孩子，”南奈特感慨地低声赞叹。“完完全全象布希厄克。整天就知道玩，不找不回家。”

她环视一下房间之后抬头说，“对他这样的年纪来说，这样爬上爬下未免太难点了。要非常灵活、异乎寻常的结实才行。”

卢道维克手中掉下一个啃得只剩下骨头的鳐鱼头。他已在室内保存了十多个这样的鱼头，用那细小锋利的鱼齿咬自己的手指玩。

“天哪，一个鱼头！”南奈特看到之后叫着。“倒不必为鱼伤心，我这次是来看卢多[①]的。一个和魔鬼差不多的巫

[①] 卢多：卢道维克的简称。

婆快把我的卢多变成鳝鱼了。人们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说？”尼科尔叫着，“你心里很明白，他本来就是在那边的。”

她拿起衣橱边的一把扫帚，过去拨开布袋，露出一个蜷缩着的身影。

“够了，过来向南奈特问好！”

“得了。如果他愿意下来，他自己会很方便地下来的。”

卢道维克看也不看来访者，抓住绳子头滑到地面上。

“一天到晚就愿意呆在那里。过来梳一下头，洗洗手，然后问好。”

“等一等，”南奈特说着，慈爱地抱抱他。“我来照料你。总穿得乱七八糟的！……你怎么也应该给他穿短裤。”

尼科尔沉下了脸：“妈妈不让，她说他不在乎衣着。”

“可我对你母亲和你说过上百次了，我本人愿意负担他的衣物费用。”

她慈爱地抱住蜷缩成一团的卢多。孩子惶惑地盯着交叉在她胸前的金首饰。南奈特不由一阵神经质。

“你没看见他那乱蓬蓬的头发？竟用折刀给他理发！两只鞋是一顺的。在这严冬，他竟象弃儿一样光着脚，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

“这有什么，他又不怕冷。”

“呵，你，你不在乎！但说到底，这和你在此差不多……我不理解，我！他必须学习，必须去学校上教理课，这个小孩子。不能把他湿漉漉地丢在这阁楼里。看来我每周仅

来一次是不够的。”

“妈妈说，他是个小疯子。别人走过天井时，他就往人家身上扔鱼骨头。他把椅子挡在门前不让人进来。有时还躺在地上。”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不幸的，如此而已！……但却决不是小疯子，决不是。你看他那对灵活的眼睛。我要把他接到家里去。”

“妈妈说决不可以，出了什么麻烦我们要负责的。现在这个样子就够受了！”

南奈特松开卢道维克。他便远远地跑到房子另一端，背对着她们在墙边推一个破旧的玩具汽车。

“这样的安排对她倒是合适的，不错，就是你母亲。我如果呆在家里不来，她就会什么也不安排。”南奈特回答，“有趣的是，我每次来她都不在。我倒愿意再对她谈谈我的想法。”

尼科尔采取了一种不予争辩的态度，任她去攻击那丝毫不能做出反应的第三者。

“好，”她说着便迈动了脚步，“我该下去了。母亲等我下去说话。你走的时候对我说一声，怎样？此外别忘了锁上门。”

“不会，我不会忘的。还有他呢？你难道不同他说声再见？”

“噢，对了……你说的对……”尼科尔自我解嘲地一笑，“不过，他不是小疯子……”她脚跟一转就走了，什么

话也没再说。

见堂妹走了，南奈特便打开衣橱，伸进鼻子去闻着。

“我早就对你说过，白天要打开透透气。”

墙边的汽车噪音使她火气更旺。

“不许给我留着这些鱼头，这味道多难闻。我给你带了巧克力来，不过不能象上次那样一口气把一块都吃掉。”

她打开顶窗，夹杂着水滴的海风吹进来，冲击着空气污浊的小阁楼。

“你要知道，你这个屋子让我头痛。看你弄得这一屋子灰尘。”

没有椅子，她只好靠在一堆灰色的灌木木柴边。

“唉，今天又是一个你不愿说话的日子。还记得我上次对你说的话吗？我答应过，当你能流利地交谈时，我就带你去动物园。你将会看到大象，鸵鸟。如果你乖，我就会给你买一支紫雪糕。”

南奈特是一位平淡无奇的小个子妇女，三十上下，脸庞上明显地流露出辛酸的岁月给她留下的痕迹。她失去了一个三岁的儿子——布希厄克。她在外地妊娠期间就染上了某种病毒，就是这种病毒送了孩子的命，输了两次血也无济于事。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开口，我就来给你上课吧。不过你要乖一点，不要再把车推得那么响。”

噪音停止了。卢道维克仍旧面壁而立，把一个光溜溜的背对着她，象罚站一样站在墙角。

“你可以朝这边看看，这没什么难的，我的卢多。此外还应该笑一笑，你从未对她笑过。对，就是对我南奈特。还有，你早已把二加二等于几忘了。”

“四。”假问题引出了一个真嗓音。

“说得正是时候！你看，你一点儿也不傻！你多大了？早已忘了吧？懂事的年龄……”

“……七。”孩子费力地说。

“七什么？七岁！你七岁了。一岁是三百六十五天……如果我接着上次的故事讲下去，你感兴趣吗？……你还记得吗？你不想告诉南奈特你是否还记得吗？”

卢道维克又慢慢地转回身去刮墙。

妈妈说他生下来就是个坏种而现在是个小疯子……如果那事不发生你妈妈又该如何呢……上一次他还小况且那也不是他的过错。

“即使你忘了也没关系。不要用手指去抠鼻子。时间长了鼻子就象个土豆了。”

南奈特从包里掏出一本发黄的《小王子》，一张扑克牌的方块 K 被夹在里面充当书签。手按着书页，她开始了阅读。她象老学究品评文学作品一样拉长音调，而且特别强调标点符号。

“既然如此，你也一样，是来自上天了？你属于哪个星球？”他神秘的出现立刻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我忙问，“这么说你也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了？”但他未予回答，只是微微摇摇头，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的飞机。“这倒是真

的，从这点看，你不可能来自很远的地方。”接着，他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然后，他从袋中掏出我的小羊，又陷入对其财宝的苦思冥索之中。“来自别的星球”这种半信半疑的态度不知把我难倒了多少次。我便极力装出一副对此知之已久的样子。“你来自什么地方，善良的人？‘你的家’又是指何处？你要把我的羊带到何处去？”

“你想起什么是羊了吧？它们放牧在田野里。晚间你会看到它们从路上归来，狗在它们后面叫着。”

南奈特又接着前面讲起来。

经过一阵沉思之后，他回答：“有你给我的箱子，一切都可以解决。至于我的家，那沉沉的黑夜不就是我的房屋吗？”

“什么是箱子？”卢道维克问。

他若无其事地走到她身边，伸长了脖子看书上的插图。

“箱子，你看，就象一个盒子。噢，这倒象一个衣橱，只是小得多。”

卢多端详着衣橱。在悬挂着的衣服口袋里，他早已发觉了手帕和发夹，并已把它们放在墙壁上的凹处。接着他又看到右边阁楼的门，以及楼梯台阶上黑乎乎的笼子。

“什么是羊？”

“我刚刚对你说过！它们都在野外，就是晚间沿着面包房边的道路回来的牲畜。”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朝衣橱挪动，并轻轻在上面抚摸

着。

“哦，对了，”南奈特不无怜悯地说，“这是箱子的一个门，还不错。如果你听话，我将送给你一根用来赶羊的鞭子，还有一根棍子。”

象猫一样轻地在门口兜了一圈之后，卢多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回来。他皱着眉头，背靠小梳妆台和缝纫机之间的隔板，一只手放在裙子里面，看上去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什么是棍子？”

“棍子，就是用来赶羊的东西，也就是人们折下来的树枝。此外，鞭子的用途也是如此。你能提出问题，这很好。你很快就会看到自己变得聪明起来。你会的，可怜的小宝贝。”

在汗津津的左手中，卢道维克捏着刚刚偷来的阁楼的钥匙。

“如你不赶，它们就会到处乱跑，并且会跑丢……”我的朋友的脸上出现了新的笑容。“不过你想让它去什么地方？——无论哪里都行，随它便……”然而小王子忧郁地说，“没关系，它是这么小，应呆在我这里！”接着，他又似乎略带伤感地补充：“虽说可以随它便，但总不能走得太远……”

“这本书不错，对不，我的卢多？你晓得我这是重读。我不知道读过多少次了。一百次？对，有了！我肯定读过一百次了。每次读它我都会想起布希厄克。我对你说起过

布希厄克。我给你看过他的相片。他是我的小儿子。他和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一样，也到另外一个星球去了。每次读起这书我都会想到他。”

“他为什么离去？”

“这是一个小王子，你知道，就象你一样。有朝一日我们到天上去看他。与你不同的是，他不往窗外扔鱼头，他不会故意惹人生气，而且从不会随地便溺。”

卢道维克沉下了脸。他的头轻轻地碰着后面的隔板，以此表示烦恼。而南奈特此时已收起画册，在穿外衣之前拍拍身上仍旧湿漉漉的苦行者。

“好了，我必须马上离开。我很想再和你多呆一会儿，但你外婆不高兴我这样做。哎呀，今天你把我送到门口来了？”

南奈特把孩子拢在面前，脸对脸地去吻他的耳朵，同时重复着对他的喜爱之情。这并不使他感到多么舒服。一个小猪的爱慕者。她让他以后再也不要往科隆香水里掺水。

走出去的时候，她瞪大了棕色的眼睛呆呆地看着他。他的脸一下子全红了，捏紧的手一松，偷来的钥匙落在脚下。

✷

尼科尔常常偷偷地跑上阁楼来看儿子。没有一句怜爱的话，也没有一个爱抚的动作，连憎恶的也没有。她躲避

着那对碧眼，极力不去看他，脚立在门槛上，随时都准备出去。卢多看上去疲弱不堪。当他猛然把目光转向她的脸时，她却避开了。

那天下午，孩子脸上出现了不少红点。他紧张地用手抓挠着。他看上去病了，气喘得很厉害。她观察了几分钟之后便再也呆不下去，于是就下去唤醒正在睡午觉的母亲。

“请医生?……又是为了什么?……你到上边去干什么?他愿意长什么疱就让他去长好了，反正也不能还我一个正派的女儿；为了她，我献出了一切，牺牲了一切。我付出了如此代价，又得到了什么呢？一个私生子，对，还有羞耻！快到面包房去帮你爸爸干活!”

面包房女掌柜的脑袋又挨到了枕头上。尼科尔倾听着雨点敲打方砖的声音。雨已经下了三天了。三天来，房屋成了吸水的海绵，心房内也塞满了难言的苦愁。她精神恍惚地走出底楼，光着头穿过天井，几乎一直行走在水洼里。到了面包房之后她又折回，再次回到家中。食品柜就吊在楼梯上面。她从里面取了肉肠，一个苹果和一个塞了肉馅的蕃茄，然后上去放在阁楼里，对卢多却未看一眼。卢多贪婪地抓起苹果。即使在高烧的状态下，他也闻到了苹果那略带酸味的香气。他没吃香肠，也没动肉馅蕃茄。晚间，布朗夏尔太太突然出现在门口，咒骂着正在里面走动的女儿。“小偷！还不如没你好！毒如蛇蝎的东西!”接着她又说决不能养肥杂种，尤其不能在她的屋顶下养杂种！如果

她动了气，她就必须沿街行乞或卖身而养活小杂种！她拿走了卢道维克的晚餐，让他空着肚子睡觉。苹果仍在他鼻子底下。夜深人静，虽说睡意正浓，他还是以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喜心情把苹果塞到牙齿间，三两口就吞了下去。

他已记不得出生后在楼下居住的日子，在他妈妈和外祖母之间受夹板气，记不得外祖母给他灌奶时的情形。那奶不是太烫就是太凉，如果他受不了而死掉，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他也记不得在摇篮里被打骂、被扔来扔去和堵住嘴巴的情形——“只有这样才会使他安静”。他当然也记不得尼科尔回想起被强奸时的情景的阵阵梦呓，当然也理解不了那一摧残给她带来的巨大伤痛。他更不可能知道差点在面包房送命的那个夜晚：布朗夏尔先生扭住女儿，从她手中夺下孩子，并阻止她去开烤炉的门。在知道她怀孕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炉子里烧掉了她全部的布娃娃和洋娃娃。“哼，荡妇！看你还能不能再玩！快滚回你妈妈那里去！”

这就是南奈特想收养卢多的原因，她暗暗希望能够如愿以偿。“倒不是因为我们多么想留他，”布朗夏尔太太说，“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永远也不能在这以外的地方露面……”后来只好在夜间把孩子转移了出去。

这是一个充满恐惧感的孩子，几乎从不说话，从不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总把自己锁在沉默中。三岁的时候他还会整天整天地呆在房间的角落里，嘴巴张着，不过有时也能在搁板上和窗幔上爬来爬去。当有人靠近时，他就会

自卫地抬起胳膊挡在眼睛前，摆好一副挨打的架势。南奈特经月地安抚他，企图使他懂得爱抚和人情，在他害怕的时候又哄他上床睡觉。她还从箱子中取出布希厄克的玩具。这些玩具一直珍藏着，从未示人。卢多便渐渐学会了走路，学会了笑和清楚地说话。

儿子离开的一年之后，尼科尔破天荒地到南奈特家中用晚餐。“爸爸带我来的，他到牧场有点事。”卢道维克开始对她不予理睬，此后便设法接近这位漂亮的来访者。而她只是投来冷淡的一瞥，整个晚上都对他视而不见。他不断地通过各种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炫耀自己的画，把陀螺玩具弄得嗡嗡作响。然而在她眼中，他仿佛是不存在似的。

也就在那天夜里，警察在一公里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卢道维克。他身着睡衣，脚穿拖鞋，正自哆嗦得紧。人们把他送到面包房的接待室，即他出生的地方。布朗夏尔太太骂了几句好开玩笑的警察，此后便对侄女大发雷霆。她被认为是世上最恶毒的人，一下子把丑闻公诸于世。“这就是你的小杂种，”她在嘈杂声中向女儿喊道:“带走吧!”那正是凌晨三时，尼科尔脸上毫无表情，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对卢多说，“来吧。”他跟她走向楼梯，还没迈出三步，她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身，挥舞着巴掌狠狠地打向孩子的脊背。他的头磕在方砖上，昏了过去。

就这样，人们把他关在了阁楼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给被强奸的丑闻添油加醋。

*

一天上午，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卢道维克眼前出现了他简直不敢相信的事情。红头发面带笑容出现在他面前。这笑容简直象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突然出现的强烈阳光。这湛蓝的天空使他受宠若惊，那蓬松的头发，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再配上那高跟鞋，使他几乎认不出面前的人是谁。

“你好，卢道维克……呃，你也问我好呵……”

他没作声，讨厌她这副象水果一样光滑而玲珑的样子。

“怎么，你不问我好？”

“你好。”他低语道。

“你不爱说话。另外，你昨晚还叫喊过。”

她继续笑着，容光焕发的脸上出现了几丝温柔，但神采奕奕的眼睛仍象两块冰冷的糖块，而那粗涩的嗓音则进一步否定了她表面上的温柔。

“你今天到下面去吃饭。有人来访。你下去要有礼貌地问好，然后就要老老实实地在一边呆着。你早上洗过脸了吗？”

她闻到他那边的气味，皱皱眉。

“上马桶间去，擦干净点，否则你就小心着点。然后穿衣服。”

见他服从了，她便看看地上，从包里倒出一些男孩子的衣物：一条浅灰色的短裤，一件格子衬衣，以及时兴的

短袜和鞋子。

“动作快点好不好!”

他抓起衣物，躲到搁板后面，避开那使他心惊胆颤的目光。他剥掉连衣裙，反穿上短裤和衬衫，扣子也贴在了里面。看上去他似乎已习惯了这样穿衣服。尼科尔叫了起来，“你的确是一个白痴，我妈妈说的一点不错。这应该是在正面的，都搞乱了。过来……”于是她就象被帮助的人一样拘谨地扭过头去，避开他的气味和目光，使他正确地穿好衣服，并飞快地给他拉上短裤拉链。他自己早就想拉上，只是苦于不知道怎样下手。

楼梯使卢道维克战战兢兢。他不想往前走，想起那句话他就头痛：妈妈说他是个白痴，妈妈说他一个人时总躺着……最后他只好倒退着往下走，头仰着，竟象爬绳一般。

在面包店后面的餐厅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布朗夏尔先生。老家伙梳理得十分整齐，稀稀落落的头发上涂了发蜡，平整地披向前额，不过仍遮不住无沿帽天长日久留下的红色痕迹。他身着三个纽扣的黑礼服，使卢道维克觉得他矫揉造作。布朗夏尔太太烫了发，身着大花连衣裙，兴高采烈地坐在桌边的椅子里，并煞有介事地大声问他是否需要餐具。此外还有两个他不认识的人正默默地坐在墙边。其中一个是身着灰色礼服、长着一头灰发，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男子。他的右手在腹部揉搓着一顶帽子，而左手则少了两个指头。他对面是一个岔腿坐着的男孩，很胖，看上去有十多岁。他咀嚼着泡泡糖，用敌

视的目光注意地打量着卢多。他炫耀着手中的弓和一个用动物头骨做成的刀剑袋，身上穿的是时髦的毛边紧身衣。

“你看这里，卢道维克，”尼科尔不无忸怩地说，“这位先生，他叫米修先生，此后大概就是你的父亲了。”

“不是不是，”胖孩子插进来说，“这不是他的爸爸，只是我的爸爸!”

“你给我住嘴，塔塔夫，否则就到天井里玩去。”缺手指的男子严肃地说。

尼科尔松了一口气。

“他，他叫古斯塔夫，也许将来就是你的哥哥。你必须对他好。”

男子的命令并未起作用。被叫做古斯塔夫的男孩朝卢多伸出上面还沾着泡泡糖的肥大舌头。

“我不想要弟弟，此外，这也不是他的爸爸。而且他的名字又象吸墨水的沙匣。在学校里，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德国佬的名字。他爸……”

“是喝点开胃酒的时候了，”布朗夏尔先生嘀咕。“给我们上酒，妈妈!”接着，他又温和地问，“告诉我，米修，你想现在说呢还是等喝完开胃酒再说？”

布朗夏尔太太就在此时发出了一声叫喊，“我的裙子!……上头尽是墨水点子!”

“这又是塔塔夫的恶作剧，”上面提到的米修说，“这次就算了，可不要再干了。他总是恶作剧，塔塔夫。对不，塔塔夫？”

他咳嗽了一声，带着窘迫的神情叹息道，“呃喝，最好掺点水，我来自己掺。如果我们喝的是肉汤，那就算了。”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之后说，“……这是为了断掉的手指。搞机械这个行当，油污就是多，手也就不大容易保全。呃，好吧……我也不怎么年轻了，但正如人们所说的，还有那么点财产。另外，关于他，喏，就是卢道维克，真有点象吸墨水的沙匣，这历史可够久远的！……好吧，我同意了！”

在面包房女掌柜目瞪口呆的时候，他把戴手套的手伸向卢多的肩头。

“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话……此外，我对能同尼科尔小姐成婚也感到十分满足。”

声音有些低沉，但却象一台老马达加足了油发出的声音那样有力。

“呵，对不起，米修！”布朗夏尔先生叫了起来，“你说起话来仅次于主教，呵！我说得不错，我女儿和你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大家用汽酒干杯。两瓶酒是米修带来的。尼科尔喝酒，然而却只是碰了一下，没喝。这是一种致人于死地的东西，一种不幸的饮料，就是这种东西在八年之前极大地摧残了她的身心。

在餐桌边，处于塔塔夫和米修包围之中的卢多见到了久违的面包。只是在南奈特家里时他才能吃到面包。他也想起来了如何使用餐具，但喝到嘴巴里的汽水却使他感到

一阵阵的不好受。塔塔夫轻轻挥手驱开一阵飘来的臭气，并看着卢道维克说，“放屁的可不是我!”因为吃蟹虾等硬壳食品，午餐持续了五个小时。卢多什么也没吃到，只是吸了点贝壳上面的水。酸葡萄酒喝得越多，布朗夏尔先生的话也就越多，一个劲儿地唠叨着螃蟹是多么新鲜，多么肥实。米修也就跟着说肥实的螃蟹倒经常见，但象这么新鲜的却是难得。“我不喜欢这东西，”塔塔夫抱怨道，“我要吃小香肠和蛋肠。而且这个墨水沙匣身上还有一股怪味。”“得了，塔塔夫，对我们客气点。”布朗夏尔太太说着，沮丧地斜视着自己的衣袖。上面的污块是没有了，但并未成功，仍留下了淡淡的圆圈。呃，不错，螃蟹相当肥，但要注意，即使在非捕蟹季节人们也会发现一些意外的事情，六月底还会看到大圆面包那么肥实的螃蟹，那眼珠子还在转呢。这酸葡萄酒，热乎乎的就不好喝，加上冰块就不那么酸了。酸得不那么厉害了，不过仍旧酸。我们还没到贝拉克那里的黑人家中去过。据黑人说，海滩边的旅馆里就有这类大螃蟹，但在厨房里找不到，要到顾客堆里去找，如果你愿意去找的话。一对夫妇就曾这样说过，他们到那里去旅行，后来到这里小憩。”

尼科尔一言不发。她嫁给了一个成年男子，不过这也是打着灯笼难寻的幸运事。只好如此。这会给她带来安宁。她会得到自由，完全的自由。换个村镇，她就可以重新抛头露面了。在此苦熬了八载，夹着尾巴做了八年的人。“你看得上这位米修先生吗? ”父亲曾这样问她。她说

看上了。“他同意娶你。有点天真。”米修在一个夜晚来访。一个趾高气扬，一个低声下气。父母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这样带一个孩子真不容易，应该有个家。”她说是。“布维松奈那边的生活也不清静，因为还有个塔塔夫。日子过得不象个样子。房子里必须有个女主人。”她说是。“孩子，就是在那边的孩子，必须接受教育。应该使他成为真正的孩子，有真正的父母，有个家。”

订婚和正式申请结婚的宴席订在此后一周的星期日。

塔塔夫在虚与委蛇的谈话中不耐烦地等待着色拉。此后直到吃甜食时他才想起色拉来。接着他又就咖啡大放厥词，因为那糖块溶化之后会泛上来点点莹光。“你的腿不赖，可惜只是烫了一下。腿的颜色应该是红的。我没说出血，只是说应该是红色。不说别的了，这是菜园里的四季豆，至于这面包嘛，嗨嗨，是自己店里拼凑起来的。”说话声消失之后，刀叉声带来一种宁静的气氛。但时而响起的凶狠的傻笑声和争论声又搅得宾客们心神不宁。那是塔塔夫膝间笑匣子发出的音响。他不断地开动它，给室内带来一种只有孩子才能创造的气氛。上奶酪时，他禁不住隔着桌子拉动了他的弓，把一支箭射到了卢多的眼旁，并使他流出了血。去水龙头边洗洗吧……

他摸索着穿过面包店的柜台和空空的搁板架子，那上面还搁着一个烤煳的隔夜面包。他拽起门上的落锤走了出去。午后的沉沉睡意使他感到阵阵眩晕，连外面的噪音也都是少气无力的。清新的空气使他感到疼痛也消失了。卢

多伸出双手，本能地放眼望去，竟被远处的景色惊呆了。阳光射向大海，海和他之间没有一点障眼物，连一棵树也没有。大海在港口下伸展开去，一望无际。在地平线和大海之间，他觉得自己好象是破碎的镜子中的一片。

3

米歇尔·包扎尔以在阿朗农港口当机械工学徒而开始了他的生涯。米歇尔，机械修理工，人们叫顺了口，干脆称他为米修。每到冬天，暑期泛舟的人们便把船只托付给他。海边的人们一般不轻易委托人，对他却信任有加。米修检查缆绳，舀去船舱底的水，除去铁板上的锈迹，保存好船内的设备。长此以往，他成了一个有技术专一长的人，钱财的数目也与日俱增，因此便在银行里开设了储蓄和支出帐户。

谁也不很清楚他是什么地方的人。

他很快就在港口前原属于政府的一个救生艇棚里安顿下来，伴随着他的工具住在路轨边，与别人在一个炉子上共同起火，一般都是淡菜就啤酒。除看管船只之外，他还承揽了住处附近的所有杂务。夏天，他以极高的价格出租自行车。复活节时，度假用具上飘动着他那印有 YATOU 字样的平纹布绢，充气床垫上还放着腌牛肉。看着米修那刮出了血的腮帮子，人们谁也不会相信他已跨入富人的行列。

星期天，他会三次去教堂为弥撒义务演奏风琴。他还去为婚礼助兴，为送葬的队伍凑数，就象一个虔诚的信徒那样去参加各种仪式。有那么一天，风琴该换了，本堂神甫就把一架旧的让给了他。米修还修理破旧的鼓风机，为拉杆润滑。晚间，在阳伞和钓杆之间，他独自开展服务。

此后，他转手卖了小棚子，在镇外建起了布维松奈别墅。那是一座邻近道路、松林环绕的资产阶级别墅，并且带有存放农用生产资料和修理工具的库房。他还单独安装了水泵，一天到晚地压水，把建筑物上的胶粘剂都冲掉了。米修象变戏法似地又刷上新漆，他的顾客们因此而称他为魔术师。

直到三十岁时他才允许自己和一位乐器制造商的侄女莫希塞特结婚。此后六个月就生下塔塔夫，说坏话的人们就此又作了一番文章。接着就是事故。那是一个乱风的夜晚，在海上兜风之后，莫希塞特走出船舱时身体失去了平衡，落到水里并被挤在船舷和码头中间。米修迅速地冲下去，直到一阵突然的狂风把船只吹走才作罢。莫希塞特被挤轧而死，米修失去了两个手指。

人们都为此哀悼，尤其痛惜那只因残废而不能再摸风琴的手。作弥撒时也出现了麻烦。然而在他的车间里，米修充满信心地采用了他的机械手段，也不知换了什么部件，当他后来再次摸起风琴时，竟没有任何人能听出其中的不同。上帝可没给他任何帮助。

他只好雇用一名保姆来带塔塔夫。年方十六的莉莉安

娜又矮又胖，前胸饱满，干起活来很卖劲。“那么，这样行吗，莉莉安娜？……”在实在忍耐不住的时候，他就去波尔多嫖妓女。

失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机械师梦想着晚间能有一个可依偎的人，一个能带到码头上去的人，唔，不错！象一艘真的船，但需要一个象样的码头，尤其不能忘记帆角索和缆绳……莫希塞特太干了，简直是一块饼干！她一滴奶也不给塔塔夫吃，竟还说是因为她没有奶！如果不是上帝，一个女人怎么会没奶！就这样，他大睁着眼睛，血液奔涌着，可身体却越来越衰弱下去，就象那面包匠的女儿一样，那个勒内的姑娘，竟象岛上的阳光那样一闪即逝。

他在睡梦中的间歇想得越多，就越觉得那些人没心肝，他咬牙齿，抽鼻子，那少女吃的竟是黑面包，一只该死的黑面包！还有事先不曾想到的面包头。一个风骚的女人。他在贝拉克只字未吐！但就我本人来说，我可以插手进去，他沉思着，一个风骚的女人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她被强奸的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有那个外带的儿子。呵，那些给我毁了这个姑娘的坏胚子！说到底，米修在苦涩和爱情之间经受着双重的折磨，他不愿去想那些蹂躏了这姑娘的流氓，就是他们剥夺了只有他才能享受的特权。

在此后一周的星期日下午的一场地滚球游戏中他看到了她，仅仅是看看而已。最后一场是在贝拉克的面包匠和米修之间进行，与其说是比赛，还不如说是米修处处让他赢。尼科尔就在她妈妈身边，站在那里，一直沉默着。她

的头发披散着，眼睛大而无神，似乎什么也没看见。比赛结束后，布朗夏尔先生带着她们不辞而别。

米修那种忧郁的样子在他身上产生了魔力。他来得更加经常了。此后他几乎每个晚上都来打地滚球，而米修也总在那里恭候他。有一天下起了倾盆大雨，球场成了水汪汪的牧场，机械师便借此机会带他参观自己的房地产业。

“我称它为布维松奈，是从灌木丛的意思转化而来的。没错，就是如此。左边，那是商店。机器都是新的。没有一台不是现代化的。我的买卖一直做到波尔多。说到底，你要有自己的车间。”

他们呆在一间空旷的库房里，雨点猛烈地敲击着屋顶，他不得不提高嗓门。

“我家的面包作坊，什么！……”

“那边，你看，是台施肥机，那边是台电动挤奶器。这边是压力水……那么你的女儿如何？”

“什么如何？”面包匠狐疑地问。

“这是一架破碎机……上星期天和你太太一起来的就是你的女儿吗？”

“不错，那当然是我女儿。”

“为什么她总也不开口说话？”

面包匠若有所思地玩弄着混凝土搅拌机的操纵杆，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故障。

“我又怎么会知道，我！”他低声抱怨道，“她是个女孩子，如此而已！好了，是我回去的时候了。”

“那是真的吗，即人们所说的，勒内……”

“这一炉面包等不及了，我真的必须走了。”

他正了一下帽子，招呼也不打就绕着圈子走向门口。

“另外，那件事是不是真的，勒内，搁楼上还藏着一个孩子？”

布朗夏尔先生一下子停住了。米修急忙走到他身边，动员他去喝一杯。

“去喝一杯吧，勒内！果真如此更该去喝一杯……看你这个样子，那些传闻的确都是真的了？”

“是的。”另一个人说着，颓然靠着花园的墙，手搭拉在膝头。

“人们说那个男孩子是白痴，是真的吗？”

“就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真的。”

“我跟你说，勒内，尼科尔，这是她的芳名，对不？我可以娶她，我！还可以把那男孩子一起带来，管他傻不傻的。”

雨声震耳欲聋。面包匠那被帽沿勒出一道红沟的前额又出现了一片皱纹，接着又松弛开了。一声长叹之后，布朗夏尔先生才抬起头来，看看米修那诚挚的眼睛，方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话是真的。

“嗨嗨，必须考虑考虑，米修，”他眉开眼笑地回答，“必须好好考虑考虑。”

✷

婚礼于十一月中旬举行，人们只好在雪融后的泥泞中

走来走去。尼科尔身上的结婚礼服是布朗夏尔太太当年穿过的，只不过尺寸上略加修改而已。南奈特是惟一应邀而来的宾客，而且是在新人的一再坚持之下才来的。卢多当然没有权利参加。他所见到的只是准备工作的忙乱，听到的是砰砰的门响声，奔跑声和尖叫声。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只有他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房子里。

第三天，米修用车把他接往布维松奈。小卡车在树丛中的沙土路上奔驰。大海不时在树丛中出现，交替闪耀着红色和银白色的光芒。汽车的反光镜上映出一只活泼的小兔子。“怎么，有什么不舒服的吗，宝贝儿？”米修见卢多象一片树叶似地在抖着，每当汽车变换速度，他都会陡然一惊，便关切地问。到达时，没有一个人在迎接他们。卢多发觉整个房子都有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节日气象。长条桌上铺着白色的餐布，还有那使他担心的餐具。一个水晶盘里放着正在融化的冰块，旁边还排列着许多空酒瓶子。

前一天晚上尼科尔就看过米修为她儿子准备的房间，船形床，而且面向大海。

“这一切都是为他预备的？……”

“都是为他预备的！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大孩子，就在这里。现在，他是你自己的了。在一个真正的家庭里。和你父母因孩子而起的争斗结束了。你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抚养他。”

尼科尔一声不吭。

起初，卢道维克并不喜欢自己的房间。他怀念他的阁楼。他并未想到自己有了出去的自由，并可任意在周围活动。他忧郁地走遍了不为他所知的新天地，这和他过去的囚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仍一如既往地独自呆着，就象一个处于静止不动的航程中的外国移民，但现在总是把目光转向大海，那无边无际的母乳。地平线上出现了蓝色的货船，划破了那透明的碧蓝。你从未象现在住得这么好过，南奈特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尼科尔给我的……你可以称她为妈妈了……这和我以前呆的地方不一样……现在尼科尔对我好米修对我好尼科尔是我每天和她在一个托盘里用早餐有咖啡涂奶油的面包和药物涂奶油的面包真不错……你看他那灵活的眼睛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是白痴……与米修在一起听他演奏风琴可真不错……尼科尔她却不喜欢这样。

晚间，他藏身于窗幔之后，机械地等待着每日的鲻鱼。“来吧，卢多，下来吃饭吧，否则就凉了……”每当听到妈妈上来呼唤，他总感到意外。走廊里空空荡荡，走上去听不出脚步的回声。他必须走下去，在塔塔夫和米修中间用晚餐。整个用餐时间都是米修一人独白。

“怎么样，这还可以吗，宝贝儿？……你不爱说话，不过慢慢会好的。为什么他总没话，你的小家伙？”

“他从来就话不多……”

“不过这也没什么！这宝贝孩子没有爸爸，仅有的妈妈又没象妈妈那样去爱他。现在他两者都有了。而且还有

了个兄弟。你要叫我爸爸，宝贝儿!”

“你不是他的爸爸。”塔塔夫咕哝。

“我当然是他的爸爸。你把你的爸爸让给他，他把他的妈妈让给你。你看，你一点儿也没亏着！……呵，我知道，这一开始是有点难堪。莫希塞特在的时候，我们仅仅是三个人。她不在了，饶舌的也就不是她了。我们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莫希塞特。她的脚总是凉的。你的脚凉吗，你？……这种情况是无法掩饰的。正是因为如此，老天爷，塔塔夫才这么胖。这种情况引出的这样一个故事。不过就莫希塞特来说，她是个瘦弱的人，简直就是皮包着骨头。呵，这也不错……”

他轻叩着卢多的手。他在那大椅子里看上去人更小，此刻已被忧虑弄得疲乏不堪，什么都会使他惊慌失措，面前的事物，食品，这些问他话的陌生人，还有这个所有的门都可以自由开关的地方，这个满脸笑容，改变了性情的尼科尔，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不安。

“为什么不让他上学去？”

“他就会去的，再稍等等！……我们就会给你报名的，宝贝儿……哎呀，你也有下面绣有你的名字的餐巾。”

“就象吸墨沙匣一样。”塔塔夫的鼻尖拱在盘子里说。

“……我来教你怎么叠，吃完饭后怎么叠好餐巾。还有……”

“你还要教他多长时间？”另一个儿子怨恨地问。

“我早就对你说过。他现在到了我们家，爸爸已再婚。

自己来，宝贝儿，这肥的不能吃。要吃……”

卢多双手捂着臀部，看看盘中的香肠，又瞄了一眼尼科尔，尽管饥肠辘辘，却没去碰那食物。等到尼科尔起身去厨房的时候，他才用前臂遮着盘子，狼吞虎咽地低头吃了下去。

晚餐结束后，塔塔夫推开餐桌，把餐厅改造成了火车编组站，同时还摹拟着火车的声音和扳道员的叫声。他把扳道员命名为卢道维克。

尼科尔和米修几乎每个晚上都进城去采购一番，给他买回一条新裤子，一件衬衣，鞋子和画报等物。孩子从不知道表示感谢。他的做法就是把所有捆扎好的礼物丢进壁橱里去。“你在床上没发现什么吗？”尼科尔在晚餐时问。卢多不语。“如果你看到了什么，就说出来。”“是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呢？你什么也没发现吗？”“不，我看到了。”“好呵，看到了什么？”“一个盒子。”

早上，米修准时去上班，一整天都不会露面。他回来时疲乏已极。“呵，你好吗，宝贝儿？……你妈妈在吗？”卢多对此只是报之一笑。八个手指的男人塞给他一些糖果，然后或去找他妻子，或坐在风琴边上等她。糖果是糖衣杏仁之类的奶糖，卢多对此并不喜欢。

✷

家庭对卢道维克的培训激化了塔塔夫的恼怒情绪。他

早已失去了母亲，因此把眼前的父亲看成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人分享的特权。

塔塔夫是个胖实坦率的孩子，从头到脚都被衣服绷得紧紧的。他生了一头无光泽的淡黄色头发，一对警觉的蓝眼睛呈鹰嘴状镶嵌在肥实的面颊上。两条肉嘟嘟的腿紧贴在一起，走起路来和企鹅的动作差不多。他静止不动时也会气喘吁吁，稍一移动就汗流如注。

他喜欢动物，但是以一种野蛮的方式寻欢作乐。他曾用剪刀剪掉他的金鱼的鳍。他捕捉蜥蜴，用针刺穿它们的心脏或用钝针在它们身上扎出许多窟窿。他花几个月的时间把鹌鹑喂肥，然后又长时间地让它们挨饿。他养兔子，不过总是七只。在所有的动物中，他似乎对它们最为宠爱。他用红绳牵着它们在路上走来走去，并给它们都取了名字。有那么一天，它们其中的一个突然因寒冷而死，塔塔夫便疯了一般地在土地上奔跑。在这种时候，谁也无法阻止他。他带上刀子，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宰杀另外两只兔子。他的残忍使米修闭上了眼睛。只是因为他死了母亲，任何处罚都不会落到他的头上。

塔塔夫视甜食如命，不久前他在以甜点心店橱窗为题的一篇作文中获得第七名。老师曾大声朗读过下列段落：“甜点心光芒四射。那奶油条酥，那意大利那波里油煎翻卷果酱饼，草莓果酱饼，冰糕天鹅饼，奶油巧克力菱形点心，还有那千层香粉饼，它们都穿上了节日的服装并喷了香水。人们去做基督教的弥撒，人们其实在做糖和宗教的

弥撒，奶油黄油是它们的号角，那巧克力又象它们的大肚子。”吃完一块点心之后，在吃另外一块点心之前，他便把放在鱼缸里的泡泡糖拿出来咀嚼，并不断地吹着泡泡。那缸里的金鱼早就让他给折磨死了。

他一点点地对卢多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友谊。他有时把他当作出气筒，有时又把吸吮过的泡泡糖给他作为赔偿。星期四上午是学校放假的日子，他便把自己关在楼下专为两个孩子活动的小房子里读《米老鼠》画报。一小时之后他又从窗子跳出去，悄悄跟在漫不经心而来的卢多后面。卢多以为那里面没人，没想到门却关着。塔塔夫或是跑去往他用的手纸上撒胡椒粉，或是仍旧藏在外面，当卢多确信里边没有别人时，他会突然推开窗子，大声宣布，“他不是你的爸爸！”

几个月过去之后，整幢房子对卢多来说已没什么秘密可言。他习惯了它的一切音响，熟悉了它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它邻近的车间和商店。米修曾带他到那里去参观过。靠近路边的地方是一片草坪，长条形的墙内有绣球花和被海风吹得发了黄的柳树。后面的院子里，除了杂乱的松树、凤尾草和桑树之外没有别的植物，一座遍生青苔的老火车站把后院和国有森林分隔开来。无所事事的时候，卢多就会去那里琢磨着冒烟的火车头，摹拟列车沿轨道行进的奇妙景象，有时干脆把他所有的车辆都翻到路轨下面的土方上。

塔塔夫想玩印第安人攻击火车的游戏，于是便按照自己的设想摆开了战场。卢多先是在一个塌陷的地道中挨了一顿痛打，接着便追捕列车。然而火车司机对一切可能的埋伏之处都了如指掌，当印第安人进攻的时候，他就会随意调整速度，免得使他放弃追击的念头。卢多的热情逐渐减退下来，喊声越来越弱。这个印第安人终于跌倒在地，咯出一大口血。

✷

“今晚有点冷。以前，爸爸在这里贮存马铃薯!”

塔塔夫在临睡前溜进卢多的房间。他鞋也不脱，和卢多头脚相对地躺在床单下，悄悄地说着话。

“这以前是我的床。你的书怎么样？”

卢多看看《金钳螃蟹》的背面图画。塔塔夫伸过来的腿搅得他心烦意乱。

“你的书没意思……我，我有全套的《丹敦》，还有全套的《精灵》。这些都是我的爸爸给我买的。此外，我还有全套的《米老鼠》。”

外面的一切都平静了下来，只有大海在低语着。

“还有，到圣诞节时，我爸爸会花钱给我买电视机，蠢货。你以前看过电视吗？”

“那是什么？”卢多用略带睡意的声音问。

“那是一台仪器。你什么都可以从里面看见。你可以看足球赛，可以看到电视连续剧，可以看到动画片。你在电

视里什么都可以看到。本堂神甫有一台电视机，我的爸爸要花同样的价钱为我买一台。”

塔塔夫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了下去。

“……我把它放在我的房间里，这样你就无权去碰它了。此外，我还禁止你碰我任何东西。那都是我的爸爸花钱为我买的。你呢，谁是你的爸爸？”

“是米修。”卢多自然而然地说。

“不，不是米修，你骗人。”

“可我妈妈说是米修呵。”

“呃，这不是真的，蠢货！你是德国佬的孩子，你。你见过他吧，你的父亲？”

“那你呢！”脚不着地的卢多争辩着。

塔塔夫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七都要去用以前的情况或谁是你的真正父母一类问题难为卢道维克，要不就问他们以前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住在一个阁楼里。”

“阁楼可不怎么样。你的爸爸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

“他在阁楼里。”

或者，他会用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把卢多弄得狼狈不堪。

“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爸爸？”

“工作在阁楼。”

“他在阁楼里干什么？”

“他洗衣服。而且他还剥豌豆。”

“你父亲他可够窝囊的！我，我的爸爸，他既有拖拉机又有收割机。而且修理这些机器的也是他，他还是整个法国本土最富有的人。”

由于刚刚上过有关殖民地的历史课，他把法国本土说得既和谐又响亮。

“你为什么要在晚间叫喊？”

“我没叫喊。”

“你妈妈说你是个傻子。此外，我也不喜欢你妈妈。”

这模糊而又尖刻的话深深刺痛了卢多，竟使他昏厥过去。塔塔夫往他脖颈上撒了些水，他才又清醒过来。

“你和女孩子在一起混过吗？”

“什么意思？”

“你真是一个傻瓜，蠢蛋！……我本人就混过。就象摸牡蛎一样。我最终摸了女孩子的那个地方，不过花了大价钱……”

“牡蛎。”卢多重复说，对这个词的意思一无所知。

“五个法郎摸牡蛎，二个法郎摸奶头。我想要她摸摸我的，可她不干。她对我说：‘你使人厌恶，我要统统告诉妈妈。’我只好又给了她两个法郎，以免她把我泄露出去。”

在这个题目之后，一场枕头上的战斗也基本停止了。

塔塔夫走了，卢多躺在了地板上。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地平线上走来了他的父亲。他看到了一个男子的背

影，一个高大的男大。他穿着白色的麻布裤。他见他独自行走在路上，步伐摇摇晃晃。他毫无目标地走着，但总也走不远。他决心跟在他的影子后面。天气不错，空气里弥漫着芳香气息，他看到男子的后颈在阳光下反射出光芒。他看到了他的手臂在摆动，还有他那长长的躯干。毫无疑问，他完全有理由叫他停下，以便看看他的面容，但卢多不晓得他的名字。突然之间，他在阳光下化为一道细小的线条，不知去向了。

✴

一天早上，塔塔夫闯进来，发觉卢道维克还在沉睡。

“到点了!”他叫道，“车快来了。”

见卢多翻了个身又迷糊过去，他又叫了起来:“喂，利索点！你忘了，今天是你第一次去学校的日子!”

他大笑一声，翻动着卢多的床垫，并揭去了上面的单子。

“今天是南奈特送你去，而且她已经到了。你和小学生在一班，我和大学生在一班。今天早上有体育课，我才不那么傻呢，我要逃过去。”

卢道维克穿好衣服，下了楼。南奈特正在厨房等他，塔塔夫在那里吃早餐。

“来呀，我的卢多，”她说着便吻吻他。“你正好还有喝杯咖啡的时间。可不能迟到。”

“你的汽车在什么地方？”

“我没汽车。我是搭车来的。你知道，我那儿离这里不远。”

“我这里有一列火车。”

卢多把双臂伸向后面，作出一副要飞行的样子，嘴里还发出嗡嗡的声音。

“你这是小丑角的动作，应该这样说……但今天要乖一点。”

她给他的面包片上涂好黄油，然后便面对着他坐下，大眼睛里浮现出笑意，温柔地看着他在跑闹。她一直在盯着孩子看，有时还爱抚地摸摸他的面颊，发觉那上面仍旧缺少孩子应该有的肌肉。塔塔夫在远处监视着她，对她向卢多表示出的亲热样子愤怒不已，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力的挑战。

“你长了一个漂亮的脸蛋，你知道，而且你还有个好胃口。”南奈特欣慰地说。

“那么你呢？”卢多问。

南奈特顿时神色黯然。

“我？……”她酸楚地说，“哎，我没有……我没有漂亮的面孔，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好了，我们必须走了，已经八点了。”

太阳出来了。他们在大路上走着，卢多还不时摹仿滑翔机的样子。

“到学校有一公里的路程，”南奈特说，“一公里就是

一千米。以后你就要和塔塔夫一起走了。”

“那你呢？”

“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会不时来陪你的。嘿，别这么赶，我有点跟不上你了。而且我也不是为了赶路才陪你来的。”

“那为了什么？”

“为了让我自己休息休息。我想过不了几天我就得走了，你知道，到法国的首都去……”

“你要去法国的首都？”

“一点不错，我的卢多。不要走得这么快。我会给你写信的。”

南奈特要去进行第三次手术。

“你还回来吗？”

她停下脚步，喘息着把卢多拢在怀中。

“往前一点，我的小宝贝，靠得紧一些。你知道，我会回来的。我会每天都来，教你读书写字，让你学习许多许多东西。如果你愿意，假期就到我那里去过。”

“我不愿意。”他说着就挣脱了她的怀抱。

“为什么这样说？这可不够友好。”

一直到学校他都没再开口。学校是座灰色的建筑物，处于乡村平坦的原野上，靠近一条光秃秃的河流，显得死气沉沉。

“快来，就要打铃了。可现在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哎呀！”卢多终于开了口。他把手插进新衣服的口袋

里，掏出一个松果递给她。

“我向你们介绍卢道维克·包扎尔，一个新同学。”小学教师说。“去吧，坐到最后边去，我的孩子……”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之下，卢多动也不敢动。

“好，我们把与主语相连的词称为表语……”

下边毫无反应，教师抬起了头。

“我说过，到后边去坐，我的孩子！……”

孩子看上去似麻木一般。

“你是聋子还是怎么？”教师在全班的一阵嘲笑声中挥了挥手。

“那你呢？”卢多回答他。他的声音很轻很轻，教师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再过一个百叶窗。”他叫着走下讲台。接着，他用力地推着卢多的脖颈，一直把他推到窗台下的一个空座位上，然后便转回身去。

“好，继续上课。表语，就是在主语之后代替动词起作用……我再说一遍，就是起动词作用的……你能复述吗？包扎尔？”

卢多张口结舌，仍在吱吱作响的桌子上继续推动面团做成的小蛇模型。教室里响起了一阵笑声。教师倒背着手，绷着脸走到了他的面前。卢多有礼貌地看着他，被教师那股威严的气息震慑住了。

“这么说，包扎尔，你是不能重复喽？”

“那你呢？”

金属戒尺猛地打向爱开玩笑的孩子的手掌。他惧怕地颤抖着，并去舔被打伤的手指。全班的学生都屏住了呼吸。

“跟我来。”

卢多起身跟上教师。

“登上讲台去!”

“你必须服从，对了!”

教师扭住他的耳朵，踢了他四脚。妈妈说他是个白痴，妈妈说他一个人时总躺着，做奶油面包的总是我……他一动也不动地被戴上了蠢驴的帽子。这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他在笑声中求饶。

“好，继续上课，表语，就是在主语之后代替动词起作用。如果我说卢道维克·包扎尔象个蠢驴一样不听话，那么这个句子里的表语是什么……”

放学的时候，卢多又被大孩子们痛打一顿。

*

这天早上是卢多为妈妈准备早餐。盘子里的东西可不能有一点毛病：面包要涂黄油，咸肉要恰到火候，咖啡不能太烫，还要有半杯水帮她往下送其它东西。他为自己在每个星期四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星期四是学校的假日。星期天，这一职务由米修代替，卢多便以无言的愤怒表示着自己对他的嫉妒。

手上端着盘子，他耐心地等待着堵在门口的塔塔夫让

开。“我也要你把早餐送到我的床边。你发誓，否则我不放你走……”他一闪躲开，伸着舌头抢到他前面上了楼梯。“记着，我会收拾你的，你就象一个傻瓜，蠢蛋！……另外，我讨厌你妈妈!”

上了一楼，卢多轻轻地把盘子放在地上。他四下看看。走廊里空无一人。他跪下去，往咖啡杯里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又用小勺抹去上面的沫，并用衣袋的里面揩干小勺。接着，他托起盘子走向走廊尽头的尼科尔的房间。

“今天天气怎样？”

声音来自床上，无精打采，且睡意朦胧。

“天气不错。”卢多回答。

他把托盘放在独脚小圆桌上，拉起百叶窗，然后看看枕上的红头发。

“你总说天气不错。我敢肯定外面在刮风，我在这里都听见了。你一定感觉到了，在外面要比在屋里感觉得清楚。我们的地势高。”

尼科尔咳嗽了一声。

“帮我放好吧。”

卢多走近床边，拿起妈妈所指的米修的枕头，垫在她的背后。贴近身边时，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味。

“上托盘吧。坐在小凳上吧。学校里怎么样？答话呵，呃？……呵，对了，你从来话不多。不过我很喜欢你涂的黄油面包。这是什么？一小根草。是你放在碟子上的吗？”

卢多顿时面红耳赤，点了点头。尼科尔笑了。

“是给我的？……至少你的用意是好的。但小草不是花。我最喜欢的花嘛，是玫瑰。你见过玫瑰花吗？”

爸爸又结了婚……你的餐巾上也有个圆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权利让他在那小阁楼里受罪那里面你进去都冻脚……莫希塞特总也快不起来。

“你绝不是话不多的人。你和塔塔夫相处得怎么样？我觉得他，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有点怪。你不觉得？这咖啡不象家里咖啡的味道……你晚间为什么叫喊？”

“我没叫喊。”

“你叫了，那声音很可怕。好多个晚上你都在叫，妈妈说你是个白痴。”

卢多半睁着眼睛，偷偷地观察着身材修长的女人。他的母亲，她是那么漂亮。他想起了塔塔夫和他的恶作剧。“她不是你的母亲，而是你的姐姐。她连你的姐姐也不是。你也不是我的弟弟。我的父亲，他绝不是你的爸爸。你是个使人讨厌的骗子。”

她身穿一件睡衣，纽扣一直扣到脖颈间，两臂赤裸着，显示出自然的肤色。咖啡在她的唇间留下两道印子。

“这里风太大，使人感到疲劳。就是因为这一点，我的伤风总也好不了。我妈妈给我用拔火罐。你知道怎样用吗，你？就是在酸奶罐里放一团燃烧的棉花，然后贴紧就行了。要贴在脑门上。你用餐巾包着手，给我贴个十次八次的。揭下来的时候把手指伸进去透透气就可以了。”

拔上五次尼科尔就会够了。

卢多的双手放在膝边，悄悄地摸着垂下来的床单。若能在这几乎就是空着的大床上躺一会儿该多好。若能在这毯子底下蜷缩一会儿该多好。就那么一会儿，就在那已离去的在此睡过的人躺的地方。那里还留着他躺过的痕迹。他轻轻地拉着床单，看着从妈妈身上一直垂到托盘边的烫发。两声喷嚏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杯盏的碰撞声也没使他想到自己应干点什么。

“你真是够笨的，”尼科尔生气地说，“抓紧点，把托盘拿走！我吃完了。然后去厨房找找火罐，它们大概在一捆纸板边上。”

当他走到门边时，她又叫道，

“一定要把面包屑留着。我要用来喂鸟。”

我不喜欢这所学校而且塔塔夫在的又是大班……老师喘起气来就象那面包匠一样嘴巴里总有那么一种声音气味也够难闻的我不喜欢历史课他上课时总要拍打那戒尺前排女孩子的罩衣前都挂有十字架而我却没有……那一天校长到班上来老师把位置让给她她说下面公布你们这一个月的学习成绩……第一名是卢米亚克你的成绩很好卢米亚克你的父母可能会感到激动我十分满意十字勋章你受之无愧卢米亚克得意万分接着下面就是其他学生校长对他们每个人都说我替你们的父母为你们感到高兴他们每人都得到了一个十字架我对自己说我也会得到一个但女校长后来没说很

好而是说很坏你的作业是一沓写得乱七八糟的废纸你应该感到羞耻……我边上的一个小黄毛哭了起来你为什么哭我怕自己成为最后一个……接着她终于叫到了小黄毛她对他说成绩很坏不过他还是停止了哭泣……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我……我本人心满意足因为最后一个不是小黄毛而且排在前边的同学都有了漂亮的十字架他们爱不释手女校长说倒数第一名是包扎尔站起来包扎尔我要在此责怪你的父母包扎尔接下去我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了因为大家都在支楞着耳朵听都在看着我而她还在不停地说这是耻辱老师也在摇头晃脑胡子也在动着……我只好闭上眼睛此后便什么也听不见就象在阁楼里一样。

在厨房里，他拿起妈妈用过的咖啡杯，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嘴巴凑在妈妈的嘴唇沾过的地方。

他在搁板顶上找到了盛火罐的纸箱。里边有十几个排列整齐的旧酸奶罐。他把它们放在已空出的托盘上，然后上楼到了尼科尔的房间。

“你去的时间不短，真不是一个手脚利索的孩子。现在去浴间找我的头发刷子和棉花……”

此后，他不得不再次下楼去找火柴。

“这比我用的力气大多了。只要一醒来，我就要咳嗽。好，你明白怎样做。棉花放在火罐里，点上火，用力一贴。最后不要太用力。第一次先在你身上试试，这样我会放心些。”

他点燃火罐底的一小撮棉絮，猛地往自己的大腿上一贴。充血的皮层在烧焦的棉团下立刻变得象个圆橙子。

“把你的手指伸进火罐……对了，就这样……”

响起了吸吮手指的声音。

“好，你转过身去。还要闭上眼睛。我不说话不许睁开。”

他听到了衣物的瑟瑟响声和床的咯吱声。

“好了。”尼科尔在一阵沉默之后开口说。

她趴在床上，被单盖到腰部，双臂紧贴着上身，脸埋在枕头里。睡衣被揉作一团放在她身边。卢多看着她光光的脊背，散乱在肩胛间的蓬松头发。她竟是这样的赤裸着。这副样子把他征服了。他颤抖着点燃了第一团棉花。因为哆嗦得太厉害，他把自己的手指都烧痛了。

“不行吗？……”一个近乎窒息的嗓音问，“如果不行，你就马上停下。”

他紧贴上火罐，见肌肉在一种无法目睹的烧灼之下变了形。

他很快就贴好了十个火罐。他把红色的棉团分开，让它们一直排列到她的颈背。看到面前的杰作暂时地把尼科尔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一种胜利和自豪感涌上他的心头。

“呵，这马上就好多了……”她呻吟着说。“你用餐巾把它们盖上，然后坐等十分钟再来揭下。呵，热，不过不那么难受了。”

一阵轻微的鼾声表示她已重新入睡。卢多出去寻找餐

巾，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回来，凝视着他的杰作——所有的火罐象蜗牛一样排列着，所有的火罐里面都有棉花，那周围的皮肤都呈现出鲜红的颜色。这些皮肤是那么敏感，呼吸的气息都会使它改变颜色。他斜立在床边，喉咙一阵阵发干，手掌伸开想摸下去。不为别的，只是想碰一下睡着了的母亲。他的手指已感到了她赤裸的身体散发出的温热，而她此时却醒了。

“哦，你要做什么？……我快要冻僵了。而且也够了。都给我拿掉吧。”

所有的火罐拿掉之后，她的后背变得象肉店的案板一样。

“行了！……转过身去，闭上眼睛。”

他半转身，眼睛仍睁得大大的，紧盯着贴墙纸的图案，心跳的速度加快了。

“好了，把罐子送下去吧……你的运气不错，你！你从不会伤风感冒。”

她已重新穿上睡衣。卢多发觉她最上面的扣子没有系上。

“我从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起就感冒，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总得气管炎。医生对此也毫不理解。后来他们就给我拔火罐，但我不愿意，因为烧得难受。餐巾又捂得我喘不上气来。我那时已有九岁……也许是十岁……你几岁了，你，就是现在？”

“我？五岁。”

“不，你不是五岁，白痴！你现在已八岁多了，八岁！……八年了……”

声音突然低沉下去。

“……一个大热天，就在那个夏天。人们无法在路上行走，因为沥青都被晒化了。八年了！……人们一天洗十个澡也不觉得凉快。我同玛丽·休一同去海滩。她好象去叫卖什么东西……几个月内好象都没什么风，微风也没有，人们盼望着暴风雨，人们在舍纳尔咖啡店吃冰淇淋……稍微看一眼我好吗？……”

但当卢多抬起头来想看看妈妈时，她却又沉到枕头上，满脸倦色，鼻间又传出响声，贫血的唇间露出紧闭的牙齿。

“走开。”她带着痛楚说。

4

冬天把布维松奈置于一种麻木状态。初期的兴致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则是对枯燥无味的家庭生活的习惯问题。迫于需要，尼科尔只好担起家庭主妇的担子。她常常把面包烤煳，把石膏掺进蛋白牛奶酥里，还忘记了放在煤气炉上煮沸的洗衣桶，等别人发觉时桶都烧穿了，洗餐具时也马马虎虎，而且还把重活杂活交给卢多去干。吃饭的人多了，需要买一台大型电冰箱，她根本不和米修商量就自己订了货。米修惊诧地发觉他的继子每日都在干活。

“不应该让他闲着，”他的母亲说，“让他总有事干，他就不会叫喊了。”

卢多夜间的叫声是每日讨论的话题。“如果他有呆病，就应该去看医生。”米修说。尼科尔却毫不犹豫地弄醒塔塔夫，让他到现场作证人。三个人身穿睡衣站在呆子的房间里，看着他身穿揉皱了的衣服滚在地板上，听着他长长的呻吟声。“在面包店时他的叫声还响，牙齿也咬得咯吱咯吱的……”接着她便摇醒儿子。“你到现在还没叫完吗?

……你的叫声不是什么美妙的音乐！行了，住口吧……”卢多惊跳起来。“这对我来说根本没什么，”塔塔夫说，“爸爸的鼾声比他响多了……”

米修想在圣诞节举行一个宴会，一个为他美丽的妻子和继子而举行的真正宴会。尼科尔开始没反对，后来却改变了主意。此外她也不想邀请她的父母。为什么要白花钱呢？米修问她布朗夏尔夫妇为什么不能在圣诞前夜来共进晚餐。“因为他们上了年纪，心里不舒服！”米修追问下去时她便大发脾气，声称他们永远也不愿登布维松奈的门，她父亲也不再玩地滚球，而见到卢多也会使他们不舒服。

“你是说要把他打发到别的地方去？”

“无论如何我父母也不会和他在一起过圣诞节。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吧！”

“如果是这样，他们除了呆在家里为他们自己想想之外也没别的办法了。”

这是新婚夫妇的第一次公开争执。尼科尔大为不满。米修让人从波尔多买来一棵枞树。树很高，几乎戳到房顶。他把树放在餐厅的一角，花了两天时间用人工白霜和小灯笼装饰它，他还用钞票包扎了树的根部。卢多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棵五彩缤纷的枞树，米修告诉他，圣诞老人每年都要从烟囱下来一次，用数不清的礼物盖住圣诞树。

节日那天，他把早餐送进妈妈的房间，并想坐一会儿。“我累了，你走吧……”当他正要出门的时候，她抓起他插在杯子里的小花，把它揉碎，双臂抱头叫道，“他就是这

样毁了我！抬起手臂来，我的女儿，抬得更高些！”

晚间，就象往年一样，午夜的弥撒还是由米修伴奏。由于岳父岳母不在，米修便请本堂神甫来共用圣诞夜餐。“为什么？”塔塔夫问他，“你在说教中讲圣诞节并非是引诱人犯罪的大宴？”一种高傲的沉默笼罩着尼科尔。她还不时流露出厌烦情绪。用甜食时，人们揭开了枞树下的礼物。神甫得到了一个信封，尼科尔的是金链形手镯，塔塔夫和卢多得到的是一个足球游戏台。米修自己什么也没有。此外塔塔夫还送给卢多一盒巧克力。盒内的大部分巧克力都已没了。盒底有一个用白塑料做成的骨瘦如柴的小人，龇牙咧嘴地朝他做鬼脸。

✷

在学校的文体活动时间，塔塔夫一般都对卢道维克不加理睬。卢多对此也不恼。他胸前挂着细绳，一个人在双杠前玩。他还喜欢观看一边歌唱一边跳绳的女孩子。他还在黑板下面的槽里偷粉笔头，然后在水泥地上乱写乱画。有时他又会同农家小孩玩拆骨架的游戏。他们赢了就品尝他的巧克力，输了就送陀螺给他。在学生食堂里，他只能在两名女孩子之间就坐。她们对他的胃口惊羡不已。她们还没吃完冷菜小扁豆，他的一顿饭就完了。

傍晚，塔塔夫总是远远地避开众人，在大路边等他。他们穿过富有诱惑力的灌木丛一直走到港口，在那里做关于大轮船的梦。塔塔大从书包里掏出一段线，去钓那滑溜

溜的鲻鱼。他用笔杆戳瞎鱼眼，然后再把它们扔到水里去。

在满足无尽的残酷欲望的同时，他还有同大粪打交道的嗜好。在一定的季节里，他总要带上卢多每周去一次工厂后面的化粪池，用一个长杆作柄的大勺搅动里面的粪便，说是为了防止爆炸。他还在一个玻璃缸里保存着各种动物的干粪。他是食粪虫的猎取者，就是牛粪中滋生的那种又黑又亮的鞘翅目虫类。从三月份开始，他便和卢多各执一把汤勺，以寻找黄金的干劲在牛粪中戳弄寻找着。夜晚，塔塔夫便用大头针把他的猎物钉在食粪虫王国里——一张贴在墙上的白色大纸板上。那上面用拉丁文标着各种昆虫的名字。他还有剥制各类驯服的昆虫标本的爱好，他为此动用了磨碎机、针头、刻刀或抽吸机。他把用奶酪片诱捕的蟑螂放进微热的炉中，将它们烤干，然后用头发把这些捕来的猎物串起来放在漆器里。

✷

卢道维克每星期四下午都独自去位于镇子和布维松奈之间的教堂上教理课。他只能跟着含糊地诵读信奉与忏悔的章节。他不知道什么是天父诵，听上去和“我向你致敬玛丽”差不多。他所最喜欢的就是乘法表，每天入睡前都要背诵一番。

在教堂里，他看着上了年纪的妇女们点燃插在由大钉子托起的烛台上的蜡烛，有时也去点后面的蜡烛。那燃烧着的火苗激起了他的热情，然而却丝毫唤不起他对宗教的

虔诚。

返回时，他便绕路到村镇上，去看米修原来的商店。他的鼻尖贴在橱窗上，看着里面的荧光灯和水底修船设施。后面是立在缓坡上的一个船台，此时已被用来做小船下水的滑轨。船台的另一侧是防波堤，上面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红光。

他回到家时天已完全黑了。米修的鼻尖凑在风琴上，正在研究着切分音法。尼科尔放下手中的开胃酒，对儿子大加申斥，说此处并非旅馆，多少要有点礼貌；另外桌子也要收拾，否则次日就无法在上面用早餐；洗衣妇也抱怨他的内裤难洗，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要给他裹上只有婴儿才用的尿布。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塔塔夫问他。“我到我的密室去了，”卢多回答。“如你能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就让你去看我的潜艇。”“你总是这么说，可总也不给我看。我再也不去想你的潜艇了。”塔塔夫向卢多编造了一个有关传奇潜艇的故事，说潜艇是由他本人和朋友们一起制造的，既能下水又能上天。“这是第一艘能飞的潜艇，底下有标着各个星球名称的键盘，只要一按就会飞到那里去。”“它是什么颜色？”“它是一条水下变色龙，颜色随着它所去的地方变……”每当塔塔夫撇下卢多去和朋友们闲游归来，总要就潜艇这个题目作一番文章。“我不能带你去，否则就会泄露秘密……”“它在什么地方？”“在很远很远的大森林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山洞，下面是一条流水的峡谷，水

一直通到海里。不过要十分小心，因为山洞里有怪物。”“什么怪物？”卢多问。“有鲨鱼大象，背上长有鱼翅和象牙，而且眼睛周围也长了牙。它们用眼皮都能把你一下子吞掉。还有猫蟹，前边的两个爪子就是大钳子。”有一天，塔塔夫象展示什么珍宝似地拿出一个废弃的自行车加快轴。“可千万不能碰……这就是潜艇马达上用的。上面有一千个这样的东西。”他把那东西贴紧卢多的耳朵，让他听那已预先上了油的滚珠的轻微撞击声。“不赖吧，嗨……听着……如果你从现在起每天为我整理床铺到四月份，我就把它送给你。”他们达成了交易。连续好多天，那东西从未离开过卢多的手，就连夜间也是如此。他梦想着能借助它进行星际游弋。早晨，他收拾好塔塔夫的房间之后就站在鱼缸边上流口水。许多天后的一个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一位一起玩抛掷羊蹠骨游戏的男孩使这呆子吃了一惊。“潜艇上的东西？我的自行车上就有，你一看就知道了。”晚间进餐时，他趁塔塔夫不注意，把变速装置放在蔬菜泥的盘子边上，想羞他一番。那个人却怀疑这是什么圈套，对这已坏的变速器不理不睬，大口大口地吃光了盘中的蔬菜泥。

✷

布朗夏尔太太经常会在午后乘车来布维松奈。“怎么样，你好吗？南奈特这次的情况可不妙。她恐怕过不去这个冬天了。外科医生给你爸爸来了电话，要他到那里去。他要是走了面包店谁来管？另外，我也从来没去过巴黎。

当医生说起来要他去时，听上去病人好象要完蛋了。你的运气不好，你说……”她总是暗示说尼科尔的健康正在恢复，这个丈夫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幸福。“这是你爸爸的主意，我说的是这场婚姻。你知道他有了主意后是什么样子。还带上了那个白痴……不至于太难过吧？……”尼科尔少气无力地反驳说他不是白痴，情况还可以。“如果他不是白痴，你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哎，因为他在这里，你父亲就不愿意来。他是够固执的，这你知道。此外，这也不是我给他造成的。”“我，”尼科尔反唇相讥，“你认为我愿意见他吗，我的父亲？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他应该难过，活该！”“注意点，”布朗夏尔太太说，“你现在会生活得很好，他保证过的，那个机械师。他还和善吧，是不是？不是象你爸爸那样粗暴的人吧？”“呵，不，”尼科尔回答，“他不是一个粗人。他会整个晚上为你唱弥撒。他演奏起风琴来就很难停下。如果他发觉自己有什么过失，他的眼泪都会流下来。”

每次来访，母亲都要求参观整幢房子，而每次看到卢多的房间都会激起她愤怒的叹息。“你的心肠未免太好了，我的女儿。这会使你再次摔跟斗，你的苦头还没吃够，还要找罪受。这样下去要付出代价，钱的代价！”布朗夏尔太太回到客厅坐下，掏出了针织活计。从尼科尔还是个小孩子时起，每年冬天她的手上都不会离开针织活。“我在《时髦回声》杂志上找到了一个样式，对你这个总得气管炎的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这样，她就会坐在那里一直聊

到五点钟，一杯加奶咖啡接着另一杯加奶咖啡。一个在打着毛衣，另一个则在那里摆弄着指甲或浏览着塔塔夫的《米老鼠》画报。“差不多了，再过一会儿我就赶不上车了。而且还要照看面包炉，那里面肯定空了。我们家现在也是空空荡荡的。你父亲要宰一只阉鸡。你为什么不能在星期天和你丈夫来一起吃饭呢？”“那么孩子呢？”尼科尔鼓起勇气问，“他能来吗？……”面包房女掌柜不屑地一撇嘴唇：“唔，不行！不能要他去！”她突然收起手中的针和毛线，她的女儿把她送到门口。晚间，一看到卢多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新婚才六个月她就开始感到厌烦。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总是奇怪地追随着她，使她觉得此生此世捉摸不定，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一切都象某日醒来之后的记忆那样虚无飘缈，命运之神对她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自从她少年时代的理想国之梦被辗碎之后，她每年都拒绝庆贺自己的生日，只是暗暗对镜粉饰因终日愁苦而过早爬上面容的第一道皱纹。二十三岁，正是美色充分展现的年华，然而生活中的突然变故和难言的隐痛与消沉却使它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一条暗淡的蓝线笼罩了她的眼圈。眼睛也总是微红，好似刚刚哭过一般。头发也失去了鲜艳的光泽。过度的吸烟给她洁白的牙齿罩上了一层茶色。她每天上午都称体重，却又断定秤不准。上下五公斤的误差又使她回到了少女时代，并使她产生了许多古怪的念头。她尽量节食，尤其避

开甜食，但作为补偿，她喝红葡萄酒，傍晚又喝其它含酒精饮料，以便承受那风琴的声音。每日的琴声使她憎恨丈夫。除星期日去教堂之外她从不外出，除母亲之外她从不见任何人。她就象个囚徒一样把自己关在布维松奈，就连带着沾染墨水的双手和红红的脸蛋从学校归来的卢多也招她嫉妒。夜间，米修占不了上风，尼科尔的感情早已冻结。她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接受米修的抚摸。她穿着短裤钻进被单下，并说不，还不到时候，就这样把长夜打发过去，使米修失去耐心。第一次的时候，她竟独自离开寝室，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哭到天明。此后，她在同房时变得百依百顺，但没有愿望，没有快感，完全是一种毫无感觉的僵硬的被动行为。“你好了吗？”她用一种冷冰冰的腔调问丈夫。

为调解气氛，机械师在睡觉时便说些闲话解闷。“我觉得他在这里过得不错，你的卢多。”“我困了，”尼科尔含糊地说。“即使他真是一个白痴，只要得到足够的爱也会变成一个宝贝孩子……呵，我知道，这一切都能解决……一个好孩子需要有他的妈妈……”他在黑暗中笑了。晚间归来时真叫人感到快活。干完杂活之后，在淋浴喷头一下伸个懒腰真够惬意的。有腰身那么苗条的漂亮妻子，塔塔夫也有了小弟弟。他俩相处得不错，有时虽打闹一番，却也是让人高兴的事。那个尼科尔不喜欢风琴？……咳，人各有好，也没什么，她会逐渐习惯的。倒是小家伙，他似乎喜欢风琴。白天，他肯定动了琴键和踏板，反正风琴音栓经常失准。在恰当时候要告诉这顽皮孩子。或迟或早，他可能也

会去为弥撒伴奏……可惜塔塔夫对此毫无反应，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丝音乐之光。

✷

一天夜里，卢道维克大汗淋漓地醒来。他又看见了父亲。那飘飘然的行人又转了回来，但雨水把他上次的面容冲得模糊不清。他来到走廊，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他的手碰到了一个门把手，于是便溜进了朝向院子的尼科尔和米修的房间。雨水敲打着屋顶，流下的雨滴又有节奏地落在百叶窗上。他半睡半醒地站着，暗自担心分辨不出淹没在黑暗之中的床上的人的呼吸。他的面前是一把安乐椅。他嗅到了母亲身上的香水味道，于是便凑上前去闻那搭在椅背上的衣物，并用脸颊去亲那些衣物。接着，他象一条狗似地从床的一侧逃出了房间。一阵突然的鼾声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塔塔夫说兄弟应该是血的关系……他说印第安人就是这么干的……你把你的手指切破放在我的上面这样我们就是兄弟米修也才会是你的父亲我们才会有同样的血统……同一家庭中的血统必须相同我曾割破过我的手指并把它放在你的上面我还背诵乘法表……然后我们就去追逐卡巴胡姐妹……塔塔夫说你带上一个我们带她们乘潜艇我总是想在潜艇上卡巴胡姐妹就会翻过来塔塔夫说你带上一个我们都会得到锻炼……她们在雨中离去塔塔夫说这对蜗牛来说倒不错……尼科尔不要吃蜗牛……你的裤子扯破了……现在她和米修一起去美发厅了要把头发在盖住颈背之

前就理掉否则人们就看不见了。

次日晚间用餐时，尼科尔对米修抱怨说她的金链形手镯不见了。

“我想你可能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

“哪里也没放，哪里也找不到。”

“那又怎么了，它总不会自己飞掉吧!”

“它可能是从手上溜下去了。”他猜测道。

“我总戴得很牢。此外，我记得我昨天晚上还摘下来过。”

“那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我知道，我就不会问了！……但我的确看见过。”

“你们看见过尼科尔的链手镯吗，孩子们？”

“没有!”塔塔夫和卢多回答。

一星期之后她还在找。卢多帮她翻箱倒柜，掀床揭地毯，仍一无所获。

十五天过去了……接着，一个星期四的早晨，在早餐托盘上的烤面包和咖啡杯之间一个漂亮的茶碟里，尼科尔无比惊讶地看到了她的链形手镯。

“哎呀这！……这是怎么来的？”

“我找到的，”卢多说，“我一个人找到的……”

她用两个手指夹起手镯，拉开一段距离看着，仿佛那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东西。

“但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我们找遍了所有……”

“它是从你手腕上滑下去的。是我找到了它。”

“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快点!”

卢多制造出一种神秘气氛。

“就在门厅放鞋的地方。我在一只鞋里发现了它。”

解开衬衣，他喜形于色地从怀里掏出一只旧鞋给母亲看。

“给我把这脏东西扔掉，这里面都是脏东西。离咖啡杯远一点，你这傻家伙！不过你怎么会想到去那种地方找，去翻鞋子？”

“这就要动脑筋了。我特别愿意动脑筋。我一开始就从下面找，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它。”

尼科尔察看着链形手镯，脸上出现了做作的笑容。

“我必须首先用醋把它洗干净……对你所说的故事我半信半疑。不管怎么说，我感谢你。说到底，你也许是个好孩子。”

停了一会儿，她显得局促不安，笨拙地张开了手臂。

“什么样的答谢才会使你高兴呢？”

卢多红了脸。

“我想要你今天到我寝室去对我说声晚安。”

她大笑失声。

“这个容易，这，没什么。但是如果我发现你的房间很乱，那你就要小心了！你很清楚，我不喜欢乱！现在玩去吧。”

他往外走的时候她又叫住了他。

“……呵，我忘了，卢多。呃，把包递给我……有你的一封信……是南奈特的。她现在巴黎。”

信已到了一个星期了。尼科尔已读过许多遍。

“我读给你听。”

堂姐用晦涩的字眼、向孩子解释，她还要继续在巴黎休息，回来的时间要比预期的晚得多。她还给他讲了“小王子”，并为他在学校的情况担心。他现在能读能写吗？幸运的是他的妈妈可以帮他辨认她的信……尼科尔红着脸把南奈特承认自己非常爱卢多和迫切地希望能吻他的段落删掉了。

“嗯……你今天早上把手脸洗干净了吗？”

“洗干净了。”卢多说着伸出了双手。

“我还不象你这么有把握。这么漂亮的一封信，可不能弄脏……还是由我给你保存着吧。”

晚餐时，卢多有意说他的房间已经收拾好，在上去休息之前又重复了一遍。他向尼科尔投去恳切一的一瞥，提醒她不要忘记自己的诺言。

凌晨两点他还坐在床上，暗暗希望她就会来。地板擦得亮光光的，衣服全收到了衣橱里。那闪着亮光的地板仿佛在向他呼唤，就象请求他为一个迟到的人再准备一套餐具那样。他又耐心地等待了一个小时，此后便弄乱了他精心布置的一切，把玩具盒里面的东西倒在乱糟糟的床上，把衣服全部摊散开。眼里含着泪，他穿着鞋便睡在沙发上。

✷

卢多认为应该惩罚母亲对他的冷酷无情。星期四早晨，他再也不往她的咖啡杯里吐唾沫，也不再去吻她的嘴唇沾过的杯子边。这些想法使他的呼吸都变得不正常了。他的自尊心使他觉得最好每天都给她送早餐，只有那样才能较为充分地报复。

尼科尔对此绝口不提。人们可以说她的儿子表示出的冷淡正符合她的心意。她对他的冷淡无情除了使他伤心之外也不会产生别的。由此而生的敌意使他觉得这种局面拖得越长越好。“你是对的，”塔塔夫对卢道维克说。“你母亲她是个傻瓜。我本人从来就不希望我爸爸娶她。”“呵，那样就好了。”卢多回答。

“应该给她点颜色看看，”塔塔夫在某一天宣称，“应该使她主动道歉。这是天经地义的。”他想想又说，“我们往她的衣物里放球螋。快来！你在楼梯边看着，我进去放。”卢多当了哨兵。“她此后再也不敢穿她的内裤了，”塔塔夫过了一会儿走出来时说。“我给她放了一大把。好，我到潜艇那里去了。”

他走后，卢多便溜进尼科尔的房间，发觉她的衣物上布满了球螋。“这是一种小蝇子。”次日在去学校的路上，塔塔夫说，“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就是吻我也白费。还应该给她床单下放粪球，让她一躺下去就蹭一身。呵，他们会过一个什么样的夜晚，那两个老东西！”结果塔塔夫

弄脏了的床铺还得由卢多去清理。“我对此真是一点儿也不明白,”塔塔夫紧张地说。“我更不明白,”卢多回答。“我有一个新主意。我拉开四步的距离跟在她身后，你在她前面佯装跌倒，逼她朝后仰到我的身上。”于是阴谋就付诸实行。但当尼科尔往后面退出第二步、就要撞到塔塔夫身上时，卢多叫了起来，“小心!”阴谋就这样流产了。塔塔夫可怜巴巴地揪着散开的鞋带，用暗淡的目光瞅着卢多说，“正好，我也怕了……”

天越来越长。最初的炎热使松树释放出了它的香味。空气中交织着蜜糖和大海的味道，蝉也开始叫了起来。蓝色的大海卷起层层波浪，冲击着海岸。纷飞的鹤群划破蓝紫色的天空。塔塔夫和卢多去洗海水浴。前者一下水就作出一副鱼一样的游泳姿势，但他知道双脚落地戏水玩耍。起初这一招还真唬住了卢多，但当他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也就不那么吃惊了。卢多可以毫不费力地潜入冷水之中，但塔塔夫在这方面就有点逊色。当水浸到他的大腿时，他那又白又胖的腿上便起满鸡皮疙瘩。卢多嘲笑他，他便放弃玩下去的念头，说他生气了。

在薄暮笼罩下的甜蜜气氛中，两个孩子长时间地玩着台式足球游戏，直到夜幕降临。由于游戏规则的解释权在塔塔夫，所以输的总是卢多。悠扬的风琴声为他们伴奏，两个孩子越玩越起劲。将近午夜，米修建议泡茶喝。塔塔夫被派去煮水，卢多的任务是往杯里放茶袋。“你往里放

的时候不要弄出声响，免得吵醒你母亲。”米修说。站在厨房的平台边，卢多把泡过的茶叶袋抛向沉沉的黑夜。院内丁香树的枝子上挂了十几个这样的茶袋。

学校里的功课也不那么紧了。夏天来临，老师便同学生们闲聊，询问他们暑期的安排，不到下课时间便让他们放学回家。他惩治纪律涣散的学生的办法就是听写。刚刚学会写几个字的卢多便在纸上画草图。南奈特总也不回来……这就是你在画画时总把手弄得黑乎乎的缘故……塔塔夫怕黑所以到窖里去拿苹果酒的总是我……我自己却喜欢黑夜……我就要完成我的洞了。

上完有关爱斯基摩人的课后，他在花园后面的沙地上挖成了一个洞，实际上是一道用松枝加海藻盖住的沟，可容一个成年人蹲在里面。

一天上午，“母亲节”的字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好吧，”老师接着说，“你们现在可以开始编，每人都用白藤为自己的妈妈做一个花瓶。我这就把材料分给你们。”次日傍晚，四十个花瓶全部编好，上面还贴有用漂亮的圆体字写的标签：“节日好，妈妈”。小学生们托着礼物，兴冲冲地离开学校。在学校门口，两个野蛮的学生马克西姆和吉修斯拦住了卢多。“你妈妈是德国人，绝不能得到礼物。”他无处可逃，花瓶被踏碎。他的下巴上带着伤，可怜巴巴地回到家中。尼科尔正在客厅里从一份妇女杂志上剪照片。

“你又挨打了？……嗯，这都是你自找的！衬衣也撕碎了。”

“孩子们都是这样。”站在一台从本教区买来的旧电视边上的米修竭力为他辩护。

“这是打架斗殴，没错！我妈妈说得对，他就是个粗暴的孩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说话的腔调总带有辛辣的嘲讽味道。

卢多上楼去清洗，然后换了衣服。他钻进尼科尔的房间，找到她放在搁板上的手提包，不假思索地从里面抓了一把钱。他出来的时候碰到了塔塔夫。

“你到里面干什么了？”

“那你呢？”他说着下了楼梯。

他从后门出了房子，一溜小跑到了镇上，满头大汗地来到米修的老商店。在海星架子上面，在潜水面罩、橡皮脚掌、步枪和五光十色的游泳衣之间，他发现了一把长刀。刃锋闪着亮光，边上是一个黑色的刀鞘。刀柄已变了形，似乎是被人的手握得走了样。尼科尔总是抱怨家里的刀不好用。可以把它买走。卢多按了铃。

“我要买刀。”他对一位脸晒得红红的中年妇女说。

她从头到脚地把孩子打量了一番：额头上汗光闪闪，短袖衬衣湿漉漉的，短裤皱皱巴巴地贴在瘦骨伶仃的大腿上。

“什么刀？”

“外面那把。”他指了指货架。

妇女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不由笑了。待看清他指的

物件之后，便把他招呼过去说：“你不觉得这对你来说太大了一点吗？……从那边选一把吧。”

在一个玻璃柜底下陈列着一溜光刃的小折刀。

“我要的就是那把。”卢多坚持说。

“是给你自己买的吗？”

“不。是送人的礼物。”

“如果是礼物，那又另当别论。”女人说着拉开柜台，拿出刀双手捧给卢多看。

“你对此满意吗？”

“噢，是的。”他说。

“是给你父亲的吗？”

“不是。”

“给你哥哥的？”

“不。是给我母亲的。”

妇女疑惑地看着孩子的绿眼睛。

“买给你母亲？”她说着，不由慌了手脚。

“没错。”

“你母亲喜欢到海底捕获海味？”

“那你呢？”卢多咕哝道。

“你说什么？”

“她要的就是这个，我母亲……她曾对我说过。”

她犹豫着想把刀放回去。这个顾客年纪虽小，买东西的决心却挺大。

“你是否知道这把刀很贵？它值五十个新法郎。”

卢多极严肃地转过身去数他偷来的钱。他搞不清那些数字。

“我不知道有多少。”他叹了一口气，转回身把揉成一团的钱递了过去。

“你只有四十七法郎。”妇女接过去数了一下后说。

“这不正好吗？”他恳求地说。

“不……这可不是正好。还缺三个法郎。你确信你妈妈要的不是一把更为经济实用的切菜刀吗？”

“不，她要的就是这个。”

他不由想起了那被毁了的献给母亲节的花瓶。

“……也只好这样了，就卖给你吧。我还给你弄一个漂亮的包装。如果你妈妈想换，就告诉她到这里来。”

他回去的时候尼科尔还没发觉失窃的事。他先把刀放到花园的洞里去，然后整个晚上都睁着眼睛琢磨如何打开它。

第二天清晨，米修一上班他就把裹着的礼物放在妈妈膝上，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他走出花园，汹涌澎湃的感情把他驱使到了老火车站附近。他在这里做过火车和大轮船的梦。

过了一些时候，他便折了回去，先藏在一棵松树后观察着房内的动静。什么声音也没有。她早就该找他、叫他了。那是一把最漂亮的刀。他按捺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开始往院子里走。走近尼科尔的窗子时，他用尽力气吹了一声口哨，但毫无用处。他只好走进厨房，发觉塔塔夫正

在对付他的香蕉。

“你看见我妈妈了吗？”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问。

“你妈妈是个舔靴子跟的贱人。她同我说起话来就象和我爸爸在一起聊天那样。”

他走上楼梯。走廊里静悄悄的。他鼓起勇气朝尼科尔门口看了一眼。他谁也没看见。他本想叫喊着不敲门就进去，但后来却坐在了门边的地上，开始第一百次想象尼科尔如何打开他的美好礼物，那胜过一切白藤花瓶的礼物会导致奇迹的出现。他听到室内传出撕包裹的声音，此后又是沉重的脚步声。一个忧郁的声音叫了他的名字。没等叫上第三声他就进了母亲的房间。她正在衣橱的镜子前试高跟鞋。

“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叫你有一个小时了。”

包裹已打开，出鞘的刀在床上闪着寒光。

“你在什么地方找来的？”

“镇上的商店里。”

“你为什么把它给我？”

卢多红了脸。

“你总是说刀不快。这把刀，快。”

她用手掌托起了刀。

“不过这，这不是厨房用的……这刀是干什么用的，知道吗？”

她看上去一副困惑的样子。

“这把刀，很快。”卢多重复说。

“你为什么在今天把它给我？”

“今天是星期天。”他说。

她把刀放在鸭绒被面上。面对着镜子，她做出各种姿势端详着脚上的新鞋。看到身后的卢多，怀疑涌上了她心头。

“那么钱呢，说，钱是什么地方来的？这把刀肯定很贵，象机器一样值钱！”

“那你呢？”他在牙缝间嘟囔。

“你是买不起这象机器一样值钱的东西的。你的钱是哪里来的？”

卢多不作声。

“这么说你很可能是偷来的了，这钱！”

“它很快。”孩子用恳求的声音说。

“这么说钱是你偷来的了……”

她突然拉长了声音，简直象挑逗人似的。

“偷谁的？……米修的？……塔塔夫的？……谁的？”

从那对碧眼中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有得是时间，这你知道。如果你不说，那就意味着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贼……一个肮脏的小贼。”

卢多摆弄着指甲，目光盯在那把刀上。它放在那里多好看，这才是它应该放的地方。毫无疑问，它还得回到橱窗里去，可现在它还在鸭绒被上闪着光。难道她就看不到它的光亮吗？……

“说，你从什么地方拿的钱？从我的钱包里拿的吗？”

她已喊了起来。

“那位太太说她可以再把它放进柜台里。”卢多说着，目光仍未离开那刀。

“什么？什么太太？”

“就是卖东西的女人。她说可以把刀送回去。她会把它放进柜台里的。”

“可是你，你是从我的包里拿的钱。是不是？从你母亲的包里拿的。”

卢多开始战栗。

“是骗子又是小偷，你就是这样的东西!”她看了一下空空如也的钱包，吼叫着。“你要因此受到惩罚。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收拾你，但你是逃不了的。这真是叫人羞耻的事情！米修不拽着你的耳朵去见那卖东西的女人才怪呢，他会把一切都弄清楚……偷你母亲的钱！……”

他吓得六神无主，便跑到他的洞里去避难。米修会怎么想？塔塔夫会怎么想？那位妇女会怎么想？他不敢回房，不敢回去吃午餐，不敢回去吃晚餐，颤栗着睡在湿漉漉的树枝下面。当他次日回到房内时，里面是一种奇怪的气氛，谁也不来找他。布朗夏尔太太于昨晚来通报了南奈特的死讯。这一消息把偷钱买刀一事冲淡了。大家都叮嘱塔塔夫，让他对卢多什么也不要说。

尸体用火车运了回来，安葬在她的出生地贝拉克镇。送葬的队伍和尼科尔与米修上个冬天结婚时的队伍一样短。面包房女掌柜责备女儿不该不戴黑面罩，露着一头红

发未免不合于送葬的气氛。面对张开的墓穴，她的眼睛竟是干巴巴的，没有一滴泪。尼科尔早就讨厌她。她注视着那洒圣水的器具，那纷纷落向棺材的干土，那鞋带系得紧紧的神甫，就是他当初曾为她洗礼，此刻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站在她的墓穴边在胸前划着十字。这个陌生人未免老了，她担心要她的丈夫上前替他。掘墓人安吉拄着锹把等待着。“怎么样，好了吧？…还有人吗？…我可以填土了吗？……”

此后人们便到面包店去用便餐。用过开胃酒后，人们便到天井里玩地滚球。尼科尔此时便去帮母亲洗餐具，偷偷上去看她原来的房间，在已打了蜡的通向阁楼的台阶边站着想了好长时间。回家见到卢多时她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你也必须为南奈特哀伤。她升天了。她死了。你再也见不到她了。”

5

十三岁的时候，卢道维克被波尔多附近的一所耶稣教会办的私人学校接纳。学校的名字是迪瓦里。卢多孤单单地一个人去上学。他每年都要留级。也不知从米修那里借来的闹钟是怎么一回事，一到下半夜二点十五分时准响。他根据闹钟的时间或者是在黎明前动身，但却总也没个准点儿。

塔塔夫于星期六中午乘校车回来。卢多去门厅迎接他，不过要装出一副是偶然到那里的样子。寄宿生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鱼缸被人动过没有。这件事要在上餐桌之前办完。履行了这一手续后，两个孩子便会开始无理取闹。

在布维松奈，乍看起来卢多的房间收拾得利索些，床铺得也整齐。但井然有序显然和孩子无缘。他把玩具和衣服混成一团堆在沙发上，而且还用脚去踩一踩。这乱糟糟的一团东西下面散发出一股臭气，那是因为尼科尔在下面放了一只死老鼠造成的。卢多却根本闻不出来。

自塔塔夫离去后，他的床单再也不会被弄脏，但他住床底下小便。当米修把湿漉漉的地板指给他看时，他却说，‘不，这不是我干的。这都是那只没死的老鼠。”“那么这里，”米修便质问他，“这又是怎么回事？”他看看墙壁，上面有一排和地毯颜色相近的奇怪的肖像，色彩都十分粗糙，模式也差不多，头发红红的，脖颈长长的，一只粗大的手又破坏了部分线条，手指之间又是黑得发亮的眼睛。“这是一幅画。”卢多若无其事地回答。“那么，为什么在你这幅画上看不出什么技巧？”“它就是一幅画！”“不错，好孩子，首先不能在墙上乱涂乱抹，这是不可以的。画画有专门的纸。”

电视给晚餐增添了不少乐趣。卢多酷爱每一个节目，不管什么都要看。他妈妈则在晚餐一结束就关掉电视，并烦恼地叹着气说，“你去收拾餐具，然后上去睡觉。”卢多很不情愿地站起身。他走后，她又开了电视机。

尼科尔在一个晚上颤栗着醒来。

“是谁？”

黑暗给了他时间，黑暗中谁也看不见。她已闻到了某种气味。一种有人存在的气味。她推推米修。他的鼾声停止了。

“你做噩梦了。好了，过去了。”

“不是这样……我没睡着……我肯定有人。”

他开了灯。

“你看清楚了吧……什么人也没有。”

“我起誓……”她嘟哝着。“但这说明不了问题，我闻到了气味，一种我不喜欢的味道。”

✷

自从偷钱买刀事件之后，米修也开始认为他的继子可能有神经分裂的毛病。但他从不与他为难，并尽量往好处去想。“你有点大惊小怪，”他对妻子说，“我和你结婚时就清楚他的情况了。大家都知道。我做了比这还要坏的准备。我甚至还担心这会影响塔塔夫。但你知道，你的儿子并非真的疯癫，只是和我们大家有些不大一样而已。应该带他去看医生。”

一个星期四，尼科尔带儿子到了瓦汉布尔医生的诊所。“你要有礼貌地回答问题，而且不能把手插在衣袋里。”医生是位大胖子，总是满口的好好好，使人很难认为他会有个准主意。

“这位小先生叫什么名字？”

“他叫卢道维克·包扎尔，医生。呵，我敢说这名字不会使您愉快。这是一个孩子……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有毛病，医生，脑袋有毛病。”

“但您认为是什么毛病呢？好好好。”

在挂着轻纱帘子的窗边，卢多的目光透过松树林寻找着大海。瓦汉布尔医生彬彬有礼地听尼科尔讲完，又说了一串好好好，接着便根据她说的去检查。他把卢多弄得咳嗽，试他的听力、视力，给他量了身高和体重，最后得出个

诊断说这类病例并非家庭医生所能诊治，必须找专门医生。尼科尔记下了他的同行、波尔多一位精神病医生的地址。

“为了你的健康，还是去检查一下为好。”

“这多现眼。”卢多回答。

这样一来，只好由米修在此后的一周开车带他去城里。此行并不冤枉，卢多还在咖啡店里吃了个冰淇淋。

“精神病医生是看什么的？”

“他看的是脑袋。”尼科尔说。她想了想，又转身对坐在后排的卢多说：“你要为我们想想，多少听点话！……”

大家在一起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谈话之后，医生便把卢多领进一个类似小客厅的房间，地毯和桌上的摆设都十分考究。室内飘浮着一股树脂和油漆的清香味道。卢多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长沙发上。医生则坐在写字台后面，并频繁地用无力的手掌去摸索他那秃顶。他亲切而又毫无顾及地询问孩子：卢多是否在夜间触摸自己，他是否看见过继父的生殖器并对母亲说过，他是不是一个挨揍的孩子。最后，往前伸着闪闪发光的秃脑壳，他诊断是生殖器与头颅毛发剃度紧密相关的精神症状：“对女患者来说难以理解，男患者对此清楚……”门诊费三百法郎。尼科尔又记下了另一位同行业医生的地址，其领域更为专门：“妄想狂类型机能障碍。”

“我根本摸不着头脑。”米修在咖啡店内坐定之后说。

“他所说的总不是好事。”

“这些总不至于伤害他的胃口。胡说!”

卢多鼓着嘴巴，在众人面前一下子喝光了他的奶油冰咖啡。

“你还想再来一杯吗，乖孩子？”

卢多点头。座位上有一块压扁了的粉红色泡泡糖，上面还印着卢多的指纹。他抓起来悄悄地塞进嘴里。

“这东西不能吃得太多，否则要生虫子的。”

“使他生虫子的不是这东西……那医生是什么意思，说他的毛病该怎么办？”

“他给了另一位专家的地址。这位专门医生会告诉我们怎么办。”

“这么说为一个白痴要付出很大代价。人们知道了之后又会怎么说？”

“什么也不会说。此外，人们对此早已知晓。噢，冰淇淋越吃越干，我要喝杯马提尼或其它什么东西。”

尼科尔与米修便喝开胃酒。卢多，这是他第一次进城，看到什么都新鲜，进进出出的人们，他们的面孔，眼睛，步伐，他们进来时的表情，出去时的模样，叫喊着的侍者，叮当响的硬币，穿在身上的大衣，发出的笑声，空气中弥漫着的啤酒气味。出现了两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其中的一位拎着从点心店里买来的点心盒。卢多看着她们悠然自得地坐在长凳上，解开皮大衣上面的扣子，要了一大盘浇上奶油的蔬菜色拉。她们咀嚼的时候腮帮子往两边侧得很厉害，就象牛反刍一样，舌头还不时伸出来，尖细的下巴颤抖着，

手切食物的动作影响到了她们的脖颈，使帽子上的羽毛也跟着颤动。

“有这么一个孩子真是不幸!”尼科尔抱怨。

“看你又抱怨了不是。他是个好孩子，你对他太苛刻。”

离开的时候，卢多拾起座位上的泡泡糖，又把大拇指象印章一样贴在上面。

*

冬天的雾使色彩暗淡，使人迷茫。中午一过，黑夜便很快来临。港口的灯光亮了，表示白天已经结束。

圣诞节再次来临。布朗夏尔一家想前来共进圣诞夜餐，但条件是卢道维克不能出席。对此，米修象往常一样表示拒绝。“孩子必须留在餐桌边。他在不会有任何坏处。不管谁来说我都不会同意!”尼科尔打了丈夫的耳光，撤消了对父母的邀请，在圣诞之夜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连午夜弥撒也拒绝了。米修、塔塔夫和卢多在沉闷的气氛中守着一棵装饰一新但又失去任何意义的枞树用了圣诞夜餐。这之后米修便在下面的长沙发上睡去。

尼科尔两天之后才象个死人一样露面，把装有一百多个烟蒂的夜壶摔在厨房的地上，以此表示对圣诞的庆祝。

布朗夏尔太太每周数次访问布维松奈。“怎么样?你没事吧?你父亲现在却不得了了，从背到胳臂上都是包。医生说是因为潮湿引起的。但我们家的潮湿是没办法的，难就难在这里。你吃得还是不多吗?你知道你并不是一个笨

人，如果你能给你丈夫生个孩子就好了。你必须怀孕。哎，那一天，我看见了你的……最终你知道是谁……一个白痴，真蠢，他长得很象……这你也明白……如果你能怀孕，这里就不会有他的位置。”“我不想要孩子，”尼科尔神经质地说，“只是米修想要。”“我认为不可以，人们进来时不应看到这个白痴。白痴住这么好的房，真是不可想象的事。他到那个地方去倒合适。那样一来，你就可以再见到你父亲了……”“医生说他没什么毛病。”“你能指望医生发现什么？就象你的耳朵有毛病去看牙医一样！哎，我跟你说，要这样下去，对谁也没好处。”

一个星期四上午在尼科尔的房间里，卢多放早餐托盘时似乎有个闪失，热咖啡烫了他妈妈一下。“你不仅是个白痴，而且还是个危险的家伙……”

此后一次，他改变星期日的习惯，一早便起床下楼准备早餐。他的服务总是最大限度的完美。餐具摆成几何形状，烤面包上涂抹黄油，就连茶盘上的糖块摆放也下了一番苦心。几乎是患狂想症的人的所作所为。

卢多小心翼翼地上了楼梯。在敲门之前，他小心地把托盘放在地上，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安全别针，刺破拇指的嫩肉，看着那血一滴滴流进冒着热气的咖啡杯。然后他收起别针，敲响了门。

尼科尔今天似乎有心思说话。

“你别忘了给下面的地板打蜡。今天下午你到外面玩

去，我妈妈要来。如果你乖，今天晚上就让你看电视。你现在要去干些什么？”

“塔塔夫把他的小火车借给了我。”

“你的作业呢？”

“我都完成了。”

“那就好了……你说，昨天是不是你在我的浴间里盥洗了？”

“不，不是我。”

“不管怎么说那里边是你的气味，我不得不通风把那股味放出去。”

卢多转动安乐椅，盯着她的眼睛。

“在里面洗的是我爸爸。”

尼科尔颤栗起来。

“你是说米修，是不是这样？……”

“我的父亲是谁呢？”他低语着转过身去。

尼科尔的脸顿时变得毫无血色。

“你在乱讲些什么？傻子！”

“我什么也没乱讲。”他的声音恢复了正常。

卢多越来越经常地用隐喻的方式提到他的父亲，在蒙混不下去的时候便搬出米修当挡箭牌。某一天他宣称父亲去了教理课堂的门口，另一天他又会说父亲带他乘汽车出去兜风。这一类的挑逗往往把个尼科尔弄得不知所措。“不要同我要小把戏，卢多。”她会这样说。听上去毫无说服力。

她又躺回了枕头里。

“你变得阴险了，这不好。在教理课上都学什么？”

“关于罗马人和耶稣。还有蓬斯·帕依勒特[1]如何把自己洗刷干净。她说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就钉在头颅盖上。法利赛人，[2]他们起了疑心。”

“我看你还知道不少事情……但我想他们也教导你要听话并尊重别人。”

“我不知道。”

“还有你的经文，你都认识吗？”

“有那么一句，我不明白。这使人讨厌。”

“哪一句？”

“我们的父亲。”

“噢，哎呀！……这是个用功不用功的问题。你这个人就是游手好闲。别在椅子上转了，这使我感到头晕。”

他停止转动安乐椅，看看手心的血迹，莫测高深地一笑。接着他的目光又转向窗玻璃，尼科尔的身影和松枝都在里面摇动着。

“如果我知道了什么是‘我们的父亲’，我就可以玩风琴了吗？”

“其余的也要知道，阅读准确，没有拼写错误。风琴并

[1] 蓬斯·帕依勒特，古罗马兼管行政的财政长官。他为了安抚新约全书时期犹太教的最高法庭，便在可能是违背自己的意志的情况下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受苦刑。

[2] 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的一个派别成员，《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译者注

不是什么正经事。”

米修自告奋勇教他的继子学习音乐，他知道这是帮他学习教理课的一种辅助手段。第一堂课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进行。刚刚上了半个小时，尼科尔便端着一杯酒走了下来，对他们说她不是一个本堂神甫家里的保姆，如果米修本人想当本堂神甫，那也没有理由把她的儿子往那个方面培养，因为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是我的儿子！决不能让他成为一个肮脏的神甫。叽里咕噜地发作了一通之后，她便用拳头去擂乐器的盖板。“嫁给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真不幸！”米修被她这番忘恩负义的话弄呆了，立刻做出了让步。

“你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尼科尔追问。

“当飞机驾驶员。”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他不作声。

“你可以成为一个海员。海员可真带劲，有漂亮的裤子和蓝色的飘带，而且还可以周游世界。”

“怎样去周游？”

“坐船去呀，那旅行的机会可多了。他们戴的是白色无沿软帽，上面还有红结子。”

她冷笑一声说：

“显而易见，有你那两只扇风耳……”

卢多皱起了眉头。他的耳朵使他苦恼。自从他能看到真正的镜子之后，他会长时间地在镜前端详着自己那既好看又滑稽的面孔，并作出一些自己所不喜欢的表情。在学校

的操场上，他有意地把自己的身段同女孩子的相比较，并常常为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苦恼。上一次受到的伤害还未完全过去，这一次关于耳朵的创伤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愈合。

“今天天气如何？”

“我还没去看过。”

那就快去看，白痴！不，不许在窗边看，要到外面去，你必须告诉我是不是感到冷。”

他哼哼着“我向你致敬，玛丽”，下了楼梯，数到十便走回来坐在安乐椅中。

“天气真有趣。今天比昨天暖和一些。这时候还没下雨，只是有点风。”

“你每天都是这一套。不管你妈妈有没有咽炎，你总要这么拐弯抹角。你从来就没痛快过，呃，从不痛快……”

她提高了嗓门。

“……你的的确确可恶，卢多！你不说话，可又从不听话，不监督你连手脸都洗不好……以后再也不许你这样。”

通过窗玻璃，卢多见尼科尔推开餐巾，打了个哈欠。从血缘上来说你是我的姐姐了……尽管你不和善我嘛还是和你结了婚……塔塔夫是我的哥哥当我爸爸出现时我也往他的咖啡杯里滴血……米修不是我的爸爸我当然也不会往他杯里滴血。

✷

二月中旬，塔塔夫的生日。他吹灭了他的十四根蜡烛。

卢道维克便询问他能不能有朝一日也对着这片热那亚烛光吹上一番。由于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他便把新年作为生日。尼科尔早就拒绝过米修提出的为卢多举办一个小型宴会的建议。“你知道你要为之庆生日的是个什么东西？一个私生子！你想要幅画吗？”米修象往常一样尽力安慰卢多。给他点零花钱。就他胳臂上的肌肉说几句称赞的话。偷偷给卢多一点毡片和彩色铅笔的还是米修，使他能进一步在墙上胡抹乱涂。

在课堂上，他的绘画分数总是零。他笔下的婴儿带角，房子的大门开在第二层楼上。有一次，老师要求画一幅基督像，他便把自己从观察中得来的最喜欢的形象画了下来：女人的面孔，黑手掌上的指头还岔开着。又是个零分。

晚间回到房里，他便把全部心思都用到了那幅模糊不清的画上，抚摩它，对它说话，伤害它，不知疲倦地去改变那手指间的面孔的形状，把手指的数目从七变为九。肖像的大致情况并没变，头发仍为红色，眼睛是慌里慌张的蓝色，多多少少有点超自然的味道。我很清楚南奈特她并没死如果她要升天她会告诉我的……她回来时我会告诉她我和妈妈的血一样了……如果妈妈知道我们象印第安人一样结了婚她会怎么说呢……

复活节临近，布朗夏尔太太到布维松奈来的次数少了。巴黎人又返回，从九点开始就要奶油面包。“此外又正是假期，他整个白天都得呆在那里。我可不想碰到他。说吧，

你都让他什么时候在家里？”

尼科尔午后在厨房里理着衣物。衣物包放在地上，她把白色的衣物和其它颜色分开。当她机械地抬起头来时，发觉卢多正从外面窥视。

“你在那里干什么？”她尖叫了一声之后问。

“我们放假了。”他脸上带着奇怪的笑容说。“好多傻瓜要去罗马领取复活彩蛋。”

“你在那里多长时间了？……我受够你这一套了！……你走路时为什么连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你是一个丑恶的危险家伙，你知道！你就象这里的一个间谍。我不允许这样，你听着，如果你再疯疯癫癫的，就把你送去监护起来。”

晚间上床之后，她拒绝米修的爱抚。“我妈妈说得对。他是个危险的家伙。应该给他安排个地方。我可不想再让他和我们在一起吃饭了。他在那里会使我感到恐惧。”

卢多把耳朵贴在门缝上，一字不漏地听到了她的话。

此后的日子里，他自愿地被安排到附近一对老农民夫妇家里。他对劳动的耐力，他的胃口，他怯懦的声音，以及他在长夜里的沙哑喊声都使他们吃惊。在十天的时间里，他拔萝卜，拔草，挖马铃薯，砍洋白菜，附近的一个稻草人竟使他心惊肉跳，以至睡觉也难以安宁。他回家的时候变得又黑又有力，很想把自己这些天的经历对人说说，但却没有人要听。塔塔夫已在前夜离家去波尔多，还给他留下了一件纪念品——一张从某一宣扬妇女永恒的杂志上剪下来

的愚人节图片被用大头针插在他的枕头上。那赤裸裸的鱼形部位把卢多惊呆了。

✷

尼科尔越来越设法躲避她的儿子，而他却越来越想见她。在周内，她总设法使他单独用餐；星期天，则让他感觉到别人都讨厌他。他布置餐桌时她就朝他瞪眼睛。他无权上桌，只能在下面吃一点。米修对此深恶痛绝，但只能视而不见。

只有星期四早晨才会停战。我敲门的时候她早已醒来并在床上梳理完毕肩上搭着披肩……她笑笑她喝咖啡她说卢多你的咖啡总是这么好……她不再问我天气是否好她的衣服没放在椅子上我刚想坐在上面她便说现在不是坐的时候于是我就下楼到外面……我出去之后便见她和米修一道外出中午又见她拿着手提包回来晚间我听到她说正在学开车等拿到执照后希望能有一部车子。

对卢多来说，塔塔夫也开始变了。嘲弄取代了友情。他就象国王对待弄臣一样使用卢多拿他解闷，往他身上倾泄怨恨。他喜欢定期去检查他的洞穴，并不无好奇地去观察他那画满眼睛的墙。他揭起壁橱板，发觉里面是令人恶心的一堆东西。他拉开他书桌的抽屉，映入眼帘的是贝壳和已经变硬了的香蕉皮，这些东西下面才是课本和笔记本。“你的书桌是不折不扣的食品柜！”一个星期六傍晚，

他抽出一块红色的破布，展开一看竟是一个胸罩，把卢多羞得无地自容。

“这个东西是你戴的？……”他问。

卢多便结结巴巴地说是他拣来的，不错，是从大路上拣来的。

“这倒有趣，我就拣不到胸罩，在路上。”

“是在过道上拣到的，是送去熨衣服时掉下来的……”

“你在撒谎！撒谎是致命的罪孽。他们在上课时对我说过，如果你有撒谎的罪孽，那死后就要下地狱。”

接下去，他把胸罩往自己肥胖的上身贴了贴：

“不错，这对她来说倒很合适，你母亲……去招认，这是你从她那里拿来的！”

“这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如果你不想下地狱，就必须现在去见她，请求宽恕。如果你不去，那么我去。”

卢多的上下牙开始打架了。

“我报告去。我去把它戴在它应该在的地方。”

塔塔夫用双手撑起那件东西，似乎就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找到了答案。

“这也可能行……好吧。不过，你必须去忏悔。”

对卢多来说，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他不知道尼科尔早已看到过放在一个被咬碎的无沿软帽上的胸罩，长久放在写字台抽屉里的水果和肉肠不会不腐烂变质，难免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一发现使她心惊肉跳，好象被人投进了记忆

的无底深渊，盘根错节的往事纷沓而来——威尔那舞动着的手指和绿色的眼睛在她眼前闪烁着，那喘息声和笑声使她窒息，她眼看着自己的连衣裙被彻底撕碎，头顶上是那黄色的灯泡，她在血光之下凝固了，最终被人家撕碎的将是她……她推上抽屉，口吐白沫翻白着眼睛倒了下去。

她对丈夫守口如瓶。但从那一天起，她再也不愿单独同儿子呆在家里，连由他给自己送早餐也拒绝了。

六月的天气是那么好。与学校和教理课比较，卢多更爱大海。他这种充满野趣的爱好招致了被开除的后果。他高高兴兴地玩了三天之后才在家中面对那不能说是愉快的局面。“你为什么只字不提？”米修问他。“我不知道必须说出来。”这个过于愚笨的继子的一次次烦扰耗尽了他的耐心。夜间，卢多偷偷地来到走廊里。他们就白痴带来的问题争论着。他把我们弄得狼狈不堪，现在又被学校退回来，每天还得象老爷似地伺候他，上帝知道这是多么倒霉的事！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白痴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米修答应尽快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我象塔塔夫一样喜欢金鱼和鱼缸……南奈特说我在圣诞节时都会给你带来但她死了我什么也没有了不过她的死讯并不是真的……她可不会说你有两个扇风耳朵她不会说你难看而又狡猾她说你有世界上最漂亮的碧眼并且我也不难看狡猾……在学校他们在大门口同母亲拥抱接吻甚至他们的父亲我呢我可不希望他抱我母亲……当我的父亲回来时他一切都会知道……我母亲

把什么都告诉米修我就把什么都告诉我父亲那我们就会成为血缘上的兄弟……

✷

暑气蒸人。一个八月的傍晚，塔塔夫和卢道维克被留在布维松奈单独用晚餐。空气沉闷，暴雨云团在天空中翻滚。没有闪电，也没有风，大海是一片黑铜色。

米修被说服到岳父母那里去呆一天。大家不谈孩子的事，尼科尔有言在先。此外，为了一个白痴而闹不和也不值得。

坐在平台上的桌边，塔塔夫用毛巾擦着前额，又看看自己手臂上的汗珠说："我今晚有个约会。"他端起了一杯柠檬汁。

"在什么地方？"卢多问。

"如果你想去，咱们可以一块儿去。是到米罗那里……可能他去办那事了。"他用一种神秘的腔调说。"他的父母在阿卡龙那边有些关系。"

十分钟之后，外面传来一声流里流气的口哨声。

"是米罗。咱们快溜出去，否则他就该大叫了。"

米罗的绰号是滑翔机米罗，因为他能拥抱飘飞起来的维斯巴装饰物。

"可这是一个傻子！"他看到卢多时叫道。

"他还不坏。"塔塔夫回答。"他只不过为了玩玩才咬。此外我还有他的嘴套和拴他的绳子。"

“你有笔吗，还是没有？”

“我当然有。”塔塔夫说着拿出他的四色圆珠笔。镀铬的笔杆闪闪发光。“一会儿再说，我的伙伴！”他见米罗伸出了手，便这样说。

“好，我们走吧。但不能有声响。上一次，那声音还不大……”

在大路上走了五分钟之后，他们在两块高地之间斜插向大海。夜色越来越浓，渐渐吞没了他们。此后他们来到一座农场的院子，里面有一幢二层楼的长方形白色建筑。底楼的一个窗子里亮着，一个人影来回晃动着。

“她已洗完餐具，接下去就有好戏看了。”米罗低语。他弯下腰去，示意两个同谋者跟上。

夜幕突然拉下，电灯光在沉沉的黑夜中显得格外亮。

在农场的左翼，他们藏身于一辆干草车的下面，监视着房子。米罗不耐烦地看着一盏灯灭掉，倾刻间另一盏灯亮，但是在离他们更远的一个窗子。“好了，”他说，“那就是吉丝爱尔。”他们看到了一位二十上下的姑娘，她穿着红色的紧身睡衣和茶褐色短裙，一条绸带系着她赭红色的头发。她推开双扇的窗子，斜靠在窗台上，对着夏日的夜空和不安分的爱慕者陷入沉思。接着，三个茫茫然的窥伺者见她慢慢地除下紧身睡衣，往后退了一大步，在天花板的灯光下露出了她那赤裸的乳房。一道强烈的电光划破夜空，被压抑已久的旋风急不可待地扫向炎热的夏夜。在一团

恍惚的微光中，吉丝爱尔消失了。大汗淋漓的塔塔夫看上去是一副受骗的样子。

“你看到她的奶了，这是一回事!”米罗叫着。

“你告诉我说可以看她的……蠢蛋！……”

“我倒早已看到了，”米罗求告似地说，“远没有奶好看。”

“我来就是为了看的。”塔塔夫坚持说。

“我们下一次看你的，别赖，把圆珠笔给我吧。”

“光看奶我是不会给你笔的!”

一声响雷打断了他们的大声争吵。

“听着，”米罗叫道，“明天贝尔多要到我那里去，今晚算我倒霉就是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看到的，贝尔多的!”

“那好，几点钟？”

“饭后，在榨机房见，如果我父母还是象往常那么晚回来的话。”

圆珠笔就此易手，接着他们又在那里逗留了一阵子，看着吉丝爱尔继续以优雅的步态在里面走着，并和一个忽然进去的弟弟互相轻轻接吻。

就在这一夜，卢多从不实的睡眠中醒来。不同的景象在他脑海中交替出现。尼科尔在阁楼里；吉丝爱尔脱去紧身睡衣；尼科尔在用早餐。在感情浪潮的阵阵冲击下，他面壁蜷缩而眠，睡梦中发出阵阵呜咽之声。

翌日傍晚，米修和尼科尔之间又发生了尖锐而又痛楚

的争吵。前夜，卢多没把客厅的窗子关上，家具都淋湿了。

“此外，我的好圆珠笔也不翼而飞，我一直把它放在《朝圣者》那幅画下面。他给偷走了。”

“你看看，又在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怪罪你儿子。”

“我怎么能不怪罪于他呢，连塔塔夫都亲眼看到他从房间里出去！……他没有停止偷盗，没有停止窥探，仍旧在翻弄我的衣物，这是一种怪癖……说吧，米修，”她压低了声音，“你是否把你的诺言抛到脑后去了？……你不会食言吧？”

另外一个抬眼望着天空。

“不会，我记得。只不过，这需要时间。”

6

布维松奈对卢道维克来说和旅馆差不多，他不需要去考虑任何人，星期四早晨的义务早已免掉。他有时觉得母亲只不过是住在同一楼中的邻居，对他是那么冷酷无情。星期天他再也不去做弥撒，但午后却常常去上教理课，在那里小睡一会儿。塔塔夫迷上了一个农家姑娘，给自己喷洒一番香水之后便整天整天地泡在外面。从中午开始卢多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在房子里查看着，把风琴摆弄出一些不和谐的音，此后便带上几个苹果奔向大海。

他无精打采地在码头散步，看着那巨大的排污管把一望无际的垃圾推向大海。卢多经常在涂了沥青的粗管筒边的阴凉处睡觉，往往从头到脚弄一身沥青。

他很少下海滩去。他害怕躺卧在那里的游泳者，是他们占领了他只有在冬天才敢去飘游的领地。他喜欢那些不对外开放的荒凉而又危险的角落，喜欢穿着衣服躺在阳光照耀下的海水中，脑袋枕着被海风吹拂的细砂，凝视着赋予大海动力的海潮，除非有被淹没的危险，否则不会从躺着

的地方退后。他沿着长长的海滩走着，用小棍在退浪之后平整的细沙上乱写乱画，然后又被涌上来的海浪完全抹平。他退后几步重新画，但涌来的海浪一次又一次地使他失望，不断破坏着他的新作品。来到出口以外之后，他便忘记了阳光，忘记了时间，咀嚼着晒干的海藻，收集着石膏手榴弹的碎片，幻想着尼科尔会突然出现在眼前，唏！他会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朝大海喊着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下一座小山丘的转弯处，有时还闯进射击区的靶场里，置身于靶子之间。子弹在他耳边呼啸而过，士兵们在远处举枪朝他瞄准。这对他来说正合适她这么说……要早点给他诊治免得太迟……他不幸因为他所做的总是正确的反面他疯疯癫癫……洗餐具的时候他总打碎盘子可怜的家伙……并不是我打碎盘子而是它早就有裂纹……谁也不知道他白天在什么地方晃可他还捏造一番来哄我们他很清楚他不象我们……妈妈说他天生就是坏种……我本人可不想要一个白痴孩子呆在家里他必须住到别的地方去……我本人哪里也不要去此外我也不是坏种。他带着艰难的情感往回走，太阳西下，形只影单，只有一串长长的脚印陪伴着他。

一天上午差不多十二点时，卢多在离码头不远的一个小海湾的沙滩上发现一个溺死的游泳者，潮水把他推上了岸。卢多以前从未见过死尸。死者是个年轻男子，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他戴着结婚戒指，身穿一件紧身游泳衣，手腕上表的秒针还在动。卢多坐在大睁着左眼的死者身边，抚摸被头上的烈日灼黑的手臂上的皮肤。男子来自大海，

是大海把他送来的。大海是他的洞穴，他的密室，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看着他那被胡须遮掩着的充血的嘴唇，卢多把他推回深水，满意地看着他随汹涌的波涛飘流而去。他未对任何人谈起他的这一发现。

✶

“过来帮我一把。只要用手掌一击让它活动就行。她不想往右动，那么只好由我来推她动。”

夜色朦胧，卢道维克刚好在门口碰见烂醉如泥摇晃而来的塔塔夫。

“女人中的次货！……她对我说她不和胖人睡觉。说我就是胖人，而且我也不漂亮。还说我鼻子上有黑痣。她不就是一个菜篮子贝尔多吗。菜篮子和胖子，半斤八两。”

“我更不漂亮。此外我……似乎还有病。”

“此外你还是犹太人!”

“呵，不错。”卢多回答。他根本不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对，一个货真价实的犹太坏蛋，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崽子。我非常清楚当一个人是德国人时就必定是犹太人，但我不知道是犹太人时是不是就是德国人，但肯定是不折不扣的傻瓜，蠢蛋!”

“不折不扣的犹太傻瓜。”卢多低声咕哝着，为知道一个生词沾沾自喜。

“这又怎么了？”

卢多惊讶地看着他。

“怎么，当个犹太人……人家给你裁剪风衣袋的事是真的？”

“那根本不是真的。”

“我来跟你说，你还差得远呢。此外，即使我也疯癫癫的，也阻止不了我发胖。”

“还有比你更胖的人。另外你比以前瘦些了。”

“你烦不烦？”塔塔夫说着脸往下一沉，坐在了草地上。“我很清楚我有多少油，有多少脂肪。这是一种病。我身上都是水。我的肉就是水。现在你倒对我说起乐土来了，乐土先生！照此下去，我就该往下生蛋糕了，蠢货！我才不会按照小耶稣的话去做呢。我喝葡萄酒，喝个飘飘然。你的母亲她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可能又在她父母那里，也许不是。那天晚上，她父亲用一辆破车把她送了回来，把我给乐得直不起腰。走，我们去找她。”

“找谁？”

“反正不是找你妈妈，蠢货！我们到坑里去，去找坑小姐。人们都休息了，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米修到教士家唱圣歌去了。”

“我不想去。”

“不过你会想去的。尤其我们俩都要去喝一口。和你的年龄相比，你喝得远远不够。”

“我十三岁，”卢多回答，“身高一米八。”

“那就更是一个大蠢蛋，如此而已。”塔塔夫说。他比卢多矮十厘米。

卢多扶着塔塔夫走进屋内。后者一定要绕到摆满酒瓶的酒窖，摸索着抓了一瓶香蕉酒。他们从厨房走出来，沿着静悄悄的车间往前走去，一路上只有塔塔夫的脚步声。“真应该把这讨厌的车间移到别处去。”塔塔夫说。

昏暗的田野上偶尔闪过几丝微光，星星和大地的距离也被拉近了。他们来到一大片长满荨麻的荒芜之地。

“停住!”塔塔夫抽着鼻子说。

草丛中有一个灌木环绕的长方形大坑，中间横着一个落满树叶的盖子。塔塔夫掀动盖子，里面顿时冒出一股扑鼻的臭气。接着，他站在盖子上对着酒瓶口狂饮起来。

“现在该你喝了。”

第一口下去就对卢多发生了作用，脑袋轻飘飘的，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记忆象流水一般涌来，继而又是漆黑一团。

塔塔夫的注意力又突然转向粪坑，围着它转了起来。

“它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看不到它，过来帮我一把。”

弯着腰，双手扶着膝盖，他仔细地检查着张着口的粪坑。受臭味的吸引，大群的苍蝇在周围飞舞着。

“你看见什么？”

“精灵！……走运的时候人们就能看到它。”

“精灵是什么东西？”

“嘘，我想这就是它了，看!”

塔塔夫已把卢多揪到了坑边，企图把他推下去。在酒精的作用下，卢多极力想离坑沿远一些。一个推，一个挣，塔塔夫一个闪失，掉进了粘乎乎的粪坑之中。

“塔塔夫，塔塔夫，没事吧塔塔夫？”

“把我拉出去，利迪奥，快点，把我拉出去……”

卢多俯下身去，伸出了一只手臂。那个爱恶作剧的人浮出粪汤，卢多的手臂差一点就触到了他的手。

“我去找根棍子，我就来。”

“别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利迪奥，我要出来，你不能走。”

耳边响着塔塔夫的叫声，卢多一口气奔到车间边。没有棍子。他这才想起米修早已给车间门上了锁，他曾经抱怨说一个掏粪工儿子已使他受够了。是他的过错……又是他……是他害死了他……妈妈说他生来就是个坏种。他又跑到灯光通明的房子。空无一人。他并没意识到自己边跑边捶打家具，并敲碎了过道边的一个瓷瓶。他又跑出房子。塔塔夫的叫声已经停止。他不由得魂飞魄散，拔腿飞奔回去。

“塔塔夫，塔塔夫，你还在吗？”

他已沉到了坑底。所能听到的只有苍蝇的嗡嗡声。他必须去找米修。他惊慌失措地离开大道，酒精和惶恐使他有点鼻塞。根据记忆，他一个劲儿地向右猛冲。他的记忆告诉他，出了镇子的右侧就是教堂，不错，再过去就是贝拉

克，再往前便是沙丘和大海，再过去……然而在这黑夜和星星之间单凭记忆是难以辨认方位的。

光线暗淡的教堂守护厅里正在进行民乐合奏。合唱的男孩子们都留着平头，女孩子们在伴唱，象一个飞机驾驶员那么自豪地驾驶着他的风琴的米修和教士急忙转过身去，驱逐闯来的混世魔王。卢多却谁也看不见，两眼死死地盯着教堂的穹窿，上个圣诞节贴上去的画上的小天使在他眼前晃动着。他大声吼道："是塔塔夫……塔塔夫跌进粪坑里去了！"

驻扎在波尔多的消防队员于二十分钟之后赶到出事地点。他们到达时，米修已用他的新梯子和吊车把儿子捞了上来。这两种装置是他用来向顾客展览的。因为毒气和震动，塔塔夫又已昏晕过去，一丝不挂地躺在草地上抖着。

他醒来之后便一口咬定是卢多把他推下了粪坑，并说早晚要报这一箭之仇。

消防队长前来调查，尼科尔谈话时的温柔目光使他感到很快活："一个这么温柔可爱的夫人，嗯，包扎尔先生，您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你们有遇到麻烦事的风险，把他留在家里……"警察盘问卢多。孩子讲叙了他和精灵一起喝了香蕉酒，然后精灵便把塔塔夫推了下去。

次日，塔塔夫又软绵绵地否认了他日前的话，并对尼科尔不分青红皂白的抱怨表示不满。

"你是不是说过是他把你推下去的？"

"晚间总看不那么清楚……"

“你是不想让他受到惩罚。就是这样!”

“……算了吧。”米修插话，“不管怎么说事情并没那么严重。”

“你，再有一次悲剧你就高兴了，而且肯定还会有。他逃不了，你逃不了，大家都逃不了。只要家里有傻瓜，这种事就免不了。”

她的话使机械师也起了疑心。如果孩子的确危险?……如果他有疯癫症，那就必须把他关起来吗?……

作为一种惩罚，卢多只有面包吃，但塔塔夫却悄悄地给他送吃的来，有饭桌上的剩菜，还有事先留下来的兔肉，惩罚也变成了饼干。

✷

此后的日子里，尼科尔经常不在家中。“噢，这并不复杂!”她对米修说。“你不需要做别的，只要对白痴采取措施就行了。这是你们男人……”“可是采取什么措施?”“这你十分清楚，你答应过的。”家庭主妇把星期天的午餐也给改掉了。尽管米修做出了努力，家庭的紧张气氛仍在加剧。

卢道维克去参加农作物的收获。他在干草垛里睡了十天，背麦捆，扛粮食袋，追逐刹那间便无影无踪的野兔。季节的变化使他迷惑不解，每个晚上都赶来向他打闹的法律专业女学生使他束手无策。他已经十三岁。海风吹黑了他的面孔，使他长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子汉。田野中的劳

动和杂活强壮了他的体魄。他的上身象一个游泳运动员，某些部位的肌肉紧缩着，似乎羞于向人展示。野兔一样的奔跑使他腿部的肌肉也格外发达。他颈部的力量也在积聚，粗放的线条显示出内心的焦虑，连嘴角也表露出忧郁的痕迹。他经常闷闷不乐地独对大海。他的身上没什么汗毛，那都是为了讨塔塔夫的欢心，采用他的秘方剃去的。

尼科尔第一次考试就获得了开车执照。别人开“奔驰”，她便要一辆白色的弗洛希德牌号的车，里边装有皮毛座垫，点烟器和收音机。她每天午后便驰往贝拉克，撇下弹风琴的米修，撇下塔塔夫，撇下卢多并把一切杂活重活都留给他去干。

“呵，你来了，”布朗夏尔太太会这样说。母亲和女儿四平八稳地坐在面包店后面，喝着加奶咖啡一直到晚间。她们并不渴，而是要用咖啡浇灭心头的愁和恨，并喝出一种她们互相间亲密无间的印象。“呵，我看得出你一直没有机会。首先是和……即现在那个小白痴的事。这种事不能在我们家里发生，我们家容不得白痴。哎，你的的确确是运气不佳……怎么样……如你能留下吃饭，会使你爸爸高兴的。”布朗夏尔太太去准备汤，尼科尔则上去看她的房间，急剧的心跳使她压下了去看阁楼的念头。有一次，只有那么一次，在一种刻薄的快感的冲击下，她才有勇气上了阁楼。这是一个应该忘却的倒霉地方。里面的气味没有变。一股狗死后又发了霉的味道。风扫向支离破碎的地板，一种浅绿色的乳状物覆盖着先前的居住者留下的一切，那

种混乱的状态丝毫也没有改变。乱七八糟的衣服横放在敞开着的衣橱里，就象一个未摆好的拍卖场。屋角上还堆着那些象幽灵一样的烂画布。油炸锅，钟表架，带顶篷的儿童车，壁橱，恐惧，岁月，可诅咒的童年的一切一切都在这里，活灵活现，不堪回首。一次偶然的事变使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

活生生的记忆，尼科尔等待着幻象消失，盼望着叫声停止，希冀她那被撕破的皮肤不再疼痛，羞耻能够逝去——可是羞耻在加深，一种心灵深处的耻辱在夜夜折磨着她，十三年来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把她牢牢地钉在了上面。

她连招呼也没打就动身回布维松奈，掉车时差点撞到面包房的墙壁。她以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把车开了回去。她的儿子不在。她喝了一杯葡萄酒，接着又是第二杯，继而便喝光了剩余的多半瓶，然后下楼去花园。她找到了躲在其洞穴中的卢多。

“来，我们去转一圈。”

这是他第一次同她一起坐进弗洛希德小轿车。尼科尔开出去的时候擦了一下石门框。他们飞一般地驰向贝拉克。通向海滩的小路被甩到后面，沙丘后面的小码头眨眼间便从他们的视线内消失，穿过小镇时临时减一下速，此后又翻过一座沙丘，来到一片悬崖边的空地上。尼科尔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下了车。

“下来。”

卢多走向岸边。他母亲怕冷似地双臂抱在胸前，跟在后面。他们脚底下传来回浪冲击岩石的声音。

“你早就来过这里？”

“没有。”他回答。

“以前，这里除一条汽车道外什么也没有。外地的人有时来这里走走，但不经常。”

卢多眯缝着眼睛，沉思着。在他面对的遥远西方，晚霞染红了半边天。

“这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江湖骗子不少……许多人来此的目的是为了看灯塔。塔上的灯还没亮，我们来得有点早……那边是科尔迪万……离这不远的地方是圣·皮埃尔……如果光线强一些就可以看到浮标……”

“那里，那是什么？”他指着右边的几堵围墙，突然问。围墙边插着一些向远处延伸、逐渐消失在薄雾中的木桩。尼科尔没有回答。卢多坚持问，“那是什么？”

她发出刺耳的长叹声。

“那是个军事基地，不能看的！……”

“那还有一面法国国旗，”他抬手指着那边说，“还有白色的房子……”

“你让我看这些干什么！”她用嘶哑的声音叫着。“走吧，我冷了。”

他们回到车里。她神经质地握着方向盘，速度飞快，没有一刻平稳的时候。

“我有点渴，应该去喝点什么。这附近有个咖啡馆……

就在运河边上，你知道吗？”

“是哪一个？”

“离港口不远，从这里五分钟就到。”

她拐上峭壁边通往贝拉克的道路。

“弗洛希德车坐上去真不错，难道你没有感觉出来吗？……”

“我在农场里开过拖拉机……”

“开了一次，我知道。因为你转弯过急，后轮把拖车给顶了起来，一车的粮食都给撒到了沟里。”

“这根本不是真的！”

舍纳尔咖啡馆面向港口，周围是尘土飞扬的平地，供应各种饮料并提供跳舞的场地。她并没有把车停到应该停的地方，而是往咖啡店入口处一横，然后熄了火，戴上太阳镜，叫卢多下车。

“今天可真够热的！……”

她没话找话地说。

“从前边过去。”她又接着说。

他们来到门边。她的双手插在马甲口袋里，用身体挡住后面的儿子，低声为他指路。往事搅动了她的思绪，竟使她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他们穿过一个沿窗子摆了一长溜桌子的大厅。两对男女拥抱着在过道上翩翩起舞，上面的扬声器播放着格罗希亚·拉索那哀怨的歌声。一些正在抽烟喝酒的男子抬起头来，注视着这两个第一次露面的生人入座。尼科尔换上了一副欢天喜地的面孔，开口点了饮料。

“一份白葡萄酒，一份啤酒……”侍者有六十岁左右，皮肤很黑，一看就知道是个老印地安人。电子游戏机在尖叫着，撞击声不停地折磨着人们的耳膜。透过窗子，人们可以看到返航和出航的船只。尼科尔的一只手捂着嘴巴，观察着卢多。她的墨镜使卢多觉得不舒服，她好象没长眼睛似的。侍者端着饮料走了过来。

“啤酒，这是给你要的。”尼科尔欢欢喜喜地说。“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

卢多从未喝过啤酒。他强迫自己沾了一口这种苦涩的饮料，立刻咳嗽起来。她却一口气就喝干了杯中的白葡萄酒。

“这里的布置都改变了。以前，没有这些电子游戏机，更没有这么吵闹。说起话来也用不着这么扯着嗓门喊叫。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这里不错。”卢多听着歌声，心不在焉地回答。

“跑堂的是掌柜的母亲。她总也不老。那时候大家谁都怕她。她把醉汉赶出门去，谁也不敢说什么。她非常喜欢我，称我为她的‘阳光’。不过我不常来，只是在夏天去海滩之后来这里。那时我们喝石榴柠檬汁，现在人们管这种饮料叫‘空竹’。此外，我父母也认识她。当这里举行舞会时，我和玛丽·休有权来这儿看热闹……”

“玛丽·休是谁？”卢多突然问。

尼科尔象看见妖魔似地住了口。

“……我把你给忘了，”她失神地说。“我想着想着就

把你给忘了……这里还真有点热。”

她又要了同样的两杯饮料，并点起了一支烟。

“我们在一起玩了三年。她说我长得难看，那是因为她嫉妒我的头发……”

“这是嫉妒。”卢多低声说，显然并未被母亲的话吸引。

“她一贯嫉妒。我们家比她家有钱。她父亲是造船厂的工人。我有漂亮的连衣裙，漂亮的鞋子，这些都使她犯神经。她比我大两岁，却没有我高，这也使她犯神经。她总想学我的样子。她学我的样子梳头，学我的腔调讲话，什么都跟我学。如果我戴玫瑰红平顶软帽，她也戴；如果我带手提包去参加弥撒，她也带。她对男孩子们说我们是姐妹，可他们都嘲笑她……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直到快烧到手的时候尼科尔才把烟灭掉。烟灰缸里飘起一长缕青烟。她沉默了一会儿，神经质地看看四周。在酒精的作用下，卢多对着母亲傻笑，并开始感到困倦。

“……后来我离家去了寄宿学校，只有假期才能和我这位朋友相聚。我们一起去海滩，舍纳尔咖啡馆就是我们会面的地点。此外，这里也是我们同他相遇的地方，玛丽·休和我……就在游戏机边上的那个桌子边，他朝我们笑，口音很重……”

“他是谁？”卢多漫不经心地问。

“……噢，你看……不过是个美国人。”尼科尔失神地随口说。

尽管烟碟里升起缕缕青烟，她的黑色镜仍闪闪发光。她拿出口红，在唇间来回涂抹。他们之间的和谐气氛被冻结了。卢多觉得那看不见的目光在注视着他，于是便做出了一个新的笑容。尼科尔看上去惊慌失措。涂抹过的嘴唇开始颤动，两行清泪出现在镜片下面，缓缓流下她的双颊。惊恐之下，他把手伸向母亲，而她则猛地往后一仰，起身推开椅子。

“别碰我，坏蛋!”她愤怒地低声叫着，踉踉跄跄地奔向出口。

7

暑期过去，塔塔夫返回寄宿学校。卢道维克的秋天则是在干体力活中度过的。米修每天都会为他做出安排。他刨了无数的树根，填平了一道沟，挖了一道埋电线的沟堑，制作护窗板并给它们上漆，此后又漆了第二遍，因为第一次的颜色不中人意。本堂神甫看中了他那强壮有力的双臂，便叫他去帮着修理那一下雨就漏、有坍塌危险的屋顶。高质量的修理工作使他确信不必再招雇别的工人，这个棒小伙子干起活来以一顶十。作为报酬，卢多被请到本堂神甫的家中，与他共进晚餐，分享了一个大大的煎鸡蛋饼。“他看上去决没有坏孩子的习气。”本堂神甫对米修说。“更不是一个白痴，只能说他多少有些恐惧感。”

尼科尔不止一次地为此生他的气，但并未动感情，似乎同儿子的分离已成为事实，脓包消了下去，而且他也不希望看到别人动气。夜间，她总是把寝室的门锁上。

十月里，他的牙齿出了毛病，但却不敢吭声。还是米

修发觉了他肿起的腮部，开车带他去波尔多的医院。他有十二个蛀牙，有的已持续了八年之久。治疗进行了两个月。卢多同时还忍受着腹部的灼痛，但并未就此说一个字。贝尔多想到田间小路上遛弯儿但她的朋友却不想去她说不行不能和那个小子去他是个小疯子……这根本不是真的我根本不是小疯子我能阅读还能计算……我的记性好得不能再好当我从头背诵我向你致敬玛丽时那些女孩子便哧哧地笑我……你看他就是个小疯子他每天都到学校前面窥探此外他妈妈也根本不想要他了。

一天晚上，尼科尔和米修的声音使卢多从床上坐了起来，侧耳静听。

“我想了，”米修说，“当我想那事儿的时候就无法睡着。”

“我不想。只要他在这幢房子里，我就没有这种愿望。”

“这么说你是不想干了。”

“当然不想。你不会因此而做噩梦是不是？我每夜可都是如此。这种念头使我无法入睡，我夜间总十二分地清醒。我看见绿色的眼睛，那眼睛越睁越大，象球一样大，每个球里都有一个白痴，一个有着滴溜溜转的绿眼睛的白痴，每夜如此，整夜如此。”

他听到米修在叹气。

“我可能会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他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说。

“你总是有办法，可就是不办。”

“我有一个堂妹，哎，那是一个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她的工作处所是个收容院……说到底，并非一所真正的收容院。是为有钱人的孩子开的，那些孩子是傻子。”

“如果真是你的堂妹，为什么婚礼时不露面？”

“是你不想让任何人来。”

尼科尔提高了嗓门。

“为什么你在此之前守口如瓶？”

“我从未想到过她。我总以为他会好起来，那孩子。我给堂妹写封信吧，此后就万事大吉了。”

“这就对了，米修。”

“星期天或假日时把他接回来，他会幸福愉快的。”

“这是一家人的事，不会增加什么费用。”

有那么一阵儿，下面什么声音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她压低嗓门问：“是座疯人院吧，对不对？……”

“不是疯子，是弱智者。此外还是私人办的。堂妹是名护士，似乎和那死去的院长还有点什么关系……孩子到那里不会受什么委屈的……”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米修，一个好极了的主意。如果你想，那就来吧。”

✷

塔塔夫于十二月中旬放假，回家过圣诞节。二十四日那天，和卢道维克在一起单独用完午餐之后，他用一种诡

诈的腔调对他说：

“我建议你去同我办一件事。”

“办什么事？”

“到粪坑边去转一圈，为圣诞夜餐做准备，好吗？”

卢多拒绝了，声称他一会儿还要洗餐具并剥豆荚。

“你是害怕，一点不错，你就是如此。不过我先走一步，如果一会儿你还不来……”

他朝他投来狡猾的一瞥，喝下去一大杯啤酒，整个下午都野在外头。

圣诞夜餐的邀请终于打动了外祖父母布朗夏尔夫妇，因为他们已确切地知道呆子将要离开那里。但塔塔夫在此时却行使了他的权威。“我玩腻了，我想让他来！”弥撒之后，他去把昏睡中的卢多给拽了起来。为了能享用一顿安宁的圣诞夜餐，他妈妈给他吃的安眠药稍微多了点。“你并没陪我去粪池。”他叫着揭起他的被单。“不过现在可要爬起来了！这是圣诞节，我有使你惊奇的事情告诉你……”

火鸡烤煳了，禽肉香肠也没做好，尼科尔不觉灰溜溜的。“哎，我的女儿，如果那时多听听我的，你会聪明得多，何至于今天这么笨！”“让我安静点，妈妈！”“得了，今天是圣诞节。”米修插进来说。“圣诞节就是圣诞节。”布朗夏尔先生叹道。他极力躲避着那私生子的目光，暗暗发誓此生此世再也不要见到他。

米修装饰的枞树闪烁着绿蓝色的光芒，树边风琴发出

的音响阵阵叩击着尼科尔的神经，唤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海上的灯塔也在闪着光，那光芒似乎映进了她的脑海之中，使她长久地沉浸在回忆里。她憎恶灯塔、枞树和回忆。

用甜食时，米修切开了布朗夏尔先生带来的蛋糕。他们先是喝香槟酒，此后便交换节日礼物。塔塔夫得到了一个电动的小艇，一大瓶新式泡泡糖，一本耶路撒冷圣经和一个信封——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看里边有多少钱。

畅饮使成年人之间的气氛松弛了下来，桌边响起了一阵打开包装的嚓嚓声。布朗夏尔先生的是一根钓杆，尼科尔得到了一个蜥蜴皮钱夹，米修得到了一件皮外套——塔塔夫突然说轮到他的弟弟了。

机械师早在晚间就送给继子一个布袋木偶。“是全家送给你的。”他说这句话时特意压低声音，唯恐让尼科尔听见。此刻他又走了个形式，把重新包装的礼物交给继子。卢多第二次接受了礼物。

“这是我的礼物。”塔塔夫忘乎所以地叫着，“这东西可以吃……我再说一遍，这东西……”

得意忘形之中，他拿出一个系红带镶银边的盒子。那是上等人家用来盛巧克力的。接着，他打开笑匣子，并呵斥卢多，“别忘了那个宝贝瓶子！”

他一打开卢多就闻到了那股粪坑边的味道。憎恶之下，他的心跳也加快了。那股腐臭味和奶酪与葡萄酒的芬芳气味交织在一起，连浴间的香水味也掩盖不住它。餐桌边的人们都被惊呆了。

“你在搞什么名堂，快收走！”米修用嘶哑的声音叫着。

在瓶子边的下部，卢多看到了里边白色的骨架子。他对此太熟悉了。

“这就是我报复的手段！”塔塔夫骄傲地叫着。“巧克力变成的粪便，可里面又没有巧克力，是从地地道道的粪坑……”

尼科尔全身颤抖，嘴唇也哆嗦着，看着被这恶作剧和不公正弄得目瞪口呆的儿子。他睡衣的袖子扫着盛甜点的盘子。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她添麻烦。

“来自地地道道的粪坑。”塔塔夫得意忘形地重复着。

一个耳光打去，他的面颊上留下了三个手指印。突然站起来出手的米修把满座人都惊呆了。“都给我走开！”他用低沉的声音叫着，自己先起身离去。

✷

入夜时分，一个苍白的影子在摸索着。卢道维克赤着脚进入走廊，目的是为了清楚地听到尼科尔和米修的谈话。不远处就是塔塔夫的房间，从昨夜的圣诞节开始他的房间就传出一种近似打鼾的嗡嗡声，那是他加了油的小艇，每到夜间就传出一种摹拟鼻音的响声。

“如果信被退了回来，那也不是我的过错。”

“可你为什么要说你早已把它发出了呢？”

“我清楚地记得发出了，嗯，我绝对没记错……”

“不要说谎了，米修。我从你上衣的口袋里找到了它。

你甚至连地址都没改。”

“好，好，我明天就去寄。”

一阵纷乱的铺放卧具的索索声之后，尼科尔又低声问：

“她的名字怎么是这样？”

“我说，我困了。这是卜贝特。不管怎么说也是卜贝特。这并非她的真实姓氏。她的姓很少见：拉考夫……爱琳娜·拉考夫。”

“这是俄国姓名，她，她是共产党人吗？”

米修打了个哈欠。

“那是她的祖父，或者说是她祖父的兄弟，甚至是更远的亲戚。我也说不清他从哪次大战之后就定居在法国了。他在波尔多玩驯熊的把戏。”

“你应该知道他在那里混得不错，我们星期天就去看他的把戏，假期时再去看。在这里他的生涯就没着落了。”

听到呼吸声渐渐转为鼾声，卢多便回到了他的房间，对着墙壁思索了一会儿之后便钻进被单底下。我不是低能儿……我的名字不是利迪奥而是卢多我能读标签还能书写……我也有记忆力……有特色的咖啡来自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的国家上等阿拉伯人分辨不出味道中的细微差别把六条沙丁鱼三条鳀鱼浸泡在大量的油中泡足二十四个小时在饭前就着一点水吃下去这精美的肉餐可增进肌肉噢耶稣你内心之果保佑着掺和了的大地面粉加糖再掺上鸡蛋加上绞碎的柑桔皮和奶这样你就得到了厚厚实实的蛋糕……当我饿得太厉害时就到邻居那里去弄苹果吃……我将有自己的

工厂我也会有一幢房子我知道怎样爬上树去制造弹弓我在这一带制造弹弓最好射得最远有一天我骑上一头母牛它尥了蹶子那是因为塔塔夫在后边用一根棍子撩动它我晓得怎样砍树枝而塔塔夫就不会锯在他的手中只是打滑我知道怎样磨割紫苜蓿的大镰刀正如我妈妈她说的我是个危险分子越这样我就越有权力……我不想离开家……我可不想去他们今晚所说的地方……塔塔夫说如果他是个呆子那并不是他的过错。

一天上午，爱琳娜·拉考夫的回信到了。

亲爱的米歇尔：

今天，圣母入门。你的信到了我的手中，使我不胜欣喜。一想到我有一个在地理上相距如此之近的堂哥，我就感到一阵痛楚。不错，圣保尔使我们与世隔绝，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着纯净的生活，友好相处。在这个中心并没有你所说的“智力发展迟缓者”，多么可怕的字眼！即使上帝创造了无辜，那也不是为了让我们背叛他们而称其为低能儿。这里除了孩子之外没别人，不管他们的年龄有多大。正象我属于孩子们一样，这所中心属于他们。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能把信中所提到的孩子的病历寄给我并让我同他的家庭接触吗？他受过洗礼吗？随信寄上申请进入此中心的手

续材料。你还象过去那样为全教区演奏风琴吗？过去的弥撒和赞美诗手册一直珍藏在我身边。祝你们和孩子一切如意。圣灵的上帝保佑你们。

你的堂妹

爱琳娜·拉考夫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

于圣保尔中心

“看看，”米修对身边的妻子说，“‘圣灵的上帝保佑你们……’她可完完全全地转向宗教了，这个卜贝特。在那时候，她可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

此后的夜间，卢多又去偷听他们的谈话。

“我并不是母亲，那只不过是撞上了。”

“那也许我是母亲，或者塔塔夫是！我说必须告诉卜贝特。”

“我们把写有你的姓氏的身份证给她，这就足够了。”

“她还要户口簿和他的病历。”

“那你为什么不把一切都告诉她？除了你之外还有另外三个人压过你的妻子！”

“住嘴！”

“整整一夜，你听明白了？三个，整整一夜！”

“我告诉你住嘴！”

“再告诉那给我造成的一切，呵！还有我不得不做的所有事情……”

一声沉重的打击，接着就是一声叫喊。卢多悄悄地溜走了。

次日清晨，他母亲很早就把他叫醒了。她身穿睡衣立在窗边，用指甲刮着窗上的旧漆，薄薄的嘴唇紧闭着，象占纸牌游戏似地端详着她的手指。

“我饿了，给我准备饭去。咖啡要浓一些。天气暖还是不暖？”

“有点冷。”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看不见得。”

卢多凝视着他的母亲。她的头发披散着，漂亮的散发之中已出现了银丝。她已经有了下眼泡皮，嘴唇里边起了一个泡。

“你在看什么？”

“我什么也没看。”

“撒谎，你在看我的泡。这是二月的水泡。它的消失会象来时一样快，你明白吗？……你怎么就不看看你自己？瞧你那一对扇风耳。……快去，马上去！”

我父亲他能开汽车他有一把手枪他还会开飞机……就是战舰他也能开当他要求我帮他时我就会上去开但我开得比他要差一些……那弗洛希德牌小汽车我爸爸才不希罕呢……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飞机那就是由他驾驶的……我母亲肯定知道那就是他……塔塔夫说一架飞机远比拖拉机大

也比收割机大……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噢我对此不很清楚……他没有时间停下来看我有朝一日他会有空的我不管什么地方都象他。他端着早餐走上楼，发觉她正躺在床上。枕头后面露出一个瓶子的颈部。

“坐下，我有话对你说。你知道这样对你有好处。难得坐在一起说说话，不过对我来说也没什么。说到底……你有权利知道真相……不过如此。应该从头说起。当我四岁的时候，我曾经为无线电台的节目演唱过。这说明不了什么，但也是大事。我还被奖给一架小脚踏车呢……有一次南奈特陪我去波尔多的电影院。你还记得此人吗，南奈特？……整个演电影期间我都在睡觉，只是在中间休息时吃了一杯冰淇淋。还有一件事……我从不愿陪爸爸去钓鱼。那使我感到恶心。人各有所好……我和玛丽·休一块儿玩扮演侯爵夫人的游戏……我十岁那年，樱桃树冻死了，它冻裂了，很危险。爸爸给树干箍上水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樱桃了。我说它们都有一股水泥味儿。就象你的咖啡一样。你听见了吗？……你的咖啡里有一股水泥味道！我再也不会喜欢你的咖啡了。你故意把煮坏的咖啡给我喝。你存心使坏，不给面包涂上足够的黄油！另外，你根本无心听我在说什么。你没心肝，卢多，你就是如此，没心肝，看到我死了你才心满意足！”

✷

我亲爱的卜贝特，

我本人愿意让你知道一切。正如报纸上所说的，最终成为我的妻子的尼科尔，在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时候遭到了几个流氓的蹂躏，此后便生下了上封信所说到的孩子。他的名字是卢道维克，但我们都叫他卢多。这个名字听上去有些奇怪，其实是在莫里塞特出事前我们出海游逛时所乘的一艘船的名字。不言而喻，他没有父亲。我们几次带他去看医生，每次的结果都不尽相同。此外他还少言寡语。很难说他是否有什么毛病，不过他是个善良的孩子。对尼科尔来说，这样无法生活下去。这常常使她想起往事。好吧，我先给你寄一张支票来，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把卢多送来合适。尼科尔和我都向你致意，吻你。

你的堂兄

米　修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于布维松奈

爱琳娜·拉考夫很快就回了信。

亲爱的尼科尔和米修：

上帝赐福，日丽风和，今晨圣保尔上方晴空万里，是我们的上帝赐给了孩子们这样一个好天气。我们因和你们共享它而感到高兴。我已向孩子们宣布将有一个新伙伴到来的消息。我请求他

们让他在我们中间取得进步。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结识卢多。我们这里发结业证书。情况就是这样。对于无辜的孩子们，医生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在这个方面，我的判断远胜于他们。

在圣保尔，我们有一位优秀的精神病科医生。他每月来一次，并诚恳地对我们说要为卢多诊治。我们愿意让他在社会上，在决定他的前途方面和我们在一起。关于卢多的到来，我们应确定一个日期。最好是在三月末，因为目前许多孩子都在家中度假。我想让他们都在这里迎接他们的小兄弟。圣灵的上帝保佑你们。

你们的堂妹和朋友

爱琳娜·拉考夫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于圣保尔中心

又及：感谢你们寄来的支票。

✷

塔塔夫绝不会对替罪羊的离去漠然置之，但他们对他隐瞒了真相。他们把爱琳娜·拉考夫的信件牢牢地锁了起来。他们都避免提到那陷阱般的精神病院，那尼科尔决心把儿子送去的地方。一个星期天的午餐时，他曾问起有关寄宿学校的问题。这所寄宿学校和所有的寄宿学校并无二致。卢多到那里会更加快活。他去上课，去受纪律约束，

去结交朋友。到了星期天，当然，开始可能不行，他还要回家来。我们或者可以到那里去看他，呃，卢多。被蒙在鼓里的孩子低着头，保持着一股忧郁的沉默。塔塔夫声称晚间去港口登上停泊在码头的渔船那都是些黑洞洞的船只……如果不成又该怎么办呢……风在呼啸……塔塔夫爬上一艘大船解开前后的缆绳并对我说那边就是卢道维克号是港口最大的一条船看清楚点卢多他就会象你一样离去还是在码头上塔塔夫用双脚去蹬那船……我也用双脚去蹬风吹动船上的索具船越来越远我们听见了它与另外的船只相撞的声音它消失在黑夜间……今天早晨宪兵来问是否塔塔夫解开了船上的缆绳塔塔夫却说可能是卢多这样尼科尔就说你们不必担心他就要离开去教养所这样我就会有一座教养所了。

米修再也睡不着了。失眠，良知上的折磨和性欲上的阻碍使他象继子一样终夜辗转反侧。可能他是个低能儿，也可能他不是。如果他不是，那就不应该把他送到卜贝特那里去与一个过了时的上帝信徒终日相伴，他可不想让此事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他打消了去碰尼科尔的想法，此人实在可恶，即使听不到什么呼吸声也睡得那么沉。

一天，他含糊地劝告说卢多再也不惹事了，是否可以不把他送到那边去。“你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老混蛋。我要去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我可不想与一个连自己有了机会也不知道利用的老家伙过一辈子。此外，我怀孕了，这次我要

去瑞士坠胎!”米修红了脸，为听到自己有了继承人而兴奋不已。“你到瑞士去搞什么名堂?你要把孩子生下来，不错。就象所有正常人那样!”她反驳说卢多的存在使怀了孕的她更加没有胃口，如果不得不那样做，她可以步行去瑞士。

次日，机械师写信确定送卢多去圣保尔。

✷

生活对尼科尔来说到了枯竭的阶段。他要离去了。被高傲束缚住的糊涂虫也让了步。她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的梦。淹死者仰面朝天地漂浮在海面上。她看到那绿色的眼睛自动睁开，又象水中的贝壳一样慢慢合上。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那些淹死者的尸体。

她开始计算日子，公然在门厅的挂历上一天天地划着记号，梦想着卢道维克的离去会换回她那被摧残了的年华。生活将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与父母的不和将宣告结束，她的神经再也不会受到折磨。她可重新开始与朋友们的交往，邀请他们到家中作客。甚至同玛丽·休也可言归于好……米修的鼾声未免过于沉重，她最好还是和他分开屋子睡觉。他可以住到空出来的房间里，对那里面进行消毒，用油漆涂抹一新，遮去墙上那些乌七八糟的画。在贝拉克的阁楼里也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星期天卢多回来时可以住到塔塔夫的房间里去。

还有二十天的难熬时光……幸运的是她有弗洛希德牌汽车，可以开着四处去转。她去看父母或去波尔多度过白

天，在勒黑让咖啡店的平台上想入非非，无孔不入的白兰地使她浮想联翩，狂热的人群，空虚的时刻，巨大的忧郁，那目光似乎是在某个行人的脸上发现了水泡，并会由此盯着人家的背影陷入沉思。有时她似乎有点胃口，于是就点上一盘辣菜或火腿面包什么的，最终却碰也不碰地扔在那里。有时她又到旅馆去租上一个房间，打开室内所有的灯，并拉开百叶窗，让双重的光明帮她驱逐缠绕着她的魔鬼。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极力避开记忆和现实的纠缠，避开那使她烦恼不安的幻象，她又看到了十三岁时的情景——黄色的灯光下一具血迹斑斑的僵尸。在驱逐了这些恼人的幻象之后，她在镜前脱去衣服，带着苦涩的快感和懊恼端详着她那日渐衰老的身体。如果肉体中没有血液流动，那么等待着她的就只有死亡。

在幻觉中，她又觉得儿子和自己是两位一体，必须以不断的努力和耐心去忘却他。

“你是和别的人还是自己出去的？”当她在暮色降临时回到家中，米修便这样抱怨地问。“我为什么要和别的人一块儿去？我可没那份闲心！”这倒不假，那些凑到她跟前套近乎的人都碰了一鼻子灰。尼科尔的面部表情是那么空虚和冷峻，没有一个人敢同她说第二句话。到勒黑让咖啡店去的一般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物，她进出都开弗洛希德小汽车，自然也被归到了资产阶级妇女之列。连续不断的酒精饮料，一动也不动的饭菜和雷打不动的瞌睡都成了顾客们议论的话题。她那忧郁的面容，做作的表情，因为爱铺张而拉了一个

长长的帐单却又吝啬地就此争执，再加上出自顾客之口的飞短流长，服务员们便认为她是一个正在受追逐的寡妇。

✷

卢多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动身，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谁也不对他说。他等待着。他每天夜里都起床偷听，但尼科尔和米修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了。他们送我去的是一所什么样的寄宿学校？米修的堂妹是什么人？他绝不是傻孩子，他不是。可为什么人们对他的离去如此保密，使它变得如此不同寻常？一个星期天，他到工厂去找米修。

“我什么时候到那里去？”他直截了当地问。

机械师正在一台拖拉机下面忙活。

“什么？你什么时候到哪里去？”他惊讶地说，“你都在说些什么呀。如果让你妈妈发现了，要闹出乱子来的！”

米修从下面看着他。经过马达下面时，一大滴油落在他的脸上，给他腮部留下一片油污。他站起来，拉拉腰间揉皱的衣服，用油丝抹去脸上的油污。

“哎呀，你的问题可把我弄糊涂了。你讨厌我，唉，卢多！”

他拾起落在坚实的地面上的钥匙。

“你要知道，我并不想让你到那里去，”他抚慰地说，“是仁慈的上帝要我这样做。”

此后他避开孩子的目光，又去忙活他的机器。

“话又说回来了，你是怎么知道你快要离去了呢？”

“是夜间，当你们交谈的时候。”

“呵，原来如此，”米修说，“是夜间……”他吹吹一缕油芯，借以掩饰内心的窘迫。“我都告诉你，利迪奥，我告诉你，”他用嘶哑的声音说，“我本人很喜欢你。我不愿人们把你送到那个地方去……你明白吗？”

“当然明白。”卢多回答，其实一点儿也不明白。

机械师转身面对着他。

“当初是我让你同她一起来我这里的。此外，塔塔夫的情况同你也差不多，人们对此都予以谅解，你明白？……尽管你在学校的成绩是零，那也不要紧，还可以跟我学嘛。可这也不成，不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她说你是个傻子……可能你也有那么一点傻。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我们不会把你送去很长时间。也许你在那里会幸福愉快，你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的，必须想到这一点。此外你妈妈总是责备你。”

“是这样的。”卢多的喉咙里就象卡了什么东西。“我什么时候走？”

米修挤出了一个笑容。

“还没确定呢，利迪奥。我也不希望你走。”

当妻子不在的时候，他便尝试着恢复他的王国，料理那些她漠然置之的事务，即使她有什么不满也不予理睬。就在帕克这个地方，他也还有许多要忙活的事情。他生来就是个忙活的命，修理泵的电线，有什么就干什么，此外还得抽时间抚慰孩子。

“那是什么地方？我去哪里？”卢多问。

“还没确定……不过就象谁说的，是一所中心。”

他点点头，温和地继续说：“是一所孩子的中心。”

“但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对，你不是孩子了。你已成为一匹壮马驹。那是别的地方。”

“这倒挺好，”卢多低语。“那么我可以回来吗？”

“这还用问！”米修叫道，“如果你不回来，我还要去找你呢！”

“那你来看我吗？”

“我当然会去！我可不会无尽无休地等下去，塔塔夫也会去的。”

我要躲到我的洞里去这样我就用不着走了或者躲到港口的水管子里去我将会吃蛋以便不至于饿死不过那些海鸥肯定会来吃我……儿童中心是个什么地方无尽无休又是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尼科尔又到半夜才回家。那时卢多睡下才不多会儿。对于流放日期何时来到，他已不去思索，就象一个垂死的老人，他必须禁止自己思索将来，只能得过且过。他等待着弗洛希德车在远处停下，听着它那刺耳的刹车声，车门的碰撞声，大铁门擦着沙砾地面滑动的尖刺声，接着又是马达的轰鸣声，显然是撞上了石板路的台阶。尼科尔这次又喝多了——她的汽车已成为旧车。他急忙躲到

床单底下，因为她一进楼门就开始喊他的名字，而且一边上楼还一边吼着。

“卢多!”

她来了，已经到了门口，气喘声清晰可闻，走廊的灯映出了她的影子。

“卢多！……我要你从此处消失。”

他听到米修在低声劝阻。尼科尔暴跳如雷，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接着便传来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和时断时续的叫声。

“明天，卢多，明天给你妈妈送咖啡上来，你可千万别忘了。”

码头上海风阵阵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走到尽头就折了回来我面前的景物更加开阔了海鸥俯冲而下……它们不愿意人们捣毁它们的窝但我只不过是在往前行走……下面是海灰蒙蒙的一片它撞击着礁石发出讨厌的噪音我把土豆袋放在头顶上但还要留开一个空隙以便看到我衬衣里和手上的破布一切都没问题……我想到那排水管的里边去还没有人能进去那里似乎有在出口吃垃圾的大鱼还有鲸鱼和鲨鱼……这并不是说那里已没有大蟹和潜艇如果我说码头里面有鲸鱼我母亲是不会相信的在那里只能看到鱼贯而入的货船……只要和我母亲在一起就算结婚了。

✷

卢多把托盘放在独脚小圆桌上。眼睛半睁半闭的妇女

头上似乎闪烁着一圈淡淡的灵光。她厌恶地打量着他，脸上疏松的线条表示着她一夜未能成眠。

“现在你给我坐下。不，不成，傻子，脸朝着我，还有什么比现在更重要的!”

卢多把安乐椅转向床边。

“呃，嗯……别害怕，听着……”

他抬起头，为那温柔的声音感到惊奇。尼科尔今天不眨眼睛了，就象那绿色的眼睛不曾触到她的记忆一样。

“你后天就要离开这里去圣保尔中心。那是一座为孩子们开办的寄宿学校……不容易。米修开车送你去。就这样。我想你早已到了明白此事的年龄。在这里再呆下去是不可能的了。你到那里会很好的。不管怎么说，那里总会有一个家族的成员照顾你，是米修他们家的。”

他一声不吭，死死地盯着她。尼科尔动了一下她的枕头。

“要知道这是为了你好。我们也是不得已才做出这个决定。这类的学校要价可不低。那是所专业学校，你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可怜的小东西，去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否清楚自己病到了什么程度。”

她把头仰向后面，声音变得严厉了。

“如此下去怎么行！一个孩子象你这样下去是不得了的。被开除的学生，骗子，小偷，小玩闹，谁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从来不曾叫我妈妈。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你的母亲？即使你知道，你也总是惹她生气！……”

她几乎到了叫喊的程度，一只手颤抖着点燃了一支香烟，那样子看上去就象一只无处落脚的飞鸟。

“把盘子递给我，免得继续凉下去。”

他服从了。

“显然这咖啡现在已经凉了，是故意使坏！你就象往常一样，一点儿也不提醒我……你什么也不用带，那边有衣服发给你。开车只不过是一个小时。此外还有别的交通车辆，你会不错的。中心会有人来接你。记住要有点起码的礼貌。不管怎么说你在周末还会再看到你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你该怎样安排这一切，但有一点你可以相信，那就是不管怎么着都不会使我高兴。”

她挑剔地检查着烤面包。

“你从不涂上足够的黄油。”她说着把面包片浸到咖啡里，使它起泡并溢了出来。“在我家里，每天都有新鲜的月芽形面包，还有我妈妈制备的黑果冻。”

他不止一百次地听她说到对旧日时光的怀念；不止一百次地看着她把一片好端端的面包变成吸水的海绵之后才送到嘴里，汁子流下她的嘴角；不止一百次地为她如此贪婪地吞咽这样一顿早餐而感到耻辱，她弄脏一切，糟蹋一切，忘记了边上还有他，仿佛他不存在似的。

“你听见我的话了没有？……”她的神经质又开始发作了。“我对你说话呢，卢多，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他说。

“应该讲‘听见了，妈妈’。卢多。”

被遗忘在杯中的面包片软塌塌地落在杯碟上。卢多一言不发。

“这没什么不好的，应该如此。当一个人有礼貌的时候就应该说：‘是，妈妈……’你还等什么？……叫妈妈，卢多。”

眼睛盯着楼板，卢多咬紧牙关。

“从不，”尼科尔无力地继续说，“嗨，卢多，你从未叫过妈妈。为什么？你这个傻子，快叫……叫！……就叫上一次！……管你母亲叫一声妈妈，只此一次，叫！”

怒火使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她盯着畏缩在椅子里的儿子。他瑟瑟发抖，一言不发。

“你倒有理了！不错，有理的是你。如果你不愿开口，那就说明我不是你的母亲。这一点儿也不错，卢多，我真的不是你母亲……呵，你还是什么也不说！好，咱们走着瞧好了！我是偶然成为你的母亲的，你听着，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偶然的，你听见了？……每当我看到你，每一次，我就看见了他们，那三个，在那黄色的灯光下面，我看见了他们三个，每当我看到你，我就看到了那三个下流胚，就象是你打我，强奸我一样，我绝不是你的母亲，你好好听着！……你的母亲是那三个下流胚！”

憎恶使她声嘶力竭。

“现在该让混蛋走开，该是我象个人似地生活的时候了！”她仍旧狂怒地叫喊着，把杯子也弄翻了。

他就象个机器人似地走了出来，茫茫然地来到楼梯边，一脚踏空，整个人从楼梯上滚了下去。他仰面朝天地躺在台阶下，却什么也感觉不出来。他对自己说有点渴。在厨房里，他拧开两个水龙头，看着那水流进水池里，此后却又把它们拧上。不知所措之中，他已想不起自己拧开水龙头的目的是什么。混蛋，混蛋，这声音就象刀一样在剜着他的心。他紧握拳头，捶打着自己的太阳穴，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混蛋，混蛋，一片盲目的红色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来到阳台上，阳光下是静默的大地。他对准一个墙角，把脑袋往石头上撞去，在尖利之处，看能不能把你撞出来，混蛋！鲜血溅出之后，卢多才觉得好受了些，他继续用力撞去，要象人们摔死一条醉蛇那样把自己撞死。

他们是三个人每人都有一把斧子而且他们先从胳膊砍起……他们把木柴劈成圣诞节的劈柴蛋糕形状而且是在黄色的灯光下他们一直砍到肩膀此后又去砍大腿但圣诞节的劈柴形蛋糕又变成了胳膊和大腿于是他们便从头砍去但他们不去砍那脑袋看着他们的目光……他们一共三个人每人都有一把斧子。一小时之后卢多才恢复知觉。弗洛希德汽车已开走。他再也不为尼科尔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而担心了。在浴间的镜前，他不无欣喜地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脸上是一片黑乎乎的血迹。一道难看的伤痕在前额上划出一条竖沟，衬衣也硬邦邦地粘结在皮肤上。他没有站起来，而是背靠着墙坐在地上。这不是真的我没有三个父亲……但如果这是真的就必须告诉他们我在什么地方他

们必须来找我我塔塔夫说他们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可我却从未做过什么坏事我和他们都没关系在其腹中生下来的可不止我一个……此外说我不是生出来的也不对……他在那里面会感到冷的……在我的洞穴里也不能藏身。

晚上回家后，米修所看到的又是一所空荡荡的房子。虽说妻子已怀孕，但任何迹象也看不出来。她还会再要一辆车吗？……那就再给她来一辆。可是车的第一个用途是使她抛弃这个家。有朝一日人们也许会在路边的某个沟里发现她，她将会在那里生产。怀孕的妇女要休息，绝不该在日落之后还驾车在路上跑。她是否真的怀孕了？……他坐在风琴边，刚弹了一只曲子的过门就住手了。最适于消磨时间的风琴竟也会使他感到厌恶。

他不抱什么希望地摆好两个人的餐具。她从未在晚餐期间回来过。想到再有两天卢多就要离去，他还应摆上第三副碗碟，但最好不要再给孩子增添新的不快。此外，孩子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呆着。他会象往常一样端着一份奶酪回房去，独自面壁沉思。也只能如此。过些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尼科尔很快就会生下另外一个孩子，这是他所热切盼望的，一个象她并且能在她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孩子，再也不是一个虽然不坏却痴呆的孩子。是的，他不是个坏孩子，但有这么一个小傻子在你的楼上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即使塔塔夫，和他的不愉快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了。

与妻子的每次争吵总是处于下风，这使米修的脾气一

点点变坏。对于继子的事情他开始谨慎地避开，不愿再让这烦恼之源困扰自己，给婚姻增添不快，对他的怯懦也不自觉地采取了严厉态度。此外不管怎么说，他有点个别，而且太个别了。他曾反复考虑过收他为学徒，可那样做人们会说些什么呢？某些顾客已经就他同布朗夏尔的女儿结婚一事信口说了不少话。即使同一教区的教民有的也已改换了教堂，留下的人也牢骚满腹。

将近九时，他打开电视机，重新热了一下肉菜大杂烩，毫无乐趣地用起了晚餐，漫不经心地看着无声无息的电视画面。为了能及时听到汽车的声音，他故意把音量调到最低限度。每当她晚回来，他总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故。他故意放慢用餐速度，想最后给尼科尔一个陪他进餐的机会。他拿起餐后的苹果削皮的时候，她回来了。

“呵，你回来了。”他说着站起身来，想去拥抱她。

“星期天，我到面包店吃的饭。”她和他保持着一段距离，说：“可不能耽误了开车送卢多。我太累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还是禁不住问道。

“到我该去的地方去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也不饿，你可以收摊了。好了，晚安。我去睡了。”

她把大衣扔在长条沙发上，用手指向他送了个模模糊糊的飞吻，脚跟一转就走开了。他呆立在那里，手上还拿着苹果，心头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倾听着她上楼的脚步声，接着又听她步入走廊，然后是开门声——突然就是一声尖叫，这使他放下苹果，三两步就上了楼。灯全部打开

了。尼科尔双手叉腰，正在门前嚎叫着。他推开她，往里一看，自己也象被钉在门坎上似地呆住了：满脸是血的卢多睡在他们的床上。

第 二 部

8

圣保尔中心位于森林之中。沉寂、荆棘和松林包围着它。一条沙石路把它和南部一公里以外的公路连接起来。摩尔式的锻造铁门通向一条砾石林荫路，其尽头则是一座城堡，侧翼有一座狩猎古亭。楼板、天花板、平板石的新屋顶以及建筑物的正面都出现了裂痕。城堡内共有四十个房间，其中公共食堂上方的大烟囱上次冒烟的时间谁也记不清了。有两个入口的院子是由炉渣垫起来的，踩上去咔咔作响。

河流的下游有一个久已废弃的网球场。中心奠基人莫瓦扎克上校用过的凡尔赛牌破轿车斜卧在球场尽头。一只名为格拉希的猫就栖身于车下。

在这个由沉睡的森林包围着的地方生活着“孩子们”。他们多数是未成年的小孩子，然而管理他们的人却已五十开外。

他们是神灵庇护的孩子，天真烂漫的生灵。他们是无忧无虑的伊甸乐土的体现者，代表了一种丁香花似的赎罪

精神，虔诚的祈祷使耶稣赐给了他们纯净的血液，他们有朝一日会知道什么是世界的末日。至少那位上校是这么说的。

在中心里，人们从不说“一个女孩”或“一个男孩”，而总是说“一个孩子”。但这种拘泥于形式的区分反而达不到混合的目的。

所有的孩子都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能承担长期生活在这所庇护所里所需的一系列食宿等方面的费用。他们的父母满怀着一种忧郁的爱，为了不最终抛弃他们，只好把他们送进这种地方。

严重的精神错乱者会被遣送回家或转移到瓦尔米那克的精神病医院。

这就是拉考夫小姐工作的地方。上校去世之后，她从护士变成了中心的总负责人。中心的另外两名雇员阿多尔芬娜和杜多担负起了日间杂务和夜间看管宿舍的任务。前者负责女孩子，后者负责男孩子。他们的餐桌也是分开的。

为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中心根据寄宿生精神错乱的程度提供不同的服务。

星期天，一位专司忏悔的年老牧师骑自行车从养老院赶来，为引导迷途的羔羊而做弥撒，此后便同大家一起在中心用午餐。下午，拉考夫小姐根据不同的季节，或陪他玩多米诺骨牌，或同他玩球。

卢道维克来此已经一个月了。虽然前来为他医治创伤的医生极力反对，他仍不得不按确定好的日期离开布维松奈。尼科尔坚决拒绝同他告别，一个人躲了起来，并把恳求她的丈夫痛骂了一顿。“他又不是去监狱。我下一次再同他道别好了。”塔塔夫递给他一个扎着口的沉重袜套。“好好收起来吧，这是我全部的积蓄……走吧，再见！……”他的积蓄全部是五法郎一枚的硬币，来自尼科尔所保存的储蓄箱。这钱是用螺丝刀偷来的。

米修开车把他送到通向圣保尔中心的林荫路尽头。行车一小时，他一言不发。一位胖妇人在等他们。“这是一处不折不扣的迷宫，”她说，“必须十分清楚才行……呵，这就是他！”米修忽然看看表，身体晃了晃。“我还要赶路回去……你不是不知道你母亲！……”他吻吻卢多。答应在下个或再下个周末来接他，当然假期肯定会把他接回家。汽车顿时无影无踪。

“来吧，”那妇女说着转身走向树丛。“到城堡还有一段路。但你的腿很有劲。人们叫我芬娜。孩子们都很喜欢我。我做饭，干杂务和一切人们需要我干的事情。必须按他们的意愿去干，不过没什么。拉考夫小姐要求一切都有条有理。那么你……你的小名是什么？”

“卢多。”他回答。

“这里也没什么……你自己都会知道的。一开始嘛有点好奇，可最终幸运的还是你们。没有忧伤事，不必为过日子计算，也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纠葛，什么都没有。

都是些小鸟，一些得到人们关怀的小鸟。你得了什么病？……”

“得病的是别人……说我有点傻。”

兴奋使卢多麻木，道路似乎承受不住他沉重的步伐。她拒绝同我说再见但我看到她贴在窗子边上那么我也不会把礼物送给她……这样一来取胜的还是我。

“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

他讲述了撞头的经过。

“这可不好，当你同别人发生争执时应使自己冷静下来。”

“是她找我的碴儿。”

“跟一位姑娘就更不能如此了。嘿，嗯，这可够美的！……”

“不是一位姑娘，是我的母亲。”

芬娜责难地摇摇头。

“可不能同母亲打架，这会招致不幸的……你知道，我很清楚你在怎样看待我。我看上去似乎是个老太太了，哎！终日操劳，谁都难免如此。我初来中心时刚刚二十，二十岁。如今我已四十，而且还多出一点，所有的头发都白了。这一切都象是昨天的事情。拉考夫那个人早过了这岁数，可看上去比我还年轻。我再也不想往别处去了。我又想起了同上校说这话的情景。那可怜的人已死了，而我再也不想过去的事情了。”

芬娜长了一张红红的胖脸。退色的红披肩遮住了颈部

的紫斑。手背上暴出青色的粗血管，手腕上挎着一只仿皮的小包。她身体粗笨，人也衰老，但从她身上，人们仍能依稀看出她青春年少时也曾风姿绰约，只是汗水和终日劳作葬送了她的美好年华。

"……荡妇！娼妓！人们曾在我家里对我这样说。不去人行道上揽客就得去洗碗，否则就一个苏也赚不到，自然也就无法谋生……自己的一生往往不是由自己决定的！……无论如何，这里的男子们很和善。此后我就谋得了洗碗的差事，订了合同，一晃就这么多年。开始时由上校和他的夫人管理孩子们。你会看到他们的双胞胎的，人们称他们为守门双星！……"

她疲惫地一笑。

"这两个家伙可把我累苦了……还没有看到谁有他们那样的胃口。每天总是在你前后徘徊，偷面包吃，连放在冰箱里的东西都偷！……你饿了没关系，到了那里你就有东西吃。而且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卢多轻轻摸摸前额的伤口。米修他说我很快便可回布维松奈……可能我父亲也会回来但不对劲儿我没有三个父亲而且也不是三个恶棍……她故意撒谎……她说的目的是为了赶我走……她说这是为了你好我不想什么好我也不愿我不在时她找到我父亲我也不愿她对他说他有个傻儿子人们把他送到教养院里去了。

✴

他们共有二十人，都站立在石阶上。他们以病态的欢快看着走近的卢道维克，没有一个人抬抬脚或晃晃脑袋，完全是一种呆傻的欢快。他们就象塔塔夫分门别类夹在相册里的斑杂的图片上的鸟，虽说五彩纷呈，可除了鸭舌帽下面的眼睛与蝴蝶结，竟看不出丝毫的生气。一道窄缝把男孩子和女孩子分隔开来。女孩子们没戴帽子，身上散发出科隆香水的味道，眼睛看着下面。当芬娜给他们介绍卢多时，响起了一阵掌声和欢呼声。其中的一个孩子走出队列，他身穿怪里怪气的红上衣，几乎就是一个侏儒。他向卢多伸出球拍一样的手，代表所有的孩子欢迎他到圣保尔中心。他是敖德戎·代格蒙德侯爵的后裔，是中心资格最老的学生。

一声哨响打断了友好的欢乐，爱琳娜·拉考夫从他们后面走出来。她身穿一件灰色的系带女服，脸上也挂着笑容，但却给人一种严肃的感觉。

“我们的朋友卢道维克来了，”她宣布说。“走近一点，我的孩子。”

卢多登上石阶，受宠若惊地攥紧手指。

“可你是个大孩子，这是怎么说的！……我们太盼望着见你了。我想你也如此……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又有一个新的孩子来了。你的成长会比圣保尔中心还要快。这是你的新家，一所和谐的住所。”

喋喋不休的孩子们围着他们站成了一个圈。卢多听见了他们的笑声和低语声。

“去吧，不要在此受凉，”拉考夫小姐拍拍手对他们说。“你们今天晚间会进一步和卢多熟悉。我现在要带他熟悉一下新的环境。在这段时间里，你们陪芬娜散步去吧。”

“准备陪芬娜去散步。”代格蒙德侯爵强调了一句。

“你，卢道维克，跟我来。”

他精神恍惚地走进城堡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那本是一间放杂物和干杂活的工作室。他再也走不动了，羡慕地看着打了蜡的地板，恨不能躺上去睡一觉。

她威严地坐在理得井井有条的写字台边，向他投来审视的目光。

“你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吧？……”

“我的名字是卢道维克·包扎尔，”他象被堵塞了喉咙似地说。“我身高一米八，但我不是傻瓜，是我母亲她……”

“好了，请你不要胡搅了……还是快点告诉我你额头上的伤口的事吧。”

“是我妈妈弄的，”卢多结结巴巴地说。“不，是南奈特！她已经死了……不过这不是真的。”

“我知道了……你从此之后叫我拉考夫小姐……明白了？”

他动了动下巴。

“说‘是，拉考夫小姐’。”她不快地说。

“是，拉夫小姐。”

“拉考夫，如果这样说对你没什么困难的话。”

她该有五十岁了；头发已经花白，但仍十分茂密，象

飞行员那样剪得短短的；一张长脸上布满粗而明显的线条；眼睛呈灰色，威严而又锐利；身穿格子图案的外衣，胸前挂着项链。那甜甜的笑容能代表她所有的言语。

“你早已认识了芬娜。过一会儿我就把杜多介绍给你，他是我们最老的雇员……一个黑人。”

“那么你呢？”卢多喃喃地说。

“当然还有我了。”拉考夫小姐用一种同情的腔调热切地说。

他忽然注意到她左手中指上戴着一个硕大的宝石戒指，就象第三只眼睛一样在闪着光。人们曾说这淡红色的宝石里含有凝固的血浆。

“……是红宝石戒指。”护士说着把手放到写字台上。“它本属于莫瓦扎克上校，即本中心的奠基人。在他去世前几天把这戒指给了我。他说这个东西有魔力。不管怎么说是极其难得的珍品……还是回过头来说你的事情吧。据米修说你是个健康的男孩子，当然，我们走着瞧。芬娜早晨来叫你，然后你就帮她为孩子们准备巧克力。早餐之后你就象其他孩子一样去参加各种活动。”

优美的词句缓缓从她唇间迸出，有时还夹杂着鼻音。她摸弄着用皮筋挂在颈上的哨子。疲劳使卢多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的右面是一个铸铁炉子，上面有一个云母蝾螈，燃烧着的无烟煤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无论如何米修说他和尼科尔及塔塔夫在星期天来看我他还说此后就该我回去看他们了……可是我与众不同我不是孩子了我在农场开过

拖拉机我还知道怎么开妈妈的汽车……她不懂得怎样变速她总是挡住变速器。

“再说几句这里的规矩。你每天早上必须整理好自己的床铺。你自己知道怎样铺当然好，如果不知道，芬娜会教你。”

“不，我会!”他要强地叫着。

她惊讶地看看他，继续说，

“这里的大公园随你走，但禁止出去，因为出去有危险。同样，禁止奔跑，禁止躲藏，禁止接近女孩子的住处，禁止白天懒散在床上，禁止到了时间不上床。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没有。”卢多回答。“……在这里吃什么？”

“呃，这要看每天的食谱……但在星期天，甜食是点心。”

“可在我家里，每天早上都有月牙面包和果酱吃。”他低语道。

“呵，真的？……”

“我妈妈会把早餐送到我的床上……”

拉考夫小姐戏弄地一笑，只当卢多什么也没听懂似地说了下去。

“……过节的时候她给你做带馅扁豆。”

“……是桔子馅……”

“看来只有你才是爱恶作剧的人！……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

“孩子们是什么意思？”

护士的脸放出了光彩。

“你终于问了一个好问题，”她抚摸了一下头发说。“孩子是慈善的上帝放到大地上来的生物……目的是给予某种惩罚。什么惩罚？……呃，比如贞洁的，诚挚的，呆傻的，当然还有那无辜的。你就是被选来施以某种惩戒的。”

昏热状态使卢多面前出现了几个变了形的她。

“这一切都是嫉妒。”他叫着。“法利赛人是嫉妒的。我已经十五岁了。就连塔塔夫也说他们是疯疯癫癫的。我并不疯癫。”

“可你说起塔塔夫干什么？……他倒使我感到了嫉妒的味道！……得了，不要说这些了，这些在目前都没什么要紧的。快去看看我们为你准备的漂亮房间吧。”

他跟在拉考夫小姐后面走下楼梯，穿过一个大房间。他看到排列整齐的桌子上摆着碗和汤匙，以及房间尽头的一个大壁炉，上面摆着圣婴像。

“这就是觉悟，”她边走边说。“我今晚当着其他孩子们给你解释。”

一个细节使卢多警觉起来。在一块带折皱的马槽形布面上用布料标了许多记号，摹仿出了星座的记号。但那上面标的并非星座，而是花纹布做成的赎罪羔羊。

他们走进一道长长的走廊，脚踏在橡胶垫上发出软塌塌的声音。

她推开一扇镶有花玻璃窗的门。

“……娱乐室。那边带有十字架的是护士室。杜多正好在对面。现在这里是你的房间，正好朝向公园。”

她走进一个墙壁明亮的房间。里面窗帘垂地，家具也都是老式的：一个衣橱，一张桌子，一条凳子，还有一张床。枕头上放着一个外形奇特的小包。

“呃，好了，不要害怕，打开！……这是全体孩子送给你的。”

打开里面的布包，卢多发觉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近似托儿所的玩具那样的小羊，体积比一只猫大不了多少。他的名字被刻嵌在里面的一块木板上。

“这是什么？”他疑惑地问。

护士的脸上出现了天使般的温柔。

“孩子们是纯洁的化身，”她温和地说，“羔羊则是纯洁的象征，全部意思就是如此……你今晚就会明白的。用晚餐时不要忘了把你的羔羊带去……最后的一件事是：你的窗子是打不开的。门嘛，总是开着的，夜间也开着。另外一个方面，熄灯之后走廊的门就关闭了，直至次日晨才打开。现在我要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有一个衣橱，床底下还有箱子。我绝不能容忍乱放东西。此外你要快一点，小教堂里还有一场音乐演奏。

“是几点？”

拉考夫小姐大笑失声。

“几点？……你认为自己在什么地方，我的孩子？圣保

尔没有钟点，你在此永远也不会看到一块手表，要表有什么用？……一切活动都凭我的哨声进行……好了，你该没有别的问题了吧？”

“海在什么地方？”

“注意，你并未住在海边，这里离海很远，你已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在森林深处。”

“这根本不对。”卢多叫着。

拉考夫小姐眯缝起了眼睛。

“我请你以后注意点礼貌。”她用严厉的声音说。“千万不要忘了，能到圣保尔中心来是你的荣幸。你的父母本想把你送进精神病院去，而且也可以把你送到那里去……我警告你，如果你要捣蛋，那就小心着点。”

她门也不关地走了出去。

卢多感觉到自己在发烧。他用疲惫的目光打量着房间。床边的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被子是蓝色的，墙壁是奶白色的，地板散发出一种使他感到亲切的气味。他又看到了布维松奈那闪光的黄油和面包，以及那还带有水珠的碟子和餐刀。他闻到了咖啡的味道，看到了床单和阳光下的母亲。她肯定已趁着今天的好天气出去兜风，她会很晚才回家，她喜欢晚归，今晚他再也听不到她回来的动静了。

他觉得自己看到了绿帽子下面的一张欢快的方脸。

他打开包，把里面的东西塞进垃圾桶一样的衣橱里。

是米修在夜间为他收拾的行装、有吃的和用的，还有绘画的纸。

他站在那里，踌躇而又窘迫。此后，他轻轻地从衣袋里抽出一个用贝壳和峨螺做成的圆圈。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选择贝壳，筛选比较，清洗并穿孔，用塑料绳把它们穿在一起并涂上漆。他有几次戴过这件装饰品在妈妈面前炫耀，想取得她的谅解。

他把这个项圈藏在床垫底下，并把从母亲相册里偷出来的她的相片和一袜套钱也藏了进去。此后一阵困倦向他涌来，于是他就躺在地上，双手抱头昏睡过去。不他可不是白痴看他那活生生的眼睛……妈妈说他天生就是坏种……在阁楼里看不到大海那是因为它在低处……有时它又冲击着墙壁必须支撑一下否则会被冲倒……我用钉子去挖为的是让海水进来可我不知道这会……我要去问芬娜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它。

✴

风暴摧毁了码头，停息了。海鸥蛋被吹得到处都是，把站着的卢多也吹得摇摇晃晃。腿部的猛烈摇晃使他睁开了眼睛。海鸥从他眼前消失了，面前出现了代格蒙德侯爵。他把叫声咽了回去。

“躺在这里是禁止的，”一个尖尖的声音说。“我对此会守口如瓶，但还有别人……此外，您错过了一场音乐……现在，我们该吃晚餐去了，大家都在那里等您。”

天已经黑了，灯都亮了。

“尤其不要忘了您的羔羊。”

他俩的出现引起了已就座的孩子们的一阵掌声。衣帽钩上挂的鸭舌帽看上去就象栖息的鸟。环绕着小桌的小灯把餐厅映照得象幼儿园。一个大腹便便的黑人推着一辆食车走过来，里面全是冒着热气的菜盘。

“我是杜多，”他咧嘴笑道，“你呢？”

脸是年轻的，头发却灰白了。隆起的肚脐部分竟象女人的乳房那样鼓了出来。

“我是卢多。”

他有点害怕那黑人的手，因为是生平第一次见到。

孩子们都伸长了脖子，以便更加清楚地看到卢多。侯爵作出一个豪迈的手势，指了指他边上的空位子。

“我叫敖德戎。您的左边……呃，是格哈典。他话不多，但我们都非常喜欢他。”

卢多看到了一个表情忧郁的孩子，又浓又黑的眉毛在他前额占据了相当突出的位置。

“格哈典被剥夺了戴鸭舌帽的特权。”侯爵在他耳边低声说。

餐厅里响起了一声轻微的哨音。在另一侧女孩子们的桌边，拉考夫小姐站了起来，大家立刻安静下来。

“现在你们都认识卢道维克了，我们的新伙伴。我将要求他带上他的羔羊走过来……”

发烧和焦虑使卢多颤抖，他离开座位，与护士一同站

在摹仿耶稣诞生的马槽的形状而建的模型边。走过去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位少女在注视着自己。她一头黑发，衣服倒是红颜色；容貌秀丽，嘴旁却有一个难看的疤。

卢多看到了矮胖的耶稣，驴子和牛，以及人手一件的羔羊。

“好好看着，我的孩子们，”护士宣布说，“和你们所有人一样，卢多也有了一只羔羊。”

她晃动着盛圣饼的祭器转了个圆圈，桌边顿时响起了一阵嗡嗡的赞许声。

“为了庆祝他的到来，我今天让卢多占据小耶稣的位置。他现在和米沃娜与罗莎莉在一起，就在敖德戎的后面。到十二岁的时候她们同样会占据这个位子。我们希望卢多能象她们一样好。”

米沃娜和罗莎莉是两个可怜巴巴的小姑娘，竟象两个机器人似地一动也不动，对外部的一切都漠然置之。

“那么现在，我要把鸭舌帽赠送给卢多……在圣保尔，每个孩子都有一顶鸭舌帽。”

她提高了声音重复道:

“每个孩子一顶鸭舌帽，每个孩子一只小羔羊……”

她的话在餐厅里引起了一阵骚动。

“……不错，我的孩子们，格哈典除外。格哈典从马槽里拿了羔羊，他从慈悲的上帝那里偷了羔羊，他永远也不会成为小耶稣。”

格哈典当然是个呆傻儿童，失常的染色体葬送了他，但有时也会突然闪过一丝智慧之光。他的羊总是排在最后一个。但他偷偷地把它放在米沃娜和罗莎莉的前边。羔羊每天早上都会依次轮换一番。有那么一天，小动物不见了，而且丝毫没有寻找的线索。格哈典把它藏在一个废弃的鸟窝里。那棵橡树上还有他偷去的小耶稣像。他用线把蚕豆和羔羊系在一起，这样他那背叛上帝的羔羊就再也没什么危险了。

“更可气的是格哈典不对我们说实话……”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那个黑眉毛的忧郁孩子，他本人却贪婪地看着汤匙在沉思。

“怎么，你还什么也不说吗？”

他甚至连眼皮也不抬。他绝不会透露匿藏圣物的地方，此外他也早就把那同伴忘掉了。他定期去访问那已没有羔羊的鸟窝——羔羊被雨水冲掉了，并用面包渣去马马虎虎地修补松散的鸟窝，同时枉费心机地保护着那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

“呃，那你就自作自受吧！……什么时候招了，什么时候才有鸭舌帽戴。”

格哈典只能在夜间得到补偿，睡觉时他可以偷偷地抚摸在小教堂里找来的红色鸭舌帽。

“我现在只能把他的帽子给卢多，此后我们便可以用晚餐。”

她象晃动一顶主冠似地捧着那带小绒球的鸭舌帽，庄

严地戴在新来者的头顶上。

男孩女孩们根据她的信号唱起了赞美歌，而卢多则满面羞红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用餐使他感到迟钝。他和其他孩子一样首先吞下去一片白色的药片。虽说从黎明滴水未进，他却不感到饿。巧嘴利舌的代格蒙德侯爵使他到糊涂，使他感到厌烦，同桌用餐的人们注意地看着他，笑着，不放过他的一举一动。他此时已到那个地方了……他需要的就是那个地方……这样对他有好处……把他送到那里也是为了他好……他现在再也不会损坏餐具了……再也没有他的叫喊声了……他再也不能贴着门缝偷听了……从医生那里出来时她说所有的医生都是胆小鬼谁也不敢开证明但你是疯疯癫癫的卢多你很清楚你是疯疯癫癫的……这不对我不清楚。

甜食一过，一声哨响解放了孩子们。

“现在，”拉考夫小姐宣布，“快随芬娜去小教堂！我马上就去和你们一块儿祈祷。”

每天晚上她都要根据自己的心情重新安置一下马槽，把所有的羔羊都降低一番，羞辱一番，这就是那些为别人的进步开辟道路的人的内心深处。他们每天早晨都会发现有些人的羔羊位置变了。统治孩子们是她命运的最终归宿。她昔日曾是莫瓦扎克上校的情妇。她日日夜夜都在想着这件事情，心中总有一团复仇之火，要烧掉她一直忍受着的孤独的苦痛。他死了，一了百了。他是否从未爱过她？……可

能，一开始就是如此……呵，他在昂古莱姆医院的汽车里找她时说得天花乱坠……他说要娶她。就是在咖啡点心厅里说的。她已四十出头，他已六十有余，他想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他早已结婚。由于年轻而犯下的错误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了两个傻女儿。他指望她能给他生个孩子。不过不要仓促行事，更不能闹出什么丑闻，要从长计议，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爱情。她可以去圣保尔看护病人，等他同妻子了结一切之后再说别的。

她上钩了。她爱了。她付出了一切，她抛弃了一切，为实现遥遥无期的计划，她以粗率的语言辞去了国家医院里护士长的职务。

她是怎样地在想他！……

四年之后，莫瓦扎克上校太太心血管病去世，她的配偶因绝望而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嘴巴扣动了扳机——是她最早得知他的死讯。

她度过了多少个可怕而又苦恼的夜晚。精神在受着刺激，肉体在经受着折磨。一个可怕的人。她颤抖着醒来，全身灼热，她的情人抱着她，央求她，此后她又看到尸体的碎块，这一幻象几乎把她逼到了疯狂的程度。她跑了出来。

此后她便一直开着灯睡觉。

……还有他在地下室的那个摄影间，布置得很有男子汉风度，工作台下还放着一张折叠床。她总害怕上校夫人会冷不防地闯进来。

老懦夫！……一个皮包着骨头的老家伙是不会兑现其

诺言的。最终的战略也不过如此，他从不会安排自己的事务，连点联络工作也干不了，但一道卫生的甜食总能经得起风言风语的考验。她成了一位年老还要享乐的先生的甜食——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睡得更香一些。

他死后，她有两年不曾登上在梅赫尼亚克的理发师的门。直到有那么一天，再也遏制不住的向往青春的愿望使她给理发店打了个电话，与一位名叫伊万的剃了平头的美男子约了理发时间。他过去就曾照料过她。此后她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都会前去。让男人的手给洗头是多么舒服呵，闭上眼睛，松弛精神，虚构着她从未有过的婚姻，在省城用过的晚餐，前妻的嫉妒以及地位上升之后随之而来的所有荣耀。

9

卢道维克从来也分辨不清那些病理名称的不同意思，什么我向性，谵妄症，忧郁症或幻觉症，再说也从来没有人教过他。在圣保尔，惟一能得到迅速解决的病症总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什么骨疽、扭伤或脖子酸痛。孩子们不管有什么小毛病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包扎，并说，“我病了。”那些具有魔幻般效力的配方总会暂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或者说在他们的心理上至少如此。

对他们来说时间没有任何概念，没有将来，也没有过去，虽有年长年幼之分，但他们也感觉不到年龄上的差别，记忆和死亡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未老先衰，除了眼前的瞬间之外也想不到将来，只是偶尔产生几丝怀疑之感。

卢多只是从名字上知道他们是格哈典，米沃娜和罗莎莉，沉默的莉丝，马克桑斯，安东尼奥，以及孪生兄弟伯纳德和巴赫纳比，他俩见到食物就抢，可在唱诗班里竟又象夜莺似地歌唱。然而还有一些孩子竟完完全全象木头一般，

几乎和墙的颜色溶为一体，他们沉默寡言，嘴巴就象古罗马的包裹一样，谁也休想打开。尤其某些女孩子更是如此，卢多从来也分辨不清谁是纳迪娜，谁是安吉丽克或米海伊尔，到后来他干脆放弃了分辨的念头。她们自有她们的一套办法，能坐在球上从坡顶滚到坡底，身子直挺挺的，眼睛一动也不动。

卢多对安东尼奥产生了偏爱之心。后者就象一个胆怯的隐士，即使和大家在一起时也一个人呆着。他那泪汪汪的栗色眼睛总是茫然地看着那些玩具。他脸部右侧刮得光光的，另一侧则毛发丛生；他刷牙从来只刷上排牙齿，绝不会去碰下排；不受一通申斥也绝不会淋浴。有那么一天，拉考夫小姐和杜多想把他的两边都刮干净并给他梳理一番。他立刻变成了一头猛兽，把护士的手咬出了血，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实行这一计划的念头。他还习惯于一种无害的上吊自杀活动。他登上一只小凳子，把套在脖颈间的领带挂在衣钩上，然后就伫立在黑暗之中，一动不动地耐心等待着冥冥来世。这种同阴间挂钩的方式，虽说是摹拟的，却使他给其他孩子带来一种送葬的磁性吸引力，当然那爱嫉妒的矮子除外。

此外还有一个从早到晚都在朗读维克多·席和布里雅的小说《柯斯亚的帐目》的卢西安。“这是为了辨别，”有一天他对卢多说，“你不会朗读。”说完他就以最快的速度朗读起来，卢多恼火地走开了。然而他一走开那人间奇迹就消失了。卢西安既不知道他所读的那些字句是什么意思，

更不知道故事的情节。这本小说他已读了十年，就象修道院长身边的《圣经》一样。

敖德戎是孩子们的地下领袖，他公然让他们对他以您相称。他身材矮小，却处处摆出一种古罗马行政长官的姿态，讲起话来是一副肺结核患者的腔调。他的脸就象生着稀疏毛须的大萝卜，笑起来无所顾忌，满是皱纹。他酷爱音乐，并说曾有一把教授的“考尔道”，至于那是什么乐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认为是拉考夫小姐的至交，而她则发觉他是最狡猾的一个，是最积极的告密者。为了听赞扬话而去告密，在她面前夸口吹牛，当然最终上当的还是老傻瓜。他所憎恶的是那些女孩子，而据他自己说她们也憎恶他。他从不敢独自在公园的林荫道上行走，因为她们总在那里等待着他，要把他撕成碎片。他不得不唱一些能同她们套近乎的歌曲。

总之，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吃饭前在外面的空地上可以互相交谈，但一方面是禁令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恐慌，他们竟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一自由的机会。

卢多从第一天起就把莉丝选作他婚配的对象。

“做成这个的是我。这是为了我妈妈做的。我们已象印第安人那样结合在了一起。我已把我的血滴在咖啡里了。”

她一言不发，却一个一个地吻了那些贝壳，就象吻什么吉祥物一样。人们说她患的是食欲缺乏症，她已十八岁了。来圣保尔完全是出于自愿，她不需要自由，也不要家庭。一道唇裂破坏了她的嘴部，于是便对画片上的漂亮嘴

唇羡慕不已。她身着一件几乎显示不出女性美的上衣，手总是揣在衣袋里，或捻里边的面包渣儿，或紧握着拳头。

“等回家之后，”他继续说，“我也为你做一个。码头的防波桩边上有许多贝壳。我在此快呆到头了。”

哨声响了。卢多在矮子身边找到自己的位置。矮子不满地说，“我不愿意您同她说话。她是个坏人，不管怎么说，她是再坏不过的。”

在漫长的白日里，拉考夫小姐的哨子代替了时钟，统治着一切活动。

上午全部是户外活动。午后先是促进消化的集体散步，此后孩子们便去小教堂后面的工作间从事各种活动，制陶器，绘画，纺织或送邮件。活动视天气情况而定。那些最聪明者还能写一些带插图的短信寄给家中，以此沟通感情并显示他们的创造力。晚间有音乐和电影，即在录音机上放一些莫扎特或马雷的早期作品，电影则是关于大海的起源和沙漠的形成之类的片子。在去餐厅之前，淋浴是必须的，而且总是男孩子们先来。卢多看着大家都脱光，露出无力的躯体和白中泛黄的肚皮。

晚餐之后便是集体祈祷和唱诗，夏天则在露天进行，于是都达到了天使般的和谐与统一。此后孩子们便可以回房去，或在公共活动室等待着熄灯时间的到来。

每天都有一个活动的主题，如此周而复始地锤炼着孩子们的记忆力。星期一是静穆之日，人们都享受着爱慕的安详。星期二是仁慈之日，需要人们为未来而奉献。星期

三是希望之日，要人们感激耶稣，即万物的在天之父和魔鬼的征服者。星期四则是集体忏悔之日。忏悔者面红耳赤地站在孩子们的队伍前，坦白自己是如何偷吃饼干或暴食暴饮。星期五在为“陌生人”的利益的祈祷中飞快过去。星期六则是欢乐之日。所有的人都把被压抑已久的感情迸发出来。

“欢乐是什么意思？”卢多问。

“这就是说在这里不受外人的侵犯……你有什么事情引以自责的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请求你在下一个同样的日子也象其他人那样洗洗脑筋。”

星期天属于他们的父母。他们一早使来参加弥撒，把汽车停在网球场上上校的车旁，同他们的孩子在公园的林荫路上一直呆到傍晚来临。有的孩子在这一天的时间里口若悬河，有的则一言不发，但这都是一回事儿，这都是他们命中注定，命运不好怨不得他人。夜晚来临。丈夫通常要作出一番努力才能拽走伤心的妻子，她们总是难以接受这痛苦的事实——将女儿或儿子留在一个孤零零的星球上。

*

“往墙上涂抹是禁止的。”矮子颇有礼貌地说，“……当然，我绝不会对拉考夫小姐说……但她要视察各个房间，

此外，还有专门愿意说坏话的人……我来此只不过是为了向您道晚安。”

“我和别人不一样，”卢道维克恶狠狠地尖锐反驳。“我并非傻瓜，而且我也不会在这里呆下去。”

在中心的六天生活已经使他的神经受到了严重损害。他每天下午都是靠玩企鹅打发过去的，就是那种用退色的赛璐珞做成的玩具。另外一个主要的娱乐项目就是捉昆虫，但圣保尔难得有昆虫飞来，所以捉不捉也就那么一回事，孩子们乱哄哄地聚在一起，有的说胡话，有的打盹。傻子们在一起并不知道烦恼是怎么一回事。

“这倒是真够叫人难过的，您能在这里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此外大家也绝不知道什么别的！……你都看见了吗？……第一个到马槽的总是我。”

他装模作样地挺起红衣服里面的胸膛。

“您今天又和那个……莉丝说话了。她是最坏的一个，拉考夫小姐恨她……我可以坐下吗？”

不等卢多答话他就坐在了床上。

“……看，您画得可真不错，而且我还懂其中的意思。我收集各种奖品，各种奖章，我还赞助各种赛马比赛。我非常喜欢您画的黑花。”

“这不是花，”卢多懊恼地说，“是一只手。”

“这是只黑手，呵，我明白了！……后面的那该是花。我非常爱花，尤其是玫瑰。”

“这不是花，是头发。”

“噢，但它们是红的，棒极了！就象火一样！……它的艺术价值就在这里，火的颜色。”

卢多紧闭着嘴巴，继续画他的画。

“大海在什么地方？”他低声问。

矮子看上去吃了一惊。

“大海？……这我可不知道，尤其又那么遥远。不管怎么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还是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吧。同女孩子们说话您要倒霉的，而且这也犯禁。她们都是危险的，我认为。您从未发觉她们看我的眼神吗？”

卢多什么也没发觉。

“那好，从此以后您留点神。和她们在一起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您看看格哈典！……”

“就是没有鸭舌帽的那个？”

“而且也没有羔羊。”

敖德戎用手掌掩盖着自己的笑容。

“这可够有趣的……您画的头发里有一绺倒了过去。”

马克桑斯夹着画板走了进来，看到矮子在，他不由红了脸。

“晚上好，”他抱歉地说，“我只是想来让卢多看看我的水彩画，没想到打搅你们了……”

马克桑斯是一位留着具有浪漫色彩的黄头发的少年。他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瘦弱的身体似乎承受不住睡衣的重压。

“不过没什么关系，”敖德戎高傲地说，“您进来，不必

站在那里。”

接着他压低了嗓门:

“杜多在干什么？”

“我想他睡了，我听得很清楚。”

“太好了，我有一样马上就要给你们看的东西……我用我的仪器探出了它是什么。”

敖德戎拿出一个他称之为仪器的海洋气压表，测量一块球状水晶。他以此占卜算命。

马克桑斯被卢多的墙壁吸引了过去。

“这是一只手，不是吗？……可那后边，肯定是一个人吧？……”

“这是一只黑手，”敖德戎插进来说，“并且带有花朵。”

“不是花朵，”卢多纠正他，“是头发。”

马克桑斯咬着手指尖，用一种疲倦却又逆来顺受的口气说:

“后面有一个人……我画的是屠龙的圣米歇尔，我……”

“我本人也画画，”敖德戎插嘴，“我的图画都贴在餐厅里了。”

马克桑斯已在书桌上把他的画夹打了开来。他爱不释手地摸着里面的画纸。除了那些没用过的纸张尚还平整之外，别的或被揉皱，或被用狂乱的色彩涂得乱七八糟。每一张纸的下面都写着同一个传奇故事的错误题目：圣米歇尔屠龙。接着就是用不成比例的大写字母拼成的作者的

姓。

“现在都听我的。”矮子故弄玄虚地说，“我们三个人都可以去开开心，此外别忘了我是你们的保护人。”

他的手掌上出现了一把大钥匙。他对女孩子发自内心的恐惧使他成了最让人放心的狱吏。他负责每天晚上在杜多之后检查长廊的门是否关紧了。

“可这是危险的，”马克桑斯抱怨地说，“如果拉考夫小姐监视我们……”

“您只能是个胆小的马克桑斯，而且您从不敢远走一步！”

他双脚着地，半推开门看看，做手势示意二人跟上。夜很静，一点点声音都显得格外清晰。在长廊尽头，他把钥匙插进锁中，大餐厅便出现在他们面前。餐桌上的银碗在闪着光。月色映在玻璃上，连窗子也改变了日间的形状，反射出清幽幽的光。

马克桑斯已不辞而别。

“该死的东西。”敖德戎低声诅咒。靠着手电，他在桌子和凳子之间象鱼一样转来转去。卢多在通向马槽的通道边跟上了他。手电光束照向纸板做成的马槽，驴子和牛，小耶稣和排成一线的羔羊。

“就是如此！”矮子狂喜地说。“您看，我的的确确是第一个。我总是排在第一个。看着点，我们是邻居……”

他忍不住惊叫起来。

“……好奇怪呵，您竟比昨天往后倒退了！……您倒退

了六个位置，这太严重了！这肯定是因为您和莉丝说话的缘故。”

他继续沿马槽察看着，就排列的顺序低声发表评论。“看起来安东尼奥真的没偷羔羊……可为什么总把密希亚姆放在前边？……女孩子们这一次的位置又都不错！……呃，马克桑斯的位置真好……未免太好了……”他咯咯一笑，朝那羔羊伸出手臂，看上去有些犹豫，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抓起那件东西，把它放到最后一个。

卢多回到房间，沮丧地睡下。米修说过他星期天来还得在这里和白痴羔羊与企鹅们呆上两天……我可不愿要这些东西……上等阿拉伯人分辨不出味道的细微差别他们把六条沙丁鱼浸泡在油里在饭前二十四个小时就着一点水和三瓶鳀鱼一起食用这样会增强肌肉的纤维并且耶稣的内心之果也得到了保佑。

✷

第一个星期天到了。卢多就象犯了失眠症一样神不守舍。芬娜在七点把从各家捐献的旧货堆里捡出的一套西服送到他的房间。

“这衣服已经不新了，但也不很旧。领带在衣袋里，不用打结，那上面有个橡皮套，往脖子上一套就可以了。”

卢多恼火地说他什么结都会打，连水手领带的结都会，他在布维松奈时天天穿西服打领带。

西装散发出一股防腐剂的味道。裤子短，而上衣领带

又太宽，样式不用说是过时的，但他觉得这衣服还是够堂皇的，于是便高高兴兴地打扮起来，并情不自禁地抚摸着芬娜忘在扣子上的红色的鲨鱼装饰物。他避免去看自己的鞋子，那是米修穿过的一双旧短靴，一般在滑雪时才穿。这是他第一次穿上绅士的服装，就象塔塔夫在节日时穿的那样。他此时再也不怀疑，他的母亲就要来看他，他不由得喜出望外。出门前他把贝壳项链放进里边的衣袋，然后来到大餐厅。

“你用的时间可真不短，”芬娜对他说。“有的东西都凉了……孩子们要到……”

接着她看到了红鲨鱼：

“竟给你戴上了，真是的！……可这对你一点儿也不合适……”

芬娜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就把那装饰物拿了回去。

卢多恼火地从餐车上取下可可饮料盒，喝了半碗热奶，吞了一片面包，然后便急不可待地赶到公园入口，在那里等待第一对父母的到来。

十时许，一辆黑色小车开过来，车里的一对夫妇问他的姓名。他藏起鸭舌帽，干巴巴地回答人家说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而且父亲马上就要来接他。

接着，他看到路上扬起一阵烟尘，蓝天下出现了一辆弗洛希德车。那发动机的声音是那么熟悉，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加快了，不由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好了，他们来了。他期待着渐渐驶近的车能呈现出白色，他们在里面朝他做着手势，

他扑上前去……

……蓝色的弗洛希德车里坐的是一位上了年一纪的妇女。她带着浓重的异乡口音对他说这样在外面站着会受凉的。

一直到中午，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们连续不断地到来，孩子们在草坪上隆重地迎接他们，此后便把他们让到餐厅，享用芬娜准备的冷餐。拉考夫小姐组织人们轮流用餐，并不断抚摸着受她保护的孩子们，使餐厅里出现了一幅令人感动的场面。

先是敖德戎，接着又是杜多被派去寻找卢多，但他拒绝回来用午餐。

夜晚降临，访问者们先后离去。直到孩子们送走最后一批汽车时他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固执而又恼怒，简直不亚于当年翘首仰望美洲大陆的人。

“这真是一种得伤风的好办法。”他对拉考夫小姐说。

“他已这样重复了二十次了。”杜多说，“真比一头骡子还要固执。”

“我不是骡子，”卢多着急地说。“无论如何，他们就要来到了。也可能他们太疲劳了，我母亲她过那么一段时间就要疲劳一阵子，是我常帮她的忙。”

蓝色的弗洛希德车又出现在他们身边。

“你们这里有一根很不错的信号杆。”口音难听的妇女开玩笑地说，“他站在这里可够有风度的，我希望下个星期天能再见到他。”

他的晚餐也没动。

“你竟什么也没吃!”芬娜看着他一动未动的一盘蔬菜泥说。接着，她又笑道，“这是因为你妈妈没来看你吧?……但要知道你看到了别人的。我已有三十年没看到她了，我的母亲，而我也从不为此事伤神。你过些日子就能见到她，这没什么。她们有时经月不来……快点，还是吃一点吧，吃点东西就好了。”

“您和我同病相怜，”敖德戎对他说。“谁也不来看我们，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所有的外人都使我感到乏味。”

甜食之后，卢多机械地同大家一起祈祷，并聆听拉考夫小姐的演说，她夸奖孩子们表现不错。

回寝室时他碰见了她。

“你的父母今天不来看你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会使你思索……”

他们对视着。她的声音柔和而又坚定。

“你看上去闷闷不乐，我的卢多……你这么多愁善感是不好的……如果你有什么心事，就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同时还要想到我们这里就是你的家，你目前真正的家。”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怒气冲冲地说。

当感觉到她的手碰到了自己的，他就脚跟一转走开了。

回到房间，等待着他的竟是一阵喧闹，有笑声也有哭声：几个孩子躺在他的床上，正在声嘶力竭地做弥撒，吕

西安扯着嗓门读一本小说，格哈典高声傻笑，马克桑斯呆呆地看着，神经质地挥动起手臂打拍子，敖德戎看上去是这个杂七杂八的合唱团的指挥。

“他们都在等您，”他说。“这是为了庆祝您到中心的第一个星期天。您看他们多高兴!”

卢多的一声尖叫使房间内完全静了下来。

“现在该收场了。”他眼里含着泪说，“你们都是一帮嫉妒的家伙，可对我来说并非如此，我不嫉妒。而且我也不喜欢这样。你们都听着，在我母亲没来的情况下我不希望别人进我的房间，我不想看见你们，那么都走吧!”

孩子们睁大了恐怖的眼睛看着他。

敖德戎怒气冲冲地跳下床，傲慢地说:

“好吧，那也只能这样了，您也不过如此，我说，自命不凡的脑袋。就这样吧，我们还巴不得休息一会儿呢……”

门被带上了。

卢多抓住西装衣角，象脱套头毛衣一样脱了下来，揉成一团往窗边一扔。

他颓丧地坐在床上，然后走到书桌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揉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本。

你是我的母亲，所以我要把信写给你，这是我的义务。同时也因为你没有来。米修对我说他要和塔塔夫一起来，而且你也曾答应过下一次同我说再见。我一直在大门口予。可是你为什么不

来？你必须来。我用贝壳做了一个项圈。如果你不来，我就无法给你。拉考夫小姐说我呆在这里一点作用也没有，还不如去看医生有用。我可以跟米修学徒。如果我学会修理弗洛希德车，换起轮胎来就不会贵了。我现在算是看到了傻子，以前我没有看到。我和他们可不一样。这倒并不是说他们坏，他们甚至很和善。他们的眼睛就象我和塔塔夫捉到的鲻鱼那样。今天我有了一条象米修那样的领带，而且我还知道如何打结。

卢　多

10

孩子们每月画一次“陌生人”。这指的是外部世界，即圣保尔中心以外受邪恶势力的吸引而存在的芸芸众生。最有想象力的作品被张贴在马槽周围。

不顾这题目所限，卢道维克仍旧描绘他那始终如一的肖像。拉考夫小姐看上去有些惊奇。

“这就是你画的陌生人吗？……真够有意思的。手掌后面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回答。

“你看……你没看出来吗？他这样是无法喘气的，手掌捂住了鼻子。为什么？”

“不知道。”卢多就象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画似地说。“今天上午邮递员来了，送来了好多信……”

“不错，可一封也没你的。你早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了。”

“如果我妈妈有信来，”他喃喃地说，“就必须给我本人，可不能给别的孩子。”

拉考夫小姐猛地攫住了他的下巴。

“你根本就不想回答我一个问题，不回答是不是？……如果你的父母星期天来，那也就没有必要写信。重要的是你要给我们画一个漂亮的陌生人……一个还不多见的陌生人。”

她轻轻吹了一声哨子，所有的孩子都抬起了头。

“好了，我的孩子们，把你们的作业交给我，现在是去洗澡的时候了。”

接着她又用闪烁的腔调补充说：

“卢道维克今天晚上为我们画了一个很美的陌生人……”

孩子们离开之后，她又重新研究那幅蕴含不幸的作品：手掌似有似无，而头发看上去是用真正的血染红的。

血。

她马上让杜多叫来了卢多。

“我想告诉你，我决定把你的作品张贴在餐厅里……这是一幅成功之作。”

“那么你呢？”他心不在焉地说。

她看看他前额的伤口，它看上去早已完全愈合。

“是我的鼻子。当我想得太厉害时，我的鼻子就会出血。”

星期天她就要来了……我先不把项圈给她我甚至连话也不同她说她上一次就应该来……除非她回答我的信如果我今天收到她的信我就会给她项圈……即使她不来我也不

在乎那我就再给她写一封信告诉她不必来了……我将对她说我什么也不需要我早已到了能独自回布松维奈的年纪……我还会说我要去贝拉克到我们曾去过的海边那个咖啡店你在那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碰翻了你自己的杯子。

“……当我问话的时候应该回答，而不要总是去想你那些伤心事。你究竟在想什么？”

他突然产生了一种面对空旷的荒原发表演说的感觉。

“我和塔塔夫一起过灌木丛。我母亲不愿意我们吃便餐时用汤匙。”

“等等，”拉考夫小姐打断了他，“我希望你以后不要用自己的鼻子绘画……我听说你把自己的才智用在了房间的墙壁上。我劝你以后不要再干。还有一件事……你似乎对……莉丝感兴趣……”

她两掌合在一起，放低了声音说，

“……要提防她……此外还要提防所有的女孩子。”

这种对异性的自觉爱慕和其纯洁而又原始的情感使她感到迷惑。还都是童男童女。她每日每夜都在想。清白无辜的感情。童贞男女与罪犯就象大海中的两股回流，定期涨潮落潮，而窥伺的目光就象那能把两股潮流掺和的飓风，是把人引向深渊的开始。

她的脸上出现了开心的笑容。

“是不是发觉她很漂亮……就是那个莉丝？……你没有注意到她的嘴唇是裂开的吗？……”

“还有我母亲。”他突然插进来说，“您为什么不愿意说

说她呢？”

“你都在对我说些什么……我当然愿意谈谈她。她又从不露面！……”

✷

此后的一个星期天，还是谁也没来看卢多。他又给布维松奈写了信。

> 我的父亲有一天来了。他在下个星期天还来。那么你也必须来。他告诉我他想和你谈谈，说说关于我学徒的事。中心的一位夫人也说想和你谈谈。这里画得最好的是我。而我写的这些信也证明我会写。女厨师将要教我怎样做果酱，这样我就可以回布维松奈做黑莓果酱了。此外我还看到了一个黑人。当塔塔夫对我说起的时候，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
> 卢　多

十五天过去了，他仍旧得不到任何消息。拉考夫小姐告诉他不必忧虑。敖德戎从那支气压表上得出结论，说他再也看不到他的父母了，并让他放心，说他的友情可以代替一切。此后的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时分，卢多被叫到会客室：塔塔夫和米修马上就到。透过开着的大门，他远远地看见了他们，于是抬脚就跑。

“稍等一会儿他们就进来了。”护士不满地说。

卢多没听她的话，还是冲了出去。

“我的母亲呢，她在哪里？”卢多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问米修。

来人过来吻吻他的左边脸颊。

“呵，能在这里见到你真叫人高兴！……我敢说塔塔夫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你真是高兴。不是吗，塔塔夫？”

“来的路上除外……我一坐汽车就心跳得厉害，另外我们在树林里也迷了路……”

当卢多想拥抱他时，他却轻轻地摆摆手。

“在这里看到你真奇怪。我并未想到傻子们会是这样子。这里还有一股怪味道。”

“的确是让人高兴的。”米修坚持说。“我们还给你带来了甜点心。”

他拿出一个捆着的小包。

“有白兔点心，还有石榴汁糖浆……整整一瓶子……此外还有鞋子。你看上去不太舒服……呵，这真叫人高兴！……”

他的目光从堂妹身上移到卢多身上。

“我们上个星期就想来，还有再上一个星期……可后来你母亲生了病……呵，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儿也不重，你不要担心：她已经好多了！……现在好多了。”

“那她为什么不来呢？”卢多重复地问。

“……是好多了……但还没好到出门的地步！”

米修愉快地拍着他的肩膀。

“她下一次来，别担心。她还说……向你问好……最后还要吻你一下！……”

“这根本不是真的。”卢多喃喃地说。

他看看塔塔夫。他轻浮的打扮和他的形态极其不一致：黑裤子，黑衬衣，连半筒靴也是黑颜色的。

“有谁去世了吗？”他担心地问。

米修扑哧一笑。“你问得对！他总愿意打扮成殡仪人员的样子，这个塔塔夫……因为这副样子可以吸引女孩子们的注意力。放心吧，谁也没事。”

拉考夫小姐幽默地一笑，托词说她必须先走一步：在周内她没有一刻空闲时间。“快点，我的卢多！……趁着还有日光，带他们去看看公园，还有你的房间。千万不要耽误了晚餐时间……”

“傻子们都在什么地方？”她出门之后，塔塔夫问。

“都在淋浴……不过他们不是傻子！有的会读会写。甚至还有一个……一个侯爵。”

“看看，你又长高了，”米修错误地理解了继子的消瘦。“你长高了，但略显苍白……好……是不是可以去看你的公园了……”

他们下楼梯时没碰见一个人。

卢多搜肠刮肚地思索着，想着他日以继夜地准备了一个月的话，即让他们把他弄回布维松奈的理由。

米修在渐浓的暮色中端详着那外表庄严的长方形建筑

物。

“他们这里还有圆饼，真不错!”

“星期天还有点心，但不怎么样。”

“还有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树木，和我们家的一样美……你住的地方怎样？”

“这里地方不够，那位太太说过。可现在你也来了……我也许可以同你回家了。”

米修惊讶地看着他。

“可你怎么回去？……”

“这有什么难的，我可以和你们一块儿回去。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找我。”

他并未马上回答。

“听着，乖孩子，”他终于开了口，“……只是来看看你已经够使我们高兴的了。当然我们会来接你的，这是我亲口答应的。但你知道，还要再等一等……你在此能学到不少东西，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有这样的乡村景色，说到底，你在这里并不坏。”

卢多捏紧了拳头。

“我可以学徒，”他急切地说。“那位太太说我可以去学徒。”

“哎呀，你们在这里玩我们南方的球戏。”米修指着脚下的洞穴说。

“那是为了捉企鹅的。”

卢多看到塔塔夫在做鬼脸。

“往那边去还有什么看的？”米修在转向公园时问。

“一个被用来停车的网球场。”

“停车的网球场，那就该叫停车场。”塔塔夫怪里怪气地说。

他们沿着通向幽暗的松林的道路走着。笼罩着树丛的寂静气氛也感染了他们，一时谁也不吭声。一阵毛毛细雨顿时使空气变得格外清新。网球场出现在他们面前。薄雾笼罩的地面上被压出了车辙印，此外便是一辆残旧的汽车和象驳船一样翻在那里的浴缸。

“这就是你的浴室吗？”塔塔夫挖苦地问。

他们在球场的边缘停住了脚步，谁也不再往前走，仿佛已经到了湖边。

“你刚才说什么了？”米修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问。

“你们什么时候来带我回去？”

“呵，这还得商量商量……必须和我堂妹商量……此外还得和……唉！”

他用一声长长的叹气代替了最后一个字。

“哎呀，越来越冷了。”塔塔夫不耐烦地叫着。

他们便转身往回走。

“为什么你们不给我回信！”

米修说从未看到过他的信。“可能是她忘记拿给我看了……她不是故意的，恐怕是忘了……她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你知道！……”

夜色似乎一下子就降临在他们周围，雾更浓，气温更

低了。他们走出树林，院子里的炉渣在脚下咔咔作响，面前出现了灯光柔和的餐厅和石阶。

“在离开之前，我们还很想看一下你的住处……”

“我可不想去看那些傻子。”塔塔夫不情愿地说。

当他们走上台阶的时候，容光焕发的敖德戎出来以主人的身份迎接。

“非常欢迎，先生们，”他谄媚地说，“卢道维克常对我们说起你们。”

一群羞怯的孩子聚集在餐厅门口，害怕却又热烈地偷看着来访者。

“他是代格蒙德侯爵。”卢多介绍说。

塔塔夫没有理他伸过来的手。

“呵，你仍旧涂抹墙壁，”机械师在卢多的房间里说。“除此之外……你这里一切都够好的嘛……”

他喋喋不休地称赞床是好床，说人们会以为走进了宾馆里，他完全可以在这里多呆些日子，以恢复健康。“那个去处在什么地方，主教住宅？”

这是他谈到厕所时的代用语。

“在外面……不过如果我去学徒，就可以挣一点钱，我会听话的。那么为什么她不来呢？”

走廊里走过一串杂乱的队伍，哨声伴着一阵嬉笑声。米修坐在床上，眼睛盯着地面。

“她为什么不来。”他焦虑地重复了一句。“你是指你的

母亲吧？……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我对你说的都是真的！……她当然应该来，这你明白，应该来。无论如何，我们回去会把这里的情况都告诉她……”

“我不是傻子。”卢多喃喃地说。

塔塔夫站在那里，双臂抱在胸前，故意一阵阵地咳嗽着。米修正要对此作出反应，拉考夫小姐走了进来。

“晚餐已准备好了……你们想留下来和孩子们一块儿用晚餐吗？”

“我本人没有意见。”米修热切地说。“你认为如何，塔塔夫，我们留下吃饭好吗？”

“我不饿，我们对尼科尔说过会很快回去的。”

“那又怎么样!”米修愤怒地反驳，“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不行，今天决不能这样，不能按照一个女人的命令行事！……好好想想……你说得不错……她的确会担心的。她害怕一个人呆在家里。对，是这样的。此外路上还要花一段时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下一次我们再留下吃饭。”

卢多一下子没了精神，一言不发地陪他们往外走，完全忘记了他本打算说的话。一种情感完完全全地控制了他，但他并不想对此作出反应。他们穿过餐厅的时候，正在就餐的孩子们向他们鼓掌致意。敖德戎离开座位，说是去为他们打开外面的灯。外面起了风，风中夹杂着雨点，他们一直走到门口停车的地方。

“可这是我妈妈的汽车呵。”卢多看了一眼便叫了起来。

“你说得不错，”米修说，“它有点旧了，但开起来满快。”

告别是短促的，因为暴风雨限制了他们。当他俩坐进去之后，卢多爱抚地摸摸车的铁皮和轮胎。接着米修发动了车子，并打开了前面的大灯。

“我们星期天肯定再来。”他摇下车窗来说。“我们看到你在此的情况很满意！”

卢多一咬牙，抓住车门努力把头探了进去。

“刮雨器的声音总是太大，”他叫着，“必须修理一下。我可以学……”

“你当然可以，乖孩子……放心吧，我们星期天肯定会来，也肯定会告诉你母亲……好了，乖孩子，不要再抓着窗子了……”

米修轻轻地往上摇玻璃。

“等一等，”卢多叫着，“……你回去把这个给她。”

他取出了项圈。

“你告诉她这是我做的，是星期天去做弥撒时戴的。”

他并没有注意到机械师那副震惊的样子。

“我会给她的，”他语无伦次地说，“这肯定会使她感到非常高兴。”

玻璃摇上了，塔塔夫模模糊糊地摆着手，米修还在说着话，可卢多什么也听不见。他松开手，汽车沿着沙石路缓缓驶去。尾灯的红光使他意识到此后又要一个人呆在这里，于是便想追上去把车截住，想大喊人们把他忘记了，

他不是傻子。一阵加速使弗洛希德车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红光消失了。

✷

“我们已经吃甜食了。”当他进去的时候，拉考夫小姐挖苦地说。

他一言不发地走向矮子边上的位置。

“迟到是禁止的。”他教训地说。

“我是傻子。”卢多说得很响，护士听得清清楚楚。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粗野人，这香兰奶油点心没你的份了……鉴于是你的父母把你惯成了这个样子，我今晚就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除非有新的命令，否则不能再来。”

餐厅出现了一种难堪的沉静，人们只能听到格哈典大声舔碗的声音。

“禁止顶撞小姐。”敖德戎仍以教训的口吻说。

卢多忽然看见他的红衣袋里露出一张相片的半边，他立刻认出了那是什么：尼科尔的相片。他原以为把它藏在床垫下面会万无一失。他猛地扑向矮子。二人滚在地上，矮子连声呼叫。哨声招来了黑人，他向卢多痛击，迫使他放开手。

“因为你，”护士怒不可遏地说，“我将不得不给他们服用加倍的镇定剂。一个多月来他们总是受惊。”

敖德戎用一个大方格手帕捂着脸啜泣。

“够了……侯爵先生！卢多将公开向你道歉，他将空腹

上床。”

“他偷了我的相片！”被黑人卡住脖子的卢多抗议说。

“您放开他，杜多……什么相片？”

他展示出一张被汗水浸湿了的相片，上面是初领圣体者的尼科尔，手上还拿着一束鲜花。

“这就是我的母亲，”他狂热地宣称，“我母亲是美丽的！……”

他挑战地看着拉考夫小姐。

“不管怎么说，她也没来看你……此外我还想弄清楚这是否真实。”

还没有整理完被揉搓皱了的衣服的敖德戎咆哮道：“真不知羞耻！这是我的相片！……看看那面的证据……马槽中的我不总是第一个吗？”

“你只是一个小偷。”卢多叫了起来。黑人又重新抓住了他。

“你要知道，”拉考夫小姐用低沉的声音对他说，“在这个地方不许你高声说话。我要惩治你这副破坏了安静的嗓门……同时还可能是副撒谎的嗓门。六天之内不许你说话，同时也不许任何人同你说话。鉴于你们不能就相片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保存它的就应该是我……”

“可那是我的母亲。”他刚叫出这么一句就被黑人捂住了嘴巴。

她竟向少年投来天使般温柔的一瞥。

“……相片已经弄皱了，你看看！……即使这是你母

亲，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希望你能把它藏在你的心里，即她的相貌。只有这样才有意义。”

✷

卢多睡不着。他掀开被单，脱去睡衣，靠在角落里的枕头上。大睁着眼睛，他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行路人在黑沉沉的天空下把手伸向相片上的初领圣体者，二人迈着轻快的步伐沿着象大海一样蓝的道路渐渐远去，他跟在后面，慌里慌张地想追上他们，陷在泥沙之中还苦苦哀求人家等他，但不管怎么说他到得都太晚了，弗洛希德车的红色尾灯光已从港口消失。他同时还听见了钉子钉墙的声音，但那又不是墙，竟是海滩上一只死羊的皮，接下去他抓住羊的肋部，接着就是飞沙走石，此后夜晚也变得凉快了。他死死地盯着那永远是受苦受难的象征的羊，可它变成了放大镜，映出了踏着泡沫越海而去的陌生男子和初领圣体者。他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他闭上眼睛，眼前的幻象就会永远地逝去，那陌生的男子就再也不会在他的视线中出现，他不只一次地感到，此人会转来把他救出苦海。我的妈妈她没有来她已说过要好好吻我……当我在平台上栽灌木的时候她曾说过卢多你很好……她从未告诉我谁是我的父亲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真的……她甚至对米修说不要去甚至还说要快去快回还有他们互相斥责的事……塔塔夫看我的那副样子好象我是个白痴似的可白痴不会修理尼科尔的刮雨霉但我却知道必须换掉橡胶垫片哼可我就不说出来……可

能们他已经回到了布维松奈她已问过我的情况尤其当米修把我的项圈给她她肯定要戴上试试而下一次就会来看我……可他们什么时候能把我永远地领回去……

他惊醒了。外面明显有渐渐逼近的脚步声，听上去小心翼翼，显然是害怕，而且走几步之后便是长时间的停顿。他想可能又是矮子去秘密地访问马槽，他的心跳顿时加快了。矮子。小偷。他母亲。他赤条条地跳到走廊里，什么人也没有。糊里糊涂的守夜人全身颤抖起来。他不知不觉地酝酿出了一个阴谋。他穿好裤子，再次回到走廊里，走到尽头，摸着那扇禁闭他的门的把手，犹豫着该不该从顶上跳出去。他动了一下把手，竟毫不费力地开了。大餐厅里的夜色就不那么黑了。

雨已经停了。他沿着桌子之间的空隙走到门口，看看通向拉考夫小姐房间的台阶，那边上就是朝向公园的第二道门。他转动了一下上面的钥匙，打开门走了出去。四月的冷风袭向他单薄的上身。惊慌失措之中，他朝着不该去的树林迈动了脚步，一夜是麻木的，可脚底下的炉渣却发出刺耳的声音。卢多忙折了回来。他在建筑物的正面发觉了一个年代久远的花坛，此后便沿着墙根走了起来。面对着一片黑暗，他竟象树丛中的野兽那样暗暗得意。

东北方冉冉升起一轮新月，给大地披上了一层冷冰冰的银色，连松林也罩在淡白色的光线之中。他走到一扇敞开着的窗下，不由踮起脚来往里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

他正要悄然离去，一束月光照亮了房间，杂乱的床上出现了裸着的芬娜，床的另一侧则是又黑又亮的皮肤——杜多睡在那里。一阵惊慌使卢多的脚腕软了下来。他感到难受并若有所失。他完全忘记了应该谨慎，一阵急跑穿过院子，沿着大路溜进了树林。他的睡衣就象被水浸过一般。赤着的脚使他步履艰难，脚底早已被扎破，但疼痛反而使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他来到网球场，围着那辆破车转了个圈子，然后拉开车门钻进去，坐在方向盘前。里面散发出腐烂的气息，座位上的弹簧戳痛了他的后背。他拉动变速杆，踩了离合器，揿一下不响的喇叭，胡乱鼓捣着前板上仪表，所做的完全是开车前的准备工作。如果看到我所开的车比她的大得多她不知会多么惊奇……我母亲根本不会自己剪头发有时嘴唇上还起泡。

他下了汽车，来到倾斜着的浴缸边上。里面积满了水，在月光的映照之下，表面上的一层油污反射出冷冰冰的光。在布维松奈，他从没有在浴缸内洗澡的权利。尼科尔禁止他，当然她也禁止所有除她本人以外的人。他跨进浴缸里，让水慢慢地浸到自己的脖颈。他感到窒息，全身的肌肉变得象石头一样硬，冷水象箭头一样刺激着他的皮肤，眼泪使他的面前一片迷茫。接下去，他觉得好了一些。他的双臂被冻麻木了，于是便松开缸的边缘，深深地插进缸底的烂泥之中，他觉得那烂泥要暖和一些。这给了他信心，于是便闭上眼睛，屏住呼吸，身体往后一仰，把头浸到了水里。他等待着。血涌上眼睛，狂浪冲击着红色的沙滩，红色的

波浪，一个声音在叫着，响似雷鸣。也许她是对的……也许我是个白痴……我过去从未承认过她说得对……恐怕必须这样去做……如果我承认自己是白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就可以回到家中……即使我是白痴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米修不理会这些……我要写信承认她有道理……他几乎就要昏死过去，然而这一决定拯救了他。他浮出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前又出现了蓝色的天空。

他精疲力尽，水淋淋地站在网球场上，象拣回丢失的钥匙那样恢复了神志。他失魂落魄地返回城堡，一楼亮着的灯光使他完全清醒了：拉考夫小姐还没有睡。他盯着亮灯的窗子，穿过炉渣垫成的院子，等待着呼叫声和一场新的悲剧。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走进城堡，茫茫然昏昏然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

他一连躺了六天，发高烧，说胡话。他把芬娜插到他肛门里的体温计弄断，并胡乱回答别人的向话。“这是一个小恶作剧。”拉考夫小姐判断说，“他肯定吃了牙膏，要不就是吃了肥皂……”当她去摸他腹股沟和臂下的神经结时，他或乱扭乱动，或放声大笑。他缩成一团，只是在杜多的帮助下才换掉了他那水淋淋的睡衣。

孩子们经过他的房间时都向他致意。莉丝透过窗子朝他笑。马克桑斯在一个傍晚偷偷溜进来，给他写字台上的瓶中插了一束石竹花。神志模糊的卢多将它打翻在床垫下。

被蹂躏了的花朵看上去就象莉丝的嘴巴。

下午，拉考夫小姐长时间地坐在他的床头照料他，并拉着他的手给他讲故事。“你知道有关圣马丁的美丽传说吗？他同一个陌生人分享他的大衣……”于是他每天都要听上几遍圣马丁与人分享大衣，圣布朗丁降服猛兽，圣弗朗索瓦保护鱼类。卢多对这些圣徒故事感恩不尽，这真是一个避免交谈的绝好办法。有一天当讲到圣尚达尔建立维西唐丁修道院时，卢多打了个喷嚏，拉考夫小姐对此大为恼火。“这些圣徒的传说竟使你厌烦，这真叫人沮丧，我亲爱的孩子……”

第六天早上他起了床，虽说十分衰弱，却已痊愈。他最早一个到餐厅，于是便和芬娜一起用早餐。

“怎么样，你睡得好吗？”

她的膝上放着一小篮面包。瞒过拉考夫小姐，她把最好的一份涂了新鲜奶油的面包给卢多留着。

“我问话的时候要回答我。”

“我没有开口的权利。我受惩罚了。”

“和芬娜在一起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口。说呀，你有什么伤心事？”

卢多斜视她一眼，然后鼻尖又触到了自己的碗里。他的确有伤心事，就象当初在阁楼上透过地板缝往下瞅一样。

“拉考夫小姐她为什么不结婚？”

芬娜耸耸肩膀，仍继续搅动着火炉上盆内的巧克力。

“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各有各的爱好……若要结婚，必须有个丈夫!”

“还有你，你为什么不结婚？”

“真是……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你可好奇得过分了！……总不能事事顺心……现在我也老了，我懂得音乐，我很懂！……爱情和老鼠！……爱情属于年轻人，老鼠属于老年人！……”

他帮助芬娜把巧克力盆放到活动餐车上。

“可你不想嫁给杜多吗？……”

“——你为什么这样说？”她紧张地问。

他摇摇头，竟难以相信自己。眼前这个留着老式发髻、弯腰在餐车边忙碌的笨重妇女是他意外地发觉和杜多在一起的那个裸体妇女吗?

“那么……你不会和杜多有孩子吗？”

“你开始用肮脏的问题来污辱我了。呵，女主人，她所命令的可真是对极了。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过了一会儿，卢多做出一副侦探的样子，又小声问:

“拉考夫小姐她有孩子吗？”

“呵，没有，她没孩子！只有中心的所有孩子，这组成了一个神圣的大家庭。”

“她星期六下午都去什么地方？”

“你怎么知道她那时出去？”

“我听到了汽车声……”

“她去她要去的地方。她要和商店供货人打交道。好

了，够了，不要再说了。”

他一天无所事事，仍在受罚之中。孩子们尊重他的缄默，只是友好地同他拉拉手。甚至敖德戎也以扭扭捏捏的亲热态度向他道歉，而卢多却因为被偷窃的相片记下了他的帐。

春天姗姗来迟，午后的时光是那么短促，气温也不见明显上升。射进餐厅的只有那么几束杂乱的光线，日复一日地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人们凭借自己的目光就能观察到白日离去，黄昏入侵。

晚餐后，拉考夫小姐让看上去欢天喜地的矮子把卢多叫到了书房。她先是让他站在那里，既不看他，也不同他说话。她灰白色的烫发闪现出一种淡蓝色，涂过的指甲发着亮光。她不时用手指去理她的头发。接着，她仿佛才发现卢多，便开始了对他的教训:“我知道你在到明天晚上之前一直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也不再想让你长期受痛苦的折磨。可我不能不让你认识到某些既定的事实。我已给你父母写了信。你可以放心，我一点儿也没提你对这位可怜的侯爵采取的暴力行为。但我仍旧要求他们把下次来访的时间推延到六月底。你对外界向往得太过分了，卢道维克。在这里边沉一沉对你的转变大有好处。这也只不过是两个月的事情。想写信你就写，还可以绘画，学习纺织，帮助那些不如你聪明的孩子，但不能认为处于这样的环境对你不够公正，认为你生活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刚才的音乐课上我非常注意地观察了你。你看上去还是有

天赋的。那是莫扎特的《小夜曲》。我特意为你选了那首曲子。你非常敏感，卢道维克，但这并不好，你不是一个陌生人。你是无辜的，你已经找到了你所应归属的家庭……想想吧，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你高兴的？……应该想想那些进了精神病院的人，想想那些为你来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人。”

她又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莞尔一笑，拿出了尼科尔的相片。

“你说这是你的妈妈！……我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我未曾发现有关这一点的任何证据。此外，我也没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必要时我可以在下次问问米修，但这张相片上的她未免过于年轻，他肯定也认不出来。”

她收起相片，站起来走到桌边，视线离开了男孩子的眼睛。扶着桌面不在意地沉默了一会儿，拉考夫小姐感觉到那绿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了焦急的神情，这正是她所希望的。

“就这些了，”她终于犹豫地开了口，“你可以走了。”接着她恢复了正常的音调，“你的羔羊在马槽中的位置可不大妙……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它已远远地排在了后面，今后这两个月你必须从心底里努力，改善它的位置……呵，还有最后一件事……有人看见你半夜三更在走廊里晃，这是严格禁止的。我希望你从此后停止走来走去。”

又是敖德戎告的密，卢多边想边下了楼梯。去对拉考

夫小姐说这不是你的相片……去说她又不是你的妈妈你根本不需要她的相片……如果你告诉她我们一起去灌木丛中玩塔塔夫的潜艇……这样一来你的羔羊肯定会在马槽里排到头一个。

餐具已重新摆好，晚餐早已结束。在走进娱乐室的时候，他不由后退了一步。他永远也适应不了那里面的气氛。所有的孩子都在那里，或低着头，或弯着腰，个个都醉心于他们那生来就有的怪癖；有的哭喊，有的尖叫，个个看上去都傻呵呵的；或背靠着墙，或趴在台子上，用毛线排遣着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愁闷，可那表情看上去似乎无所不知；其中的一个似乎在研究架子上的一本图片册，一个手指颤抖着在那里比比划划。

他们就这样打发了他们的一天。他们踢完了鸡毛毽子，跑完了林荫道，剥完了纸盒子，画够了“陌生人”，看够了天空，也听够了小夜曲。“哎，不对，贝诺瓦特，莫扎特不是‘陌生人’，他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不错，你也可以说他是个孩子……”他们把一切都承受了进去：莫扎特，企鹅，晚餐的蔬菜泥，白色的安眠药片，定时的哨声。他必须和他们一起度过这永远也熬不到头的时光，这怎么能叫做生活？他空长了两只脚，却哪里也去不得。他们有的竟在那里睡着了。卢多见他们有人转过身来，手指放在嘴唇上，朝他“嘘嘘”地叫着，他便和他对叫起来。

11

为什么还要等这么长时间，那一天才能到来？尽管如此，还是应从今天起把使我们疏远的不同意见说清楚。我生了病，但现在好多了。脑袋感觉好多了。你说得对，但不见得我真是一个白痴，也可能有那么一点儿。米修告诉我你也生了病，正是因为生病你才没有来。我让他给你带去一件礼物。那是我用贝壳做成的，并用漂白液洗得干干净净。我们在这里学习织毛巾并学习唱歌。杜多说我有一副好嗓门，因为我的肺活量充足。拉考夫小姐让我们听唱片，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小夜曲里没有风琴。她说都是小提琴。她还拿出有关小提琴的图片给我们看。那上面有背甲，而且还有通气孔。如果你想让我去当海员，我就去作一名海员。的确，生活在这个地方并没什么不幸。可是看不到大海。在这里的也并非全都是孩子，有些人已经不小了，但统统都被叫成孩子。在这里比在

学校好多了。最有力气的是我，常常帮着端巧克力盆。当我把疯病去掉之后就可以回家来了。我会用麂皮擦亮汽车。上面的刮雨器也有毛病了。天气开始好了起来。我们的巧克力上有小红鱼，可是矮子都给我偷走了。我们学会了花的名字。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后的星期天你们就会开车来接我。我一直在盼望着为你服务，最热切地问候你、塔塔夫和米修。

卢　多

四月于圣保尔中心

卢多合上从马克桑斯那里借来的《书信指南》，把写好的信从头读了一遍。骄傲使他红了脸。当然疲劳也有关系。这和书上的信没什么区别，甚至还要好一些。他提高了嗓门，放慢了速度，再次重读。把信纸装到信封里之后又拿出来，好象总有使人不放心的地方。

门突然被推开了，拉考夫小姐走了进来。

“你还没有睡觉?……你是不是真的要我发脾气？……”

“我不困。”

“好了，别找理由了，给我把这个吞下去，然后上床。”

她刚刚走出去他就把药片吐了出来，放进了骨头做成的储钱箱。

是马克桑斯首先发明了这种处理安眠药片的方法，反

正总得有个地方把它们吞下去。安定片。镇静剂。安乐丸。季节不同，药片的种类也换一下，目的却是相同的：保持集体的安静，防止他们各自怪癖的发作。马克桑斯的床头有一个苹果形状的储蓄箱，里面装满了一种奇特的钱——十年来所发的安眠药片。

给尼科尔的信竖着放在早餐的盘子边上。

“给你未婚妻写信了？”芬娜逗他。

“不是。”他神秘地说。

“那又是写给谁的呢？”

“不是我写给谁，而是复信。”

芬娜坐在他对面，拿起一块面包在咖啡杯的上方掰着。

“如果是复信，你就应告诉我是复给谁。”

“给我母亲……她给我来了好多信。不管怎么说也应该回她一封。”

“如果真是这样，你说得倒也有理。但恐怕并非如此。那一天她为什么没来看你？”

“是我不想让她来。她似乎怀孕了。我可不想看到她那个样子。”他定神地看着她。“是这样，只要和男人在一起就一定会怀孕……杜多有多大年纪？”

“你又拿杜多来气我。你如果要知道他的年纪，可以自己去问！”

她站起来扯扯裙子；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

“呃，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这不可能是真的。”他小声说。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当然不是真的，傻瓜！……不管真假都别这么长时间地看，我可以向你起誓，人们看我……说说吧，你都给母亲写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写。”

芬娜从后面走近卢多，开玩笑地往他身上一靠，伸出手一下就把他的信抓了过去。

“把它还给我。”卢多一动不动地叫着。

他看上去惊慌失措，呆呆地盯着挥动着他的信取乐的女厨师。她的裙子还没有完全理好，新月形的领口开着，露出了里面的皮肤。

“瞧把你吓成这个样子！”她终于开了口。“你的眼睛睁得那么大，就象戴了眼镜似的。得了，给你信，我又不会把它吃了。”

他伸出了一只颤抖的手。

*

在此后的日子里，卢多时时刻刻牢记着自己的决定，处处做一个面带忧郁笑容的纯粹的老实人，一个模范的“孩子”，与其他人相处得极其融洽，因此他在马槽中的羔羊已紧随矮子之后。他看上去对此十分满意。人们见他每天都和伙伴们奔到马槽边，急不可待地想知道他的新位置。两

个月的寄宿生生活已使他掉了几公斤肉。一对碧眼看上去也模糊起来。他常常吃一些意想不到的苦头，碰翻菜盘子，在林荫路上无缘无故地跌交，没有碰到什么硬东西就脱了臼，这是他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踢向企鹅洞穴的毽子从来达不到目标，吃甜食又弄到盘子外面，结果抓了一手。他让拉考夫小姐看松开了的鞋带，结果挨了一顿甜蜜蜜的训斥，“快去给我系上，你这个大调皮鬼!”他在第一次忘记戴鸭舌帽之后，无论何时地都戴着它。

一天傍晚，他同巴斯迪安就该由谁来擦洗餐厅地板一事争吵起来，杜多把他们劝开了。拉考夫小姐宣布说室内的清扫工作巴斯迪安还要长期地干下去，但可以考虑委托卢多去打扫公园。于是他就去清扫院子和道路。他的清扫的确达到了“清”的程度，好多树根都被他刮了下来，他还要再刮第二遍，这样落叶期一到松树非死不可。卢多被解除了打扫庭院的职务。

医生定期来访，并进行定期的牙科检查。圣保尔中心的精神病科医生名叫怀尔，他给卢多做了各种检查之后作出如下结论：轻微、不稳定的低能儿，智力发育不成熟；具有间歇的挑衅性，不适应社会生活；应进专门的精神病院长期治疗。

与敖德戎在餐厅的摩擦发生之后，孩子们对卢多产生了一种畏惧的敬意。他那五颜六色的墙壁成了他们的圣地，使他们赞叹不已，并借观摩的机会向他表示驯服。每当他

出现时，孩子们便鼓掌致意。当拉考夫小姐提出问题时，他们都扭头看着他。

他的王国日渐扩大，甚至都不必去理会为失去霸主地位而恼火的敖德戎。后者则绞尽脑汁地侦察、刺探，表面上则对他加倍客气。卢多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告密。他几乎每个晚上都泡在卢多的房间里品尝果子露，并象喝了白兰地那样不断地咂着嘴巴:“多么棒的果子露……你的睡衣漂亮极了，真妙!”卢多由他喋喋不休地讨好，听他大谈特谈什么音乐，然而不管他怎样矫揉造作，说出的话来总有一股疯疯癫癫的味道。无论他问起潜艇、风琴还是塔塔夫，卢多什么也不告诉他。敖德戎有时会自已断断续续地谈话:“往墙上绘画是禁止的……但我会守口如瓶，别人可就不敢说了……那些丫头们……幸运的是她们的脚步迈不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丫头们。她们已明显地对卢多折服，但他却被禁止同她们交谈。有时他会注意到莉丝投向他的深沉目光。她也在监视他。她会机灵地跟在他后面来到公园，从不同他靠近，却能传递信息。他常挨小石子打，并听到嘻笑声，却从看不到人。在小教堂或餐厅里，在有其他人掩护的情况下，她便大胆地朝他笑。卢多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枕头下面发现治咳嗽的药片，彩色的带子或用面包片做成的心状图案。还有过一条白色手帕，这简直就是一件定情的信物。在他的墙壁上，围绕着那幅模糊的肖像又出现了红色的绳结和嘴唇。

马克桑斯看上去并没有被卢多房内所发生的变化迷惑。晚间，他总是等敖德戎离开之后才进去。“你再也不和从前一样了。”他抱怨地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再也不和从前一样了。”“我怎么了？”卢多问他。另外一个则分开手臂，作出一副软弱无力的样子，“噢，我也说不清楚……在你刚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家。那里有我的母亲，还有我母亲的姐姐，路边的绣球花，左边的狗窝，此外还有湖边的草地，午后我们就在那里吃肉桂饼干……那里有我的母亲……”“我母亲，”卢多打断了他，“她做黑莓果酱……她把饭送到我的床上……此外，她的汽车总是由我开……”

马克桑斯是个独特的男孩子——孤儿。他和卢多一样热衷于谈论孩提时代的事情，但他们所谈的幸福童年，无论他还是他都不曾有过。

✷

夜晚对卢多恢复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他所向往的是那些漂亮的星星。他能根据喘息声和咬牙声判断出谁已入睡，谁还醒着。当所有的孩子都进入深沉的梦乡之后，他溜出去的时刻也就到了。但走廊尽头的门时常是锁着的，碰到这种情况他只好放弃出去的念头。

他并非惟一醉心于夜游的人。圣保尔中心的夜晚早就有了它的夜游神，它的流浪者，如果说梦神以其梦幻之棍迷惑了误入歧途的孩子，而熄灯信号则给了那些自称为正常人的中心的居民到魔鬼那里幻游的通行证。卢多有时

会看到拉考夫小姐，于是便悄悄地跟踪她。她大步流星地走着，似乎急于去什么地方。她走上一条路，未到尽头便又折回来。莽撞使卢多变得大胆，竟想凑上去同这个毫无戒备的孩子一般的身影叙谈叙谈。

芬娜也是夜游神。黑人每周同她相会几次。他们在床上争执。一个想，一个不想。就象尼科尔和米修。一天晚上，卢多惊愕地看到杜多从窗子跳了出来，因为他自己就在那下面埋伏着。护士在敲芬娜的门，并问她什么事情。不幸之中的大幸，她总算没有听见他逃走的动静。

但他后来发觉女厨师并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过夜。卢多不由得问自己她究竟会在什么地方。

这天晚上他又在房间等待着。万籁俱寂。他的心沉重地跳着。月光映进来，射在墙上的画面上，照出了手掌和其它图案。他耐心地听着西风吹过森林的动静，听上去象是海风。我就要象你所说的去当海员而且现在一切都好多了……我还有些不大对头的地方但这会解决的当你在六月份来看我时恐怕连你也认不出这就是我了。他自我鼓励了一阵子之后便出门来到走廊里。这一时刻是危险的。穿过夜间的亮灯区，他悄悄地走向敖德戎的房间。再过两扇门就是了。他赤着脚，觉得脚下粘乎乎的。鼾声为他指明了准确的位置。矮子的门毫无声息地开了。他走了进去。

敖德戎睡觉时还吸吮着大拇指，身子直挺挺地躺在床单上，就象人们所说的木乃伊一样。卢多走近他床边的安

乐椅。那里整齐地堆放着他的衣服，上面还压着一本祈祷书。他在红上衣里什么也没翻到。裤袋也是空的。他又回到床边。沐浴在月光下的沉睡者呼吸中也有一股诡诈的味道。他的一只手压在枕头下面，一副多疑的样子。

这是他第一次在夜间冒险来到他房间。在此之前，他在矮子喜爱的果子汁里放了三片溶化了的安眠药。他靠近他的身边，弯下腰去把他藏在枕头下面的拳头拉了出来。他掰开他紧攥着走廊钥匙的拳头，忽然，他看见他睁大了两只眼睛。那目光是呆滞的，视而不见。他傻呆呆地愣在那里,、屏住了呼吸。敖德戎哼哼了几声又合上了眼睛。卢多再也顾不得什么谨慎，抽出钥匙就奔了出去。

在打开通往餐厅的门时，他产生了一种所向无敌的感觉，禁不住想放声大叫。他自由了。整个圣保尔中心在梦幻中化为乌有，使他再次得到了一个自由的夜晚。他围绕着马槽转了个圈子，把手伸向那一排模模糊糊的羔羊。他把矮子的偷出来，把塔塔夫给他的一小块骨头放上去顶替其位置。

在餐厅的另一端，他看着通向女孩子们房间的那扇门陷入了沉思，不知能否用自己的钥匙把它也打开。

外面，一阵微风使他清醒过来。凉爽而又干燥的夜晚竟象香水那样迷人。天空和大地都沐浴在月色之中，象一片暗礁似的松林在呜呜地叫着。他沿着墙根往北走了二十多步，此后便象涉水过河似地穿过院子，悄悄地上了一条小路，消失在松林掩盖着的夜色之中。当他感到脚底板下的

沙土变得冰冷时，便停下脚步回头看看。整座城堡在月光下显得黑洞洞的，只有一楼闪出几缕灯光。

于是他就迈开了大步，晃着脑袋，甩着胳膊，呼吸着清冷的空气，享受着没有看守人、没有鸭舌帽的自由气息。他走近一条河流，脱下睡衣，扔掉羔羊，跳进了水里。他在里面自言自语，往河边的桤木上撩水，并用流动的河水擦洗着自己的身体。接着他又往河中心走去，想试试那里能否淹死人。

躺到草地上的时候，他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抬头看看星空，一阵寒意掠过他的皮肤。天上的星座使他心驰神往，他一向喜爱这些既无火焰又无烟尘的星光，什么也不能遏制他的这种渴望。今天早晨的天气怎样……说到底你还是不错的卢多……把盘子递给我一会儿就该凉了……怎么是什么事情使你这么高兴……你知道你也许是个好孩子……

他一溜小跑地回到网球场。他先检查了一番破汽车，认为以后最好还是选择机械工这个职业。车的行李箱是空的。他把矮子的绵羊塞到里面，手指似乎碰到了一团布。那是一条揉成一团的裤子，湿漉漉的。他摸摸裤袋，发觉里面有一张折叠整齐的纸。

他一点儿也没有睡意。他穿过院子走向城堡，不由想起了芬娜和杜多的事。他沿着花坛潜到她的窗下，偷眼朝里面看去。杂乱的轮廓和模糊的颜色。在一端的床头上，卢多看见吊着一个类似海蜇形状的模糊物件，他立刻认出了

那是什么东西：圣保尔中心有名的鸭舌帽，是格哈典的。其它的东西他就无法看清了，心里不由一阵发痒。

当他把钥匙放回敖德戎枕头底下时，他仍在沉睡。他又溜进格哈典的房间，发觉他的床上乱糟糟的但空无一人。他精疲力尽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想发怒，想哭，想大声说话。去问问马克桑斯，他感冒时他妈妈是否给他拔火罐。脱下被沙泥弄脏的睡衣时，他取出了从汽车上发现的纸片。纸的一半已被水浸得完全模糊，只有左边的部分尚可辨认。

明白吗亲爱的布普诺我
你那些美丽的散步场所在哪
几乎已经三年过去了你
对路易莎说真话的时候。
是你们这些男人和军官
喜欢我穿上你这里的服装。
牺牲了我自己的一生来这里照顾孩
为此忍受你厌恶、
分离之后的孩子
是你建立了圣保尔中心
我们为之发誓的爱情
你最终还是决定保持你的婚约
为了他她献出了一生
　　是我的生活，我的爱情，我的脚步

他缩成一团躺在地上，闭上了眼睛。大家都在爱着。父母们爱孩子，芬娜爱杜多和格哈典，拉考夫小姐写爱情信，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人爱，永远没有，一个人，他总是一个人。

第二天早晨，骨头和羔羊丢失这双重事件使圣保尔中心陷入惊惶之中。拉考夫小姐一个一个地询问孩子们。卢多也象别人一样装聋作哑。他对被这一魔法吓得晕头转向的矮子说，他肯定犯了道德上的罪恶，不是撒谎就是偷窃，如果他不坦白罪行，那羔羊是不会回来的。

✷

一进五月份热气就包围了圣保尔中心。热气变成了暴风雨，暴风雨很快又使人们失去了活力。孩子们无可奈何地看着滴水的松树和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切都陷入懒散懈怠之中。

在每餐饭之间，女孩子们无所事事地闲逛，暗暗酝酿着一种虽说是轻微的、但却是必须马上压服的反抗情绪。拉考夫小姐吩咐都换上夏季服装，利用一个气氛特别沉闷的日子上映一部有关撒哈拉的影片，以此来对付炎热。他们看到了小石头房子，水源枯竭的沙漠绿洲，饱尝烈日照射之苦的“陌生人”，以及被烈日和干旱蹂躏的被称之为干渴之地的区域。拉考夫小姐马上补充说孩子们够幸运的，从

未受过干渴的折磨。这一场干渴教育以品尝淡水结束，此时正是下午两点钟。

傍晚，马克桑斯似乎不见了。整个中心都被动员起来寻找他。在芬娜、拉考夫小姐和杜多的带领下，三个小组的人们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寻找着，房子里公园里都搜遍了。没有。护士据此作了最坏的打算，认为他逃跑了，便打算去找警察。就在这时，她听到开着的窗子外面传来了卢冬的喊声。喊声来自网球场方面。当她赶到时，杜多早已到了，正在破汽车后面忙活着。在车里的两排座位中间，一个人的身体正在灰尘和霉味之中蠕动着。

“快点，”她叫着，“把他拉出来！”

一个被衣服裹着的身体被拉了出来。是马克桑斯。已昏了过去。身上裹了三层衣服。他把所有冬天的衣服都穿上了，统袜，长裤，毛线衫，手套，披肩，并用两顶风雪帽一个套一个地罩住了脑袋。

到餐厅被灌了一小杯水之后，他醒了过来，朝围在身边的孩子们温和地笑笑。拉考夫小姐问他中了什么邪。他说想被流放到撒哈拉去，但首先要采取措施适应那里的气候。

✷

卢多在星期天再也不露面了。看到那些不属于他的父母只能使他更加忧郁。他一个人呆在房间里，睡在地上，毫无兴趣地研究着他自己涂抹在墙上的穿着可笑的怪人。

他创造了自己的仙境，入迷地读着芬娜冒着风险从上校图书馆为他取来的书。拉考夫小姐禁止别人涉足那个地方。偷来的书中有《小王子》,《牙疼引起的面部神经痛专论》和《苏珊的苏丹野兽王国》。他极其仰慕那些晦涩难懂的词句，觉得它们比夜间的星星还要神秘。

敖德戎装出一副友好的样子，又来干涉他，“在圣保尔禁止阅读其它读物，只有吕西安除外。禁止读百科全书以外的书。您想一想，让拉考夫小姐知道了可不得了。如果有谁告诉了她……比如一个女孩子！……”他就象要甩去上面的水似地拼命地摆着手。

“那么你的羔羊呢,”卢多反问他,“已经下地狱了吧!”

家长们离去了，他便于傍晚时分去公园里游荡。家长来访的气氛——或者说是气味还没有完全消失，他四处嗅着，心中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他那伟大的一天来到了。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他就已洗漱完毕，当芬娜在黎明时打开走廊门时，他早已站在那里了，手上拿着一束鲜花。“这是给我母亲的,”他急不可待地说,“你们就会知道，她和我的相片上……”

他从早盼到晚，一直站在门口，滴水不进，翘首以待，极力和她不会来的想法斗争着，看到一辆白色的弗洛希德车便欣喜若狂，靠近时才发觉自己看错了。

晚上九点，米修出现了，一个人。所有的家长都已离开了。卢多看着他，一丝高兴的感觉也没有。天天盼，夜夜盼，怀着深沉的爱盼了五十一天，就是这么个结果。他

甚至不屑于问尼科尔和塔塔夫在什么地方。机械师喝醉了。

“……你是个圣洁的好孩子，”他结结巴巴地说，“……呵，看看！如果说只有一个圣洁的好孩子，那就是你……”

他嘴里喷着一股酒气，摇摇摆摆地穿过外面的桌子，被等在那里的孩子们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还有你们，孩子们，你们都是圣洁的好孩子！……在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到你们这样的好孩子……看你们的鸭舌帽，你们的神态，还有你们的笑容，我衷心地祝愿你们……尽管你们有点傻，可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可比有一个圣洁而又美丽的妻子好多了，她可不配有这么好的孩子！……”

他抓住卢多的肩膀，使他面向大家。

“因为他，我想告诉你们，这一个感动不了另一个……他会听到大家都在说……”

拉考夫小姐出来迎接她的堂兄，装作没有注意到他喝醉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芬娜和杜多，我的两个助手……”

米修抓住黑人的手，说他非常了解塞内加尔的土著步兵，他们是惟一不逃避繁重劳役的人。

“我们希望能更加经常地看到你，现在，”女厨师温和地说，“不是吗卢多？……”

她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马克桑斯就小心地从后面挤

了过来。

“你家里的人来了？”他低声问，“我刚才还在担心呢。你母亲来了吗？”

“……那你的呢？……”卢多反问。

敖德戎对米修说，自从来到圣保尔中心之后，他的儿子取得了很大进步。

“呵，的确如此，”机械师接上去说。“我知道，这一点是不用说的，他是变了，而且也长高了。就象萝卜，一点点在拔高。”

他抓住了卢多的脖颈。

“我知道你要问我，你心里明白！我可不是傻瓜……你想知道尼科尔为什么没来，还有塔塔夫！……我很清楚你要这样问我，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来了。”他傻笑了一声又说，“你母亲没来……她的世界是面包房……还有另外一个宝贝孩子什么的！……不能太热了……她怀孕的事根本不是真的……呵，不是这么回事！还是小细腰呢……就是如此！……此外塔塔夫他正在考试期间，这我是非常清楚的，他们都让我吻你。不过你看到我也应该很高兴，呃！看到米修你高兴吗？”

卢多犹豫了一下，不自然地点点头，然后眨着眼睛说：

“七月份就是假期了……所有的人都去休假……我也必须得回家了！……”

米修轻轻拍拍他的腹部，就象宣布什么新的好消息似

地说：

“呵，当然了！一点儿也不错。我也很愿意你回去，虽说有点匆忙……”

然后他又转向其他人。

“还有你们，孩子们，你们都要去海边。和我的好孩子一块儿去海边，去洗海水浴。即使尼科尔不同意也没什么！……”

他留下和拉考夫小姐及卢多一起吃晚餐。卢多仍旧什么也没吃。米修很想了解有关马槽的所有事情，并认为设置马槽是个闻所未闻的绝好主意。“我们在布维松奈就缺这个。路边放个马槽。再象自行车比赛一样排上一长溜羔羊！……真了不起！……如果你母亲知道你排到了这个位置，非眼红不可！……”用甜食时他就开始打呼噜了。芬娜在餐厅一角为他搭了张床。他睡下时答应第二天同孩子们一起去玩滚球游戏，半夜却象个贼一样偷偷地溜走了。

此后的一周，卢多收到了尼科尔的信，米修和塔塔夫也在上面签了名。

亲爱的卢道维克：

你并不经常来信。倒是堂妹常来信说起你的情况，如果真的好起来了，我们当然高兴。我非常疲劳。四月份的一场重感冒使我总觉得风大。此外医生也说我该好好休息。所以你不要太自私，

不要总想让我来看你。也不要总指望米修，他也不那么年轻了。必须为别人想想，想想由此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天现在也热了，我们都在外面吃饭。好了，我给你寄上一个邮包，并吻你。

尼科尔

我也吻你，的确应常来信。

米　修

我很快就会取得开车执照。我父亲在树林里教我开弗洛希德。虽说我自己吃得很多，可还是在邮包里给你放了巧克力。

塔塔夫

卢多把这封信读了两天，这使他心碎并感到渺茫。

此后的一个星期天，他帮芬娜把桌子搬出去，然后便和孩子们一起坐在院子里。天热了，树林中散发出一股松香味。家长们一批批来到，院子里出现了一种露天集会的欢快气氛。拉考夫小姐喜滋滋地挽着女眷们的胳膊往返于林荫路上。

卢多被淹没在这种家庭团聚的欢快气氛中，他只能暗暗地看着人家的一举一动。他专心致志地看着，禁不住也想在人群中发现一个来看自己的人。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每一位母亲：只要有一位过来碰碰他的手，他都会站起来跟

人家走。

“你是谁呵?……”受他这副表情的吸引，一位年轻而又漂亮的妇女过来问他。

“卢道维克。”他含糊地回答。

她笑着摸摸他的脸颊。

“这个名字挺迷人的……你说话清楚，而且是个大孩子了……怎么，你还满意吗？……”

她也是一头闪闪发光的金发，和以前的尼科尔差不多。

低下头去，他又一次发觉自己没有系好鞋带。接下去，他自然而然地流出了眼泪。少妇拍拍他的肩膀，此后他便推开了她的手臂。她是一个先天愚型病儿阿里艾特的母亲。看着少妇吻那孩子，他觉得真正受难的是少妇而不是孩子。

晚间，拉考夫小姐吹过熄灯哨之后又来到卢多房间。他刚刚撵走敖德戎，此刻正坐在地上，为其右手的红色手纹伤脑筋。

“你早就该睡了……我再来提醒你一次。”

她带上门的时候朝墙上瞥了一眼。

“看看！……要再这么干下去你就要排到最后一个了！……今天是非常圆满的一天，大家都欢天喜地。那个可怜的网球场早晚有一天会被轧得一塌糊涂……上校可从未允许人们把它当作停车场用……”

她说得不紧不慢，句子之间还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显得没怎么生气。

“我累坏了……”她叹了一口气坐在床边上。‘我说到什么地方了？……呵，对了，我是特意来夸奖你今天的表现的。你比以前开化多了。现在和我们呆在一起感到高兴了吧？”

嗓门又变成了教训式的：

“中心是你惟一的家庭，我的卢多，是个巨大而又美好的家庭……如果我说卢道维克是我们的孩子，那就是说卢道维克是圣保尔中心的孩子，他在这里有兄弟姐妹，所有来这里的父母也都是他的父母。”

卢多抬起头，见拉考夫小姐正要转身离开。她的脸上挂着笑容。

“这不对，”他争执地叫了起来，“我仅仅是我母亲的孩子。”

她挖苦地一笑。

“那就说说你的母亲吧！……她早就该教会你说话注意礼貌！……如果你真想知道，那么我告诉你。我每个星期都给你家写信。如果你的父母不来看你，我也没什么办法。她似乎有了身孕……一场多么好的喜剧！……普哈德太太有了孕，可从来不会漏掉一个星期天……贝赫尼雷太太怀了孕，可从来都是第一批到达……”

“不对，不对！”他叫着，脸都涨红了。

“……马西纳太太尽管哮喘，可每月都要来两次……马

菲伊奥罗先生住在五十公里开外,可每周都要来看格哈典……大家都在努力尽各自的义务……可你的母亲，对不起，她从未露过面！算了吧，不要再提她了……”

“那你呢!”卢多狂怒地叫了起来。

他把手中的画笔一扔，站了起来。

“不，你要干什么!”护士说着退到了外面。

卢多挑衅地看着她，从头到脚地打量了她一番，目光落在她那烫过并梳理得过分整齐的头发上。

“你也和我一样。”他说着走近她,“也没有一个人来看你，你没有孩子，你没有结婚，你也没有爱情……你的母亲是三个坏蛋……!”

他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也为此蒙受了耻辱，便厌恶地小声说:

“此外，你的头发全都花白了。你是一个老太太。”

12

……老太太！……孩子触动了她的创伤。记忆就象全身的血液那样奔涌而来。

拉考夫小姐回到了她自己的床上。铁床架吱吱作响。夜吱吱作响。她早已闭上了眼睛，可恼怒仍未离去。神经在受着折磨，全身无处不痛。上校进房来的情景离她已经十分遥远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为了淬灭欲火。急急匆匆，偷偷摸摸：房子另一端的妻子在等着丈夫。

几点了？……还不到三点。她还没脱衣服，鼻尖汗津津的。她热得受不了。床成了争斗的场所。布鲁诺说他感到是在穿着盔甲恋爱。她忘记今晚重新安排马槽中羔羊的位置，然而卢道维克不管怎样都不会失去什么。她后悔没有打他一记耳光。他一定会认为自己惊慌失措了。

头发全都花白了！……一个老太太！……他忘了说皱纹，嘴角的皱纹，瘪进去的脸颊，下颏的鼓包，没有光泽的皮肤，塌下去的乳房以及毫无线条可言的体型，穿开领背心都绷得难受。这些，低能儿是注意不到的。

她起了床。穿上由上校的睡衣改制的自己的睡衣——她把他的绒布短裤也改成了自己的，放好脱下来的衣服，拿上手电走下楼梯，走进了外面的夜色之中。

餐厅里一片沉静。她偶然转到墙边，用手电照亮了贴在马槽边上那些五颜六色的以陌生人为题材的画。卢多的作品占据了主导地位。她撕下他的画，带着苦涩的笑将其揉成一团。她要禁止他画这些古怪的画，禁止他！有人来访时也不能让他在附近……

院子里仍旧闷热，粘乎乎的。蚊子最喜欢这种潮湿的天气。这样的夜晚可不适合去河边。她回忆起了布鲁诺陪她在河中划船的日子，他们差点把小船弄翻。那小船肯定已在某处桤木丛中腐烂了。

她又进了屋，在餐厅里转了一圈儿，然后便机械地去碰通向男孩子宿舍门的把手。门并未关上。总有这样的时候，敖德戎也忘记了！尽管如此，那个蠢笨的黑家伙也该查验一番。他们应该挨训，明天！……幸亏她自己还有一串钥匙。她把钥匙插进锁孔，却又改变了主意推开门，溜进光线模糊的走廊。

她长时间地敲着杜多的门，想先责问他一番。

“对不起，我知道现在已经不早了。”她靠着门框对里面说。“但您是否知道走廊的门没有关上？”

“不知道，拉考夫小姐。”

“呃，这我就不能奉承你了！……我提醒你，这里有患神游症和梦游症的人。”

“是，拉考夫小姐。”

这里简直是个蒸笼……这热气和味道都呛嗓门，而且什么也看不见。她一直等到听见沉重的喘气声和起床的索索声。

“我们明天再说这些吧，我走了……您闻闻，您这里的味道实在不怎么好!”

她站在那里没动。

“哦，对了，杜多，有颗牙疼得我无法入睡，您有好的止痛药吗? ”

“我没有好的止痛药。”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嘟哝道，“没有止痛药，我有阿斯匹林。”

再过一会儿他可能就要祈祷神灵了。

“您知道，阿斯匹林只能对付一般的病痛。”

“我只有阿斯匹林，就这个。”

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两个声音在黑暗中混在一起。

“那么一支烟，杜多……您有一支烟吗? ”

“当然没有，拉考夫小姐。”他结结巴巴地说，“烟在这里是禁止的。”

他听上去吓坏了。

“那么您这里这股如此强烈的味道是什么呢? ”

“我这里没有香烟，拉考夫小姐。上校在时就禁止这东西。”

“得了，别装傻了，杜多，上校很清楚你在偷偷地抽烟……不要忘了，我在医院里工作过二十多年……快点吧，

把灯打开，给我一支烟抽。”

一阵长长的叹息之后，灯亮了。那台灯就直接放在地上，上面遮着报纸，几缕微弱的光线映向床头。她认为那鼓鼓囊囊的地方可能是他的夜壶。黑人眯缝着眼，惊愕而又迷茫。他光着身子睡觉。她看见了他多毛的躯干。他的两条大腿也露出了一部分，看上去就象黑色的羊皮。显然他正在为自己的夜壶被一位妇女看到而感到不好意思，嘴唇一咧，傻乎乎地一笑。

“您可注意到……”她拘谨地说，“我可是第一个来使用阿斯匹林的人。”

她有点神经质。她的心跳得太快，话也说不出来。他已有多大年纪了？和她一样，五十上下……他总是令人讨厌，那味道，那颜色。但一次的勇气她还是有的。她渴望着靠近他，躺在他那羊皮似的身体下面，尽管热乎乎的，她还是会要求他压向她的身体，看看她究竟是否真老了并完结了。

“……如果您没有香烟……”

“我有烟，”他哼哼道，“木哈迪牌的烟。”

从她说话的腔调中他明显地感到已没什么麻烦。他往五斗柜边挪挪，此后便不得不立起来。她立刻发现了饼干盒下盖着的雪茄。

“您也抽一支？……”

“这不对，我并没偷偷地抽烟……只是东抽一支西抽一支的。”

他象个乞丐似地伸出了手掌。她凝视着这只紫黑色的巴掌，很想把它贴在自己的皮肤上。

“火呢？”

他从地上抓起一盒厨房用的蓝盒火柴。

“呃，好呵，”她象抓住了他什么似地说，“这是中心的火柴。如果你还需要，去要好了。”

她就势坐在洗脸池边的一个凳子上，把烟卷放到唇间深深地吸了一口。她感觉好多了。她看看杜多。他只是把烟卷叼在唇间，却不敢开口向她要火。

“噢，对不起，杜多！”她赞许地一笑，站了起来。

所谓的床只是铺在地上的一个垫子，她真想一下子躺在上面，但最终还是往那里一坐，把火递了过去。接火的时候，黑人的手触到了她的手。

“当一个人的牙齿有毛病的时候，”她含混地说，“抽烟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上校在算帐的时候，烟抽得很凶……但抽烟斗的害处要小一些……你爱莫瓦扎克上校吗？……我是说，你很爱他吗？……”

这个动词“爱”包含了多少意思！

“是的，拉考夫小姐。”

“您知道，杜多，我现在老了，就总愿回想这些……我想到了事情的其它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应该，可以说，清醒些。”

他靠在枕头上，更加相信他自己的判断了。他观察着拉考夫小姐的神情，见她似乎开始谨慎了。

“我真的老了吗？你说说……”

她似乎不是在问谁，他也就未予回答。

“不，杜多，坦率地说，我老了吗？”

“没有，拉考夫小姐。”

他还没有领会要旨，这头牲口！

“那么你很喜欢吗？……”

“是，拉考夫小姐。”

多么难听的声音……上校的嗓音是多么高雅呵。这个胖黑鬼的神情为什么看上去有些低落？一身的山羊皮，一根臭雪茄，人们还会以为他在吸自己的手指呢！

她又坐回到凳子上。

“我也喜欢，而且非常喜欢。看看你自己，你是个男人，一个真的人。爱情是义务，感觉才是有价值的，此外又是那么忠实那么虔诚……一个惹人爱的自私鬼，就象所有的男人一样！……是他的妻子毁了他。”

她再也不对杜多说话。他只不过是引起了她的回忆。

“自从我到来之后，总看到她探头探脑的。她似乎……她总是寸步不离……她嫉妒，你明白……她总是要插在上校和我之间……实际上我们的的确确是朋友……我们……上校当然受了诱惑，我年轻呵……”

他为什么这样看着她？……他似乎感到吃惊。他们俩的这副样子当然够好看的，再加上他们叼着的雪茄！他，赤条条地缩在床上，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她则穿着睡衣坐在翘腿的凳子上，脚下是上校的拖鞋。

“那么你呢，杜多，你在年轻的时候都干过些什么？”

“这些上校都知道。我在一家糖厂做工，一个家伙用刀把我砍伤了，此后我……”

“不错，不错，一场不幸的经历，不要再说下去了……难道你从未感到有些孤单，从未想到结婚的事吗？”

“呵，不！……没有……要结婚就得先有爱情！”

他还知道爱情这个字眼，这个笨家伙！……这么多年他是怎么过来的？……欲望早在他的黑皮肤之下被冻结了，被岁月磨蚀了。她早就琢磨过他有朝一日会消失，这样她在躺下去睡觉时就不会产生想碰另一个身体的愿望，不管是谁。

“好，我该走了。”她叹了口气，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转向墙壁，她注意到那上面被人用抹布涂了杂七杂八的颜色。

“都是我干的。”杜多急忙说，“是我在夜间涂的。”

“那抹布呢，你从什么地方拿来的？”

“从厨房里，拉考夫小姐，但这都是用过了的抹布，是……”

“一块抹布，我亲爱的杜多，不管旧还是新，就是块抹布。所以我希望你放弃炮制这种艺术品……”

“可我是在画陌生人，拉考夫小姐，就象孩子们一样！”

她感到厌烦了。

“你们的陌生人是黑人，我对此毫无兴趣。还是注意每

天锁好你的门吧。不管怎么说，谢谢你的雪茄。”

她离去之后，杜多忙拼命地去揉他的右腿。那条腿被压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他怀疑刚才来访的是否是一个幽灵。

✷

一周过去了。拉考夫小姐对杜多冷若冰霜，对女孩子们也冷冰冰的，对卢多却采取了一种尖刻的温和态度。

他给母亲、塔塔夫和米修分别写了信。她拒绝给他寄，理由是他没付邮费。他从袜套中取出三个五法郎的硬币，走过去放在她的写字台上。她认为是偷来的，没收了钱，至于信，他仍不能指望会在这种条件下寄出去。

“那么我的相片呢？”他突然问。

“什么相片？”

“我妈妈的相片。敖德戎对我说过那相片是我的。而且他也对您说过那是我的。”

她脸上浮现出恶意的戒备神情。

“你不会指望我把它还给你吧？……还是对我说说偷羔羊的事吧。可能是它自己跑到烟囱里去的！……好吧，如果想要相片，你首先必须向我供认，这些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是我母亲给我的。”

“撒谎！你母亲连一个苏也不会给你。不过要弄清楚这点也很容易，因为你们家里已经装了电话。”

她朝电话机伸出手，同时拿过一个卡片，拨了她所查到的号码。当电话机里传来声音之后，她朝卢多笑了笑。

“喂？……请给我一下包扎尔太太……呵，是您呵，尼科尔……我是您的堂妹爱琳娜·拉考夫，我在圣保尔给您打电话……是的……不，没什么事，您放心好了……没事，我只是想澄清一个有关卢道维克的问题……不，不，不是那方面的问题……您是否真的给过他一笔钱？……没这事！……我也是这样想的……带钱到圣保尔中心是禁止的……什么？在他离开时你那一袋五法郎硬币不见了？……不，他拿出的只是一点点钱，但肯定与此有关！也许米修给他了呢？……噢，明白了，我非常感谢您。您是否想和他说一两句话？他就在我对面……哦，我明白……不，我当然理解……好，再见……希望很快见到您。”

她挂上电话，看看卢多，再一次把那偷来的三个硬币扔到写字台上。

“这真够让人为难的！……你母亲有多大年纪了？”

“我不知道。”他沮丧地说。

“不管怎么说她的声音听上去够年轻的……你能听到她说话吗？”

“她什么时候来接我？”卢多问。

拉考夫小姐双手一合，骗人地一笑。

“当然很快很快，下一个星期就是暑假了。我巴不得你回去……不过你可能会感到很高兴，我对钱的事……什么也没提……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吗？”

“她现在已经把头发剪短了。照那张相片时还没剪。”

“那就不是一个老太太，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不管怎么说也只能如此，偷来的钱必须存在我这里。当然我不会滥用你的……赃物。我把它从你下个月的生活费中扣除。”

晚间，卢多又交给拉考夫小姐四个硬币。他的袜套里还有一百个法郎。

此后的一个星期天，大部分孩子都走了。他们看上去不愿远离圣保尔中心，同卢多告别时也都闷闷不乐。安东尼奥怀抱着他的羔羊躲在树丛里，以此来阻止父母带他回去。一位身穿男仆制服的司机开着豪华的美国汽车来接米西亚姆。他几乎采用了强制手段才把那女孩子弄上车。

到七月中旬只剩下了十来个寄宿生。他们为人数的减少而烦恼，为难堪的生活而闷闷不乐。漫长的夏日就象一件过于肥大的衣服那样使他们无法忍受。

卢多每天都盼望着见到接他的人，拉考夫小姐也每天对他说动身的时刻快到了。

所有的活动都放慢了节奏，哨子吹得也不那么经常了，企鹅坑也被废弃了，护士也衣着不整。她为孩子们安排的菜谱主要是园子里的青菜和沟边树上的果子。大餐厅里空荡荡的。桌子上摆了桔子水，饭后有了甜食。马槽里的羔羊全都被置于平等地位。除非下雨，否则音乐会也名存实亡。卢多总愿意天气不好。

他经常和莉丝的目光相遇。他的墙成了她和他感情交流的地方：黑头发簇拥着一张白脸，两棵缠绕着的青草代表着戒指。

他收到了米修的信。

我亲爱的卢道维克：

你不知道我听到那些事情之后感到多么无聊。堂妹写信来说了贮钱罐中五法郎硬币的事。你母亲早就在怀疑，我对此却不那么相信，但不管怎么说这都够糟糕的。看起来你还是找了她的麻烦，做事不够礼貌。她说如果这样下去，她就不能再收留你，得给你换个地方。我对此非常怀疑，因为你和她相处不是那么容易，对我来说也是这样。你母亲本来怀了孕，但后来又流产，她说是因为生你的气生得太厉害而造成的。医生说她必须安静地休息。所以我说我不会马上来接你，你不必为此感到吃惊。无论如何我都会来的，但你恐怕要等到八月份才能回布维松奈。吻你。

米　修

我给你放好了五十法郎。这样就可以避免那些蠢事。

✷

一天早上，卢道维克事先未做什么宣言就停止了刮脸。

拉考夫小姐对此先是漠然置之，此后便挖苦他象只老山羊。他每天都拒绝刮，下巴上很快便长出了胡须，于是他便把自己关在屋里。由于胡须长长，眉毛也便显得分外浓密。每当他走过的时候，孩子们都禁不住摸摸自己的下巴。

这种对毛发置之不理的做法改变了他好动的性格。他总是一动不动地呆着，目光呆滞。人们已经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于是便把他忘怀了。他总是和芬娜一起用早餐，然而却什么话也不同她说。因失眠而变得黯淡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其表情说不上是评判、爱怜还是苦痛。他甚至对马克桑斯也采取粗暴的态度。他总是愿意前来同他一起塑造一些在母亲身边生活的记忆，而他却机械地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谁是我的母亲。是我父亲把我拉扯大的……”

噩梦在折磨着他，醒来之后也满口胡话。人们指责他把鱼的内脏放进了他母亲的抽屉，那白乎乎的内脏把床单也弄脏了。或是尼科尔爱抚地朝睡梦中的他弯下腰，象从未笑过似地放声大笑。她的头发和牙齿竟开始脱落，张开着的嘴巴成了一个无底深渊，每场噩梦都是以一个黑洞洞的死人头骨而告结束。

白天，他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走遍了公园的每一个角落，从废坑的深处挖掘出餐叉，破碎的碗，还找到了一块磨蚀了的橡胶片，在桤木丛中发现了莫瓦扎克上校的小船的底板和船尾端部。

他仍给母亲写信，然而却从不寄出。他自己的教理手

册变作了如下用途：夹进去一些没有日期的报纸或写下一些他所想象的回信，臆造着人们拒绝给予他的那种情感。

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八月上。可是八月份在一天一天地过去，仍旧丝毫没有布维松奈来人的迹象。严酷的事实在冲击着他的心房，他的耳边响着他拒绝听的声音：人们把他抛弃了。他怯懦地伸出双手，难以接受这一使他冥思苦索的现实：人们把他抛弃了。在他的视线里，母亲消逝了。他拒绝面对镜子，拒绝触动自己的记忆，然而从他降生就存在的事实却摆在那里：人们把他抛弃了。

有一天森林里发生了火灾。红色的消防车开进森林，尖利的警笛声惊动了圣保尔中心。中心受到了火的威胁，他们便准备撤出。他们看到南边的树林腾起阵阵黑烟，一阵微风把焦糊的味道送到了城堡。在大客车里，莉丝紧挨卢多坐着。敖德戎拿着他的气压表，央求司机快开车。风向突然又变了，危险解除了。消防队控制住了转向的火势。

两小时之后，拉考夫小姐吹哨解除警戒，孩子们便下了汽车。空气中还飘浮着一股焦糊味，院子里却举行了一场集体祈祷，感谢上天的恩典。晚间，服用镇静剂之后又放了一场有关大江大河的电影。

失火的次日是星期六，午餐之后，卢多穿过无人的前厅。卢多发觉通向女孩子住处的门开着，于是便闯入了这个被禁止的世界。里面看上去空荡荡的，散发着一般甜甜的味道。在一个与他的房间相似的屋子里的墙上，他看到

了许多头戴牛仔帽的英俊男子的照片。他拉开抽屉，打开一册系着红缎带的本子。里面用潦草的字体重复地写着一个名字——莉丝。页复一页，尽是如此。如果将其连接起来，恐怕有一公里长。就连封底的里面也重复地写着同一个名字。

他在床上躺了下来。母亲出现了。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她。记忆深处的一张面孔，还有那他再也听不到的声音。

突然响起了一阵笑声，然而并没有别人。走廊里仍旧空空荡荡，从他进来后一直悄然无声。他在梦幻状态中回到入口。球在院子里轻轻撞击着，空气使人昏昏欲睡。他的注意力被楼梯下面的一道黑沟吸引了过去。那是一条张着嘴的黑沟，似乎要把人引入无底深渊。拉考夫小姐已开车离去，芬娜与杜多正在院子里同孩子们玩耍。卢多把住楼梯扶手走了下去。

他走进了地下室，他从未想到城堡下面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地下平台。一股凉爽的气息迎面袭来，他闻到了又馊又潮的味道，听到了滴滴答答的水声。他走进一个黑乎乎的暗道，手扶着水泥墙壁，摸索着前进。里面的沉寂使人毛骨悚然，他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正当他打算折回的时候，手触到了一个圆形的门把手。他扭了一下，门带着响声开了。

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月牙形的出气孔，往前走了几步之后便发觉自己置身于一所阴暗的斗室，里面散乱地堆着

纸张和文件夹等物。他正准备退出去的时候，忽然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人的身影，不由一惊。一个身影朝斗室这边移动着。黑暗中出现了一张面孔，卢多惊叫起来:“莉丝……”她用手捂在嘴巴上，朝他孩子似地一笑。卢多领会到这是让他不要出声，于是便往前迈了一步。在半明半暗的熹微之中，他战栗着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他自己和莉丝在一起，他们单独地呆在地下室里。他听到了大海的呼啸，那是他们汹涌澎湃的情感喷发出的气息。四目相视，手掌搭到了一起，卢多也不知道怎么就同她拥抱着倒在了一堆图片上。图片上画的是一个临死时还哈哈大笑的男子。

13

九月一到，圣保尔中心的假期便宣告结束，为此还举行了小小的庆祝活动。拉考夫小姐发表了开学演讲，那讲稿是莫瓦扎克上校早在中心成立之前就写好的。这样一来，新的学年在上帝的支持之下又开始了。

卢多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墙壁被重新涂过。拉考夫小姐说那些图案会把一个再疯狂不过的傻瓜吓倒。涂抹工作进行了三天。晚间，他把油漆桶的盖拿开，让那股味道把自己熏得昏昏睡去。在他的记忆之中还从未睡过这么沉的觉。傍晚时分，电灯光又映出了墙上被盖住的彩色图案，巨大的手指之间的油漆点看去就象大颗大颗的泪珠。

敖德戎一如既往地监视着他。他用甜言蜜语和所谓的美好动机掩盖着心底的仇恨，使卢多生活在一种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威胁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飞来致命的一击。拉考夫小姐不断地指责卢多，说他的精神错乱越来越严重。这些无端指控的根据是什么？……她吞吞吐吐地说，他的恶行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我可以肯定地说你曾经管

我叫‘老东西’……”

只有在想到莉丝时他才会真正地感到焦急。他和她每星期六下午在地下室相会，其他女孩子也参与了这一密谋。为了支持这一对情人，她们把一切禁令都抛到了脑后，拉考夫小姐一离开，她们马上就集结在地下室入口周围，监视四下的动静，并阻止矮子接近。

他们早就在地面上铺了一些破碎的羊毛毡片。互相之间的拥抱似乎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快乐。他们极少说话，只是穿着衣服搂抱在一起躺在那里打盹。卢多在阴暗的光线中看不清莉丝的嘴巴，但却能触摸到它。黑暗之中，那咧开的嘴唇似乎愈合了。

有一天，她想看他光着身子时的样子。她点燃他们先前带去的蜡烛头，庄严地为他脱去衣服，以爱怜的目光长久地凝视着卢多的身躯，但什么话也没说。

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想着莉丝和他们的欲望。他摸着黑走下地，落下了使他们天各一方的玻璃。他总在监视着芬娜和杜多的爱情游戏，希望能找到一种把被遏制的快乐变为香甜的睡眠的魔法。

他白天也在思念着女朋友，孩子气地低声咕哝着，琢磨着她的女人气质。

米修在十月份写来一封信。

我亲爱的卢道维克：

有人说生活就象一片涂了奶油的面包，你每

天都要看着它，而且不得不吃上一点。至于令人烦恼的事情，我们这里绝不缺乏！唉，我可不是愿意说别人坏话的人。不管怎么说应使你母亲走上正道，在等待孩子出生的时期更应如此。即使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不过也用不着抱怨，一个人的生活中不可能事事如意。我想说的就是，我和你母亲的处境有些艰难，自从事故发生之后就更加不妙。的确，我并未把此事告诉你：你母亲把那辆该死的破车开到了沟里，这下我们当然倒了大霉！你母亲倒什么事也没有，可是骑轻便摩托的那个人却失掉了一只眼睛。再加上她又喝得多了一点，下面的事不用说你也能猜得着。这是我第一次出庭面对法官，后来才知道事情快了结了。她说这都是我的过错，对此我完全理解不了。不管等来什么结果，我都只能吞咽下去。塔塔夫说他再也不给你写信了，因为你从不给他回信。你母亲说的是同样的话，责怪你从不写信。最后，如果我能抽出时间就来看你。此外给你寄上一个邮包。我们吻你。

米　修

卢多计算着他到圣保尔中心的时间：已经十个月，将近一年了。母亲从未来此看过他，他也从来没有出去过，塔塔夫不喜欢他，米修说了不算，回布维松奈的许诺只当

是一阵风。思乡病在折磨着他的身心：他似乎又闻到了阁楼里晚间的味道，在母亲门边打埋伏的夜晚，大海边度过的下午，早餐，凌辱，好的和坏的记忆，甜酸苦辣一起涌上他的心头。这使他更加仇视周围的孩子们。

他权衡着逃出这个门槛的前途，但不知怎样摆脱束缚。也许换一个地方能实现他向往已久的心愿？……如果他在某一天回到布维松奈，也许尼科尔和米修会为此庆祝一番？……人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阻止他进入自己的家门，进入自己的洞穴，阻止他听风琴的演奏，阻止他重新开始生活，在那片尽是“陌生人”的森林之中？……可是一想到下面这点他就胆寒：他惧怕外面等待着他的现实。

他有两个星期没去地下室，此后好奇心又把他驱使到那里。莉丝在那里，沉默而又忧伤，在黑暗中皱着眉头。他们在一起呆了一分多钟，卢多就一跃站了起来。

“怎么了？”她低声问。

“有动静。”他回答。

他们不敢点亮蜡烛，只能凭借外面透进来的光线查看着。

“有动静。”他仍旧说。

什么也听不见。黑暗蒙住了他们的眼睛。在他所站的地方甚至连莉丝也看不见。

一种预感抓住了他。动静来自某一个地方，极其细微，然而却存在于黑暗之中，时时刻刻在威胁着他们。他拿起火柴和蜡烛走出门去，沿着窄道往前摸索。他的牙齿打着

颤，好不容易才点燃蜡烛。黄色的光焰照出了地面和穹顶，然而只有他一个人的影子在摇曳。这黑乎乎冷冰冰的混乱似乎要把他压碎，他不由感到一阵惊慌失措。他总觉得附近有什么气息，头一低，看到墙壁上竟有一只大癞蛤蟆，这似乎使他看到了身着陈旧的红衣服的敖德戎，眼睛入了迷似地睁着，竭尽全力地监视着他。接着，一声恶意的笑声使他的身体触电般地一颤，不由跳跃着奔向出口。

卢多出了一身冷汗。蜡烛头在他的手上燃尽，而他竟感觉不到灼烫。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莉丝从他背后走了过来。

“是怎么回事？”她说着便拉住他的胳膊。

“我听得很清楚，”他忧郁地说，“有动静。”

卢多此后便提高了警惕，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害怕矮子揭发他，见到拉考夫小姐便心惊胆战，同时又极力避开莉丝，不管对方投来的目光多么恳切，却再也不到地下室去。每到星期六便想到她肯定在地下室等他。他为此揪心，却没有别的办法。

离圣诞节还有一个月，整个中心就行动了起来。芬娜教授圣歌，拉考夫小姐则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有关耶稣诞生的启蒙教育上。上午，孩子们在银装素裹的松林间尽情游戏。拉考夫小姐给大家发了薄围巾，并有计划地在晚间放映有关永不溶化的冰山和雪山的电影。

圣诞节是圣保尔中心的隆重日子。圣诞节庆祝的是无

辜的圣子——耶稣的诞生。在此之前，杜多要把一棵圣诞树移进餐厅，孩子们便用自己做成的花环和小灯笼装饰马槽及墙壁。父母们将来此度过白日的时间，修道院的梅纳尔德院长将在晚七点来作午夜弥撒，此后便是圣诞夜餐。

一个星期六，拉考夫小姐吐出了一件秘密："我想告诉你们大家，尽管这是一件秘密……但我还是禁不住要告诉你们。我们将有一场钢琴音乐会，就在圣诞前夜……"

自诩为行家里手的敖德戎便问表演者是谁，会不会是他所知道的卡尔多特。

"将是爱丽丝·杜尔纳什夫人，也就是米沃娜的母亲。她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她在各地举办独奏音乐会，并获得了昂古莱姆艺术学院的一等奖。顺便说一句，我就是在昂古莱姆出生的。能够听她演奏，我想这是你们所有人的荣幸。还有什么问题吗？"

马克桑斯问是否会有钢琴。

"当然会有一架。安东尼奥的母亲同意把她的借给我们。"

在热烈的掌声中，安东尼奥站起来向大家致意。

"您听见了吗？"敖德戎对卢多说，"一场音乐会！……我过去就总听音乐会。"

"什么是音乐会？"

"噢，听着，就是一位艺术家用乐器演奏……音乐会可真是妙极了！"

"我的父亲也是，他是音乐会。他演奏风琴。"

敖德戎一直陪他走到房间门口，此后便压低声音问他：

“你今天下午还去散步吗？”

“我为什么不去呢？”

“但你可不要象往常那样去。”

卢多皱起了眉头。

“这有什么！上一次我去了，大上一次我也去了。”

敖德戎狡猾地一笑，说着话便迈动了脚步。

“对我来说没什么……您怎么想就怎么做好了……无论如何，我什么也不会告诉拉考夫小姐。”

午后，卢多再次决定不去同莉丝聚会。他在游艺室绘画的时候，敖德戎走了进来。“哎呀，您还在这里……我们要和杜多一起去树林了……您去吗？……”卢多先是说一会儿就去，接着便突然改口说要装饰圣诞小泥人。“要去小教堂同芬娜一块儿弄，是我早就答应了的……”敖德戎行了个火枪手的礼，意味深长地一笑，出去了。

卢多没动。通过窗子，他看见了远处去散步的人们。杜多领头，穿红衣服的矮子也在队伍中间。一阵困惑包围了他。他又等了几分钟，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便沿着走廊往前行进了一段距离。什么人也没有。餐厅里空无一人，前庭的门上了插销，似乎是被人无意关上的。他喊了一声芬娜，无人回答。实际上他很清楚，她此刻正在小教堂装饰圣诞小泥人。楼梯下面便是地下室。他推开挡板，对着黑洞洞的入口想了一会儿便走了下去。被厚实的墙壁所包

围着的地下室里一片沉静。每当前去与莉丝会面的时候，他便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的感觉：似乎她会象一层迷雾一样挡住自己的去路，此后便又会象云雾一样消失。

他的手指触到了门把手。他打开门，心跳加剧了。一进门恐惧就紧紧地抓住了他。在阴暗的光线下，一个男人正站在通道入口处，背对着他。他穿着军装，长筒靴，戴平顶军帽，手持一把军刀，转身慢慢地朝他挪过来。帽檐遮住了他的眼睛，僵硬的一笑却触动了他脸上的皱纹。象举行什么仪式似地把军刀一挥，那人朝他这边伸出了手臂。他就象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戴着白手套，摘手套的动作也象在演戏，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往下剥，最后裸露出了黄色的手掌。他往前走着，两只眼睛在黑暗中盯着卢多。他被迷惑住了。军刀落在废纸堆上发出的沉闷响声使他不寒而栗。在几乎是面对面的距离之下，卢多看见了一张化了妆的面孔：脸很白，血红的嘴唇哆嗦着，上面遮着一层眉毛似的胡须。红色的嘴唇之间露出了黄色的牙齿。他闻到了一股防蛀剂和科隆香水的混合味道。一个手指轻轻地触到了他的脸颊。

“从不开口的可怜的小卢多……”他听到了那人低语。“就是因为没有妈妈才会如此不幸……就是因为他没有妈妈的爱抚……”

目瞪口呆之下，卢多怎么也不敢相信面前这个声音温柔、象小丑般涂脂抹粉的老兵竟会是拉考夫小姐。

“不错，她对你不够好，你的妈妈。”说着，她缓缓地揭

下一绺胡须，接着又揭下一绺，轻轻地粘在卢多的脸上。“可怜的小宝贝……他甚至没有感觉到人们在圣保尔是多么爱他……你使我操了不少心……我的宝贝，你知道……我为你操碎了心。”

她象梦呓一般说着，声音极其低沉，脸贴着脸地在他耳边咕哝着。

“在这里，我可以代替一点你的妈妈……我可以给你所有你所需要的爱，你知道……”

“不对!”他尖叫着用力一推，竟把她推倒在纸堆上。“你不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美丽的……我不想让你当我的母亲!……”

她立刻站了起来，换了一副面孔，歇斯底里地叫着:

“可是你又想什么呢?……可怜的小怪物!……你觉得你，你母亲，你那些脏货……”

她打开了电灯开关。来自棚顶的电灯光照亮了地下室。这个涂脂抹粉的疯狂女人使他后退了几步。她穿的是高级军官的燕尾礼服，扣子一直扣到肚脐以下。

“敖德戎都告诉我了，信不信由你!……不过你是怎样认为的?……我是偶然来到这里?……我来此散步?……他看见你赤身裸体地在地下室，和一个姑娘在一起!……你告诉我是谁，那个母的!……”

最后她咆哮了起来。再也没有温柔，更没有笑容，只有充满了仇恨的喊叫，发自内心的仇恨。

“如果你不马上供认，那就有你好看的!……还有别

人，他们会揭发的……”

“就我一个。”卢多说。

“你认为我就会这么轻易地相信你？……不会的！给我说出来，告诉我这个老东西！……你赤条条地和一个姑娘在一起！……”

“没有的事。”他低声说。

她冷笑一声，用前臂抹了一下粉脸，就象要擦去上面的污垢似的。

“这我倒要看看。”她唾沫四溅地说。“你肯定完全忘记了我是出于慈悲才收留了你，对，就是出于慈悲，我的心肠好得过分了！……有一个你那样的母亲，我本该当心才对……呵！娼妓生出来的好孩子……她们也都是好母亲，娼妓！……”

她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快告诉我你们在地下室都干了些什么，你们象两条狗似地都干了什么！……说！……快说！把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我要把你赶出去！……”

“我就要离开这里回家了。”卢多说。他产生了厌烦的情绪。

“回家？可你回不了你的家，白痴！你要去的是精神病院，不错！医院！而且就是眼前的事。”

“我不去。”他说。

她一愣，“你不去？”

“我母亲会来接我的。”

“得了，‘你母亲早把你彻底抛弃了！……如果说谁是最不可能来这里的人，那就是她。呃，你又要咬手指了！到了那里，你就再也不可能干这种下流事了。那里有给疯子穿的紧身衣，专门用来对付你这种精神病的！不幸的是我圣诞节前太忙，抽不出时间来为你送行，但如果你把这里的一切说出去，那么只好靠警察……”

“她圣诞节就会来接我的！”他神经质地叫了起来，“圣诞节！……圣诞节！……圣诞节！……”接着他就象个醉汉似地踉踉跄跄地冲了出去。

跑到楼梯上，他听到身后爆发出一阵笑声。他回头一看，见拉考夫小姐抓起地上的军刀，象掷标枪似地全力朝他投了过来。

他跑回自己的房间，仍以失常的声音叫喊着，“圣诞节，她会在圣诞节来接我，这是肯定的！……”他战栗起来。他的母亲无处不存在，墙上，床上，桌子上，就象点点星光在他周围闪灼着。他从教理手册上撕下一片纸，飞快地写了起来。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想知道有关我自己的一切。把有关我的事告诉我。你过去什么也没对我说过。你让我离开了阁楼。你让我离开了家。你让南奈特离去，而你从来没到这里来看过我。现在那个女人要把我驱逐出去。她要把我送到真正的傻瓜那里去。我不去，不去。我不是一个真

正的傻瓜。我是你的孩子。你从未对我说起过我的父亲，使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要回到布维松奈，我要和你呆在一起。你必须在圣诞节的时候来。你必须来领我，如你不来，她就会把我送到疯人院去。所有孩子的父母在圣诞前夜都会来，如你不来我就什么人也没有，如你不来我就会孤零零的一个人，这里的孩子没有一个会是孤孤单单的。你会在圣诞节来，这是肯定的，此外，我请求你的宽恕。

卢　多

信当天就发了出去。拉考夫小姐不再理会卢多，只是通过杜多把他下一步在瓦尔米那克精神病院的地址告诉了他，让他直接同其父母联系。

卢多此后便沮丧地过着日子，拒绝同孩子们进行任何接触，根本不去理会小工厂和集体的祈祷与音乐活动，只是一开饭就露面，对拉考夫小姐因他坚决的反抗而表示出的不快视而不见。他从不离开那孩子的单人牢房，过着一种缓期的流放生活。

芬娜告诉他，医院将于下星期一，也就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派救护车来。“听说你同一位姑娘在一起……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会为你想出办法来的。我们这里没有迷人的女孩……杜多也会想出办法来的……”

卢多恐惧地看着节日临近时的忙乱景象。他憎恶圣诞

节。他看到路边被挖出的枞树，缠绕在上面的礼物，听着人们的争论，想着下一步不知又会有什么样的灾难降临在自己头上。出于对复仇的恐惧，敖德戎再也不敢在大房子里睡觉。夜晚来临，他带上自己的气压表，到后边的锅炉房里去避难。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火炉，他便浑身大汗地睡在火炉和暖气管子之间。卢多的复仇方法便是在晚间朝他的墙壁上撒尿。白天，他远远地站在一边，冷眼观察着一切，就象一只深知别人不敢接近自己的野兽一样威严地立在那里。

从圣诞节前夕的早晨起，圣保尔中心门厅上方的大喇叭就开始播放圣歌。人们在餐厅里悬挂花环，往松树上系挂了白霜的金银球，往马槽里放圣诞小泥人，重复地唱着做弥撒时的赞美歌，男孩子女孩子们混合在一起进行赎罪祈祷。象往年一样，杜多的下巴上粘了长长的白胡须，装扮成圣诞老人。芬娜则忙着提前准备木柴形蛋糕和阉鸡。这一天对孩子们来说是那么神奇，可又那么缓慢，他们急不可待地盼望着。

卢多却无动于衷地在城堡周围的院子里走来走去。

午后，音乐会上用的钢琴被送来了。拉考夫小姐吩咐把钢琴安放在小教堂里，那里面布置得象个剧场，有台子，还有转椅。卢多以前从未看到过钢琴。这架闪耀着黑色光泽和带有波浪式后翼的巨大潜艇使他入了迷。这可比一架风琴好多了。

看到贴在门上的艺术家的相片时，他的心不由一动。闪光的金发簇拥着一张漂亮的面孔，一对杏眼在朝他微笑着。他知道这位年轻的女人。她就是在一个星期天安抚他的人。

夜晚来临，每个人都换上了前一个晚上就准备好的最漂亮的服装。

家长们都前后脚到来。他们共有二十来人，个个身着漂亮的服饰，带着几分炫耀，却又躲躲闪闪地拿着礼品包，准备放到房子里的某个秘密位置。

黑暗之中，刮了脸的卢多孤零零地在门庭附近来回走着，满怀希望地看着远处路上的汽车灯光。每当有车到来他便战战兢兢地凑上前去，可每次都是失望地退下去。

“你妈妈还没来吗?”当所有的人都到达之后，拉考夫小姐用一种令人怀疑的腔调问卢多。

“我不要去疯人院!”卢多咕噜道。

“噢，这可不行，我的孩子！……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你说圣诞节愉快!”

谁也没来。卢多一言不发地看着庆祝活动开始。做弥撒时，他跟在领圣体的女孩子们后面，领到了圣饼之后却低声咒骂，亵渎神明。他机械地看着拉考夫小姐讲解爱丽丝·拉尔纳什夫人将要演奏的巴赫与莫扎特的曲子。接下去就是开场仪式，沉静，打开钢琴的声音。琴声响起。此时此地，这乐曲似乎是为了安抚他才演奏的。它点燃了他

身上熄灭的火，把他带入一种更加深沉的思家眷情之中。展现了旧日的时光，唤醒了对身世的迷茫，深深地触动了他的苦痛。

一曲终了，他没有鼓掌。邻座的人为此愤怒不已。音乐唤起的深深苦痛使他热泪盈眶。出门的时候，他把艺术家的相片揭下来，放进里面衬衣的口袋里。

在餐桌边，他第一次没去看莉丝，生怕会引起别人的猜疑。他有饿的感觉，但却不想吃任何东西。别人对他说话，他却不回答。热热闹闹的晚餐对他来说无疑是死一样的沉寂——所有的面孔都是死人的脸，所有的笑声和叫声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用甜食时，拉考夫小姐请他切开木柴形蛋糕。他突然站起来，眼睛盯着天花板宣布道："我不要去疯人院……"一阵短暂的沉寂，使人厌恶的时刻。接着，家长们把惊愕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到别处，以更高的声音交谈起来。拉考夫小姐一个手势，化了妆的杜多便过去拉起卢多，把他送回了自己的房间。

✴

沉寂的夜就象一片湖水似地包围着卢多。中心终于入睡了，有关圣诞老人的那些醉醺醺的长谈终于停止了。他毫无响声地起了床。他把仅有的两条裤子套着穿在一起，用被单把他的一点衣物包起来，并用绳子系好。接着他又把装硬币的袜套系在腰间，穿上紧身外衣便出了房门。走廊里的门关着，但杜多今晚忘了上锁，这样他也就用不着

去找矮子的麻烦了。

餐厅里残存着一股冷下来的烟草的味道。那边，被闪烁着的小灯笼环绕的马槽就象篝火闪闪的夜间露营地。风在外面的松林里吼叫着。

夜太黑了，给墙壁罩上了一层阴影，使窗子看上去也是模糊一团。在餐桌之间绕了几个弯子，他走到了壁炉边，撞在一个看不见的物体上。他燃亮一根火柴，看到了一些包装漂亮的包裹：孩子们的礼物。他换了根火柴，冷笑一声。马槽边摆着一溜鞋子，二十双高质量的鞋子就象二十艘停在小海湾里等待着搏击风浪的小艇。他的注意力移到了马槽里面。这些羔羊看上去都够可恶的，这些假羔羊，围着一个假耶稣，呆在一个假牲口棚里。他抓起那红色的摇篮，连同里边张着手臂的婴儿耶稣塞进一只鞋子里。这下就好了。今夜这个小耶稣比他好过不了多少。

他手上的火柴头掉在了稻草上，夜色又淹没了壁炉周围。一点红色象玻璃杯似地闪光。出现了一股烟味。火焰在底下蔓延开来，逐渐燃旺。影影绰绰之中，火焰映出了马槽的形状。卢多一动不动地看着火焰延伸开来，舔到了几只羔羊的爪子，此后连它们也燃烧起来。他自言自语道，我会扑灭它的，这没什么。火蛇蹿出，前后摇曳，一股焦糊的味道散发出来，一切都象五彩小灯笼那样闪着光亮。太晚了，他狂喜地低语，一切都要烧起来。他欣喜地看着燃烧迅速的马槽，火吞噬着槽壁，火光映红了大餐厅，顿时发出呼呼的燃烧声。“一帮嫉妒的家伙！”他咬牙切齿地说

着，想象着拉考夫小姐，他的母亲，所有的人都会随这火焰燃烧起来，并随着烟尘飞去。

他恋恋不舍地走向餐厅出口，最后凝视了一眼那火焰，他的火焰，最后带着他终于在圣诞节得到的自豪和荣耀，步入夜色之中。

……跨过他经常在一边打盹的门槛时，他不由剧烈地一颤。接着他刹那间就把它甩在了后面。他什么也看不见，但他自由了，前面的道路就象一条隧道那样向他张开了黑色的大口。

第 三 部

14

卢道维克整夜都在走。盲目地走。他的两只脚带动着他。他阵阵发颤，往常他可从不怕冷，他徒劳地想忘掉他的母亲。下雪了，静悄悄的，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瑟瑟而下。黑夜使他恐惧。他不断回头去看，以为听到了藏在后面树丛中的矮子的笑声；或是整个城堡都赶了上来，它里面的孩子及燃烧着的马槽，他想象着它释放出了巨大的吃人怪物来跟踪自己。

他来到一条沥青大道上。在上面走了一会儿便发觉远处闪烁着汽车灯光，他又小心地闪进树林之中。

黎明时分，他来到一座仍在沉睡的村镇。看到前面有店铺的闪亮标志时他才意识到面前出现了建筑物，不由一呆。雪已经停了。一切都悄然无声。一束微光映在墙上，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他在一座有红色烟叶标志的咖啡馆门前犹豫了一阵子。饥饿驱使他推开了门。里面的光线十分微弱，柜台边有三个男人。一位双手交叉放在一起的老年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几听不到什么动静，也没什么话。

投向卢多的目光也都是漫不经心的。

“你是来暖和一下的吧!”酒吧后面的老板叫着，“如果能把门关上就会更暖和一些。”

卢多坐在一张桌边。他已经到了近似昏迷的程度，双手放在桌上的烟灰缸边，看看皲裂的手指，似乎才发觉它们还长在手上。十指就象万箭穿心般的疼痛。

“你是季节工吗？”在整理着小包的男子问。

他的下巴动了动。尼科尔戴着墨镜，流下了眼泪。这是上次在舍纳尔咖啡店的事。当别人对她说起她的儿子死了时，她恐怕也会戴着墨镜并喝着蒙巴济亚克葡萄酒。

老板朝他走了过来。他有一张长满络腮胡须的狭长的脸。

“这可不是招季节工的时候……说吧，喝点什么？”

“一杯蒙巴济亚克，”卢多结结巴巴地说，“还要黄油面包。”

一只懒洋洋的大狗挪过来趴在他身边，给他带来了一点暖意。顾客们掉转了身。一只老爷钟嗡嗡地响了八下，接着又是分针跳跃的咔嚓声。卢多屏神静息，一动也不敢动，惟恐因一个动作或一个字而被人看出他是个傻子，是刚从精神病人中心逃出来的。

“正好五个法郎。”男子把一个盘子放在他面前。

他付了钱。一张广告似的小日历夹在杯碟之间，上面展示出了裸体的女人。店主远远地朝他瞟了一眼。

葡萄酒使他的血液循环加快了。他感到好了一些。坐

在柜台前喝酒的三个男子还没有离去的意思。坐在安乐椅里的老人似乎在打量着周围的装饰品：用麦草填充的兽头、奖杯和运动服之类的东西。

卢多又要了一杯蒙巴济亚克葡萄酒和一杯热奶。太阳升了起来，外部世界也透过窗子映了进来。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外面有人在活动，还有近似断枝残木的小树丛。长着络腮胡须的男子打开了收音机。外界的新闻被一件一件地报了出来。世界上有芸芸众生，有诸多不幸，多一件或少一件又有什么呢？……他突然感到坐不下去了，于是便拿起他的东西，把那日历装入口袋，推开狗，话也不说就走了出去。

他来到一个广场上。周围是降下帷帘的各类商店——对他来说恍若来世。广场尽头有一座教堂，圣诞节的钟声催促着迟到的人们，使他们加快了去做弥撒的脚步。此后又是沉寂。卢多张开嘴巴，免得自己哭出声来。他穿过了一座幻影般的小镇。他不属于任何一处，也没有任何去处，没有任何认识的人，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他。独处于一座陌生的小镇，没有庇护所，没有证件，他开始后悔不该离开圣保尔中心的安宁世界，芬娜，莉丝，还有无辜的孩子们，他愿意向他们中的任何人请求原谅。

他看到前方有一面指示牌：离海六公里。他的心跳加快了。他又找到了海。海给他的记忆留下了那么多的秘密，象铅一样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他又迈动了脚步。他的耳边响起了杂乱一的笑声。燃烧的马槽使他困扰。尼科尔，

手上拿着军刀。脱下军装之后她便一丝不挂。她吻杜多。他们在阁楼里。罩在领口破损的连衣裙内的矮子在傻笑。打扮成圣诞老人模样的拉考夫小姐走了过来。红色的嘴唇，蹿飞的火焰。

路上出现了一辆汽车。他躲进沟里。他觉得到处都有人埋伏，警察，护士，都摆出一副临战的架势，捉住他，象关一个真正的疯子一样把他关进白色的救护车里。忧虑在他心中闪过，他认为人们永远也捉不到他。他会躲起来。人们会认为他死了，被冻死了。宪兵会给他母亲打电话：孩子死了……呵，在他们交谈的时候，他多么想看看她的面部表情。离开大路，穿过白雪覆盖的耕地，他又进入森林之中。

黑黝黝的树干上覆盖着一层凝固了的蜡一般的薄冰。沉寂和明暗交错的银色使卢多觉得心中踏实了一些。大西洋上吹来阵阵海风，镀上了一层薄冰的松针松叶在脚底下脆然有声。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不由问着自己：鞋子会不会也都象羔羊那样燃烧殆尽？孩子们会不会在这圣诞之日穿着袜套走路？他们是否已打开了烧焦的玩具？还是用这些烧焦了的东西去堆雪玩？

他并不想同孩子们过不去，更没想到在马槽里放火，是火柴自己落下去的，就象一滴水、一粒面包屑那样落了下去。火由此而起，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可不是这样！……是他有意纵火。他此刻清楚地回忆起来了。火柴头并非偶然落下去的。火柴在他手上烧焦，

变黑，但前边还有小红头，他的手指还往回缩了，怕被烧疼，就是在那稻草的上面，他没熄灭就让它掉了下去，于是就在羔羊中引起燃烧。他希望它们化为灰烬。

呵，不是，并非如此。在他想出主意之前火焰就蔓延开了。

可能城堡本身也烧成了灰烬？……可能圣保尔中心一个孩子也没有了？没了圣保尔中心，没了拉考夫小姐。什么也没有了？……也许它本来就没有存在过……

林中出现了一条覆盖着腐烂树皮的小径。他沿着它走了下去。

他很想看到敖德戎随着马槽里的烟消失，还有他的气压表和红上衣。他到处寻找着他，地下室里，护士那里，其它房间里，公园深处，他寻找他并没什么预谋，也没有什么复仇的愿望，只是盲目地寻找着。不过一旦找到他，肯定要把他杀死。

首先是一阵只有大海才有的呜呜声，有力而又低沉，使大地颤抖着发出回声。接着，一道强烈的阳光斜射进森林，树干之间出现了湛蓝的天空。

他走出森林，进入一个凹陷下去的沙湖，里面生长着稀稀落落的红白颜色的草，对面则是一个坡度平缓的沙丘，就是它锁住了奔腾的海水。

他奔跑起来，不一会儿就出了沙湖，上了沙丘，等待着他的就是那排山倒海般的汹涌波涛。阳光照射在大海上，大海反射出蓝色的光芒。波涛喷吐着白沫，阵阵冲击着海

岸。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小船。他放下包，脱下鞋子，坐在沙丘上。从树林中飘来的松香味和体内的酒精使他昏昏欲睡。他回过头去看另一片海——一望无际的林海，它虽然气势宏大，上面却没有一艘船。他的身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岸线，蓝幽幽，雾蒙蒙，水天一色，使人觉得如坠五里雾中。除了波浪撞击海岸的节奏之外，天上，地下，到处都是一片寂静。天空出现了金黄色，给乌云镶上了一道珍珠般的边儿，乌云象铅一般地封住了南边的地平线，而大海却无拘无束地涌向西方，送回阵阵尖利的风声。

他感到惬意。这是他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可又觉得象回到了出生地一样，同样的海水，同样的阳光，同样的宏大气势，不同的只是缺了个码头。在他左面的沙丘上有一座倾斜的碉堡，看上去象一个被拆散的巨大玩具。卢多起身前去查看。碉堡已被沙子埋掉半截，所有的孔洞都被堵住了。一架残损的机关枪枪身也埋在沙土中，上面满是斑斑点点的红锈。他往旁边看了一眼，不由发出了一声惊叫。他看到海滩上有一艘船，就在他的脚底下，看上去是一条黑色的货船。船头向着海岸，船尾朝着大海，海浪阵阵冲击着它。

他抓起自己的东西，踉踉跄跄地就势一滚就到了下面的沙滩上。他跑了一阵子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于是就放慢了脚步。几看上去很近，可走起来还有一段距离。船的前面是一湾半透明的水，看上去有点深，因为里面卷着旋涡。

卢多先是浸湿了自己的小腿，但无法接近船体，再往前就是急流，有被淹死的危险。在两道波浪之间，他看到了船的锚爪。

他回到干燥的沙滩上。他从未看到过这么大的船。这家伙恐怕足有五十米长。它可能遇难不久，船身布满铁锈，看上去就象一尊锈蚀的斯芬克斯铁像。有几处还残存着蓝色的油漆，原来的吃水线已经消失，绿色线条表明潮水曾经浸没过船体。锚链吊在锚链筒的外面，一条长长的黑色钢链，一阵小风都会使它摆动。船的名字勉强可以辨认：桑那加。只有海浪和其它更为深沉的声音与它终日为伴。浪涌来，潮退去，而它却呆在这里不动，就象一把漏勺。卢多觉得它和自己相似，同病相怜。

退潮后他又来到船边，不湿鞋子就攀了上去。后边的穹隆处长满了水藻。“你和我一样。”他说着便攀住了锚爪。那巨大的三岔锚爪使他感到吃惊。上面的金属甲板被揭掉了一块，这肯定是那些抢掠者干的。他把小包往里一扔，终于翻了上去。一道暗淡的光线使卢多勉强看清了机房里的东西：一台被水浸没了四分之三的马达。里面还有一股恶臭味。卢多摸索着前进，上了几层阶梯之后看到一间类似餐厅的屋子。里面散乱地堆着一些桌子。一扇门通向一间被苔藓染成绿色的卧室。通过那破碎的舷窗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海。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阁楼里，那股霉烂的味道使他产生了怀旧感，那黑乎乎的镜子、炉子以及洗脸池都使他感到似曾相识。这些破烂货在他眼里都成了宝贝。他

觉得眼皮一阵沉重，于是就跳到了一个铺位上，大脑里也成了乱乎乎的一团：数不清的礁石排山倒海般地向他压来，这是幻觉……他沉睡了过去。

15

他在船上躲避了几天，既不感到冷也不感到饿。他早已把被单铺开，然而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大海潮起潮落，冲刷着底舱。他觉得海浪把目标对准了他，要把他和他的过去一道冲走。成千上万面方的或圆的镜子在他眼前闪烁，就象浮动的阳光一样，这些镜子竟会在黑暗中放声大笑或低声痛哭，突然间又会变为血红的颜色，或化为一只夜间的黑手向他砍来。

风声从远处的海面上传来，听上去就象狗垂死时的嗥叫声。

他啃着还是米修上次访问圣保尔中心时带给他的饼干，就象吸吮着放了几个月的口香糖似地咂着嘴。躺在地上，他不断地对自己重复着说找到了一条好船，并说是到船的各个地方去转转的时候了，但却躺着不动，嘴里哼哼着“我向你致敬玛丽”，以此消磨时光。

他不再为前途担心。他有了住所，就在这桑那加上。他早就想到了该怎样启锚开船，一个人把它开到贝拉克去，

就在舍纳尔咖啡店前边抛锚。他母亲很可能会在那里看到他。她会自动到码头上。就让她一个人流泪、央求好了。她呼叫他，他可只当做什么也没听见。她一个劲儿地请求原谅，而他却毫不动心，看也不看她就离开了。

夜间，他经常被从轮船后面吹来的凄厉的风声弄醒，醒来竟不知身在何处。他看到了出现在海滩上的城堡，或搁浅在松林环绕、炉渣垫起的院内的船，大海上烈火熊熊，矮子朝他扑了过来，一长串的白色救护车开上了船——他们发觉了疯子。

一天下午，他觉得腹部有些痒，解开衬衣扣子一看，一只小螃蟹竟沿着他的肚皮在爬。卢多碰碰它，那小东西顿时提高了警惕，用小钳子把卢多的食指掐出了血。他抓起小蟹送到嘴边，活着把它吞了下去。

这样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还是饥饿使他站了起来。圣诞节以来他粒米未进，滴水未饮。

在船舱里面，那些到处堆放的废弃物更加使他想起了阁楼。厨房间里有一个烤炉。一批不曾用过的餐具被泡在一桶水里。在与厨房间相通的舵房里，舵轮还在，但贴在墙上的罗盘指示图却被水汽浸得模模糊糊。一些电器的外壳都已被剥掉，只剩下了内脏部分。看到粘在舷窗上的盐粒，人们还以为到了沙滩上。

卢多全身发软地走上向右倾斜的甲板。甲板上铺满了鸟粪，看上去就象刷过一层石灰水一般。有太阳。阳光照出了一团团腐烂的缆绳，甲板沟槽里的积水也反射出了光

芒。卢多俯下身去舔那水。在几块破帆布下面，一条小艇已离开了它原来的位置，舷墙边还有许多被捆扎在一起的煤气罐。要想到海滩上去，他必须先爬上一个铁梯子。破碎的贝壳使他走起路来分外艰难。一只沾满油污的破手套被扔在一块让铁链条给磨成橄榄绿颜色的板子上。下面，一根被截断的电缆在随风摇摆，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除这条船外，两侧只有大海和森林。

不管是护士们还是拉考夫小姐，谁也不会赶到这个锈迹斑斑的宫殿里来追逐他。永远也不会有人发现他。他沿着机房走了下去。波浪轻轻拍来，回音却极其沉重。他推开一块长满绿毛的盖板，那上面留下了手指翻动过的痕迹。出口的一块黑板上留有最后的一篇值班日记：一九六〇年六月六日午夜。阿布杜尔和哥柴姆的名字则已变得十分模糊了。

退潮了。舵后的滚筒在闪着光。卢多跳向海滩，水一直淹没到他的大腿。他艰难地走出浸泡着遇难船只的水湾。又白又细的沙子，悄然盘旋的海鸥，使人不寒而栗。走近碉堡时，他特意回头瞧瞧，看自己这些天的梦想是不是现实。不错，桑那加就在那里。看到自己在海滩上留下的脚步即将被上来的海水抹去，卢多不觉有些伤心。这也是好事，不管谁到他的新家去都会在这上面留下记号。

走近森林时，他又听到了夜间影响他睡眠的那种凄厉的风声。

他用了一个小时才走到那个小镇附近，一块指路牌上

写着：前面就是福赫居。已近中午，可不少人家还在沉睡，百叶窗也没有打开来。这日间的寂静真使人忧伤。卢多来到空旷的街上，觉得进入了一个被人类遗弃的世界。他又看到了那个有教堂的小广场，并来到了他第一天到过的咖啡店，一推门就传出了一阵自行车铃样的响声。那位老人仍旧坐在入口处左边的安乐椅上，与那兽头和体育用品为伴。一个顾客也没有，络腮胡男子正在玩弹球戏。

“就来。”他烦躁地叫了一声。

足足过了五分钟他才过来，而且带着一副厌烦的神气。

“我的好运气本来都来了，”他嘟哝道，“都来了！……如果你不进来，我肯定会击中，那就会赢三点……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吧，你要点什么？”

“面包和馅饼。”卢多说。

“那得到边上的食品杂货店去买，我的孩子。那个店是由我太太管的。用不着出去，就在这同一个建筑物里。你从那边过去就行了。”

卢多一抬脚，跨过一道彩幔，发觉自己进到了一个商店里面，只是地方太小，稍不小心就会碰到杂七杂八的货物。

“莫尼克！”他杀猪似地朝里叫了一声，然后又对卢多做了个手势说，“她一会儿就来。我想她肯定在睡午觉。她管的就是商店……此外还有些杂活，而我就是这里的小老板。此外我还能给人家剪头发。当然我是再蹩脚不过的理发师，所以从没一个人来找我剪头发。”

一位头发花白的女子走了出来。她象对老顾客那样朝卢多一笑。她看上去至少比她丈夫年长二十岁。

“我就知道你在睡觉！……有一位顾客，他要买馅饼。他是个季节工。”

“呵，馅饼，这个不缺。”妇女和气地观察着他，“此外还要什么？”

门上的自行车铃又响了。

“又来人了!”男子咒骂着走开了，“呵，今天是得不到什么安静了。”

卢多带着食品，火柴，一个小镜子和一袋煤离开了。付款时，妇女看着他那装硬币的袜套发笑，“你又该干季节工去了。你身上的钱实在也不多了……”他谢绝了她随口说出的赊购建议。

他走出镇子时碰到一位穿黑色衣服的小个子妇女。他便不断地回头看。她在路边停下，朝他望着。他走出了一百多米，她仍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在树林边缘，卢多对自己说她可能会跟上来，然而一路下去，只有被阳光染上一层金色的树木。

阳光的照射使树干变得挺拔，空气新鲜。卢多快速地走着，极力不去回忆过去的事情和母亲，而是出声地历数着眼前的困难：脚疼，寒冷，沉寂，潮湿，疲劳和困倦。接近沙滩边缘的时候，他看到一棵松树上贴了一张纸，上写着：海滩危险，禁止游泳。他在那里仔细地看了一阵，没发现前面有什么可疑现象。

几缕柔和的阳光射向被大海挤窄了的沙滩：一丝风也没有。夕阳西下，映出一天晚霞，大海看上去只不过是一块象冰一样硬的发光物质。桑那加完全被染成了金黄色。

卢多走下海滩，一阵不安向他袭来。被海水洗过的沙滩上出现了两行深深的靴子印，和他的脚印并排着通向前面的船。他感觉到外人的仇恨和敌意再次向他压来。靴子。尼科尔有靴子。拉考夫小姐有靴子。塔塔夫，敖德戎和所有穿靴子的鬼怪在他离去时毁了他的密室，并企图重新逮住他。

他暗暗咒骂着捏紧了拳头，看到船周围的水面增高了又惊慌不已。他不由想到了船上的那个入侵者，不知他采用了什么神奇的办法在涨潮的情况下上了船。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他不想离去，他要弄明白是否有人追踪他。对方也许是个和他一样的流浪汉……否则，又有谁会知道他在这个地方呢?

夜色一点一点地吞没了天空和大海。来自森林的风再次扫向开阔的海面。风时断时续，强度在变换，却不会停止。突然，远处落下一个铅色的物体，震颤之后闪过一道白光，划破了漆黑的夜晚。此后便什么也没有了。

卢多双腿一抖，全身发颤。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宁静又淹没了一切。他完全被吓呆了，竟没看见一艘小船离开沉船，荡着桨靠近了岸边。

“你来这里做什么？”一个男子跳到了沙滩上。

卢多尖叫了一声，和他拉开了一段距离。

“那你呢？”他反问。

男子已把小船拖到了沙滩上，并走近卢多。他个子不高，宽肩膀，脑袋又圆又大，并闪闪发光，因为那上面一根头发也没有。

“这里没有你的地方，”他恶狠狠地说，“这里是我的地盘……我的家……说说，你多大了？”

“十七岁。”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你明白吗？……你一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你这样的小坏蛋是吓不着我的。沉船是我的，我不想在那上面看到任何别的人。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明天不滚，我就把你赶走。别拿这副样子看着我。”

他动了一下小船，毫不费力地把它背了起来，嘴巴却还在动着：“此外，你为什么一定要睡在那底下呢……我还真从没见过。那是一大堆锈铁，一个大垃圾桶。废铁商人早该把它炸碎了，用不了多久……”

这黑洞洞的夜晚使他感到恐惧，竟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该死的小娼妇！……”他面向大海骂道，“他的身体好，那边那个……”他骂着，朝森林那边远去了。

潮水退下去之后，卢多回到了船上。他摸着黑想点燃一盏油灯，可那灯芯根本不着。他躺在地铺上，躺在黑暗

中，忘记了饥饿。他再也不去圣保尔，他绝不去疯人院，绝不，尽管威胁存在，他仍要留在此地，他不会妨碍任何人。睡意最终还是占了上风。莉丝在一块红色玻璃后面脱衣服。他觉得人们在这沉船上为他举行了独场音乐会，一切都失去了平衡。一会儿看到他母亲在钢琴边，一会儿又看到他自己，他在赞叹不绝的女士们面前公开表演。他陷入了梦境。林间的小径上，一个人健步如飞，他追赶着那个人。那人回头一笑，怎么竟是他自己——竟是卢多在追卢多，年复一年地……

午夜的寂静使他醒了过来，一种习以为常、近似养料的寂静。只有水的声音。他再次下了船，回到海滩上时弄湿了身体。他看到岸边不远处有一团红火在闪动着。他在黑夜中吐着白气，观察着漫天星斗。这杂乱无章的星座和黑夜又触动了他闲游的嗜好。他走了起来。

16

他在桑那加上一呆就是一个多月。他产生了一种忘怀一切的感觉，似乎从阁楼上了望世界以来的这段时光不曾存在过似的。在小镜子里，他第一次看到自己长出了白头发，从头顶到腮部和下巴都有。他产生了未老先衰之感。一种生物学上的拟态使他和沉船之间建立了某种奇怪的同盟。他消瘦了下去，瘦得很厉害，脸上出现了纤细的皱纹，眼睛周围出现了黑圈。脸越小，他的眼睛就越显得绿和疯狂。

他已经习惯了那象有节奏的呼吸般卷过沉船的海潮。扑向镶了铆钉的管壁的潮水激荡出阵阵白浪，就象无数只鼻孔喷出的气息。偶尔一两声钢铁的短暂呻吟使他想起了前番破碎的梦。

卢多认为自己已经忘掉了母亲：在昏昏的梦中他和她一起度过长夜，当黎明的微光一出现，一切都被忘到了后头。每天上午，同样的烦恼又在纠缠着醒来的他：他们要来找他。他们会毫无动静地上来。他们把他麻醉，把他带

回圣保尔。他们日复一日地追逐着他，使他根本没有摆脱的可能。没有桑那加，没有钢琴，没有布维松奈，什么人也没有，一阵魔法引起的昏睡之后，他的毛病就被治好了。

他最担心的事儿就是他们找到他的船。一共会来多少辆白色的救护车？还会带来多少咒骂？他们会不会先是对他一笑，然后对他说，“这是为了你好，卢多”？……于是他就抓起一个火箭筒，紧紧地抱住，直至感到肉体疼痛……他在黑暗中茫然地睁着眼睛：也许我的确看到了他们在我面前，也许我真的变成了一个傻瓜。

日间，开阔的海滩上空空荡荡，无论涨潮还是退潮，除了海潮和海鸥之外他没有别的伴。即使那曾恶狠狠地恐吓他的人也再未露面。

有一次他看到远处驶来几个骑马的人，马蹄撩起细沙，飞扬的沙尘遮住了他的视线。他们是海岸警察，共有四个人。他们想接近沉船，可那随波浪涌过来的味道使马直打喷嚏，于是便掉头一溜烟地跑了。

他在船上也找到了宝物：一个灭火器，长靴子，一顶破烂的风雨帽，刻有 B. E. 字母的餐具，一瓶兰姆酒，一个装有黄铜保险丝的盒子。

他用旧救生衣和木板扎成一个筏子，想随时随地地把它当作往来于沉船和沙滩之间的交通工具。筏子下水那天他差点丧命。筏子倒是把他送到了岸上。正得意之间，一道回浪突然把他卷到一个暗滩上，暗滩周围的巨浪顿时抓

住筏子，象甩浮标一样把它甩了出去，远远地抛向大海。如果此时不是一道鬼使神差般的涨潮大浪，他也就不复存在了。从那时起他便知道了使他夜间醒来的呜呜声的发生地。即使是好天气，这种声音也会使他在夜间准时醒来。

为了能点着煤火炉，他把几乎一瓶兰姆酒都倒在了煤上。可他的燃料只维持了一个星期，最终不得不放弃一切取暖的企图，煤油灯和煤气罐也不能解决问题。

他以钓鱼为生。弯了一根铁丝当鱼钩，后面接一根长线，以猪油当鱼饵，钓上来的一般却是石子颜色的笨头笨脑的小鱼。他为此不住地叹气。一天晚间，他捉住了一只海鸥。它已挣脱线的束缚，吐出了钩子，正要展翅飞去。卢多就象扑风筝一样按住它，它则用嘴巴和翅膀同他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把在海滩上吃进肚里的小蟹和小鱼等等都吐了出来。他用海水处理了这只海鸥，美美地用了一顿卤鸟片，然后便带着资产阶级才有的欢宴后的愉快心情睡去。

有时候，他还会有心情擦洗一下船的内部，好象他能给这堆废铁以新的生命。他在餐厅的墙上又涂抹出了他那幅不朽的画，但肖像越来越往后，手的地位倒越来越突出了。他也意识到自己常常连站立的力气也没有了，生来就有的睡梦中的叫喊与叹息也消失了，他感到自己确实没什么指望了。他一个舱房一个舱房地游荡着，每次都是以倒卧在地上昏睡而告终。

在福赫居小镇上，他似乎同女商人及其丈夫建立了友

谊。其实，他们并非真正的夫妻。他叫伯纳德，她叫玛丽－路易丝，他则说自己的名字是卡达特·罗塞尔。卢多告诉他们自己的家在布维松奈，在镇外有一幢别墅。那两个人对谎言倒没什么不快。见他已经山穷水尽，他们便提出雇他在院子里搬搬筐、抬抬瓶子什么的，并以保证他的生活作为交换条件。但因为害怕引起注意，卢多很少到镇上来。虽说福赫居小镇看上去很荒凉，没有什么人活动，他却总感到有人在监视他，那窗子后边不会有老实人。无论在路上碰到谁，虽说是十分偶然，他都觉得人家的目光总也不离开他。

伯纳德主动给他“来了那么一下”，用电推子把他的鬓角和脑袋后面理了个干干净净。用了几乎一瓶的润发油。经过一番梳理之后，他又一次看到了卢多的脑袋是什么样子，并丧气地看着自己那不大对称的耳朵。

一天夜间，一阵吧嗒声使他醒来。他糊里糊涂地躲进操舵室，以为那些穿白大褂的人开着白色的救护车捉他来了。沉船的周围沙滩上来了十辆摩托。车灯划破了漆黑的夜，马达的声音打破了海边的寂静，还有此起彼伏的笑声。喧闹持续了几分钟之后，摩托车都并到沉船左翼二十米开外的地方，熄了火，但灯还都亮着。人们又听到了大海的低沉呼声，接着便是一个大嗓门的叫声：

“别装睡了，”他醉醺醺地叫道，“我们很清楚你在上面……”

一阵傻笑之后他又叫道：

“别躲在那上面了！……出来看看我们，我们也只是想看看你的嘴脸……我们也喜欢开个玩笑……我们很喜欢同你开玩笑……好了，下来吧，爱开玩笑的人！……”

又是沉默。卢多确信他们看不到自己。

“你是不是害怕了?”那人叫着双腿一叉，摆出了一副牛仔的架势。“如果你有缆绳什么的就放下来，好让我们上去!”

他的话引起了其他人的一阵笑声。

“他上面没有!”另一个听上去醉得更厉害的声音说。

“如果他不下来,”另一个想把摩托立起来的人说,“你就只好上去找他了。”

“你听见他说的了吗，我的朋友？我要来找你了，我来！……我们都想吻你呢……不过你在这上面就不行了，我亲爱的伙伴，你以为在耍弄傻瓜是不是……”

一阵交头接耳之后，大嗓门便摇摇晃晃地走向沉船的后部。他显然知道出入口在什么地方。

上牙打着下牙，卢多抓起他的火箭炮便跑向主机的后面。他刚在马达下面藏好并拽过一块铁板挡住自己，一个人影便闪进了入口。来访者看上去不那么灵巧。“除了酒也看不到什么……”他笑嘻嘻地说。接着，他捶了几下船板，大声嚷道,“你藏在什么地方了，龟儿子？……”他迈动了脚步。靴子踏在船板上，发出有力的回声。卢多一动也不敢动，浑身大汗淋漓，暗暗扣紧火箭筒的扳机，死盯着压向他的那团黑影。距离拉近之后那团黑影就从他的眼前消

失了，但他感觉到了呼吸的气息，于是就一闭眼睛触动了扳机。一团发烟物质全部打在扑过来的男子的胸前，使他的衣服着了火。舱房里飘浮出一股绿色的烟气。卢多看见入侵者慌慌张张地跑向出口。他便心惊胆战地回到操舵室。海滩上，一个冒火的人影扑向海水，旁边还有几个人保护着他。火灭了。“他们要来杀死我。”卢多忧伤地低语。他们全都会攀上船来，黑压压的一片。不管怎么说，他今晚所做的足以葬送他的宝藏，而他的命运也就操在了人家手中。

那帮流氓来到船下，开始准备爆破筒。他们用汽油把布浸透，裹住瓶子点火扔上船来。第一个落在甲板上，滚到一个水坑里便熄灭了。第二个却击中了目标，擦过卢多，落在操舵室的地板上便爆炸开来，燃起了熊熊大火。卢多抓起灭火器。然而先前的绿烟和此时的浓烟交织在一起，灭火器无法发挥作用。他奔向出口，宁愿死在露天之下也不愿在这小屋子里挨呛。

他刚刚滚到甲板上便听到一阵枪声。他双手抱头，恐惧地大叫起来。枪声继续着，但好象是射向另一个方向，而摩托声也越来越远了。很快卢多就听不见什么动静了。卢多一动不动地伏着，紧闭着眼皮。如果他睁开再生的眼睛，肯定还会听到喧闹，见到野蛮行为。

甲板上响起了脚步声。

“你受伤了吗？”一个粗嗓门问他。

他扭过头去。

“没。”他吸了一口凉风说。

“……可还是把我的船弄坏了一些地方，这帮蠢蛋!”

卢多看清了面前墩实的矮个子。他就是一个月前要把他赶出沉船的人。

“看看，你还能发射这个东西！……”

“我没做任何事情。”卢多说，“是他们向我进攻的。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你用不着担心。他们都是一帮地痞流氓。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他们除了啤酒和摩托车之外再不知道别的。不过他们屁也不值，他们非常害怕警察。来，喝一口。”

他们走下去，进了餐厅。卢多点燃船灯，并打开窗子往外放烟。

“你这里的布置可真有点奇怪。”男子看看墙上的图画说。“你还收拾了一下屋子……”

坐在桌边，他看看卢多拿来的兰姆酒酒瓶。

“安排得不错，可没有用具。喝酒嘛，就得有杯子。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到公共垃圾池去转一圈，往南去不远就是。在那里什么都能找到。不过，那些废铁商人可不会让你在这里从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家！……你叫什么名字？”

“卢多。”

“我叫弗朗西斯。弗朗西斯·古维兰。”

男子的脑袋真是秃到了好处：没有一根睫毛，也没有一根眉毛。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这样了。”他拍打着自己的脑门

说。“我掉进了龙虾池里，就是养鱼池之类的地方！我不会游泳。那真象掉进了工具箱里面一样，都是活的工具。别人马上把我捞了上来，甚至都没被夹到一下。可恐惧却把我夹着了。到了夜里，我所有的毛发都掉了，脑袋就象个鸡蛋似地完了蛋。再也没长出毛儿来。不过这也没能阻止我当上一名海员。”

他在戛那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在小镇庆祝建镇一百周年的集会上与人发生了殴斗，并且致对方于死地。虽说年近六十，却仍旧强壮有力。他年轻时就已文身，臂部和腹背上都刺着有关女性的图案。他住在森林边缘的一架铁制车厢里，离桑那加不远。从来没有人到他那里去过，也从来没有人敢于接近那个地方。

有一天，一个马戏团在离他住处不远的沙丘上安营扎寨。一只老狮子的吼声影响了他的睡眠。他在狮子笼上弄了个洞，打断了猛兽的肩膀，用扫帚把驯兽人戳得眼泪直流。

“……他没把狮子偷走就够幸运的了。”福赫居的人们这样说。结果大家不得不出份子为猛兽治伤。

“……那些小蠢蛋！彻头彻尾的蠢蛋。不过你用不着害怕，有我在那边。我知道那些下流货！比这更糟的我也知道。怎么样，你在这里还行吗？”

“可以。”卢多说。

“我也一样，还过得去。我有不少使我开心的小船。这个毛病总也改不了，夜间为它们醒来，心里痒得难受……

对了，我必须把废铁商人的事告诉你……他们很快就要来了。”

他几乎在用耳语向卢多说话，加上他那副只有老海盗才有的机敏样子，人们还以为他在谈什么重大机密。

“废铁商人们总是摇摆不定……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来，但他们肯定会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毁掉这只船……但这里面的黄铜他们休想拿去。”他狡猾地转动着眼珠。

他朝卢多弯下腰去。

“水管子，水龙头，所有的黄铜器具都是我的。只能属于我一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可不能让那些傻瓜弄了去！小船前头的气仓里就藏了不少。我正在陆陆续续地卖。”

附近的一阵咩咩声使卢多跳了起来。

“这是什么？”他戒备地问。

“是我的绵羊。”古维兰笑道，“别害怕。桑那加沉没时惟一的逃生者。货舱里装了大批羊，但除了它别的都淹死了。”

他抿了一口酒。

“都是在那个暗滩上倒了霉。该死的暗滩！你看，就是那个模模糊糊的地方，浪头格外高……它不停地在那里叫着，这样我才划着小艇去找它，可冒了不少的风险……你听着，它可是够驯服的。”

他走近一个舷窗，脖子一挺，上面的血管象电缆似地绷了起来。他朝外面一声吼叫，回声划破寂静的夜空。

“它在沙滩上等我……它肯定会很高兴地认识你。”

卢多陪他走到沉船的出口。一只肥大的绵羊出现在船灯灯光之下。

“这就是巴努赫居!”古维兰声称，“我把狗宰了，养了它。”

卢多用手指梳弄着它那粗糙的鬈毛，为碰到一只活生生的羊而感到高兴，热乎乎毛茸茸的，再也不是他在圣诞之夜给判了死刑的那些假羊了。

“我想了好多办法让狗叫，可它就是不叫。后来只好用这头羊代替了它。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它巴努赫居？”

“不知道。”卢多说。

“是取自《圣经》里莫瓦斯[1]的故事。他带领大家穿过约旦。人们就象绵羊似地跟着他……好了，晚安……用不着怕那帮败类，他们近期不会来的。”

卢多目送他们远去。

……整个夜晚，一只绵羊带着他在睡梦中飘进记忆之海，一会儿是阁楼，一会儿是布维松奈，一会儿是圣保尔，当他去捉那只羊的时候，竟发觉是自己，他卢多自己带着自己。

次日上午，根据古维兰的建议，他动身前往公共垃圾池。那是一片面向大海的开阔地，到处都是堆着或摊开的垃圾，冒着柱状水蒸气，散发出一股腐烂的牲口料的味道，

[1] 莫瓦斯：圣经人物，相传为希伯莱人的军事、政治和宗教首领。

松香和海水的清新气息完全被破坏了。他以极其愉快的心情步入垃圾迷宫，似乎发现了第二条沉船，另一处极乐王国。台风卷走了无关紧要的杂物，却把一些重要的材料暴露在了表面。成群的海鸥和乌鸦叽叽喳喳地叫着，总和他保持着一段距离。这里是炉子，破碎的菜橱，生了锈的可可桶，报废了的小汽车，那边又是安乐椅，带顶篷的儿童车，铁锤，铁轨。顶上是喧闹的鸟类，下边是沉寂的一片。卢多看见了一整匹被苍蝇吸吮干了的马。他发现了六个用荨麻根捆扎在一起的没有用过的盘子。他发现了封面有一辆着了火的汽车的杂志。他收集了几把没开刃的刀，没有柄的锅，一些装在一只破箱子里的衣服。不管来访者需要什么，垃圾场都会慷慨大度地给予。他希望能挖掘出想象不到的东西，一座教堂，一艘潜艇，他在贝拉克度过的童年。他甚至怀疑整个圣保尔中心和所有的孩子是否栖息在某一个垃圾堆里。

傍晚，上天赐给了他一件最好的礼物：一个摹仿钢琴声音的八音盒。他拧了几下上面的钥匙，里面播放出了一段他从未听到过的音乐。这响在垃圾中心的音乐激起了他的回忆，使他觉得过去的一切似乎都是天命所至。他的脉搏随着音乐在跳动，音乐停了，他又扭动了钥匙，似乎他的生命之弦也随之转动起来。他的出生，他的真实存在。他再次看见了母亲，他禁不住要碰她，要同她说话。他为在布维松奈的生活感到羞惭，差不多到了悔恨的地步。

回到沉船内，他趴在地板上反复地听着那段音乐。在

黑暗中，他闭着眼睛思索着自己的过去。此后他便打开灯，给尼科尔写了一封信。

你知道我已经离开，但我混得还不错。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你圣诞节没有去。不过我并没死掉。现在你可以到我的船上来看我了。有一个叫福赫居的小镇，出了镇子沿大路一直走就会到海边，我的船就在海滩上。我就在船上。到了船上就是到了我的家。如你来我就邀请你到我家。我甚至还有了工作，干的是季节工。你要能来就太好了。你可以往福赫居咖啡店给我写信。

卢　多

他来到甲板上，若有所思地朝大海眺望了一阵子，此后便把信撕碎了。

17

新的思乡病又包围了他。他从此摆脱了耻辱和讽刺挖苦，再也没有人说他是白痴，不该出生或危险。周围没有任何人，他完全是孤孤零零的一个人。忘记了自己身在沉船上，他在记忆之海中尽兴畅游。他回到了阁楼上。他听到了楼梯上响起的脚步声和钥匙在锁孔中转动，于是便同他的鳐鱼头一道藏进房梁上的巢中。有时他会站立在舷窗边看到面包店的院子，面包房的墙壁和薄雾缭绕的田野，闻到热面包的香味。对过去的执著回忆成倍地增加了他的痛苦。他胡乱地想着莉丝和尼科尔，把母亲同一个三瓣嘴比较，第一次痛苦地意识到她从未吻过自己。他闭着眼睛，狂热地吻着自己的手，白日做梦。那边有南奈特的声音，是一阵连续不断的嘈杂声，没有颜色，没有面孔，没有节奏，许多声音混在一起，使他什么也听不见。

一些幻影在追逐着他，可他怎么也对不上号。一个小男孩赤脚行走在黑暗中。一个小男孩上了楼梯。一只红手出现在眼前。

他不禁问着自己：小男孩是谁？手又属于谁？面包匠以前为什么那样虐待他？他是否早在不懂事的时候就见过自己的父亲？

有一天，他长时间地流着眼泪，并在镜子里看着自己流泪，可这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既无痛苦，也无哀伤。他痛苦起来就象一个死去的明星，表面上却看不出什么伤痕。

他在夜间也经受着感情的折磨。他又看到了女厨师那下垂的沉重乳房及挺起来的黑色奶头。他抚摸着自己的大腿间，由此产生了一种变态心理，认为生来就做一个象她或母亲那样长着动人的乳房的女子也许更好些。他在胡思乱想之中渐渐入睡，梦中又见到尼科尔、芬娜和莉丝以怪物的形态出现，他不得不在餐厅的一张桌子上用刀去砍她们，可桌子突然又变成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的一座浮动码头。

他梦到自己有了工作，在一家锚链公司做事，制造的却是刻有他的名字的盒子；退潮时他在海滩上捡到一只装有加利福尼亚香槟酒的旧盒子，系在一把铁锹柄上面。他使把它晾在沉船甲板上的干燥处。

他无论什么时候吃饭都没有饥饿的感觉，只是神经质地一口一口地咬着那未煮熟的鱼、海藻和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他不管什么东西都喝，海水，甲板上的坑洼处积聚的雨水。他惟一感到缺乏的是早晨的热奶。他有时也去福赫居，目的就是往回弄一点珍贵的饮料。

弗朗西斯·古维兰定期来看他。他特意为卢多雕刻了一把工作刀，上面镶有一根皮带，还有一个木把。雕刻在刀面上的弧形图案既象美人鱼，又象男性生殖器。他还带给他偷猎来的兔子。卢多讨厌兔子，因为剥皮之后看上去就象一个新生儿。古维兰走后，他就把兔子扔到机房的舱盖下面。那下面的盐水里已泡了十多只这样的兔子，就象母腹中的死胎一般。

先前的苦役犯和卢多很少说话，他们坐在餐厅桌边，喝着兰姆酒和红茶的掺和物，直到把年轻人喝得天旋地转。有时，古维兰也会即兴说一些有关潮汐、星辰、月球运行与潮水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看见卢多光着身子在海里洗澡，他便教他游泳。于是这个从不知道如何戏水的人便围着沉船扑腾起来，早已忘记了不准在这一带下水的通告。

卢多的作息时间视潮汐而定。涨潮时，他搬一把跛脚椅子放在甲板后部，观察着慢慢侵蚀海岸的潮水。涨潮之前的平潮期，浮标以北的波涛连成一片，喷涌着白沫，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岸边。波涛消失在岸边，卢多不愿去想这排山倒海般的巨浪毁掉了多少船只和戏水的人。新的浪涛又跟了上来，一股白水从地平线边蜂拥而至，浪花飞卷，令人眼花缭乱。那漫天白浪似乎要把大海本身压碎，直到退潮时压力才消失。

卢多畏惧狂浪，但却喜爱它。它就象妈妈或弹钢琴的

女艺术家那样美丽，好似穿了一件光芒四射的裙子，可望而不可即。他顶着狂风坐在椅子里，也听到了暗滩那边卷过的吞噬一切的狂涛声。

他还长时间地在海滩上走着。退潮的海每天都会赐予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战利品。他带回象鳄鱼背一样的长海带，收集回岸浪留下的使他这个闲逛者不知所措的零星物品：海星，乌贼鱼的背骨，海藻的碎片，被冲碎的象果冻一样的海蜇，被风吹下海、最终又留在岸上的树枝。他拣回被磨出了花纹的鹅卵石，盘旋成锥状的白色峨螺，呈波浪式拱状的螃蟹壳——从其表面装饰的花纹看去竟象小果馅饼，还有变软了的死鱼。就象去垃圾中心一样，他从不放过上天对他的恩赐，总是定期惠顾大西洋为他开设的市场。

晚间，他忍痛从沉船上拆下一部分木料，在空旷的海滩上燃起一堆火，透过火光凝视着大海。那是他的母亲。他凝视着，想向她表示自己的驯服，然而她却在他凝视的目光中消失了。在昏睡的状态中，他瞪大了眼睛，梦见她登上了桑那加号。而他则象传说中的罗马英雄军官马库斯·维尼西奥一样挺立在舵旁。因为要去参加战斗，他便砍断缆绳，准备启航。他就这样在回忆和火焰的陪伴之下一直呆到黎明。燃烧着的火才使卢多感到了真实世界的存在。

他以向潮水挑战取乐。他在桑那加的后边筑起了一道堤，这道用沙子垒成的高墙居然能把海潮阻挡五到十分钟，但迂回而来的潮水很快就摧毁了他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筑起的城墙。于是他就逃到甲板上去避难，看着被混浊的波

浪冲刷着的螺旋桨和舵轮。过不了多久，滔天大浪便接踵而来，似乎非把桑那加吞没不可。

有一天，他在一个橱里找到了颜料和画笔。借着阳光，他在桑那加的侧翼画下了数只大大的黑手，手与手之间的红色象牛血一样反着光。古维兰钦慕不已地对他说，他的船再也不是一个小娼妇，比以前漂亮多了。

下雨天，他便来到福赫居镇口波尔多路边的普希苏尼克商店，长时间地在里边闲逛，却什么也不买。他拖着一辆小车到各个货架子边上转，拿一些葡萄酒，速冻食品，女人的内衣，小孩的尿布，乱七八糟地堆在车里，逛够了之后便把小车往无人的过道里一推，大模大样地从“未购物”通道走了出去。

三月末的一个下午，受好天气的感染，他沿着海边走出去很远，转回身时连桑那加号也看不见了。大海就象一块海绵，赤着的脚板下面热乎乎的。他看着地平线下的码头，象涂了一层油似的发亮的天空，一丝风也没有。他又往四下看看，确信自己到过这个地方，那沙丘之间的缺口，圆形的海岸线，射击场，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还有那朝内地延伸的沙土路，有一次他和塔塔夫就是从那条路穿过田野回布维松奈的。他踉踉跄跄地越过一道沥青管线。这里曾经是他的避难所，埋藏着多少他的记忆。他沿着海滨的道路走着，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去看看母亲，让她放心，让她知道一切都没什么，他没有死，而此

番回来之后绝不会再离去。他的嘴唇颤抖着，想吐出那些能使她为之感动的词句。他的心跳加快了，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急急忙忙地穿过田野，朝布维松奈的方向奔去。

看到红色的屋顶及雪白的墙壁时，他不由一阵惊慌。他很脏而且胡须满脸。他已经流浪了三个月。尼科尔看到他这副邋遢样子该怎么想呢？他低下头去，弯着腰离开了大路。他贪婪地往里面看着。家里并没什么变化，他房间的百叶窗开着。车库边上停着一辆蓝色的车。平台上的一把躺椅里，一个赤裸着身子的年轻男子正在懒洋洋地晒太阳。房内有淋浴的声音，同时还有低低的歌唱声。看到尼科尔走出来，卢多几乎失声大叫。她身上缠着一条浴巾，头发湿淋淋的。男子甚至连眼睛也没睁就随意地把一只手伸进她的毛巾底下。尼科尔笑着由他摆弄。男子是谁？米修在哪里？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她弯下腰去，温柔地去吻那陌生人。再也没有比这更使卢多苦恼的事了。这个女人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他爱她，他讨厌她，她是他的母亲，但又不属于他一个人。他站立起来。他要穿过大路，打开大门去质问她，他有这个权利，谁也不能阻止他。

手拉着手，男子和尼科尔高高兴兴地进了屋子。卢多一动没动。

一种奇怪的轻松感又抓住了他。他俯下身去，等待着天黑。傍晚，男子出来关上了百叶窗。天几乎黑了下来。第一批星星出现在天空，卢多翻过大路，溜进花园。春天催开了紫藤，他熟悉这股气味。他来到门前，耳朵贴在门

缝上听着。电视开着，但声音不大。他的手指按下门铃，长时间地按住不放。铃声对他自己来说倒象警报一样。他感到恐惧，对那男子的恐惧。他听到了似乎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脚步声。门打开了。就在这一刹那间，卢多看见一位满怀敌意的棒小伙子，他身穿紧身衣，后面还有个倩影。他听到了一句“老二流子之类的东西”的话，便跃出花园，象个小偷似地穿过田野。

此后他又偷偷地回到他的密室之中过完了这个夜晚。他发觉他在花园尽头的洞穴从未有人动过。

直到黎明时分他才回到船上，整个一天都躺在地上，手搭在胸前，看上去象一尊卧像。除了痛苦的印象之外他感觉不到别的，那残酷的时刻在他眼前闪来飘去，使他渐渐进入昏睡状态。大睁着眼，他听到了一颗心在跳，他的心，海在船底下，一滴水落在废铜烂铁的某一处，一点回忆。一个小男孩在夜间走着。一只黑手扬了起来。是哪个声音总在抱怨地重复？“妈妈说他天生就是个坏种……”尼科尔经常到阁楼，但他忽视了她就是他的母亲。他早就喜欢看到她，她什么也不说。她比南奈特美丽多了。和南奈特在一起时他难过，她总想使他开口说话，总想知道他是否高兴，还要让他在长大之后不要忘记这些。死了以后人们该在什么地方相会呢？……米修在哪里？……他又听到了风琴声，看到了按动琴键的八个手指。还有他的生身父亲，他在哪里？……昨天和尼科尔在一起的男子会不会是

他？……他的父亲回来了吗？

晚间，他在一种欢快的忧愁中爬了起来，看到涨潮的大海正在落潮。明日又将是好天。他极力想忘却昨天看到的男子，同时再也不愿去想自己是否他的儿子。他想象着怎样和母亲在一个炎热的夜晚投入大海的怀抱，肩并肩地游泳。他们交谈着。大地消失了。天际出现了亮灯的货船。

夜间的梦使他陶醉，竟想也不想地远远离开海岸，奔向海中的浅滩。大海似乎突然之间就翻了脸，波涛恶狠狠地向他涌来，他被波涛压在底下，只觉得头晕目眩，全身发软。迎面是黑乎乎的礁石，脚下是无底深渊，顶上又是扑天盖地而来的狂浪，波涛声胜似雷鸣。他想往后退去，可是一道旋涡卷住了他。波涛在戏弄他，大海要吞没他。

他本可以安全返回。他六神无主地站在浅滩上，竟放过了露出水面的一块礁石。滔天巨浪喷吐着白沫涌来，礁石刹那间化为乌有。

他夜间的恐惧变成了噩梦，此时便大汗淋漓地醒来。他在大海中看到的并非浅滩，而是一副模糊的肖像，那红头发就是鱼翅，象长长的触角似的手指要缠住他，而那波涛则象一堆隆隆有声的白骨。黑暗中所视无物，念什么样的咒语也解决不了问题。他反问自己，他们是否已发现了他的踪迹，是否已守候在船边，他们都来了，警察、护士、废铁商人、顽皮的孩子，都是来捉他的。他赤着脚站起来，点上灯，然后走到甲板上。一阵小雨滋润着安静的夜，桑

那加号看上去就象充满幻影的黑夜中的一颗流星，似乎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心中稍微踏实了一些，卢多便回到船舱里，撕下一张纸写了起来。

> 我本人就象我的父亲。我虽然出了远门，但并未死去。究其原因，就是你圣诞节没来。我现在在打季节工。我有一艘船，它同时也是我的家。有一座叫做福赫居的小镇，如果你从那里沿着大路一直走，你就会到海边，我就在此地。我的船的名字是桑那加。你如果来我就会邀请你上船。那天在院子里有个男人和你在一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父亲，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长得也不象。如果你能这样来我就和你一同回布维松奈。如果你想给我写信，那就写到福赫居咖啡馆，那里有我的朋友。米修现在什么地方？你留了长头发真好看。
>
> 卢　多

18

废铁商人在四月的一个夜晚开着面包车来了。卢多刚从布维松奈回来。他往边上一闪，准备找地方藏起来。一阵恐慌过后，他又恢复了理智：护士们在船上是不会有什么办法的。于是他就上了船。一位戴平沿帽的大胖子给他递来一束花。

“你好，我的孩子！……这是在船附近的地上拾到的。呵，真不错，终于能……”

卢多惊讶地看着自己接过来的那束枯萎的菊花[①]。

“我们是猪肉贩子。”那人打着哈哈说，“来剁你的大腿来了。在镇子里别人就对我们讲过，说这里有一个……住户。不过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你也不是第一个在这条沉船上安顿下来的人，我们不管这些。你还有八天的安静日子。我们这次只不过是来看看。不那么容易，大部分的钢铁都沉在水里。好了，下次再见！想想往什么地方搬家

[①] 在法国，菊花是纪念亡人的花朵。

吧。”

卢多目送面包车离去，然后把花朵插在一个被剁为两半的可口可乐铝桶里，并在里面装上了海水。

次日，他到了福赫居。自从发出给尼科尔的信之后他就定期去那里，总盼望着下一次会有他的信。这一次也是，伯纳德没有任何东西给他，还纳闷地看着他。

“真滑稽，”他说，“今天早上警察来过。这种事儿可不多见。我们也不希望见到他们。他们在找一个……一个傻子从收容院里逃了出来。这里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他们。真滑稽……”

“他们为什么找他？”卢多问。

“我们这里的人从不说，”伯纳德继续说，“从不对警察说什么。从不对他们说，可他们也不是傻瓜……此外还有废铁商人，他们要到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去拆一条废船。”

卢多不得不承认他一直住在船上等待季节来到。伯纳德回答说他早就知道这一点了。

“不管怎么说，夏天马上就到，你可以在居民家中安顿下来了。我相信你干起活来是很内行的……”

返回之后，卢多在他的旧信箱里发现了一束樱草，这使他想起了莉丝。在他生病的时候，她也曾给他送过花。他回想着他们之间的拥抱，没有快感的爱情，忽然为把她一个人撇在那边而感到内疚。

他把樱草和菊花插在一起，那上面的最后几个花瓣也掉光了。在这一带还会有谁对他感兴趣呢？……有谁会知

道他在这里呢？……那苦役犯什么都会偷，可决不会去偷花儿。

此后，他白天便藏在碉堡附近，晚间便在外面闲荡，反正谁也看不见谁。他常去通往福赫居与布维松奈的道路，而那花束也不断地出现在桑那加号周围。一天下午，卢多在树林中转够了之后回到海滩上，悄悄地埋伏在沙丘下面。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女孩出现在附近。她停好自行车，从车前小筐中拿出一束花，放在沉船下面。她站了一会儿，双手合一，短促的一跪之后划了个十字，接着便翻身上了自行车。

卢多在等着她。

“为什么往这里丢花？”卢多问。

她耸耸肩膀，不假思索地说：

“呃，是为了我爸爸！……”

“你爸爸是谁？”

“他死了，因为酗酒。我母亲说他是个傻瓜。现在他早已被装进棺材，躺到墓地里面去了。我妈妈每天都要去墓地，并带着鲜花。我就把花拿到这里，就象今天这样，所以那里难得见到花。今天的花还很新鲜呢。”

“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小姑娘看上去陷入了沉思。

“是我的哥哥……他有一辆摩托车。他说船上有一个傻瓜。就是了，你要是傻瓜，那也就是我的爸爸。”

接着，她又调皮地小声问：

“你好吗，说……”

“我不知道。”卢多受了感动，含糊地说，“你叫什么名字？”

“阿芒丁娜。但大家都叫我芒丁娜。我的小狗叫塞莱思丁娜。我现在该回去找它了。”

她翻身上车，转了几个弯就不见了。

她定期来海滩，而且总带花来，当然都是来自村边的墓地。她和卢多聊天，但总保持一段距离，仿佛他身上的味道使她不能靠近似的。她年方六岁，学校已经放假。她有一张讨人喜爱的小脸蛋，玛瑙一般的眼睛，说起话来有时口齿不清，一看就知道是装出来的。出于友谊，卢多让她看了一件她意想不到的东西：一只古维兰钓上来的小螃蟹，它的全身象徽章一样蓝，两个钳子的腱子已被掐断，外面裹着一层从福赫居拿来的礼品包装纸。

两天之后，阿芒丁娜眼泪汪汪地来了：“迪迪死了！……”

“谁？”他诧异地问。

“我的小螃蟹。它已经不喷白沫了。”

“你把它吃掉了？”

“呵，不，怎么会呢！……我把它放在车库里的一只鹦鹉笼子里，而且每天给它粮食吃。可它还是死了。我母亲还训斥我，说那股味道不好闻。”

卢多答应再为她弄一只螃蟹。她生了一会儿气，还用脚尖抠着沙滩，后来象往常一样发了一通火之后便走了。

她说卢多一点儿也不好，再也不是她的爸爸了。

他利用白天的时间去侍弄沉船上那生了蛀虫的小船。自从废铁商人来过之后，他知道沉船的厄运已不可避免。他又擦，又洗，又抹，幻想着沉船会被夜间的潮水托起。他有时还梦见自己在海面上健步如飞，桑那加号就象一只微型飞艇似的被他夹在腋下。

傍晚，他似乎看到沙丘边闪过一个人影，开始还以为是古维兰来访。可那熟悉的身影使他心头一热：是米修。他放下手中的活，跳下沙滩，跑着迎过去，他的继父抱住了他。

“真是这样，一点也不是玩笑话！”他叫着，“你真的在这个船架子上！……我还不相信呢，以为她又在哄骗我，以为你肯定不会在这个地方。你长大了，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现在卢多长大了……”

他们上了船。

“你带我回家吧？你是来接我的吗？”

米修神色黯然，目光转向大海。

“呵，这个嘛！……还不能这样说……呵，不！我不能带你回家，在目前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做。我本人也不去那里，不回家了。一切都结束了。”

他象个乞丐似地看着自己底朝上的帽子。

“你母亲和我，已经不在一起了。”他以失意的腔调继续说，“最终嘛还是她，混不下去了。除了撒谎还是撒谎。她承认怀孕也是假的，说编造这样的话使她开心。莫希塞特和她还不一样，只是爱开个玩笑。都结束了，就是如此……”

"都结束了，就是如此？"卢多问。

"都结束了，我的孩子。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而且还要离婚。我把房子留给了她，我再也不想住在那里了。我在那幢房子里经受的都是不幸，真叫人一点儿也不明白……塔塔夫还在，用不了多久就得自己去谋生了，你也一样……至于今天嘛，先给你救一下急……"

他把一沓钞票塞给卢多。

"目前我是什么也不能干。事情还悬着，这需要时间。为办这倒霉的事，所有的积蓄都搭进去了！……你以为面包匠会作作样子吗？……别犯傻了！我什么也不想对你隐瞒，我再也没有创立家业的勇气了……我也太老了。好了，我该走了。"

他轻咳一声，看上去有些难为情。

"总得有个着落……堂妹给我提了个小小的建议……我到圣保尔中心去干点杂活，就是你以前呆过的地方。在那种大机构里总得有个干杂活的人。为什么不去！我对她说。但我不会告诉她你在什么地方，我不会告诉的！"

"我母亲，"卢多打断他的话，"她收到我的信了吗？"

"收到了。她收到了。还是她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我原来还不相信。大家都以为你死了。警察们到处找你。他们搜遍了森林，还在河里打捞，几乎找遍了所有地方。可在这片倒霉的土地上，他们找不到的地方还多着呢……而你就找到了其中最好的一处。"

他忽然抓住卢多的左手。

“我可不认为你是白痴，孩子，我从未这样认为过……而且我也总是这样对你母亲和我堂妹说，孩子只是有点怪，有时傻呵呵的，但绝不是白痴！他可不是……”

他的目光转向了别处。

“关于那一场火，你知道，我认为肯定事出有因，但却不会和是不是白痴的事情联系起来。”

卢多低下头去。

“我母亲她没去。”他可怜巴巴地说。

“……消防队有些吃不准。他们说可能是由于灯笼线短路造成的。但你母亲认为肯定是你干的，堂妹也是这样认为。整个马槽都烧掉了。烟囱里也着了火，因为烟囱口被鸟窝堵住了。不过那里面的鸟并没有死掉。”

米修看看船的侧面，叹了口气。

“还没有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稍微下点功夫就可以安排好……二十年我都熬过来了，眼前这点事也不会使我害怕。”

卢多领他在船上参观。

“那么我妈妈，”他终于开口问道，“她什么时候来接我？”

米修看上去无言以对。

“这个……我不知道。她的事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准……她想干什么就会干什么。她什么也不对我说。此外，你也不必再给你母亲写信了……她现在已经有了你的地址。”

卢多送他到船边。米修下去时溅湿了裤子。他答应下次再来，此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当天夜里，卢多梦见一只巨大的手向他压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他每天都去布维松奈，然而却一个人也看不到。百叶窗都落了下来。回来的路上，他拐弯到了福赫居。伯纳特已不那么客气。他进去的时候，他不是在洗杯盏就是在聚精会神地玩电动弹子游戏。卢多拿出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付热奶帐，又把钱忘在了桌子上。第二天他便发觉钱被装在信封里退给了他，里边还有帐目的明细。他的口袋里塞满了硬币和小额钞票，于是便随意乱花。不管他怎么炫耀自己有钱，商店女老板对他仍象从前一样，对他所拿的软包装饮料和馅饼坚持不收钱。“你是个好孩子，”她絮絮叨叨地说，“一个真正的好孩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卢多便说她讲得很好，他是他本人从未见过的最好的男孩子。

回到海滩上时，他发觉古维兰正在桑那加边上等他。“你有什么必要去镇上闲逛？”他责备地说，“那儿都是些贱民、长舌头、惹事生非的人。不应该去那里。”

一天晚间，卢多机械地去查看那老信箱，发觉里边有一张阿芒丁娜给他的条子，约他次日会面，还要到船上体验体验。

大海涨潮时，你再也不能收起我的花，要让

它们随浪飘走。知果继续下去，我就再也不给你带花了……

信的背面还标着几个使人无法弄懂意思的缩写字母：F. P. M. B.

她按照自己所说的时间来了。她身穿天蓝色的齐膝短裤，手上提着鞋子，当然其目的是为了赤脚走路，那样子看上去既调皮又高兴。

卢多在碉堡边上等她。

“你好，”她故意含混不清地说，“有圆形小蛋糕吗？”

“那是什么？”他担心地问。

“如果没有圆形小蛋糕我就不上去。另外，一靠近就得弄湿身上，除非你把我背上去。你看到过我的石子了吗？……”

她打开一个麻布包。

“有黑石子也有白石子，是我在海滩上收集到的。我们可以用它们描教堂和小人，还可以画鸟……你知道 F. P. M. B. 是什么意思吗？”

他回答说不知道。

“那么我也不告诉你！”

她最终还是一边尖叫一边穿过水坑。她的双手捂着臀部，不让下面的衣服飘起来。她认为那是难看的事情。卢多帮她越过梯子，同她进了船舱里面。由于他的居住，桑那加号内部出现了一种封闭的和谐。收拾得象少女的闺房

一样的舱房使小女孩兴高采烈。她一看到可口可乐小罐中插的干花枝便拍起手来。她高兴得什么都要看，从简陋的住处到舵房，这艘沉船似乎对她产生了魔力。她还什么都问，上面的厨房，船的马达，它是怎样行驶，是否比她的自行车跑得快，他是否有朝一日会把它开到波尔多去，因为她家冬天的住处就在那里，还问他夜里是否害怕。卢多便借题发挥，叙述加幻想，把他只是在梦中到过的国家描绘了一番，并且还就波尔多的森林炫耀了一番自己的学问。

“你这里这么好呵！……可是我不喜欢你的画。我知道怎样画马。可是在说到马的复数时后边必须变化一下。要是妈妈不管，我就把我的画拿来给你看看。”

为了讨她欢心，卢多给她准备了一杯热奶。

“我想要普西特……和圆形小蛋糕一起蘸着吃……”

“我没有。”卢多窘迫地说。

“这没关系。”她说，“我把奶叫做普西特，把面包叫做圆形小蛋糕。另外你还是我的爸爸。这就更没什么了。外面是什么动静？”

“是浮标的叫声。”

“它为什么叫？”

“因为有一个浅滩，所以它叫……”

“还有你的妈妈，她对你好吗？”

卢多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她对他非常好，并且很快就要来接他。

“嗯，等我长大了，”阿芒丁娜伸了一下舌头说，“可用不着妈妈来接，我一个人就能回家。怎么，你猜一猜吗？”

“猜什么？”

“我的秘密……F. P. M. B.……这意思就是说，吻上一千次才能封上信……”

卢多似乎听见外面有什么叫声，于是就走上甲板。

叫声来自正在寻找女儿的母亲。她惊恐万状，怎么也想不到女儿会不听话，到此地来看“她的爸爸”。竟做出这样的蠢事！她的爸爸！……桑那加号上的叫花子，据说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可怕的白痴，警察早晚有一天会收拾他！她早已发现了沙丘边的自行车，但却没看到女儿的影子，西斜的太阳更增加了她的焦虑。她火急火燎地走向沉船边，打算着进行一场生死搏斗。那傻瓜很可能会从船上扔下一把血淋淋的刀来。

“那是我的妈妈。”女孩子往远处一看就欢快地叫了起来：“妈妈，妈妈，我在这里……”接着她又对卢多说，“走吧，我们去找她。我妈妈是所有的妈妈中最好的妈妈……”

他把她送到下面。那位呜咽着的妇女在沙滩上踉踉跄跄地向他们冲来，边跑还边哭叫着“阿芒丁娜”。孩子欢快地投向母亲的怀抱。神经一旦松弛下来，妇女又来了精神，便大叫，“坏蛋，坏蛋……”声音仍旧是哭哭啼啼的，同时双臂搂紧女儿，以此来防备想象中的危险。每当他胆怯地回答，“不过，太太……”她便以更高的嗓门叫着“坏蛋”，声音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远了。离开海滩时，她最后一次

转过身来，狂怒地咒骂了他一次，此后便同阿芒丁娜转过山丘，消失在黄昏中。

卢多面向夕阳，长时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夜色笼罩了大海。日晒留下的热气象一团纱幔似地包围了他。刚才发生的事情是一种预兆和威胁。浮标也在不祥地叫着。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个小女孩来看了他为什么就会招致如此的伤害？……他们决定何时来捉他？……他何时会同他们撞在一起？……他们会不会欺凌傻子，就象他们毒打一条狗那样？……他朝模模糊糊的森林那边看了一眼。他们都埋伏在那里，身上还带着步枪。他回到船上，决定不再理会此生中可能会遇到的任何人。

黎明时分，他被船身的晃动和刺耳的机器声弄醒了：拆毁桑那加的工作开始了。

19

“我，弗朗西斯·古维兰，愿就货船桑那加号的搁浅以及人们在我的院中所说的话打保票。那是午夜的涨潮时分，市长先生，是个风平浪静的好天气。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一条遇难船只上起了火，就象演习中所看到的情况那样。我飞快地登上裤子，扛着小船到了海边。那细长形状的大船在一片浅滩上搁了浅，上面的机器居然还在隆隆地叫着，真是一帮再糊涂不过的糊涂蛋！我飞快地划了过去。下面居然还有羊叫声，一个不折不扣的羊圈。我靠近时便看见一大群羊在舷绳里面乱窜，使我根本无法看清浮标。我抓住了扶梯。除了这一帮畜生外，一个光着身子的黑人朝我跑过来，他身上连条裤衩也没有，一手提箱子，一手撑着伞，看样子打算到海里飘一阵子。‘这乱糟糟的都是怎么回事？’我问。‘奥利。’这就是我听到的话。‘奥利个屁！’我又说。‘奥利西。’他说。就这样他跳到了小船上，我那黑人，带着他的箱子，他的雨伞。至于那些咩咩叫的可怜东西就没人管了。我上了舷梯，看到三个象是掌

舵的船员，也许那隆隆的叫声是他们发出的。‘先生们，’我说，‘我将高兴地在我的住所接待你们。’他们高兴地唱了起来，说的也不知是哪个爪哇国里的话。他们都成了落汤鸡！全身没一块干地方。接着我们的身后就起了火。我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地划，那小船可是满满的一下子！那些羊可都完了，只有一只除外，它竟能朝我叫，和它对话比和船长对话容易多了。那畜生叫我，市长先生，就在浅滩上，离浮标不远的地方，肯定是小耶稣在它身上起了作用。我用缆绳套住它，把它拽到了岸上。它咩咩叫，浮标咩咩叫，我也就叫出了同样的声音。在我高兴的时候，我叫得比真正的羊还象。于是我就收养了它，市长先生，它叫巴努赫居，是从莫瓦斯的故事来的，是他带人穿过了约旦。它现在就住在我家的狗窝里，我的狗已经让人家杀了，据说它象条狼狗。现在我只有巴努赫居了，它可不能再死掉了。它还是在沉船上藏身的小家伙的朋友。就是关于这个小家伙，您让我提供证词。好，这就是我的证词，市长先生，小家伙是最好不过的一个男孩子。他并不比你们、巴努赫居、我差多少，缺什么。小家伙在海边不惹任何人的麻烦，如果桑那加号能为他提供一个避寒的窝，人们又何必去找他的麻烦。我没有别的可说了。如果你们需要我凭上帝发誓，我没意见。”

小个子市长抬起头，谄媚地说，

“可以了，古维兰先生，非常感谢。没有人要求您发誓。仅仅是想了解一下对他的看法，没有人对这男孩子抱

有恶意。我一定考虑您的意见。”

弗朗西斯·古维兰出去了。

在市长办公室里的还有尼科尔·包扎尔，爱琳娜·拉考夫以及圣保尔中心的精神病科医生罗杰·怀尔。

“你们的利益当然要考虑。”市长接着说，“当地居民的利益也要考虑。如果这个孩子有危险性，就必须立即逮捕他。”

拉考夫小姐举起了一只手。

“根本谈不到什么‘逮捕他’，市长先生，只是把他送往医疗部门而已。卢道维克是病人，不是犯人。他也并不是真的具有危险性。对他只要以好言相劝就可以了。我认为，如果让他看见治安人员，说不定又会做出糊涂事来，甚至会再次逃跑，捉他时又会有一场闹剧。”

市长叹了口气。

“说得倒好，好言相劝！……可我最近听说他竟向年轻人开枪……这个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给我写信说他智力发育不足，这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我认为对此要说得更加确切一些。”

拉考夫小姐转向坐在她身边的人。

“说得有理。怀尔医生在此。在圣保尔就是由他诊治卢道维克的病情，所以我才让他来参加这个会，发表一下他的意见。”

医生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说起话来却咕咕哝哝的。

“卢道维克的病例……多少有点复杂。智力迟钝，精神有毛病，这是不容怀疑的，但很难确切地给他分类。在他身上，认识过程受到了阻滞，这一点是特别的。对于青年人来说，缺乏这一点就会造成接受机理的退化，如词汇、语音等等，这一点当然是重要的。卢道维克的气质总是不合时宜。他所接受的父精母乳使他难以达到性方面的均衡……”

“作为一个报告，医生，”市长烦躁地打断了他，“您能否三言两语就说明问题？”

怀尔医生瞪了他一眼。

“那您就这么写：‘类妄想狂机能障碍’，这就够了。”

“很好，医生……现在我想知道拉考夫小姐打算怎样收服……她的病人。”

“这简单至极，”护士笑道，“呵，万能的上帝在保佑我们，况且我又非常了解我的卢多。只要派一个人到船上去就足以了。一个他能完全相信的人，向他提一个乘车出去兜风的建议。当他走到沙丘后面，护士们当然会有办法把他弄上救护车，好戏到此便可以收场。”

“合情合法，我负责通知宪兵好了。”

“但他们用不着上船，站在远处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就可以了。这不会带来任何问题，卢道维克今晚就可以回到圣保尔。”

市长装腔作势地说：

“好，那我们就试试……现在的问题是找一位能够上

船的人。”

弗朗西斯·古维兰走下海滩，只看到废铁商人在沉船附近忙碌，采用各种手段拆那条空船。

“必须抓紧干，”工头对他说，“涨潮了。再过两个小时脚就泡在水里了。潮水一来就干不下去了!”

“那孩子，”古维兰问，“他到哪里去了？”

“他可什么也没对我们说。有那么一阵子他呆在一边看。此后就没影了。我们可没工夫去管他。噪音一大别的也就注意不到了。至于他今天下午去什么地方了，我可实在不知道……”

桑那加号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它张大了口，把被火烧毁的五脏六腑都展示了出来。

“……用不了十天，一切就都干净了！……可这些天也够我们累的。”

古维兰又走向森林。他过些时候还得来找他。一帮贱民，这个镇子！一个贱民，这个市长！这些疑心重重的人都是一帮贱民，还不如腐烂的沉船上的一块烂木板值钱。

在进入森林边缘的时候，他与三个警察撞了个对面。他们客气地把他请进了松树掩盖下的传令所。

✷

卢多沿着海岸走着。他赤裸着上身。下午过去了。远处的轮船喷着烟气越过了导航线。也许他可以去当一名海

员。不过首先要再见母亲一面。他琢磨着怎样带去一个秘密，以便驱散阴霾，使他们言归于好。他还没有想出如何编造这样一个秘密。他仍回布维松奈，但结果和前些天没什么两样，还是见不到尼科尔。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是米修把她赶走了，同时她又把他抛弃了。这种新的心理慌乱使他感到前程渺茫，简直就和那死气沉沉的沙子一般。

他停下来喝了一筒奶。这是他今天 L 午在信箱里发现的，同时还有一包面包和两块巧克力，用橡皮膏捆在了一起。包内还有一个简短的条子：

请原谅昨天的我。阿芒丁娜非常爱您。

她的妈妈

哼哼着“阿芒丁娜非常爱卢多”，他又迈动了脚步，在以前可从来没有人对他这样说过。沉船看上去被笼罩在一片乳白色的雾中，船身的一半周围都是施工器械，使人看上去还以为它在修理之中。一阵危机感使他心中着了火，前途对他来说更加渺茫。面包车发动了，工人们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他们明天还要来，后天还要来，此后还要来，直到一切都完结，光秃秃的沙滩上不留任何痕迹为止。

他走进施工现场。吃人鱼[①] 正在吸牛的血。他们今天设置了双层浮标。艏柱和桅杆已是乱糟糟的一团。东一块

[①] 吃人鱼是一种产于南美洲的脂鲤。

西一块的废铁就象被秃鹫撕抢之后的猎物。金属和气体燃烧后的气味直呛嗓门。卢多踉踉跄跄地走上去，连脚步的回声都使他感到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向后的一眼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螺旋桨已被弄到了沙滩上，他的船已被当做战利品分掉了。

今天他仍能单独地和大海在一起，单独地和夜晚在一起，这种和宇宙同在的情感使他亦喜亦悲。他就象这堆废墟上的最后一颗螺丝钉，自圣诞节以来，他天天都盘桓在这个沉船压出的深坑里。

还能在这里呆多少天？还能在这里看上多少次麻木不仁的落日？

里边显然是什么变化也没有。模模糊糊的肖像仍留在餐厅的墙上。肖像。那手掌后面的妇女，隐约可见的妇女，所有的这一切都描绘在一只即将被毁掉的船上，这就是他的象征，这就是他。他要离去了，这是不容怀疑的事情。但他不去疯人院，他要去当海员。据古维兰说，这很容易。在西班牙，你只要报名就可以了。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过边境和弄到证件，惟一的问题就是母亲，她总是剥夺他拥有自己身份的权利。

他悲切地环视一下他的舱房：堆在床上的来自垃圾中心的衣物，被磨得铿亮的舱门的铜把手，阿芒丁娜的凋谢已久的鲜花，贝壳和螃蟹壳。此后无论是潮起潮落，他和这一切都无关了。他灰溜溜地走上甲板。

凭靠在船舷的栏杆上，他放眼向明镜般的大海望去。

这是一个五月的傍晚，闷热而又压抑。夕阳的余辉染红了地平线，海面上很快就要响起浮标发出的模糊声音。浅滩上，水清且蓝，水天一色，但在它周围的深处却出现了旋涡，水流又湍急又混浊。卢多把目光转向海边的白色砾石，色彩变幻的沙滩，以及那绵延起伏的松林。沉寂使他得到了一丝安慰，正准备往下走，一阵颤栗使他停住了脚步：一个人正从碉堡后面走向海滩；一个人正在笔直地奔向桑那加，看上去绝不是闲逛的人，而是奔他而来的。卢多急忙闪进舵房里，远远地监视着来人。

双臂赤裸，戴着墨镜，头发随风飘起，是一位妇女。就是在上千个步行者中他也能辨认出这人是谁，步伐急促而有些神经质，她愈走近他的心跳就愈烈。这种情景只有在梦中才会见到。过去的一切一切都会在一声尖叫中消失。尼科尔……他的母亲……她来了……她收到他的信后接他来了。

当她走近船身时，就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接着，他听到她在叫他的名字。

他双手按住自己的太阳穴，简直无法控制感情。她已进入船内，一直在叫着他，可他一动也不动——心跳得太厉害，无法动。他想回答，可又制止了自己，血管中似乎有个什么声音在叫着，他首先必须恢复镇定。卢多沉默地靠在舷窗边。天空出现了一片淡紫色，大海涨潮了，暮色渐渐占据了空旷的海滩。她在哪里？……他的妈妈在哪里？……一阵恐惧和惊慌使他走出舱房，出现在通往餐厅的铁

梯上。

她站在夕阳的最后几束光线之中，正在漫不经心地看着墙壁。她看到了他。

“呃，恐怕现在不能说太快了，”她说着，极力想作出一个笑容。“我已经找了你半个小时……不管怎样，你好吗？……呵，卢道维克，你不问你母亲好？……”

她身着夏日的淡黄色连衣裙，一根细带束在腰间，即使在逆光处看上去也是透明的。

“我想我从未到过一个与此类似的地方……”

阳光落在她的头发上，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阳光射在她赤裸的双臂上，照着她的腿和脚上的浅色皮鞋。

“上来的时候吃了亏，不知你爱不爱听，把我的连衣裙都弄脏了，真够戗……这种地方想都不能想，更不要说住在这里了……真够让人难受的……还有这股味道！……呵，除了你，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干出这种事来。”

她打开了舱房的门。

“这里就是你的寝室吗？……几乎和布维松奈的房间收拾得一样好……这些难看的东西是什么？”

她举起阿芒丁娜的花束。

“是花。”卢多回答。

“是花？……这里的气氛可说不上什么幸福……”

“你是来接我的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她意外地看看他。

“是呵，你怎么知道？不管怎么说都不必担心了，一切

都过去了。”

“你的头发一长长可真好看。”沉默了一会儿，他嘶哑地说。

他端详着沐浴在夕阳中的尼科尔的脸庞。这是一张难看的脸，干巴而又失望，眼皮往下垂得太厉害了。眼角的皱纹和眼皮的下垂是同一个痛苦的根源所至。嘴巴边上的脂粉也掩饰不住日渐增多的纹路。

“你可是一点儿也没变。”她说，“早在阁楼的时候你就这样朝我瞪着一对鸡蛋似的绿眼睛，象个大笨蛋似的，谁也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你还记得吗？……你就是不愿开口。你就象个海狗似地看着我，无休止地惹我生气……不就是这样吗！……”

她朝他迈出一步，正好站在舷窗边，一束红光全部照在她的头发上。她的红头发。她继续以忧郁的表情诉说着。她讲到贝拉克，布维松奈，有一个不仅是白痴而且还阴险的孩子所受的苦难，孩子不能对她好，一切的一切。辛酸的讲叙使她一阵阵苦笑，但那声音仍在劝慰着卢多。而卢多却什么也没听进去。一种悲喜交加的情感在冲击着他。看着母亲，他知道她已吐出了尚不为他所知的秘密，虽说声音不低，但在这块狭小的天地里，尼科尔迈出的突然一步大大地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

“可是你为什么没来？”他突然说，“为什么在圣诞节没来？”

尼科尔看上去有些惊愕。

“圣诞节？……那可是个一好日子！……我那时还有其它的伤心事，想想吧！……不过，你从不会为别人着想的，就象往常一样！……不说废话了，我来是为了对你说……为了你好……”

“你和我一块儿走，这是真的吗？”他低声问。

“当然如此，当然如此……等一会儿！……”

她这时每说一句话都有点神经质。她看着墙上的画，那手掌，那模糊的妇女，完完全全出自傻瓜之手。

“你反正把我这一辈子都毁了，再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儿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样的目光之下绝对没什么安静，也没什么可请求原谅的，更没有其它企求，只有充满母亲情调的声音。

“你早上到我房间去叫醒我时，那表情可真够生硬的。我一直担心你在酝酿着不好的企图。你从不回答问题，你自高自大……你可以想一想，你从未管我叫过妈妈……这样你还指望我给你回信吗？我才不会给你回呢！”

布维松奈的早餐。那安乐椅。她脚穿黑色的长袜，无精打采地靠在床上，用一种近似恶毒的腔调反复向他挑衅：“叫妈妈，卢多……”的的确确，他从未开口叫过妈妈。

“就是到了圣保尔中心，你也仍旧在破坏我的生活。”尼科尔继续说，“你根本就不想改悔。所以也就从不做这方面的努力。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善意就可能会懂规矩。一想到白白花了那么多钱我就生气！……更不要说那场关于火的

可怕事情，使我们付出了……”

“那你呢？”他恳切地看着她，小声说，“你从没吻过我，从没抱过我，从没碰过我，从没爱过我……”

“你都在说些什么，卢道维克？……呵！你不要又开始嘀咕好不好，再加上这可怕的胡子，简直什么也听不明白……一个骡子脑袋！……让你在家里简直无法生活。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为了你，我不得不下嫁一个老家伙。噢，我知道，你爱他，他也一样，但他是个自私自利的老家伙，也许你想知道我们离了婚……不管怎样，这不是你的问题。拉考夫小姐对你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你知道。你给她制造了痛苦，而且还跑了。由于她心地善良，因此想再给你一个机会。得了，别说你的理由了。我认为，说到底，你还是满意的。你可不能象个流浪儿似地继续住在这里了……”

卢多跳了起来。

“为什么……”他茫然地叫着。

尼科尔以更加深沉的目光看着他，拿起他的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她的脸上出现了笑容。

“得了。”她把声音压到近似耳语的程度，“把过去忘记吧，好不好……为了你，我受的苦已经够多了……不过今后不同于以前了，我要重新结婚……此后我们应该是朋友：叫妈妈，卢多……”

他的手在尼科尔的脸上颤抖着，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自己的喉咙里冒了出来：“妈妈。”他清了一下喉咙，大

声重复:“妈妈。”她已经合上了眼睛。卢多看着自己的手所抚摸的脸颊，嘴唇，前额，就是她，过去一贯拒绝给自己哪怕是一点点的爱抚和爱怜。话并未说出口，秘密也不曾讲出来，叫声也从未飞出唇间。一种盲目的力量，一种轻飘飘的欢快使他的叫声越来越响:“妈妈，妈妈!”尼科尔怕了。“你可以放开我了吧,”她不无紧张地说,“你的的确确是个傻瓜，和你的父亲一样傻，完完全全的傻瓜。”但他仍在不停地叫着妈妈，好象要一直叫下去似的。

她挣扎着叫了起来。他把她推到有画的墙壁边上，看着自己的手向母亲的脸上抓了下去，指缝间是那惊恐得睁大了的眼睛，被落日余辉染红了的头发。他一边叫着妈妈，一边有节奏地把她的头往铁壁上撞去。见她仍在反抗，他便把另一只手伸向她的脖颈，看着墙壁上那幅从童年时代起就缠绕着他的壁画，一种欢快使他加大了力量，并使出了全部力气。狂热控制了他的神经，弱者死在了卢多身边。

他惊恐地看着脚边的尸体，他的母亲，连衣裙和头发上都留下了搏斗的痕迹，两眼大睁着。他跪下去，慌了。他紧张得上不来气。他们肯定要来，现在，他们来捉住他，他母亲便还有活过来的机会；他们要捉住他，就把他送进疯人院，他可不想去那个地方。他必须加快步伐。卢多托起尼科尔走下机房。他抽搐着一阵阵去吻她的头发，同时不断地叫着妈妈，妈妈，但那声音听上去好象来自遥远的地方。他一直没有放下母亲，托着她踉踉跄跄地走出轮船出口，看看下面的平缓水流，于是便同母亲一起跌落在海

中。他腾出右臂划水，左手仍紧紧地抓住她。她那顺水漂动的长头发触到了他的嘴巴。他向大海深处游去，就象在那边有什么约会似地匆忙划着水，嘴里还含糊不清地狂叫着什么。海面上呈现出一种令人委靡的光滑的铅色，西边的天际涌上一片紫色的云带。赤色的浮标在北面浮动着，其呻吟声不时被触到礁石上的浪头的低沉吼声所打断。卢多回头看看。暮色渐浓的海岸越来越远，蜿蜒的松林缓缓地挡住了沉船。臂间的尼科尔颇为沉重。他们要在阳光之床上长眠，生活再也不会使他们感到烦恼，再也不会使他们不和。幸亏他能和她一起逃遁，这样就再也不必去疯人院了。他俩都得到了拯救，暂时的苦恼竟使他得到了再生。他开始感到胸闷，臂痛，呼吸越来越困难，看到面前白浪卷起的阴影，恐惧使他战栗。“我怕。”他低语着伸开双臂抱紧母亲，让旋涡把自己卷进去，推向汹涌的波涛。

LES NOCES BARBARES
YANN QUEFÉLEC
GALLIMARD 1985

孽 缘

作者：〔法〕扬·盖菲莱克
译者：苏泽祥 范辰华
责任编辑：关正文
责任校对：彭卓民 马云燕
封面设计：关正文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197千
版次：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26－5/I·25
统一书号：10248·0213
印数：0001——50,000册
定价：2.05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未满十四岁的法国姑娘尼科尔被美国兵强奸后生下了卢多，这孩子备受过于年轻的母亲与外祖父母的虐待，几乎整个童年时代都被关在阁楼里。后来，尼科尔与平庸的机械师米修成婚，尽管米修竭力保护卢多，尼科尔也曾努力去爱儿子，但旧日惨痛创伤在卢多身上存留的印记使母子悲惨的命运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过后来长期的分离与彼此畸形的相思相畏之后，故事最终引出了壮丽而又令人心碎的结局。本书曾获一九八五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ISBN　7—5063—0026—5/I·25

统一书号：10248·0213　　定　价　2.05 元



观者 OCR、校对

2008 年 8 月 21 日星期四

4:11:31

ljctt@263.net